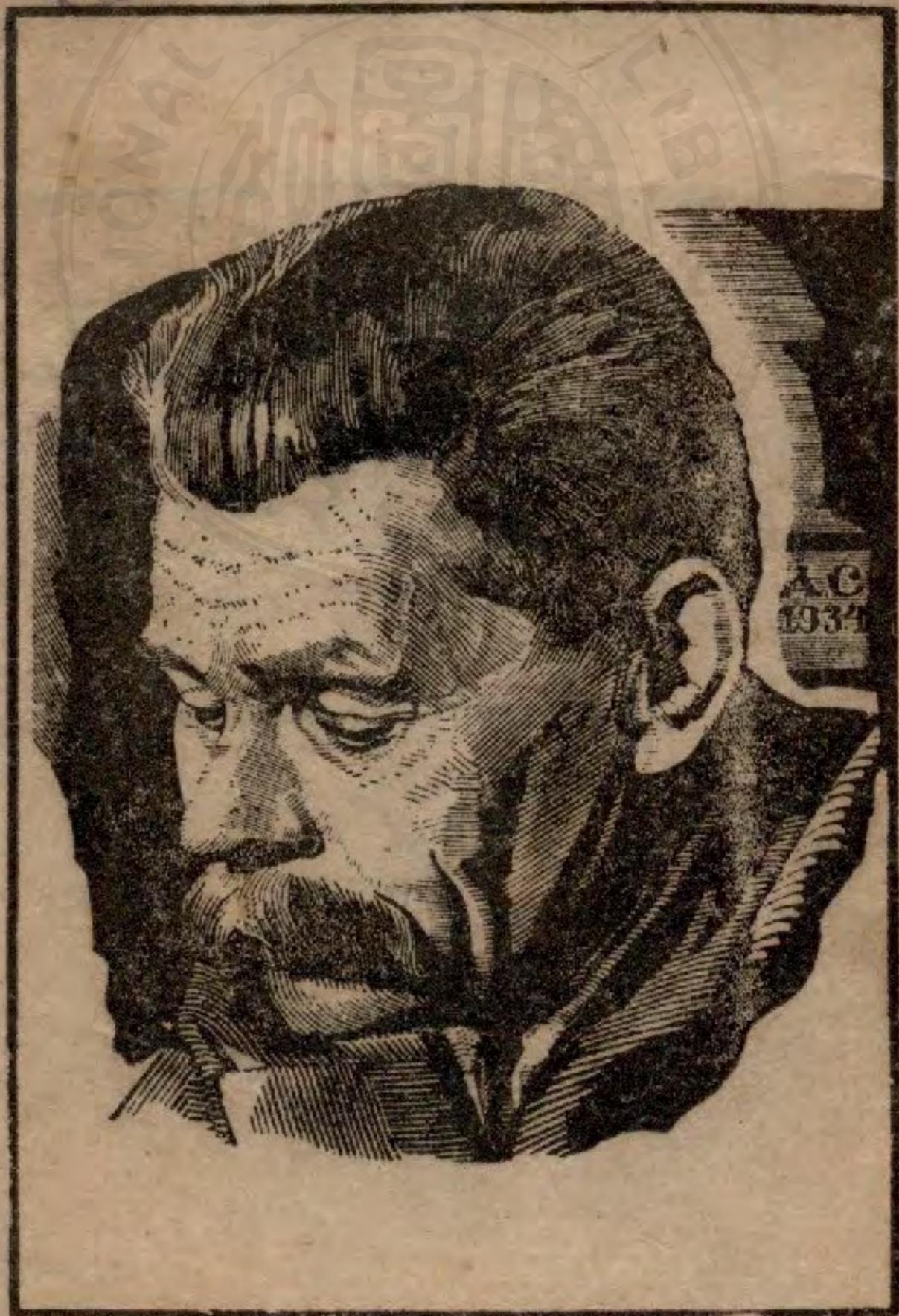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年童的我

著 基 爾 高
譯 良 紀 卞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955

著者號 7712

登錄號 43696 C.2

如果有人問現在世界上最大的文學家是誰？最能够深切地表出勞苦大眾生活的文學家是誰？我們都不用遲疑，可以舉出蘇聯的高爾基來。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告成後，舊時代的文人，攔筆的攔筆，放逐的放逐，然而高氏在革命之前，已是國內偉大作家的領袖，替勞苦大眾叫出心底的呼聲。革命以後，他的地位更擡高了，巍然爲一方重鎮。全世界所有進步的作家，都把高爾基當作他們的宗師；就是站在另一邊的人們，雖然主義不同，可是也都承認高爾基的作品，具有至上的藝術價值。

高爾基 (Maxim Gorky) 於一八六九年，生在俄國的下諾伏高路 (Ni-Novogorod) 地方。實際上高爾基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名是彼西科夫 (A. Peshkov)。父親是一個離家的流浪漢，母親是一個鄉下的紳女。高氏在小的時候，便寄養在他母親的娘家。唯一鍾愛高氏的人，只有那個年老的外祖母。高氏因爲沒有良好的家庭，一生全在窮苦流浪裏過日子。和他的接觸的，都是一些紳士們所不齒的「下流人物」。飢餓、寒冷、疲倦、殘酷的榨取，那時候帝俄的景象，高氏非但目擊過很多，而且自己都親身經歷過。他因爲有自己的體驗，描寫勞苦大眾的生活，亦非常深切。因此，在他書中的英雄是平常人，是下等人，是流蕩者和草屋的居民；在一切文學上，他闢了一個新天地；並且沒有一個比高爾基把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境地上，寫得更新鮮，更特創的了。所以他雖取材鄙屑，語句粗俗，這正是無產階級藝術的特點。唯有高爾基才是俄國人民的文學家。托爾斯泰和他比較，顯得太懦弱；陀司托夫斯基顯得太空冷；屠格涅夫顯得太膚淺。

據高氏的自述，他的職業生活，前半生全是流浪史。做過鞋店的學徒，做過輪船裏廚師的徒弟，做過路警，做過賣蘋果小販和書記。也會在俄羅斯的南方漂泊，飢寒交迫，有似喪家之犬。這一本我的童年 (My Childhood) 是他自傳體的長篇小說，從這繁複的篇幅裏，讀者可以窺見他生活的片影。高爾基之怎樣爲人，他真像在高山絕頂上之青松，無倫是什麼大風雨，都不能把他屈服，永久巍然存在；他是奮鬥着，不訴苦，不失望，他永遠以瀟灑的精力堅決的氣魄，向前走去。他的堅強的意志，反抗的精神，在我國感到失望的青年們，本書可作一枚極有力的強心針。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一
第三章·····	二六
第四章·····	四六
第五章·····	六〇
第六章·····	七〇
第七章·····	八六
第八章·····	一〇一
第九章·····	一二三
第十章·····	一四三
第十一章·····	一六八
第十二章·····	一九四
第十三章·····	二一九





第一章

在一間黑窄的房中，父親穿一件長而白衣服，臥在近窗的地板上。他那裸足的腳趾怪形的張開着，兩手很適宜的放在胸上，指節兒駝曲着；一雙緊閉的眼睛，好像蓋着一個銅錢；靜靜的面上一點沒有光彩，我看了他那付猙獰的樣子，很覺害怕。母親很不相稱的圍着一條紅裙，拿一把我用以切西瓜皮用的黑梳子，跪在我父親身旁，替他自額到頸背梳理他那長而柔順的頭髮，她不斷的低聲嚙着，一雙浮腫的眼，似乎善於流淚的一點沒有神氣。

外祖母握着我的手，她長有一個高而圓的頭，一雙大眼和一顆如海綿的鼻子，皮膚雖然微黑，仍不失是個溫柔有趣的人。她在悲傷的哭泣，慘淒的聲音，和我母親的嚙着正合成一種有拍節的和音，當她顫抖着推我到父親面前去的時候，恐怖的我，總固執地躲避開。我真莫明其妙大人們也會哭泣，下面祖母所說的話，我也更不知所云：

「去同爹爹話別吧。你將永遠看他不到了。他已到將死而未死的時候了。」

事實上我從惡症中掙扎起來還沒有多久，清楚的記得，在初病的時候，父親時常為快樂地為我忙碌着。後來他突然消失了，一個陌生的外祖母來代替他的職務。

「你是從那兒來的？」我問她。

「從尼尼來的，」她答道；「我非走而是乘船來的。人不能在水上行走的，小鬼。」

這是可笑難懂不真確的話，樓上住一個華麗的老波斯人，地窖裏住一個賣羊皮的老卡兒馬克人。你要上樓，可以騎着欄杆上去，也可以騎着欄杆滾下來的。那是經驗告訴我這樣。然則那裏有存水的房間呢？這話完全是荒謬的，作弄人家罷了。

「怎麼我是小鬼呢？」

「為什麼？因為你會鬧，」她笑着說。



她說話是這樣的甜蜜，愉快，和諧，故在第一天我就和她做了朋友；現在我真需要她，需要她把我帶出房間去。

我的母親把我緊擁在懷裏；她底眼淚與太息，激動了我心中怪不安的感情。他那副悲苦的臉容，以前我從未看見過。往常她顯然是個少閒話的莊嚴婦人；她的身體很清潔，光亮，而且很結實，怪有蠻力的真像一匹馬，兩臂的強壯煞可怕人，可是現在她已變得抑鬱，什麼都無望的了。她的頭髮，以往是十分雅美地髻伏在頭上，戴一頂大而有鑲邊的美麗帽子，不過現在是披頭散髮，一支髮辮曳在我的父親永睡的臉上。雖然我在房間裏已有好久，但她未嘗看我一眼；祇是梳理着父親的頭髮，一面在啜泣和流淚。

現有幾個淺色的掘墓人和一個兵士探頭縮腦的走進門來。

兵士憤怒地喊道：

「就要永訣了！快一點！」

窗上遮有一塊黑披巾，風吹來和一張船帆一樣。我懂得什麼叫船帆，因為有一天，父親曾帶我到一隻帆船上去，還記得在船中我被天空中突然一聲霹靂嚇過了。父親扶我靠住他的膝上笑着，叫道：

「沒關係的。拉克，不要怕！」

母親突然沉重地倒下了，頭髮拖在塵埃中；淡白的臉變成了青灰色，一付容貌也和我臥着的父親一樣的猙獰，悽慘的高叫道：「關上大門……亞里客希……滾出去！」

外祖母把我推在一邊，奔到了門口叫着：

「朋友們！不要怕；這事不用你們干涉，請出去吧，看基督的分上，這兒在生產，並沒有什麼好看，我請你們離開，朋友們！」我躲在箱子後面的一個黑暗的壁角裏，看見跌在地板上的母親，咬緊了牙齒在喘氣，祖母跪在她的身旁，親暱而虔誠地談着：

「在聖父和聖子指揮之下……忍耐着，凡露雪聖母呵……我們護衛者……」

我怕極了。她們俯伏在父親旁邊的地板上，一動不動的在呻吟啼噓，又似乎在發笑。她們俯伏在地板上已經好久；母親立起來，幾次重又倒下了，外祖母像個軟黑球兒般的在室內打滾。忽然嬰孩地哭了。

『多謝上帝！』『還是一個男孩兒呢！』外祖母說了，燃着一支蠟燭。

那時我或許在壁角裏睡熟了，因為以後的事我一點不記得了。

還有留在我腦中的一個印象，是落雨天，在一個荒涼的墳墓上。記得我立在一堆溼滑的膠土墩旁，望着人們把我父親的棺材放進墳坑。坑底裏清水盈盈，還有幾隻青蛙，還有兩隻青蛙無禮地跳上了黃色的棺材蓋上。

墓旁，有我和母親，以及一個水濕淋淋的教士（註）和兩個拿着鐵鏟掘墓的勢利人。

（註）教士（Sexton）是教堂中的下級職員，專管房屋器具等，打鐘送殯，有時司管掘墓的。——譯者

如珍珠般的雨點不斷地落着，我們都被濕透了。

『把墳墓填滿吧，』教士叮嚀着，就走了。

外祖母把頭布掩面而在號哭着，掘墓人彎着腰向棺蓋上把一塊塊的泥土擱下去。弄得青蛙沒命的向坑旁狂跳，結果在墳底裏深埋了。

『快走吧，勒尼亞，』外祖母抓住我的臂膊說；可是我從她手裏掙了出來仍不走。

『爲什麼不走呢？』上帝呵。』外祖母怨我又怨上帝地嘮叨着，又沉默了一刻，她把頭懊喪地垂下了。

一坏之土已經告竣，她還站着不走，直到掘墓人把鐵鏟拋在地上，一種鏘然的聲音，在悠揚的微風中撩擾，滴滴的雨絲又在滴落；她方挽了我的手臂，穿過一條豎有漆黑的十字架的小路，向一個距離不遠的教堂走去。

『爲什麼你不號哭？』當我離開墳地的時候她問我。『你應該號哭的呀。』

『我不高興號哭，』我回答。

『好，你不高興也就罷了，』她溫柔地說。

她這句話確是迎合了我的個性，因為我是難得號哭的，即使我有時號哭了，也是爲了憂傷的成分少，而爲了憤怒的成分多；並且，父親往往在我哭時譏笑我，同時母親也是『不要大膽地哭呀！』的禁止我。

以後，我們坐在一部四輪車上，經過一條寬闊齷齪的街道，車在兩旁粉刷得暗紅的房子間駛着。

在我們趕着車前進的時候，我問外祖母：『那些青蛙還會跳出來嗎？』

『永不會的了！』她回答。『上帝祝福牠們吧！』

我回憶我的雙親，從沒有這樣親熱地談着上帝過。

.....

過了幾天，我的母親和外祖母把我帶上了一隻汽船，在船裏我們有一個很小的艙室。

我可憐的小弟弟麥客司姆死了，裹在一塊白布裏，纏上一條紅帶，放在靠壁角的一張桌子上。我爬上了包裹和衣箱，從個像馬眼的船洞向外張望。泛着泡沫的汗水時常泛上了窗玻璃。有一次，這種來勢凶湧的汗水並從窗隙中濺了我一身，我就很快地回到地板上。

『不要怕，』外祖母說，把仁慈的手又把我輕輕地舉起，放在包裹上面。

灰白的，潤濕的霧籠罩了水面；從迷離中可以看到遠遠的陸地，我們的周圍都很活躍，祇有母親把兩手抱住腦袋，很安逸而鎮靜地倚在船板上，臉色似鐵一樣的嚴肅而冷酷，她這副沉默，眼睛緊閉的樣子，在我看來真像一個陌生人。甚至她的外套我也覺得陌生起來。

外祖母屢次溫和地對她說，『凡麗亞，你要不要吃點東西？』

我的母仍是動也不動的一聲不響。

外祖母和我說話的聲音很低，然而對我的母親說話的聲音很大，同時又像謹慎而膽怯，且也說得簡單。我想，她也怕我的母親的吧，（這很明顯的）於是我倆彷彿同病相憐的更接近了。

「赤拉託夫！」我的母親突然可怕的高聲叫喊着。「水手在那裏？」

我聽到她的話很覺新鮮而奇怪！什麼赤拉託夫？什麼水手的？

一個灰白頭髮闊肩膀的人，穿着一身藍服，走了進來。手裏拿一隻小箱子，外祖母接了過來，把弟弟的尸屍放在裏面。她把這事料理好以後，就把這箱子及尸屍運到門外去；可是，因為她長得過胖，祇能側着身走出船艙的狹門，所以她站在門前猶豫不決的踟躕着。

「啊！媽媽！」我的母親似乎不耐煩地叫着，代她把這小棺材拿出門去。於是這時祇我一人留在後面的船艙裏，注視着這位穿藍衣服的男子。

「小朋友，你的弟弟就這樣去了嗎？」他說着，把身子向我俯下。

「你是誰？」

「我是一個水手。」

「那末赤拉託夫又是誰？」

「這是一個市鎮。你從窗門裏望出去，這個就是？」

從窗口望出去，真的有一片似乎在搖擺的陸地，模糊地一片，彷彿是混在霧裏蒸發水蒸汽，看來好像一塊剛切下的大麵包。

「我的外祖母呢？」

「埋葬她的小外甥去了。」

「她們要把他送入墳墓嗎？」

「是的，她們自然要這樣的。」

於是我把在送父親入墓時所見的活青蛙告訴了他。



他把我舉起來，抱着一邊吻着我，叫道：

「啊，可憐的小東西，你是不會知道的。用不着你同情那些青蛙，你應該可憐你的母親，想想看，她是多麼痛心地被悲哀壓倒了。」

這時忽然一陣很響的吼號聲傳入耳膜。我知道這是從汽船裏發出來的，所以一點也不怕；可是這位水手匆匆地把我放下，很快的跑出去喊着：

「我要跑了！」

偷跑的欲望打動了我的心弦，就冒險的走到門外。站在黑暗的狹小的空隙中，舉目看見階板上的銅條在閃爍的發光。仰頭張望，看見人們手裏提着皮箱和包裹，向岸移動。這情形，明是暗示我也該走了。

當我走到船腰的前面，一羣農人們都把目光轉向着我喚叫着。

「他是誰家的人？你是誰家的兒女？」
沒有人回答，我也不作聲。

他們擁我搖我撞我的經過多久，那個灰白頭髮的水手又發現了，於是把我捉住，解釋說：

「這是船艙裏阿斯拖根人的孩子。」

他帶我跑入船艙裏，把我放在包裹上，他又走了，走時對我搖搖手，還似騙我的說：「我有東西給你！」

船上的聲音逐漸地消失了。船也已經從盪搖中恢復了穩定的原狀。船艙中是黑暗而怪是悶氣的。幾個包裹在我眼前陳列着，似乎在逐漸放大，又像向我身上壓下，這可怕一切，引起我疑惑會不會被人拋起了永遠孤獨的留在這隻空船裏。

我走向門去推門，可恨的銅把柄如生了根的轉不動，我就拿一個牛乳瓶盡力的敲下。結果瓶子打破了，濺了滿腿的牛乳，靴子裏也覺濕起來。這一個失敗我被征服了，就倒在包裹上低聲地哭泣，後來也就睡着了。

當我從夢中醒來，船兒又像發狂般的震動，艙口照耀着如太陽般的光亮。

外祖母在我身旁邊坐着；一邊在理髮，一邊在喃喃地自言自語。她的藍黑頭髮既多且長，披滿了肩膀，胸口，直垂到膝頭，甚至觸着地板。用一隻手從地板上撈起來，似覺很困難的拿着，用一個櫛齒幾乎落盡了的木梳，插入梳理。兩片嘴唇捲曲着，一雙黑眼睛晶晶有光的有點可怕，同時藏在一大堆頭髮裏的面孔，看來細得有趣。表情甚覺悍惡，可是，當我問她頭髮爲什麼這麼多而長的時候，她又和柔得和平日一樣回答我：

「或許這是上帝給我的懲罰……你看在梳理的時候是多麼煩人……固然在我年青時，它引起我不少的驕傲，然而現在我已老了，有點不需要它了。呵，你再睡一刻吧。時候還很早。太陽剛出土。」

「我真不想再睡了。」

「也好，那末你就起來吧。」她同意我，手在編髮，眼瞥着直挺挺仰臥在艙位上的母親，又接着說：「你昨晚怎麼把瓶子打碎了的好好地告訴我。」

她老是愛說這一種特別諧和的話，我很牢固的記得，好像芬馥，鮮明，永遠不謝的花朶印在我腦際。在她微笑的時候，她那黑而有神眸子，閃爍着，含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魔力。而且她那堅白的牙齒也確使人愉快的。要是她沒有額上的縐紋和褐色的皮膚，不失有着一種年青煥發的儀容。她的缺點，是在她大鼻管圓長的鼻子和紅嘴唇，這因爲她喜歡從銀煙匣中嗅鼻煙和喜歡喝酒的緣故，表面上看他似乎很萎頹，可是她內心中卻存着樂天從命的快樂的火焰，這火焰從她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來的。雖然她的上身彎曲得像個駝背，可是她走路如貓一樣的輕快而溫重，至於他的性情，也和這種順良動物沒有異端。

於她未與我的生活發生關係以前，我沈寂得如在夢中，及她在我的左右發現以後，不但她喚發了我，而且我的生活有生氣了不少。如把我所有的印像拿根線聯穿起來，從她所得的標本是這樣光彩蓬勃，我不得不認爲她是我回憶中的中心，也是我不可少的好伴侶；同時她的純潔無私的慈愛，也填滿了我的心田，給我養成堅耐勞苦所不可少的精力。

四十年前，河道中祇有駛行很慢的船隻；我們經過了好久方能達到尼尼，這幾天途中言之不盡的甜蜜生活，我也永不能忘懷的。

天氣已轉入了美好的季節，自早至晚，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眼望着清朗的蒼天，懶洋洋地，讓那伏爾加河畔戴滿秋色的兩岸，向後掉去，船身在蔚藍的水面上，好像搖籃般的波盪，空氣中繚繞着水聲的回響，拖我們的是隻紅漆的汽船，尾上結根長繩子拖着駁船前進。灰色駁船和一個木虱沒有兩樣。

無形無蹤，陽光在伏爾加河面上蕩漾着。我們四圍的景物，每一剎那間沒有一次相同的，隱約中遠遠高聳着的青山，看來在大地上有如我們衣服上所起的摺痕，在岸陳列着市鎮和村落，看來也是參差不齊，微波若笑的水面上，漂浮着秋天的落葉。

『看呀，這是多美麗的宇宙呀！』外祖母屢次這樣的說，她確精神煥發，雙眼快樂而活躍，在船上走來走去。有時佇立着凝視着河岸，似乎已達仙境，也似忘記了我或站在甲板上，雙手捧在心口，忘形般的微笑着。興奮得眼中的淚盈盈欲滴，我也十分好奇的依着她，手扯着她那有花紋的黑粗麻布裙。

『啊！』她如吃驚的喊着。『我睡着了，真是在做夢了。』

『你喊的聲音爲什麼這樣高？』

『親愛的，爲了我的快樂也爲了我的年老！』她微笑着答回。『我是衰老了，六十年華已在我頭上悠然消逝了。』

嗅了一撮鼻煙，她告訴我幾個關於慈心的強賊，善人以及各種獸怪的有趣故事。她溫柔又神祕的告訴我這許多故事，因我倆的面孔靠得很近，他又睜大了眼睛注視着我，這樣真要把我身內長成了的精力灌輸到我心頭了。她越說得久，也不管是越唱得久。她音調也就更加娓娓動聽的滔滔着。我聽了真有說不出的快活。

我聽得入神了，完了還要她講，最後我聽到的是：

「一個火爐裏住有一個老妖精；有一次，他的腳刺入了一根小木片，於是他前俯後仰的嗚咽着：『呵，小老虫，它真害得我好苦呀！呵，小老虫，我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痛苦了！』」

她蹣跚了腳，把兩手左搖右擺的表演姿勢，並且面皮也如忍痛般的繃起來，像是自己着了傷一般的。站在周圍的水手們——他們都是和善的老人——帶笑地聽着，甚是讚賞着這些故事的好聽，他們說：

『外祖母，再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聽吧。』

後來他們又說：

『來同我們一起吃晚餐吧。』

在吃晚餐的時候，他們用特備嘉饌寬待外祖母，買西瓜給我吃；這許多事他們都瞞着巡船人幹的，因為巡船人不許人家吃水菓，如果給他看見了，就要拿去丟在河裏。他耀武揚威的穿着一身官服，常常要喝酒；無論誰都不喜歡和他接近。

母親不大到甲板上來，就使來了總是遠離我們立着。她老是虔默的。遠看那胖而相稱的身體，和威嚴的面孔，以及覆着光亮髮辮的頭頂——她的身上一切都是堅實的，看來她好像包裹在煙霧裏，又好像在蛋白透明的雲霧裏，把和外祖母一樣大的眼睛向各處沒精打彩的張望着。

有一次，她帶着嚴肅的音調叫道：

『媽媽，人家在譏笑你哩！』

『上帝祝福他們吧！』外祖母並不介意地回答。『由他們譏笑我好了，祇願他們幸福。』

我最不忘記的一回事，就是外祖母看到尼尼後所顯露的如小孩般的快樂。她挈着我的手，把我拖過去，替我說：

『看呵！看呵，這是真正美麗呀！那就是尼尼，這就是了！那裏有許多人間所無的東西。你看那是教堂。它不是好像生着翅膀直聳天空嗎？』她又顯露着似哭非哭的樣子轉向我的母親說：『凡露雪，你看呀，過來，你不要過於想入非非了。你可以略為表示一點愉快嗎？』

我的母親繃起眉梢，苦笑笑。

當我將達這美麗的市鎮，在那桅干如林船隻如砌的河流上，有一隻擠滿了人的大船靠上了市鎮的碼頭。沿着船腰擰着篙鈎，接踵的搭客逐個的走上甲板。有一位矮小的老男人，穿着黑衣服，顎下有一撮金黃色的鬚鬚，長着一個鶯嘴樣的鼻子和綠色的眼睛，從人叢中擠了過來。

「爸爸！」我的母親帶了粗碎的聲音叫他，把身子倒在他的懷中；他把紅的小手捧着她的面孔，輕輕地拍着她的面頰，叫道：

「噲，噉子！究竟什麼一回事啦……？」

外祖母突然抱着他們吻着，又像一個陀螺般的旋轉，旋轉；又把我推在他們面前，急促地說：

「噲——快一點！這是你的舅父密格爾，這是約蓋夫，這是舅母訥脫拉亞，這兩位是都叫塞司巧表兄弟，而這就是克脫拉表姊妹。此地都是我們自家人。這豈非像一個大家庭嗎？」

外祖父對她說：

「你可好，母親？」於是他們親密的親了三次吻。

後來他從人叢中把我拖着，把手按了我的頭，問道：

「你是誰呢？」

「我是船艙裏阿司拖根人的孩子。」

「唉，他究竟是講的什麼呀？」外祖父轉向我的母親問，但又不等她回答，就搖搖我說：「你真像你的父親。莫多說了，上船去吧。」

離船後，成羣的人們，從一條鋪着卵石子的橫在野草爛熟而又峻險的斜坡之間的路，都向山上走去。

外祖父和母親領導着我們一羣人。比母親要矮一個頭的他，把促速的短步走着；高巍的母親望他要低頭，很顯得他倆

真像鼠牛之比般的有趣。黑髮發光的密格爾舅父，跟在他們後面，次之就是和外祖父一樣衰老的捲髮發亮的約蓋夫，接着是幾個衣服鮮豔的胖婦人，和六個年齡比我大又比我鎮靜的孩們。我同外祖母和訥脫拉亞舅母走在一起。蒼白藍眼肥胖的舅母，時常站着喘氣，嚶嚶的說：

「啊，我走不動了！」

「他們爲什麼要同你來呢？」外祖母憤怒地埋怨着。「他們都是一班蠢物！」

這些大人和孩子我都不歡喜他們；所以我在他們之間成了一個陌生人——甚至外祖母也沒有以前親近了。使我最不歡喜的是舅父；我覺得他是我的仇敵，所以意識上隱現着對他小心防備的好奇的感覺。

我們現在走完了路程。

位在右斜坡的頂峯上，矗立着這條街上最注目建築——一幢低矮的單層樓房，粉刷着桃紅色的污淤油漆，有個凸垂的狹窄和三曲形的窗戶。從街上看來，這確是一座大房子，但內部，祇有一些陰暗的小房間，看了不免要使人畏縮。又在附近碼頭的浮台上，時有盛怒的人們在蠕動，弄得一股臭味滲透了周圍。

我走入那個也是令人不快的天井。看見濕淋淋的衣服投滿在裏面，還有許多亂堆的木桶，桶裏盛滿了同顏色的濁水，水裏還浸着另外的衣服。在一個凋零不堪的草棚壁落裏，有個火勢熊熊的火爐，爐上架着烘煮的東西，同時還聽到祇聞其音不見其人的瘋話：

「紫檀素咧，洋紅咧，硫酸咧！」

第二章

於是，一種嚴重擾動的，無窮怪誕的生命，帶着迅雷電馳的緊張成分，始自奔流了。這使我對於一個由一位溫和忠實的天才所巧述着的殘缺故事，現在，偶爾重溫舊夢，連我自己也有點懷疑，僅隔咫尺的時間距離，事情竟變幻得那樣迥異，我很想爭辯或否認這些事實——非理性的殘酷灰色的戚屬生活，可是徒然增加我的痛苦。但真理的力是更偉大的呀，況且，我的敘述非爲自己，而是爲那生活在窒窄環境下的某一階級的俄國人——是的，就是到現在他們還這樣生活着的。

我的外婆家，各個人都在仇怨的顧忌裏，不但大人們是如此，即使孩子們也無例外。我從外祖母的談話中知道，在我和母親來到的一天，正是舅舅們要求外祖父析產的一天。母親的不期然的歸寧，使他們對於分居的慾望更感到急迫和強烈，因爲他們恐怕我母親對於私赴婚約時被外祖父扣下的嫁具，要求收回，使他們少了一部份視爲應得的產業，此外，他們自己中間也無一日寧息的，非打即罵，爭奪在鎮上開一個工廠，或在跨訥汶村莊附近奧克河上的權利。

我們來了不久後的一天，正在吃中餐的時候，一場吵鬧又發生了。舅父們跳起來，伏在桌子上，向我的外祖父高喊着，身體如狗一樣的搖擺，外祖父面呈紅色，把一隻羹匙在桌上亂敲，提高了喉嚨如鷄叫般的喊着道：

『你們都替我滾出去！』

外祖母愁容滿面的說：『父親，你就如了他的要求吧；否則你永不會得到平安的。』

『莫多話，癡婆娘！』外祖父睜着眼號吼着；真奇了，看他是這麼的一個小個子，可是他叫起來能這般響，大有震耳的力

量。

母親從桌旁站了起來，靜悄悄地走到窗口，背向我們立着。

密格爾舅父突打了他兄弟一個嘴巴，被打者怒吼地和他扭作一團；他兩如怒獅般的滾倒在地板上，已經氣息不接，還

要互相辱罵。孩子們號啕大哭，我那帶着孩子的訥脫拉亞舅母也是野蠻地驚叫着；我的母親摟住她的腰，拖她暫離戰局；活潑的小乳母悠及妮亞把孩子們帶出食堂，凳椅都倒在地上；年青強悍的德希格納克騎在密格爾舅父背上，同時工頭格勒高來·倚佛納夫塞，一個戴有色眼鏡的禿頭鬍子，暗暗地把手帕縛住了密格爾舅父的手。

密格爾舅父臥在地板上咒罵，稀稀的黑鬚掃在地面上；環着桌子避風的外祖父痛苦地罵着：『你們這種惡兄弟……醜骨肉……可要點臉！』

在武劇開始的時候，我嚇的跳在一個火爐上，站在那兒恐懼地注視着一個血頭，一個正被外祖母在小水盆中洗滌被打破了的約蓋夫舅父的血頭，他還是忍着痛在頓足怒吼，而她很傷感的對他說：『惡東西！你們真禽獸都不如！不知到什麼時候你們會長進得？』

外祖父的肩上掛着破襯衫，向她叫道：『唉，老東西，你怎的把這種畜生帶到世間來？』

當約蓋夫舅父離去戰地以後，外祖母在一個壁角裏休息，傷感地祈禱：『聖母，你保佑我的孩子長進吧。』

外祖父也在她的旁邊坐下，巡視了一下杯盤狼藉的局面，乃溫和地說：

『想想看，母親，他倆在小時候就多厭着凡麗亞的……他們那一個有天良？』

『莫多講了，善心點吧！把破襯衫脫下，我來替你縫補……』那時外祖母把雙手托了他的頭臚，在他額上親吻；他——同他和他的兒子相比真小得可憐——把臉兒緊貼了她的肩膀，說：

『我們不會把他們應得的財產帶去的，母親，是不。』

『是的，父親，那就早把他們分開了吧。』

以後他們談了好久；最初的談鋒很諧和，但不久，外祖父的腳擦着地板，殺殺然好比鷄爪割地，把手舉起來恐嚇地指着外祖母，用一種刻薄緩慢的語調說：

『我曉得了！你愛這般畜生遠勝於愛我……可要知道米希克是怎樣人物——不過一個基督教徒約希克呢——不』

過一個互助團職員（註）他們都是依我生活的寄生蟲……是一批寄食人下的無賴啊！他們都可以說是沒有出息的蠢物。（註：互助團是一種不公開的團體，始有於中世紀，目的在友愛互助，分布於世界各處，皆有暗號相通。）

我再也不能蹲在火爐上了，立起來略一轉動，觸着一個神像，砰然一聲有如一個霹靂似的，這個神像就落了下來。外祖父踏上梯階，把我拖下來，好像不認識我一般的凝視着我。

「誰把你抱上去的？是你母親嗎？」

「不，我自己爬上去的。」

「你騙我！」

「不，我沒有騙你。真的我自己爬上去的。我嚇壞了。」

他放下了我，把手掌輕輕地敲敲我的頭。

「同你的父親沒有分別！我見了你要討氣！」

跑出食堂，我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哩。

.....

我清楚地覺得，外祖父的敏銳的藍眼睛，到處都注射着我；而我因為感到這種尖利目光的可怕，屢次設法在迴避他。在我，確認爲外祖父是勢利的；他同人談話總不懷好意，並且盡其所能地把人嘲笑，使他人人都覺生氣和不安。

他慣用的語調是：「嘿！爾！」

在他延長了聲音說「嘿！」的時候，往往引起我肉麻的感覺。在吃晚茶前後的休息中，舅父們和工人們從工場裏疲倦地回來走進食堂，他們手是硫酸氣味的，且沾有洗褪不掉的紫檀素顏色，都把麻繩束着頭髮，神氣都萎靡得像食堂壁角裏的神容灰黯的泥像——在這一箇窒息的時間裏，外祖父老與我面對面的坐着，並且特別和我閒話不休，由是其他的孫兒們也更見妒忌我。他身上的衣服雖屬上質，但多陳舊了。如繡花絲線的緞背心失去了顯光；有色的棉布襯衫，又小又縐；外褲

的膝頭耀武着大塊的補釘，可是，比起他穿着胸褂和打領結的兒子們來，似乎還是他的服裝來得整潔和美觀。

我們還沒有到了幾天，外祖父教我習祈禱。其餘多比我年大的孩子，都從惡司泊斯基教堂裏的教士學習讀書寫字。生性卑怯的訥脫拉亞舅母不辭艱煩的指教我。她的一具面貌老大有點孩子氣，眼睛生得透明有光，我覺得，從她的眼中可以看透她頭部裏的一切。我老愛一眼不睜的凝視着她那雙眼睛，當她轉過頭和我說話的時候，眼睛不時的瞬霎，聲音溫柔像似呢呢私語：『很好……請你說，我們的天父，你的名字是神聖的……』有時如果我問道：『你的名字是神聖的，是何意思呢？』她會卑怯地回顧四遭，鄭重地訓誥我：『莫多問。這是不該的，你祇要照我說我們的天父……』

她的話真使我不解。爲何多問是不該的呢？『你的名字是神聖的』一句話，不禁引起我心中一團神祕的意識。我覺得這種神祕的不可解釋，可能中另把別法來遺忘她。

可是我那面帶蒼白又似疲困了的舅母，鍊清了沙膩的喉嚨又說：『不，這還不對。你只要「說你的名字是神的」就好了。』

我那面帶蒼白舅母彷彿不知自己的疲困而仍耐心地鼓勵我，叮嚀我務須要記住這祈禱。

一天，外祖父問我：

『好，厄利塞，今天你幹了些甚麼事？玩，是嗎？你額上的傷痕證明你是玩的。當心傷痕是一擦就會有的。「我們的天父」怎麼了？學會了沒有？』

『他真沒有記心。』我的舅母溫和地說。

外祖父微笑笑，好像是譏笑我，揚起了那黃色的眉毛說：『怎麼辦呢？要打了才行。』

轉頭又向我說：

『你時常給你父親打的嗎？』

因爲他的話我不懂得，所以沈默着一言不發，母親就來代我回答：

「不，馬克司姆從不打他的，且還不許我打他哩。」

「這又何故呢，我真不明白？」

「他說，打不是教育。」

「他真對於什麼都不懂的獸漢——可笑的馬克司姆啊！上帝恕宥我，我這樣說壞了死者！」外祖父罵了人又自認罪的分辯着。調頭又像看透了我的心田地問：「爲甚麼臉帶慍色的嘿……爾……」把手理了一下他的波紋的紅頭髮，指着說：「這個禮拜六，我要給一頓鞭撻塞司巧消受。」

「一頓鞭撻是何意義呢？」我問。

這一句話引得他們都笑了，外祖父說：「等一刻，你就得明白的。」

我暗裏把「鞭撻」二字反覆思考着，或者這與拷和打意義是相同的吧。我曾看見過人們打馬兒，狗兒和貓兒，也會在阿司拖根，看見過兵士們打那波斯人，但我未看見過，打一個小孩子。可在這兒那舅父們都不知痛楚的打他們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們也全無反抗的由他們打，打過了祇擦擦傷痕就完了。有時我問他們打得痛嗎，受了傷沒有，他們總是勇敢地回答。

「不，一點也不。」

於是使我永不忘懷的針刺的故事發生了

一個黃昏時候，在用茶和用餐之間，舅父們和工頭，在縫綴那結簽條用的染色碎質，使之成爲整塊。密格爾舅父想作弄那半失明的格勒高來，囑咐他那九歲的姪兒把針刺在燭光上煨紅。塞司巧果然遵從他的命令，把針刺燒得很紅的，暗地裏偷放在格勒高來的手邊，自己就躲藏在火爐的後面，真僥倖，此時外祖父準走得進來，也坐下工作，燒紅的針刺就觸着了他的手指。

頓時起了騷亂，我嚇得跑入食堂裏去了；我是永遠記着的呵，那時外祖父是很可笑的調護他那煬焦了的手指，一面還

跳着威嘿着：

「做這個惡作劇的人呢？」

蹣伏在桌下的密格爾舅父，偷取了這枚針刺，在呵吹着；格勒高來仍是若無其事的繼續工作，對於在他塊布上隱現着的影子也不加以注意。約蓋夫舅父也衝了進來，躲在火爐旁的壁角裏，靜靜的站在那兒笑；外祖母祇管磨她的生蕃薯。

「塞司巧·約蓋夫幹的！」密格爾舅父突然的叫道。

「誰說的！」約蓋夫叫着，從火爐背後走了出來。

接着這個凶手在壁角落裏號淘大哭的叫着：

「爸爸！莫信他！原是他自己教我幹的。」

舅父們就此開始對罵了，而外祖父到反一聲不響的，在手指上敷了一點生蕃薯漿，領着我悄悄的走開了。

他們都說密格爾舅父是應該受罰。於是我就問，那末他要否受拷打，或一頓鞭撻呢。

「該要打！」外祖父斜瞥着我回答。

密格爾舅父把手敲着桌子，對我的母親高聲道：「凡爾凡勒，禁止你的畜生開口，否則我要打碎了他的頭。」

「那末，聽你的便吧！看你怎樣把手在他身上拷！」我的母親這樣回答他。此外一個人都不作聲。

她有一種特別的才能，能用幾句簡單的話，就如上面的話，使人家自覺不好意思地而又自餒地離開她。我知道，無論誰都怕她；就是外祖父，和她談話的聲音，也要來得特別溫柔體貼。這一點，使我自滿得了不得，時常神氣驕傲地對我的表兄弟們說：「我的母親真是大眾的對頭呢。」他們也認爲我的話不錯。

可是在一個星期六，有樁事情影響我減少了對於母親的敬仰心。

.....

一到星期六，我的煩惱時間仍得維持的。大人們都安心地把各種顏色染着不同的質料，而我卻無所事事；他們把黃色

的物件，浸入黑水裏，變成暗藍色拿出來。或把一片灰色的布呢放在紅顏料中，結果染成茄花色。這種簡單的事，我總覺不知其所以然。渴望着親自要去試驗一次，後來我把我的願望老實地告訴塞司巧。約蓋夫塞，他是個沉默的孩子，對於大人們從無一點蔑視的，而且又非常和善，服從，好像一個僕人一樣。

大人們沒有不稱讚他的服從和乖巧，可外祖父卻瞧他不起的，往往說：

『一個好刁的乞丐！』

瘦而黑，又生着一雙眼突如馬鈴的塞司巧。約蓋夫，說起話來的音調又低又快，似乎他的喉嚨拮据着似的；當他要開口的时候，老是恐懼般地左瞥右顧，又似乎準備得罪了人好去逃避，好去躲藏般的。他那栗色的眼瞳子這樣的沈靜，一受到刺激，即刻會變成白色的了。我有點討厭他，所以我與那個被唆懶漢的塞司巧·密格勒夫塞接觸的時多，他是一個安守本分的孩子，有一雙抑鬱的眼和一張愉樂的笑臉，很像他那仁慈的母親。可是一口牙齒太齷齪，而又重排的生在牙牀上，所以他時常把手放入口內把牙齒搖撼，或者就爲這點不雅觀，如有人要去檢視他的重牙，他總是很馴服地把嘴張開着的。適遇人們濟濟一堂的時候，他總是自獨其樂的沉寂着，在白天他歡喜坐在黑暗的壁角裏，在黃昏他又喜歡坐在窗口；他把臉靠近窗玻璃，如無人去侵犯他，他能靜默地留連幾小時，凝視着那成羣的歸鳥，這許多飛鳥時翺翔在天空，時蹣跚於地面，在彩霞疎耀的黃昏中，環飛惡司泊斯基教堂的屋尖上，逐漸地向一個濃雲的遠處消逝模糊了。最後，不知在什麼地方杳然了，祇留下了一個空虛的天空，他看着這個，自鳴非常幸福。心頭興奮得更發一語，祇是疲困地回味這種甜蜜。

約蓋夫舅父的塞司巧正與他相反，在叢中喜歡如大人一樣的滔滔不絕地談着。聽到我要想學習染色，他就勸告我，把碗櫃裏的一塊好白桌布拿出來，把它染成藍色。

『白色的布要染色往往很鮮明，我知道。』他十分有把握的說。

我拖着白桌布，跑到天井裏；當我正要把桌布的一邊放入藍染缸裏的時候，德希格納克從他地急奔到我面前，撈去白桌布，把粗糙的手絞着，向我的站在遠地旁觀的表哥叫道：

「快把你的祖母叫來。」

又鄙夷地搖着黑蓬頭兒，向我說：

「你不免要拷打呢。」

外祖母跑來，看到這情形，她咆哮着，帶了一副似要哭出可笑的樣子責備我：

「啊，你這個可厭的東西！我知道你要挨打了。」

至後，她終於對德希格納克說：「這件事，你不用告訴祖父，凡克。我會設法瞞過他的。我們暫不要把這一點事去紛擾他的心吧。」

凡克在他豹皮般的前褂上把手揩乾了，態度上成見十足的說：

「我嗎？知道了，決不去告訴他。你快去關照塞司巧，不要把消息漏出去吧。」

「我給點東西他吃，自然叫他不告訴。」外祖母一邊把我帶進屋裏去。

在禮拜六的晚禱前，我被喚入那黑暗滿布與十分靜默的膳堂裏去。記得那天正是秋雨浙瀝，煙霧重重，夜色慘淡，門戶被風吹得軋軋有聲。德希格納克在火爐前坐在一張狹長櫬上，樣子好像正在生氣，神情與平日大異；外祖父在灶旁立着，從一隻水桶裏抽出許多長鞭，齊着長短，放在一起，握着一根在空中揮舞，口中還如怒獅般的號吼着。外祖母在暗中，一面在嗅她的鼻煙，一面喃喃地道：

「現在又是你發泄本性的機會了，暴君。」

塞司巧坐在食堂中的一張靠椅上，把手指拭着淚汪汪的眼睛，發出一種異乎尋常的聲音，像一個老乞丐般的哀呼着：

「寬恕我，看基督分上……」

密格爾舅父的一子一女，表情緊張和木偶一樣的立在椅旁。

「打過了，我自會寬恕你。」外祖父揮着一根長鞭挺橫在面前說。

「現在……把褲子脫下來！」

他說了又一言不發；這時黑沉沉的低天花板下的食堂中，確乎靜默得怕人，他既不發一點聲息，孩子窒息地坐着也無椅子軋軋之聲，外祖母走着的步兒也非常輕率。

塞司巧立着，把褲脫至齊膝，雙手提着褲腰惶悚地向一張長櫈走去。這樣真令人目不忍觀，我的足兒也禁不住地惶擻抖了。

令人寒心的事就此發生了，當他俯下頭馴伏在長櫈上，而凡克用一塊闊面巾把他的頸項扣在板櫈上，又蹲下，以兩隻髒手捉住他的足股。

「利客希！」外祖父叫道。「來，走來！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看好，什麼是鞭打的味兒……」

他把鞭子在赤裸着的臀上輕手一揮，接着大叫從塞司巧的口中發了出來。

「真不中用的！」外祖父說。「這算得什麼……不過叫你領悟得什麼叫痛的味兒。」

接着他就凶毒的打下，紅腫立即顯上了皮肉，全身載滿了無數粗大又血紅的鞭傷；表哥在長嘯般的號慟。

「味兒好嗎？」外祖父問他，手仍在上下的揮着。「你歡喜那樣嗎……就是爲了針刺的緣故！」

他的手舉起，我的心也彷彿跟着上昇，他的手落下，我的心又似乎下沉。

「我下次再不敢了，」塞司巧慘然地哀求，聲音是微弱得可怕，實令人耳不忍聽。「關於桌布，我已經告訴了你，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

他像滔滔的在背詩，外祖父冷靜地答道：

「調弄唇舌同時有罪的。先打原告，然後處理染桌布的事。」

外祖母庇護着我，握着我的手叫道：「我不許你打利客希！我不允許，你這惡漢！」於是她把門踢開叫：「凡麗亞！凡爾凡勒！」

外祖父到她面前把她推倒，把我提到長櫬旁。我恨命地掙扎，舉拳把他搥擊，扯拉他的黃鬚，並且嘴咬他的手指。他獅吼着挾住我，我如挾在一個虎頭鉗裏不能動彈。結果，我被他按倒在櫬板上，用力地搥擊我的面孔。

我永記着他那種瘋狂的號叫：『網起來！我要宰了他！』也永記得我母親慘白的臉和睜大的眼，她在長櫬傍驚慌地蹣跚，口中喊着：

『爸爸！千萬望你鬆手！讓我永有這個人吧！』

.....
外祖父仍不回心地把我毆打，最後我卒失去了知覺；所以我的身體失和了好幾天，蒙睡轉輾在一張厭人的闊牀上，悶居在僅有一個窗，和有一盞位在壁角裏神龕架前半明不滅的燈光的小房間內。這幾天病中的生活，在我生命中，確含有重大意義的。我自己覺得，這幾天的病臥改變了我的意識，也可以說大大的發展了我的意識。這個變化或發展就是我對人牖視的減少，換言之，是我同情心的增加，由自己的感苦推想到別人，我十分感懷的覺得心痛。這個就是養成了我善感的人格。

爲此故，我對於母親和外祖母中的吵嘴，在我徒增一個極大的打擊——聽得外祖母（就在這狹小的房裏，她看起來是十分黝暗而神氣又像實足的）忽然咆哮起來，把我母親推到靠神像的壁角裏，懸聲地呵叱着：

『你爲何不把他帶走？』

『我怕呀。』

『像你這樣一個健壯的人！你該自問心有愧的，凡爾凡勒！我雖是一個老太婆了，可還不知道怕。你真可恥呀！』

『母親，莫多講吧；我不願聽這種話的。』

『不，你何嘗愛他！你對這憫憐的孤兒，可說毫沒有愛惜心！』

『我一生都爲這個孤兒啊，』我的母親說，聲音很高而且悲傷。

後來，她們在壁角裏的一個箱子上坐着，咀唔了好久，然後母親又說：

「假使不爲里客希計算，我決定離此他往，立刻就走。我再不忍在地獄裏過下去，母親，我不忍！我沒有這種勇氣了。」

「啊！我的骨肉！」外祖母柔語着。

這一切我都記在心裏。母親是懦弱的，也和其他人一樣的怕外祖父，且又爲了我，她不能離開這個她不忍生活下去的家庭。這真我很覺心疚。但不久，我的母親始終離開了這地獄，上別處訪友去了。

此事以後，有一天，外祖父突如其來的出現在我面前，坐在我的牀上，把冷如冰的手摸摸我的頭。

「好點嗎，小寶寶！你快說，莫再不快活吧！知道嗎？你想說甚麼話？」

我很想把腿兒踢他幾下，但痛得不能轉動。看他的頭更比從前黃了，在懊傷地搖擺着；他光明的眼，釘視着牆壁，像找尋什麼似的，他又把手伸入口袋，摸出一個薑餅山羊！一塊糖果，一隻蘋果和一撮紫葡萄乾，放在我鼻下的枕頭上。

「啊，你這是給你的一點禮物。」

他俯下，在我前額上吻了一下。再把他那兩隻纖小，殘酷的手在我頭上撫摩，我看見他染有黃色的手指，彎彎得像似鷹爪。他又說起一大篇話來。

「那次我把傷痕留在你身上，寶寶。你一定很生我的氣。當時因你咬我抓我，所以我的脾氣發了，使你受到比應受加倍的責罰。但這始終不會有虧於你的，我們看第二次吧。假使受了自己人的打，你也犯不着記在心頭的。你應該有種種訓練。如遇外人，當然不同了，反正我們是自己人，就是有錯責罰了你，這也不必計較的。外人來侵害你應該拒絕，但是自己人那有何害呢？我能猜得，你以爲我是從未受過鞭打的，但厄利塞我受到鞭打的痛苦，真是你在夢中也想像不到的，我會受到過上帝見了也會流淚的鞭打。結果呢？我——最初是一個孤兒，一個可憐的母親的兒子——已昇到目前的地位——一個組織的頭領，一個工頭。」

他萎縮的身體俯向着我，胸有成竹地用一種語氣伶俐的話，對我敘述他已往的童年。他那青色的眼睛是這樣的光亮

的，金色的髮兒是傾聳在頭上，他又深重呼了一口氣，轉變了音調又說下去。

「你是乘汽船來到這裏……現在這種發明真使我們便利得多了；但在我小時候，單獨的以槳搖着一隻貨船，在伏爾加河上來往。有時貨船在水裏，而我赤着足在岸上拖，河岸上佈滿着尖利的石子……可我從無怨言地自晨到晚的跑着，酷毒的陽光刺射在頸背上，使得我頭腦怔忡，如火燒般的難挨。有時，我在三種倒運下掙扎着……我的骨頭痛得難熬，但還要前進，雖然我目前昏暗了；接着眼淚爲痛苦所迫，就盈汪眼中，滾滾向塵埃中流下，我哭得一顆心如逃出來般的痛。唉！厄利塞！這真言之不忍！」

「我前進又前進，直到牽繩放下了，就倒在地上了。但我並不因此就畏懼！一旦爬了起來，仍舊甚健。假使我一刻不得休息的話，真會死去了也說不定。」

「那時候，我們在上帝和主福的耶穌基督的眼前就是這般地生活着的，我會把伏爾加之母親估計成三段時間，從撒不司客到力別司客，從力別司客到赤拉託夫，再直達阿斯拖根和墨卡利夫，到了市場——共有三千餘俄里呢。訓練了四年，我就成了一個自由的水手。我曾在船長面前表明我已成了個自由水手了。」

當他話語滔滔的時候，他的體積有如增大了好多，像一朵雲般的在我眼前，他本是個細小衰弱的老人，好像變爲一個極其健壯的個體了。他不是告訴我曾經獨自的在河上拉過一隻灰白的大貨船嗎？他當時一面說，一面從牀上跳起來，向我表演貨船是怎樣地隨着牽繩的動力在河上邁進着，以及怎樣地打動水花的飛濺，他還不勝其回憶的低聲音唱出從前拖船時的斷片歌曲；然後又很快地跳回牀上，高聲鄭重地繼續他的報告，他那動人的聲調不禁增加了心中的異駭。

「還有，厄利塞，記得在一個夏夜，我們一到極格羅克，或者別地的青青的山腳下，我們往往坐下來，潦亂地燒煮晚餐，那時可以聽到山莊裏的船子們唱着引人感傷的歌曲，往往在他們一發出歌音，我們全船的水手即刻就響唱着，合羣的歌聲送出一種觸人心靈的震蕩來，使得伏爾加河像一匹馬兒似的在奔馳，又像雲一般的伸長到半空；心頭的悶惱也像風中塵埃似的吹散了。我們歌唱着，一直到羹湯沸滾了的時候，把塊布去拂擊廚手。「你儘玩，可請你不要遺忘了你的工作。」我們

說。」

人們的頭兒探進門來叫他好幾次，但每次都被我懇求留住了。

他也不忍拗拂我意，所以帶笑地揚着手叫他們先走，說：『等一忽我就來。』

我留住他在我身旁，他又告訴我許多故事，直到將近黃昏了他才去；當他和我親懇地說聲再會之後，我始了解他既不刻毒，又不可怕的。可想到這樣殘酷地毆打我的人就是他，眼中又不禁淚湧如泉。

經過外祖父的一次慰問，引起了別人對我的殷勤；於是，自早至夕，我的牀上不斷有坐着的人，惹我悅樂；但我記得，沒有能使我樂意和開心的。

其中最熱心的，要推我的外祖母了，在夜中也和我同睡一起。但這幾天中能在我的回憶中最佔地位的，要算德希格納克了。他往往在黃昏裏來看我——面部端方，胸脅寬闊，髮兒捲曲的，穿着他那最漂亮的衣服——一件金線繡的襯衫，毛線褲，和一雙像隻小風箱似的走路時裏面呼呼作響的長靴。他的頭髮很光滑，斜視愉快的眼在濃眉毛下炯炯的閃耀着，雪白的牙齒也在他有鬚髭的兩唇之間閃閃有光；襯衫平伏地放着光彩，好像神燈的反射紅光一樣。

『看呀！』他一頭說，把袖子直捲到齊肩膀，露出了赤裸裸載滿傷痕的手臂，『看，這多腫；在昨天還是很糟的痛着呢。當你的外祖父滿臉怒容，我看他對你舉鞭打下的時候，我把手臂去一擋，要想折斷這鞭撻，以為在他去另覓一根的剎那間，你的外祖母或母親可以帶你去走開了。我的好孩子，這種行爲，我像一隻老鳥呢。』

他溫靜仁愛地笑着，又輕瞥一下那腫腫的手臂，又接着說：

『我真替你傷心，我自信能够阻止他，而又沒有辦到，這真是可恥呀……那知他是遠遠地就把鞭子向你打下。』

像馬兒似的搖着頭喘着氣，把這事追述完了。他那種孩兒般的天真，吸引得我更要與他接近。我告訴他，我很愛他，而他帶了一種我沒世不忘的天真回答我。

『我也很愛你的喲！這就是我代你被傷的緣由——因為我是愛你的。你以為對於任何是這樣的嗎？那我又不是個獸』

子。」

後來飄然一瞥那房門，俯首低聲吩咐我：「下次如他再打你，你莫逃，也毋須掙扎。要是你反抗，這會使你更加受傷的。如其你由他扮佈，祇給你一點輕罰就完了。請你萬分示弱而且溫柔一點，切不可怒形於色。請記着，這是一個至善的忠告。」

「他或者也不再會毆打我了！」我說。

「啊，當然！」德希格納克低聲回答我。「當然他決不會寬宥你，而且常常毆打你呢！」

「這又何故呢？」

「因為外祖父很注意你，」他又多慮地警告我了。「當他把鞭韃向你揮下的時候，如其你能靜躺着忍受，那末他會打輕一的，皮膚的傷痕也就不會過於嚴重了……現在你明白了沒有？假使你能把身體迎合鞭風，這樣反能使你減少痛苦的。」

他把斜視的黑眼睛對我瞬霎着，又跟着說：「關於這類的事，我知道得好如巡士一樣的清清楚楚。我的兩肩被毆得已經褪去了一層皮膚呢，我的朋友！」

我所望着他的發光的面孔，腦海中又記起了外祖母所述關於倚佛·卻利夫塞和倚佛納希克·特勒奇克的故事。

第二章

我的傷痕日見痊癒了，發覺德希格納克在家有個比較重要的地位。外祖父並不把孩子般的對他發脾氣，有時且迷縫着眼點頭稱贊他說：

『德希格納克——他是一個好工人。你們看着，將來會發達的，一定有出頭之日。』

我的舅父們也特別對他客氣而反愛了，比看待格勒高來工頭大不相同了；格勒高來在黃昏的前後，是成爲各種惡作劇的對象的。有時把他的剪刀柄燒得紅熱的，或把釘兒豎在板櫬上讓他坐下，或把各種同色質料的碎片堆在他面前，來耀得他的半瞎眼不知所措，往往把異質同色的布縫在一起，討得外祖父的罵。

一天，他正在午後睡中覺的時候，被人把紅顏料塗得滿面通紅，於是他顯着一副可笑怕人的神氣，過了許久，他方覺着他的眼鏡也被塗抹了的，盲馬似的瞎撞；蹣着灰白的鬍鬚同一個染着舌頭一樣紅的鶯鈎長鼻子，看了着實使人發噱。

他們接續着對他施用這種蔑視的玩笑，這工頭始終默忍着，不過埋怨幾句和在取物之前，把手指潮着口涎拭着面上有無紅色罷了。這種動作，後來竟成了他的習慣，往往在用餐時候，在取刀叉之前，也把口涎吐滿在手上，引起孩子們會意的開心。有時他或受了傷，就哭傷着臉，額紋顯得格外深刻，且眉毛豎起，一張面孔顯得很神祕的長在禿腦袋上。

外祖父對於他們無禮的惡作劇，究竟表示些什麼態度，我也忘記了。可外祖母是時常操着拳頭對他們叫着：

『你們這般下流的，沒天良的東西！』

就使對於德希格納克舅父們在暗中也說他壞話的；並且在工作上，吹毛求疵的尋他的錯處，說他是個強賊，殺坯。

我問外祖母他們爲什麼這樣的不肯容人。她就很快爽的把完全的內容告訴了我。『你要知道，他們要拉凡偶希克幫他們做事；這就是他們不肯容人的理由了。他們雖說：「他是一個壞工人」；然而他們的心中是與此相反的。此外，他們還恐

怕凡偶希克不和他們任何一個合作，獨去和想到怎樣就怎樣做的外祖父在一起，更怕他會脫離了他們和倚佛克去另開一個第三廠，因為第三廠的開起來非但無益，而且有害於你的舅父們的。你清楚了沒有？」這兒她微笑一下又說：「他們對付各種事實，都很詭譎的。不承認有上帝；外祖父早已看透了他們的心計，所以嘲騙他們說：『我想替倚佛運動一紙兵役豁免證，他以後就不用去當兵了，那末他就可永遠幫着我工作。』這種話很使他們難過；因為這正是他們恐怕的事；並且也舍不得運動兵役豁免證所需要的一筆錢。」

我和外祖母又恢復了汽船上的生活在一起同住了；在我每天黃昏的就睡以前，她常常講些童話給我聽，或者把她過去的軼事告訴我，這我聽來也和故事的一樣有趣。至於提到家事，她像是不問不聞的，如話頭上講到替兒子們分家，或外祖父購買了新屋等等，她不過像一個遠地的陌生人，或一個鄰人的隨便談談罷了。

從她口裏，我知道：德希格納克是遠地送來的孩子長大的，一個初春的陰濕之夜，在門口的一張板櫬上，發現了他這個人。

「他在那裏躺着，」外祖母正經又神祕地說，「已經奄奄一息了，凍得像個將要入睡的孩子一樣。」

「人們養了孩兒爲什麼又要把他拋棄呢？」

「因爲奶母失了乳，也無別的東西，可以給他吃。那就打聽得何地死了小嬰兒，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得去。」

她停了話頭，抓抓頭皮，然後嘆息着，頂視着天花板，又繼續地說下去：

「往往爲了窮的緣故啊，厄利塞；有一種痛苦也是有口莫辯，一個未結婚的女子是不敢承認生過孩子的——因爲人們會藉此要侮辱她。」

「外祖父要把凡偶希克送到公安局去，可是我沒有允許，我說：『我們剛死去了一個孩子，現在就把他來補個缺吧。』我想，你已經知道，我是十八個孩子的母親。假使他們一個不死，或許他們會住滿了一條街——一分居起來十八個新家庭啦！你或者也已知知道，我十八歲就結婚的，在現在，我祇有三個孩子，其餘十五個，因爲上帝太愛我的血肉把他們帶走了，——

帶走了我的小小寶寶送給天使們，弄得我一時悲喜交集。」

她披着睡衣坐在我的牀沿上，那繁蓬的黑髮披在身上，一副古怪的神氣，和一個從 *Cercator* 來的長鬚獵人帶到我們的天井裏來的人熊差不多。

她在自己潔白的胸口畫一個十字架記號之後，又柔順地笑了起來，看她對於什麼事都像不足關心似的。

「上帝把他們帶走，實在是拯救他們，然而我總覺孤寂地痛苦的，因此我在無形中得到倚佛克我心裏很覺喜歡——但我直到現在，對於已死去的小孩，想起了還有點心痛呢，我的小小寶貝呀……唔。我們收容他做我們死去孩子的替身，給他受洗禮，幸福地到現在還和我們活在一起。在初我叫他「甲蟲」，因為他叫起來是嗡嗡地，有時在爬着還不着重的嗡嗡地叫着，爬的姿勢，也和一隻甲蟲無異。你和他要好點，他是一個好人兒。」

我確愛倚佛的，而且愛得他非常忠實。每在星期六，當外祖父數着我們一星期中的過失，給我責罰之後，他就去晚禱去了，於是我們在食堂裏，很覺幸運地來消受這不可多得的良機了。

德希格納克從火爐中捉出幾頭壁蟲來，把絲線做它的韁繩，用紙剪成一個車身，把它們駕上就在光潔的黃桌子上拖着。倚佛把塊薄木片當作馬鞭，趕着它們在桌子上緩緩地跑，催促它們前進，口中還叫着：

「它們現在進發到主教那裏去了。」

又把一片小紙頭貼在一隻壁蟲的背上，使它掉在車身的背後。

「我們不要把袋兒忘記。」他解釋着說。「和尚出門總帶着袋兒的。噲，向右走！」

再把棉花纏住了另一隻壁蟲的腳，使它不能安全地爬，他見蟲兒伸着頭，跳躍了，就拍手高叫：

「這是吃醉的教會庶務員去做晚禱去了。」

這個玩意玩了一刻，他給我們看一隻老鼠，他命令它站起來，它就把身體豎起用後腿走路，一條長尾拖在後面，一雙銳光亮的眼，還滑稽地閃爍着。

老鼠是他的好朋友，他的胸懷時常把老鼠藏着，給糖果它吃，還和它親吻。

『老鼠是最聰明的動物了，』他說話的音調，總是很肯定的。『老鼠最得門神的歡喜。有誰肯把它喂養，能得鬼神的暗助，以使欲望滿足的。』

對於賭錢，他最鬼計多端，而且吆喝的聲音比任何一個孩子都高；但實際上，他也不見得來得特別壞。一天，當他們和他玩紙牌的時候，他們串通了作弄他，於是他就生氣了。氣嘟嘟的鼓着嘴，不高興再玩下去，到事後咻了一下鼻子告訴我：

『他們暗中串通了的呀！互相眉來眼去，還在桌下面掉換紙牌兒。這種玩法你可以說是遊戲嗎？要是用鬼計，我也不會輸與他們的。』

他的年齡只有十九歲，但是身體比我們四個人併起來還要大些。

對於他，使我特別不會忘遺的，是在一個放假日的將夜，外祖父和密格爾舅父，那時都往外訪友去了，鬍鬚污濁的約蓋夫舅父在玩他的六絃提琴，外祖母在預備美味的晚茶，把福德卡裝入一個方瓶裏，這瓶的底下刻有一朵紅花朵的。在這一個難逢的機會中，德希格納克穿一套假日衣服，看來風頭十足。死樣活現的格勒高來狼狽地來了，他那有色眼鏡閃閃有光；面呈紅色又多雀斑的，胖得像個Toby Jug的妮亞妮亞·悠及妮亞也來了，她有一對奸刁的眼和一種喇叭音調的，身上多毛的教會庶務員從惡司泊斯基也來了，還有其他如非洲土人的泥工，他們的樣子都和鱖子魚和鰻魚一樣。肚皮是管足許多東西，口中和鼻中還喘着氣，孩子們把甜湯裝滿了酒盅款待他們，頓時滿室很覺樂陶融融了。

約蓋夫舅父幽情纏綿地奏着六絃琴，在他開始奏琴的時候，總要說這樣的一句話：

『唔，現在讓我們來奏一曲吧！』

鬍鬚的頭兒搖擺着，把琴兒靠近在身邊，頸項俯伸着和鵝頸一樣；在圓圓幽雅的面龐上顯露着做夢一般的表情，定神的眼睛沉沉地似要入睡了；把手指輕撥着琴絃，奏着疎碎的歌曲，他的身體不自主的擺動或會起立。他奏樂曲是求緊張的傷感的。聲浪急衝着好像一種臨高而下的波濤，帶有一種透澈人心的無窮的傷感和抑鬱的情緒。在他琴絃影響之下，我們都

成了愁眉不展的，就是年老人聽來也覺飄然欲仙自得其樂呢。我們都像各有所思地坐着——如沉消在夢中似的靜默。塞司巧·密格勒夫停模停樣的坐在舅父的身旁，把嘴張開着釘視着六絃琴，如聽了十分入神的流淌着口沫，要算他最專心的聽他的彈奏。我們一般人也都忘了動的本能似的坐着，彷彿和木偶一樣，也像中了魔一樣。室中稍能聽到的一點聲音，是茶壺中低微的吱吱聲，可它並無影響於六絃琴的如泣如鳴。

從兩扇小的方窗上，投進了秋夜的微光，兩扇窗門上格格地似有人敲着似的。點着的蠟燭帶着淺紅的火花和一支蛇矛一樣，在桌子上耀武着。

約蓋夫舅父愈奏愈覺有勁了，如像要入夢的情形一樣；可是手卻迅速地活動着。彎曲的右手指，在漆黑的鍵盤上輕舒地顫動着，彷彿小鳥震作翅膀子飛的情狀，同時左手指如帶一種來不及的速度，在琴頸上面上上下下迅速地移動着。當他把酒喝多了的時候，總在齒縫中拼出一種令人傷感的戰顫的聲音來，這是一種無窮抑鬱的歌唱：

「如其約蓋夫是一頭狗，
就要自早到晚的哀鳴着。

啊！我真疲困呀！

啊！潦倒的生活呀！

尼姑們在街頭躑躅，

烏鴉停在圍牆上對鳴。

啊！我真是疲困呀！

爐後的蟋蟀嚙嚙地叫，

甲蟲兒也在蠕蠕地活動了。

啊！我真疲困呀！

一個乞丐高掛了他的襪，

在太陽底下曬乾着，

另一個乞丐也不知去向了。

啊！我真疲困呀！

哪！乏味萬分的生活呀！

他的歌曲真使我不忍卒聽，在他唱到乞丐的一節時，我是痛苦得像在海底裏的哭泣了。

音樂的影響對於德希格納克，也和對於他人一樣有力的；他一面讓樂聲透入他的耳朵，一面把手指亂抓他黑蓬的鬚髮，如醉如癡地凝視着一個壁角裏。

有時，他會突然提起傷感的嗓子叫着：『啊！要是我有一個（清脆的）好嗓子呵！天呀！我唱得不知怎樣的呢。』

外祖母嘆着氣說：『約希，你要搗碎我們的心嗎？……凡妮亞克，諒你定能給我們跳個舞吧？』

她的請求不會十分有效，即刻得到允許，則在有時，音樂師的兩手突然停止了他在琴絃上的活動，接到緊握着拳頭，他的態度似乎若有所失的顯着嚴重與緊張，尖利地叫了起來：

『滾去吧，抑鬱呀！現在，凡克，你來一個吧！』

德希格納克，表示着極其機警的樣子，立起來把衣服整理一下之後，然後非常輕漂地，彷彿在鐵樁上走路一樣，走到食堂的當中，紅漲的機黑臉上，表露着羞怯的癡笑，口中似請求般的說：

『快，請快，約蓋夫·凡希力基！』

於是六絃琴有力地鏗鏘着，腳的前截如鐵板似的在地板上擊拍着，桌上和廚中的碟盆子叮噹着，同時德希格納克在

食堂中的燈光下蹣跚着，同隻紙鳶一樣地飛舞了；上下揮舞着的手臂，像煞風車上的風翼，足兒的移動非常迅速，迅速得好像停着了；有時把身體倒在地板上打轉，和一隻燕子似的轉輾不休，他那華美的綢袖口捲着還在縹搖，發出一種閃閃的光芒，他像飄飄然地在空中了。他不顧一切，忘命的跳舞着，他像要跳到戶外街上城市，遠處……直到我們莫名的地方。

『Cross over!』約蓋夫舅父叫着，跳着足，口中發着吱吱之聲；接着聲音興奮的，直說出陳舊的妙語來：

『啊！我呀！如其我忍心離去我的鏟，

我早已和妻兒永別了。』

桌旁坐着的人們，都把足尖敲擊着，時時還要呼哨着，彷彿是一般等待主宰的動物。有的老工頭輕輕拍他的禿光頭，也加入了在嘶混。有一回，這老工頭在我耳畔俯着身，他那軟鬚掃在我的肩頭上，他就嚶嚶地如向一個有年紀的人般說：

『假使此地也有你的父親，馬克司姆·塞威帝味基，他也必更高興了。他真是一個有趣味的人物——無憂無慮的。你還記得他嗎，恐怕忘記了吧？』

『不。』

『你忘記了，是嗎？有一次他同你的外祖母——停刻說給你聽吧。』

單條瘦削的，同個土偶沒有異樣的，他立起來，向外祖母鞠個躬之後，高聲請求着：

『亞孔勒奶·倚佛納夫奶，你還有興趣同我們跳舞嗎，如其你曾和馬克司姆·塞威帝味基跳過的，想不會使我們失望吧。』

『你講點什麼呀，我親愛的人？你的話是何意思，格勒高來·倚佛納夫基？』外祖母雖這樣的說，但她滿面表露着得意的微笑。『以爲我上了年紀的人還會跳舞嗎！只會獻醜而已。』

著：

可是她接着復燃了青年之火似的跳起來了。她把裙子拉拉，挺立着身子，頭兒搖擺搖擺的，箭似的穿出了食堂，口中叫着：

『唔，我要來獻醜了！這會惹你們的發噱的。現在，約希，奏琴吧！』

我的舅父更興奮起來了，迷縫着眼，輕緩地撥着琴絃。德希格納克靜站了一刻，接着向外祖母的地方跳去，環着她舞跳，那時，她在地板上寧息忍氣的掠過去，有如飄在空中似的，她展開着手臂，揚起了眉毛，烏溜溜的眼仰視着半空。我很覺她的神氣滑稽，於是我就把她打趣；可是格勒高來卻正經地舉起手指指着我，一般大人們都把莫要這樣的眼光集中於我。

『倚佛，莫要吵吧，』格勒高來說，於是德希格納克順勢跳到一邊，停止了動作坐在門旁，同時妮亞妮亞·悠及妮亞抑住了喉嚨發出低妙的聲音歌唱着：

『凡是一到禮拜六，

她深深賺着整個一星期，

花邊自早做到晚，

直至眼前昏暗了的時候。』

外祖母似乎在跳舞之外，還在追述一個故事。她輕盈如在夢中一般地移動着；她惟妙地轉輾，有時從她捋起的臂下望過去，她那粗笨的身體像要站不隱的倒下了，一雙足還是沒捉摸的動移。後來她站下了，突如其來的好像受到什麼驚嚇的站下了；面皮抽搐着，看來十分陰暗的……但接着她又愉快地會意的微笑了。側着身彷彿同誰讓路，飄到一邊，如動彈不得的坐下來，彎着頸垂倒了頭兒，像要死去的樣子；不一刻他掀着頭像在聽什麼似的，恬靜地笑了起來。突然她又風似的離去她的坐位，像個陀螺般的轉動，體態彷彿離去了老境般的很秀麗，體質也像更見高強，衆人的視線都爲她吸引，而其中於她

——在這一剎刻駭人的返老還童時間內，她真非常瀟灑又十分迷人呀，於是妮亞妮亞·悠及妮亞唱着：

「在星期日的彌撒以後，

這姑娘直到夜半的跳舞着；

離開她還留連不舍，

因為她難得放假的一日。」

當外祖母跳舞完後，她即回坐到靠茶壺的舊位置上，誰都稱讚她，於是她就一面梳着頭髮，一面說：

「不要打趣我吧！你們真是少見多怪呢。我的家鄉波掠確，有個年青的姑娘——可她的名字和別號我現在都不記得了——如果你們看到她的跳舞，真要愉快地叫絕。看着她，就像得到了滋潤生命的甘露。其他的東西再也不必要的了。我是十分妒忌她——我真是個蠢蟲啊！」

「歌舞的人是世界上最超拔的人物，」妮亞妮亞·悠及妮亞嚴厲地說着，接着就唱 King David 的故事來，同時約

蓋夫舅父拉住了德希格納克，對他說：

「你可以到酒店裏去跳舞了。一定會引得人們入神的。」

「我倒希望我能歌唱！」德希格納克訴苦着。「要是上帝賜我一種歌喉，迄今或已有唱十年的歌史了，並且還會繼續到將來，保持我的職業像是一個和尚。」

大家舉杯飲着伏特加，格勒高來特別喝得厲害。外祖母一杯一杯地酌給他，同時警告他。

「當心點，格勒雪，否則你的眼睛會成全盲的。」

「我不管，反正我的目光已將失去効用了，」他固執地回答。

他儘量喝着，倒也不見有醉意，祇是話頭越來越多了；滔滔不休地和我談着關於我父親的事。

「我友馬克司姆·塞威蒂味基是一個富有卓越心腸的人物……」
外祖母嘆着氣，一面補充他的話：

「不錯，他真是個——一個上帝的嫡派後裔。」

這許多話使我很覺有興味，當時我如被幻術剋制了似的，在心中充滿了一種輕微不展的憂悶。因爲在這時憂愁和快活同樣有力量的抓住了我的心，似乎毫無軒輕的分別；像正負電一樣喜歡併在一塊。

有一遭，酒已過量的約蓋夫舅父自毀了他的內衣，瘋狂般地自扯他鬚髮，自揣他銀灰色的鬚髭，以及鼻子和那倒掛的嘴唇。

「我是什麼東西呀？」他號吼着，浸透在淚水中了。「我做什麼在這兒的？」於是又自搥他的面頰，前額和胸膛，一面還咽鳴着：「沒出息的不可藥救的東西啊！幻滅的精靈啊！」

「唔——唔！你的話不錯！」格勒高來自言自語的說。

外祖母此時也被糊塗籠罩了，她密切地握着他的手，說：

「是的，約希。上帝自知怎樣來領導我們的。」

在外祖母喝酒以後，她顯得更年青了；一雙眼睛愈變得黑而又春風可掬的，向每一個人都流露着她心中的熱烈。揭去了那令人煩躁的面帕，用一種迷人的口吻說：

「主呀！主呀！一切的事都這麼完備啊！你可曉得一切的事都這麼完備嗎？」

這一聲號叫是她的心音——她一生的箴言。

我那安定已久的心靈，被舅父自怨自艾如泣如訴的號叫打動了，於是我就問外祖母他爲什麼這樣的似醉似癡，自責自受的。

『任何事你總要知道的！』她不耐煩的說，態度和平日完全改變了。『你暫不要心急吧。此後這個事的蘊底自會明白的。』

我對此事的好奇心越發來得難以遏制了，要到廠中去請倚佛告訴我，但也未有結果。他祇奸笑了一下，投了格勒高來一眼，就把我推出門外，叫道：

『莫多胡鬧，快走吧。否則當心你不要給我浸入染缸染個有色人啊。』

格勒高來在一個低矮的大火爐前立着，火爐上面擱着好幾隻染缸，他拿一根長黑的搗火棒在染缸裏混淘，有時把棒兒舉起，看那自上下滴的染汁。火花像很勢利的向他的上褂侵犯；這件顏色斑斕的前褂有如牧師的十字袒了。染料在缸裏沸騰着；一陣令人惡心的水汽和濃雲似地向門口騰達。格勒高來的血絲眼睛在鏡底下看着我，忽又對倚佛道：

『你好到天井裏去了。諒來看不清楚了吧？』

自德希格納克到了天井裏以後，格勒高來在一包紫檀素上坐着，向我把手勢招招。

『來！』

我被他拖近了他的膝蓋，他的柔軟的鬚鬚在我底面頰上擦着，用一種追念的聲腔同我說：

『你的舅母活着的時候，受盡你舅父的虐待，而她現在也死去了，他的天良也在對他宣告罪狀了。你清楚嗎？我知道，因為你任何事都想知道，所以你反莫名其妙了。』

格勒高來和外祖父一樣的正直，可是他的話調很無規則，對於任何人他都明瞭似的。

『她怎樣被他致死了？』他的語調像十分消閒的說下去。『啊，是這樣的。他們是同牀而臥的，他把她的頭裹在被單中，按住了她就拳足齊下。這是何故呢？可是他自己也說不出自己行爲的根據來。』

倚佛拿了一包東西從天井回到室中來，他在火爐前面蹲伏着，溫暖着他的手；而這工頭並不顧慮到倚佛，他判斷的說：『或者他不及他的妻來得好，所以他嫉恨她。克汁密爾人是拒善親惡的，我的孩子，他們最恨的是好人們。他們不能對

好人們表示忍受的，所以遇到了就要排除他。你好去問你的外祖母，他們是怎樣地對待了你的父親。她苟會道地的告訴你；她很喜歡欺騙，因為她也不知什麼叫欺騙。雖然她愛酒鼻煙的毒質品，但她總不失是個忠良人物。她是個光明磊落的婦人。你不可遠離她，你必須跟着她。」

他又把我推出門口，我很覺懊喪又很驚慌的回到天井裏。凡偶希克接着把我追住，柔和悄聲的說：

「莫怕他。他是個好人。把眼正視着他吧。他會因此喜歡你的。」

這一切對我都覺得很新奇而苦痛的。對於人家的生活，我確很隔膜，但我還記得我的父母親的生活決不是這樣的；他們談話的方式很多，對於幸福的觀念，也各不相同。往往並肩同行，坐着也要緊貼着的。在黃昏中，他們在窗口坐着，縱聲高歌得高興了，就應聲的歡笑起來，而且諧和地笑個不休；這時在街道上麪集着的人們，都對他們凝視。我看着這些仰望者的面孔，使我談諧地想起了與餐後的狼藉的杯碗無異。但此地的人們不肯輕易歡笑的；可有時在他們歡笑的時候，而你也很容易猜到他們究竟笑的是什麼。他們有時也相互生氣，於生氣的時候皆在壁角裏神祕地各施威嚇。孩子們他們很忽視的，所以天倫間的關係也很疎遠的。我在這個家庭裏，往往不以為自己是個一分子，直到現在把過去的生活連起來，都好像是一串棘手的刺，刺得我心生疑慮，強迫我把最周密的注意去研究那接着發生的事實。

我和德希格納克的友誼越變得深刻了。外祖母終日為家務忙着，所以我幾乎每天都和德希格納克混看。每當外祖父鞭打我的時候，他總是把手攔阻揮下的鞭挺，及事後的第二天，把紅腫創傷的手向我伸着，苦訴的道：

「無意思之至！這並不使你的痛苦減少，而我到有，看喲，傷得這樣利害。以後，我再不這樣幹了！」

然而在以後，他還照樣幹的，結果也和以前一樣。

「你不是說，你不願意再這樣幹嗎？」我說。

「我的意思是如此的，但事實沒有容許我。我是意外自然地幹了的。」

以後不久我對於德希格納克有了相當的了解，這確是增加我對他更愛友的原動力。

每在星期五，駕着一隻伶俐的，馴服的，外祖母最痛愛的栗色的馬雪拉巴，拖着雪車，自己披上他的長及齊膝的皮外套，戴着沈重的帽子，緊扣着青色皮帶，出發到市場購買食料去。有時，他在很偃的深晚還不回來，全家的人們都替他擔心不寧。有人時常到窗口去，用口氣溶解窗玻璃上的寒冰，取隙向馬路的各處望去。

『還不見來嗎？』

『看不見。』

外祖母往往比任何人都替他關心。

『阿啊！』她向她的兒子和丈夫叫道，『你們毀壞了人和馬兒了。我真想不到，你們竟這樣恬不知恥的，一般沒良心的東西！』你們這班該死的子孫，這班酒鬼！等好上帝給你們的懲罰吧。』

『得了！』外祖父怒吼着。『這是最後一次的遭逢了。』

有時，德希格納克直到明日的中午才回來。外祖父和舅父們都急急地到天井裏去迎迓他，外祖母像隻人熊的驅跟在他們後面，她帶着一副應時所需的神氣嗅着鼻煙，孩子們也好奇的跟着跑出去，高興活躍地提取那雪車中的品物。那裏所有的是豬肉，死鳥和各種供以烤烘的肉塊。

『你都把我所告訴你的買來了嗎？』外祖父問他，一雙敏銳的眼紋視了一下雪車，察視其中所裝的品物。

『是的，全都買來了。』倚佛得意地回答，一面在天井裏猛躍着，拍擦那套着無指手套的雙手，藉以活動取暖。

『當心手套要弄壞了。買它也用錢的。』外祖父訓誡地說。『還有餘錢嗎？』

『沒有了。』

外祖父看着品物，圍繞那雪車優閒地走着，口中一面細聲的說：

『又是買這許多東西。有了錢，你總把它儘用掉的，你沒有錢買到東西嗎？我是窮了。』外祖父吝嗇的怒咒着走開了。舅父們興奮地做卸貨的工作，他們一面口啃着，一面還估計着鳥，魚，鵝的肺臟，小牛的足和肉塊的重量和價錢。

「啊，馬上就拿完了。」他們樂意地高聲叫喊着。

密格爾舅父尤其高興了，他繞着品物跳躍，拿起來聞聞，在口中還啜啜地發出垂涎的聲音，他的眼睛不勝其狂喜地迷縫着。他有和他父親相似的面容，乾枯的儀表，不過身體比較高一點，頭髮較黑罷了。

他覺冷地把手鑲在袖口裏，詢問德希格納克說：

「我的父親給你多少錢？」

「五個盧布。」

「這品物倒值十五個盧布呢！你自己墊去多少錢？」

「四個盧布，十個哥貝克。」

「或許還有九十個哥貝克在你的口袋裏吧。約蓋夫，你留心到錢是怎樣完全超過了那個地方沒有？」

約蓋夫舅父穿着單襯衫在霜雪裏垂立着，安靜地冷笑，眼睛在晶潔光線裏不斷地轉瞬。

「你會替我買瓶白蘭地嗎，凡克，買了沒有？」他疎懶地問。

外祖母這時正在卸解馬具，厭罵的說：

「唉，我的賊種！唉，敗子！唉，上帝的罪人！」

魁梧的雪拉巴，把嘴巴靠在外祖母的肩上，甩搖着頂上的鬃毛，生着軟毛的鼻子，貼着她的頭髮，兩隻含有誇耀的眼，也直視着她的臉，擺去了眼睫毛上的霜雪，不斷的輕輕地嘶鳴。

「唔！你該要點麵包了吧。」

她把一塊大的鹹麪包皮塞在它的嘴裏，把前褂當作袋兒的在它嘴下張着，默默地看着它吃麵包。

活潑如馬兒的德希格納克，跳到她的身旁。

「它真是一正好馬，祖媽！這樣伶俐乖巧的！」

『去！不要在我身旁討什麼好！』外祖母頓頓足叫着。『告訴你，我今天很不喜歡你的。』

後來從她對我所說的，原爲德希格納克從市場上賣得的東西，反不比偷來的多。她說：『假使外祖父叫他買五盧布的東西，那末他祇要化三個盧布，可得超過五個盧布的東西。他對於偷竊很有興趣而又很有能耐的。要是他想到要偷，總沒有一次失敗的；他很得意誇張他每次的成功，就此養成了他偷竊的習慣。外祖父在年青時候的生活很苦，僅賴幾片辛苦麵包以充飢，到後來的境遇方見轉好，所以老了他變得很貧婪而又吝嗇，他把金錢看得比自己的肉和兒女的血還寶貴！現在甚至見到一件小的禮物也十分珍視和快樂的！至於密格爾和約蓋夫……』

她顯着一副不屑說的態度，靜待了一刻，然後凝視着那閉着的鼻煙壺蓋，怨艾地說下去：

『但是，留妮亞，她是一個盲目婦人，還能做一些工作……命運太太……她尙還坐着替我們紡績，而我們甚至選揀模型的工作都不能做……要知道，假使倚佛爲偷竊被人家捉到了，他一定會被打死呵。』

又靜息一回之後，她仍繼續說：

『唉！我們雖然信了許多教義，可是一個都不能照着實踐。』

第二天，我懇切勸導凡克改去偷竊的行爲。『假使你再去偷，必遭被人打死了的。』

『他們未見會來撞撞我……就使被捉住了，我會從他們的掌中溜出的。我同一隻駿馬一樣敏捷呢。』他說着，笑着；接着他的面孔又沉了下來。『自然我也知道偷竊是法外且又危險的事。我所以要偷……爲的是我自己取樂，因爲我不會閒坐着的。我既在沒有一個錢的貯存。你的舅父們不到一星期就要去訪察我的貯錢處了。這我並不介意他！由他們去。反正我有錢也沒處用。』

他劇然把我抱起來，輕微地搖着我。

『你雖很輕很瘦弱，可你倒有一身硬的骨頭，所以你將來不難變成一個體格強壯的人。我問你何不學奏六絃琴？去請約蓋夫舅父指教好了！可是現在可惜你的年紀還太小，但你小雖小，自己的脾氣到養成了！你不很喜歡你的外祖父，是嗎？』

『我不知道。』

『除你的外祖母以外，我很恨所有的克汁密爾人。盼望魔鬼把他們捉去才好！』

『那末我呢？』

『你？你不是克汁密爾人。你是個畢希哥夫人……又是屬於另一血統的別一種家系了。』

他突然猛力地緊挾着我。

『唉！』他像喃喃呻吟。『要是我有一管美好的歌喉！慈善的主呀！我必要擾動這世界……着手去吧，孩子。我務要從事我的事業去了。』

他又把我放下，拿了一把有用的釘腳在口裏，就在一塊方的大板上，鋪釘好了一塊濕黑的寬闊的質料。

此後他的結果即刻降臨了。

事實是這樣的。天井門旁的靠壁，是放着一個用多節疤的橡樹做成的，兩根很粗柱腳的十字架。在很久以前就已有了的。在我初到這兒來過生活的那幾天，注意到這個十字架還是新而黃色的，但現在已被秋天的雨露風化得黑了。它發出一種光剝的橡木的苦味來，在這狹小不潔的天井裏攔阻路途。

這個十字架是約蓋夫舅父買了要去放在他妻的墳上的，他曾宣過誓，必在她的死後週年期，親自擲到墓上去栽下，周年是在初冬的一個星期六。

天氣很寒冷而又大風，並且飄着雪花。外祖父外祖母和三個孩子，一早就上墓去聽招魂曲了；他們沒有把我帶去，留在家裏如受罰般的納悶。

我的舅父們，同樣地穿着短黑的皮外套，把十字架從地上扶起，在它的橫木之下站着。格勒高來和另幾個人艱難地把木材舉起，拿十字架放在德希格納克的闊肩膀上。他踉蹌着，腿兒似乎載不住上面的重了。

『你的蠻力足夠帶它走嗎？』格勒高來問。

「我也沒把握。看來像很重呢。」

「開門，你這瞎鬼！」密格爾舅父愠意地叫着。

接着約蓋夫舅父說：

「你當自感羞恥呀，凡克。你比我倆合起來還強得多呢。」

格勒高來把門推開，但他卻誠心地囑咐倚佛：

「當心，莫壓壞了！你去，上帝會保佑你的！」

「光禿的獸子！」密格爾舅父在街路上叫着。

那時天井裏所有的人都在縱聲談笑着，似對拿去了的十字架表示興奮。

格勒高來·倚佛納夫基攙着我的手，帶我到工廠裏和順地對我說：

「或因事故，外祖父今天不打你了。」

他叫我在將付染色的一堆毛織物上坐下，又多慮地用毛織物將我肩下的一截圍住；他嗅着從染缸中發出的蒸汽，又沉思地說：

「親愛的，我認識你的外祖父已有三十七年了。他的事業在我眼中發軔，但也將在我的眼中結束了。我同他是朋友——事實上，我們是一同想出一同發起這生意來的。他很有爲，你的外祖父是個有爲的人，因此他得做一個主人，而我是很糊塗的，然而上帝的能幹無論如何在我們之上的。祇要他一露微笑，就是十分聰明的人也不知所措了。現在你或還未了解那所說和所做的一切，那末你速去學習了解事情的能力。沒有一個孤兒的生活是不痛苦的，你的父親馬克司姆·塞威帝味基不失是個好漢。也是博學多才的。這就是他不同你外祖父接近和不同他發生關係的緣由了。」

再聽那這些仁愛的話，眼看那在火爐舞射的金色火燄，和乳白色的雲霧般的水蒸汽，（從染缸中上昇，和暗淡色的霜似的凝附在屋頂的傾斜的木板上；穿過了屋頂上密布的隙縫，看起來像絞組在天空裏藍布帶似的，）一時心中很覺快慰，

一陣風吹來，天井裏瀰漫着蒸汽如透明的灰一樣；在街道上來往的雪車，發出咿啞尖銳的聲音；在屋頂的煙突裏冒出一縷藍色的煙霧；平靜的影子在雪上溜滑……如在表演一個故事的事實。

瘦削的，長手長足的格勒高來，蹣跚着鬍鬚，禿着頭，耳朵很大，和一個良善的巫覡一樣，他一面在淘拂沸滾的染料，同時訓誡我。

『對每個人正視吧。如其一隻狗向你撲過來，你也向牠撲過去吧，這樣你才會得到自由。』

他那拖沿的眼鏡垂壓在他的鼻梁上。鼻尖和外祖母一樣是藍色的——而且也爲了相同的原故。

『什麼？』他傾聽着，突然叫起來；於是把足踢關上火爐的門，帶跑帶跳的穿過天井，而我也跟着他奔過去。在食堂的地板正中，躺着德希格納克，他的面孔上向，強的光線自窗口射進來，照在他的身上，他的前額奇異地閃耀着；眉毛已是緊鎖；他也目不轉瞬的頂視着墨黑的天花板；一陣帶血的白沫從慘淡的唇間流出來，而且唇角中還流着血水，他的臉頰上，項頸上和地板上都是鮮血斑斑；在他背旁蜿蜒着一條濃的血流。他的腿兒堅強地伸着，褲子顯然是吸透了血液；殷血在地板上濕潤潤地，映着擦光木板的反射，閃耀得好似陽光。血流橫斷在光線之中，好像有生命，向門檻流去。

德希格納克沒有動彈，祇是在那裏躺着，兩手直垂在身邊，指尖抓着地板，而他的染色沒有褪去的指甲在陽光裏閃耀。妮亞妮亞·悠及妮亞蹲在他的身旁，把一枝細長的蠟燭放入他的手中，然而這蠟燭沒有給他握住，即落在地板上，燈蕊也浸着了血液。妮亞妮亞·悠及妮亞抬起蠟燭，拂乾了，再第二次去插入這已少感覺的手掌中。在食堂中，忽然揚起一陣低微的竊語；我聽了有如一陣寒風把我吹出門外去，我雙手緊緊地把門柱揪住。

『他倒下了！』約蓋夫舅父的聲音黯淡的解釋着，他在戰慄而也點搖着頭兒。一副面孔很是慘白又是憂傷的；雙眼全無威神，不斷地瞬霎着。『他跌倒了，十字架倒壓在他的身上……恰正打中他的項背，如其那時我們不把十字架丟下，我們也真會有同樣遭遇的呢。』

『那是你幹的，』格勒高來懶懶地說。

『可那……』

『爾幹的啣！』

血流始終沒有斷，在門邊已經流成了一個潭，較前愈加黑而濃。又一陣斑斑赤血的白沫流出。德希格納克呼號一聲，如在噩夢中似的，接着他就解脫了，躺着的身體愈見平坦，彷彿已黏在地板上或陷在地板裏。

『密格爾騎上馬往教堂去找父親了。』約蓋夫舅父悄聲道，『虧我即速雇了一部馬車送他回來。我幸未在十字架的橫架下立着，否則也和他一樣壓壞了。』

妮亞妮亞·悠及妮亞又把蠟燭放在他的掌中，同時眼淚與燭淚齊下。

『幹得好！你這壞心的賊種，他的頭就被你貼在地板上。』格勒高來刻毒地又野陋地說。

『你這話是何用意呀？』

『你爲什麼不把他的帽兒拿去？』

妮亞妮亞從倚佛的呆撞在地板上的頭上扯去了帽兒，弄得頭兒側在一邊，於是無限的血從他側着的嘴邊流溢出來。那樣怕人地繼續了好久。在初，我盼望德希格納克會呵了一口氣，從地板上坐出來，模糊地說：『唷！熱得像烤呀！』同他在星期日中餐後所常說的一樣。

然而他沒有如我所望；反似更向危境去。太陽收回了在他身上的光臨；燦爛的陽光縮短了浩光，僅在窗檻上面留着一點色彩。他那整個的樣子顯得更無人色了；手指已再不會有點動彈；嘴唇間也不見了泡沫繞着他的頭兒。暗中星閃着三枝蠟燭，火燄搖晃，映照着他暗藍色的蓬髮，在那污穢的面頰上，反映着顫動的黃色的波痕，光射着他的鼻尖和有血漬的牙齒。

妮亞妮亞在他的旁邊跪着，流着淚，啞嚥地說：『我的小鴿子呀！我的解憂鳥呀！』

那時寒冷難受。我爬在桌下自己藏着。看見外祖父穿着狐狸皮的外套，踉蹌着走進食堂裏來；披着一件皮領外套的外祖母，也和他同來了，此外有密格爾舅父，以及孫子們和許多其他的人。

外祖父把外套拋在地板上，號吼着：

「匪徒呀！你們一聲不响粗暴盲從地幹得好！在此後最近的五年內，他那身體的重量能合到相等金子重量的——那是一定的！」

堆在地板上的外套，障住我看_{不見}倚佛，所以我又從桌下爬出來，觸着外祖父的腿兒。他把我向旁邊一推，一面向舅父們揮着_{小紅拳}。

「你們這輩豺狼呀！」

他在一張板櫈上坐下，把兩臂停息在櫈面上，突然乾號起來，聲音很顫慄地說着：

「我都知道的……他討厭你們就爲了這原因呵，凡偶希克，堪憐的獸子！他們如何對待你的，哇？「腐了的韁索對於一個陌路人的馬是有用的」母親呀。上帝不憐我們年暮嗎，他憐嗎？母親呀！」

外祖母在地板上蹲伏着，在倚佛的手上和胸上撫摸，吹噓着他的眼睛，握住他的雙手，於是，攆掉插着的蠟燭，艱難地起立，萬端悲愁地注視着她光亮的黑外套，同時眼睛也睜大得可怕，聲音很沈鬱地說：「去吧，堪咒罵的人！」

祇有外祖父剩下，其餘的人都絡續地離去食堂。

冷寂省事地埋了德希格納克，不久以後被遺忘了。

第四章

我在一張寬大的牀上躺着，摺成四疊的厚毛毯圍住我，提心的傾聽那正在禱告的外祖母。她跪跪着；一隻手按在胸上，不時地和其他一隻手交叉成個十字形。外面天井裏有的是濃霜，一鈎寒月的青光橫貫在冰色的天空，向窗格上探窺，有意地在她和愛的臉上和高鼻子上獻媚，也射照得她的黑眼睛裏燐光閃閃。她的柔繁的頭髮也似溶在熔爐的光照中；黑的教衣肅肅有聲，自她的肩上向下傾瀉，展佈在地板上。

外祖母並未把祈禱做完，就默默地把衣服脫下，留意地摺好，安置在壁角中的一隻衣箱上。她乃上牀就睡了。我假裝睡得很熟。

「你又沒有入睡，你這下流坯，作假睡吧了，」她和順地說。「噲，我的娃娃，我們被袂蓋着吧。」

因為暗幹的玩意兒被人看穿了總覺好笑的，所以我忍不住竊笑了；她看我這樣，就喊道：「你還如此同你老年的外祖母鬧玩笑嗎？」她拿起毛毯，十分用力地，拖到自己身上去，於是我向空中一躍，又滾下，墜在柔軟的羽牀上，而此時她就嘿嘿地笑道：「做什麼，小鬼被一個蚊蟲咬了一口嗎？」

但有時，她祈禱很是長久，我就真的入睡了，他回到牀上來也全不知道。

要是在她着惱了的一天，或在淘氣之後，那末禱告的時間也就長了；如有心緒聽她這些的禱告，確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把她當天所發生的家事詳細地報告上帝。在地板上跪着把身體下俯，看起來和一個土丘似的，起初她的話語又快又糊塗的聽不清楚，後來始聞她破啞地喃喃說：

「啊，主呀，你知道我們是都樂善厭惡的，長子密格爾該遣他到鎮上去創事立業了——在河上對他是永無長進的；因他有個新鄰舍是這樣的荒嬉不端。這樣下去，我不知將來會變成怎樣！猶有父親呢，約蓋夫是他的寵子。偏愛一個兒子這是

應該的嗎？但他是一個頑古的老貨；啊，主呀，求你訓誡他！

她把光大烏溜的眼睛視着形容灰黯的像偶，又這樣慫恿上帝：

「啊，主呀，替我給個夢他吧，使他明白當該怎樣看待他的孩子！」

她身伏於地，闊大的前額在地板上搗了幾下，又挺身密言地說：

「給點幸福凡爾凡勒吧！她何嘗觸犯你過呢？她的罪孽更比其他的孩子深重嗎？爲何這麼一個康健年青的婦人要受這種的磨滅呀？再請替格勒高來想想看啊，主呀，他的眼睛是日非一日了。假使他一旦成了盲人，他會被逐做流丐的。那誠是很可駭人的事！他爲祖父盡其精力的所有，但你請想祖父可會討好他嗎？啊，主呀！主呀！」

她又虔默了許久，後來把頭誠意地俯垂着，兩手懸垂在身旁，靜聲息氣的如已入睡了，或如突然凍僵了。

「還有什麼沒有？」她高聲自問，眉際緊鎖的。

「啊，主呀，垂救所有的忠實人吧！恕宥我——我真可怨艾的愚拙——你恕宥我並非惡意的當真要犯罪，全是由於愚拙。」於是重呼吸一聲，又親慙而美意地說下去：「上帝的兒子，什麼你都明白的天父，什麼事你都了解的。」

外祖母的上帝最使我歡喜了，「他」好像極對她接近的，所以我屢說：

「告我關於上帝的一點事吧。」

她往往保持一副特殊的態度譚着上帝——很鎮靜地，反常地潑出話頭，眼睛緊閉着的；並且往往在始要開口之前，必要很虔敬地坐下，定心地整理一下包頭布。

「上帝是坐在山上的，在個碧草叢生的樂園中；這坐壇是個藍寶石的祭臺，在終年盛花滿開的銀菩提樹下面，那裏無所謂冬天，亦無所謂秋天的，花卉永不凋殘，因快樂是神之所好。諸多天仙環着上帝飛翔，宛如朶朶白雪；此外還有許多鳴聲嗡嗡的蜂兒和翱翔於天地間的白鴿，牠們在上帝殿前，或有時把人間一切的事報告着。這兒，在地上，外祖父和你我各人都有一個天使監視的。上帝對待一切的人都是平等。譬如說，監視你的天使去向上帝報告：「利客希同他的外祖父噤舌。」上

帝就會說：「很好，就叫老頭兒搥打他吧。」上帝就是這樣的支配我們的；他把適宜的處理付予人們——有的付以憂愁，有的付以悅樂。凡是他所做的都是公正妥當，天仙們樂陶優遊，翅膀展開，相繼歌頌：「啊上帝，光榮是屬於你的；光榮是屬於你的。」他祇含笑的對着他們，然而這已高恩了——而且賜恩有餘了。」於是她會自覺微笑起來，把頭不住地左右搖擺。

「你看到沒有？」

「沒有，我雖沒有看到過，但我知道的。」

在她一談到上帝天堂天使們的時候，她似體積抽搐；面色益現年青，水溜溜的眼中神祕的光芒四溢。我常把她沉重的油光起的髮辮，纏在我的頸上，默靜地坐着，恭聽她那講之不盡堪有興趣的故事。

「上帝不會讓普通的人們見到的——他們是凡胎肉體。唯有聖徒方能侍役在上帝的左右。可我到會看見過天仙們；他們形容慈悲的啓迪我們的靈魂。在一次我立在教堂中做早彌撒，看見兩個天仙，飄然如雲的降臨在祭壇上面，自有天仙們赴享後，各種東西在人們的目光中漸見爲光輝的，且可見到他們觸在地板上的似羅紗的翅膀，他們降臨在祭壇上面，襄助神父埃里亞；當神父舉起他的孱弱的手做禱告的時候，天仙替他支撐着手肘。他已非常老弱了，並且因爲視線的不靈敏，所以走路很爲狼狽，而有一天，他可很迅速地做完彌撒，早就完了禱告。當我看見天仙們的時候，真樂得要死。心兒似要爆裂了；興奮得眼淚交流。呵呵，這是多麼神聖呀！呵，利克，親愛的心肝，上帝所在的地方——無論天堂或地上——一切的事情都神聖的。」

「是不是你的意思指在這兒，我們家裏，一切的事都很神聖嗎？」

外祖母演了十字的樣子，答道：

「感戴聖母瑪利亞——一切的事情都神聖的。」

這話鼓動我。很覺不以爲然，切不同意在我們的家庭中，事情是神聖的。據我的目光推測，事情是愈下愈難忍受了。一天，我步過密格爾舅父的房門口，看見訥脫拉亞舅母，衣服還沒有穿好，雙手抱在胸上，往來地徘徊着，和隻迷途的羊

一樣，並且還低低的音調苦痛呻吟着：

『我的上帝，求你保佑我！使我脫離此地吧！』

她的禱告我很同情的，正如我同情格勒高來的話一樣，他咆哮着說：

『我的眼睛一旦完全瞎了，定會被逐去行乞的；可行乞的境遇總要比目前好一點。』

我願意他的眼睛即刻就瞎了，可以使他早一點得到離去此地的機會，我也可早點跟他去過行乞的生活。我已把這願望告訴過格勒高來，他的嘴就在髭裏微笑着，回答我：

『很好！我就帶你去吧。可我要到城市裏去。克計密爾人凡希力的外甥，他的女兒的孩子，在那裏；他或會給點事情我做。』

我屢對訥脫拉亞舅母青腫的凹眼下面注意；有時，又能看到她凸在面上青腫的嘴唇。

『方才密格爾舅父打她的嗎？』我向外祖母詢問。她就太息一聲，回答我：

『是的，他打了她，可並不厲害——這魔鬼！外祖父也不如在夜間十分的反對。他是沒天良的，她呢——她是像隻待斃的羊！』

『他真沒有以前那樣打得凶了，』她更形快活的繼續說。『他僅在她嘴巴上打了一下，或在耳旁打了幾拳，或把她的頭髮撕拖一兩分鐘，但亦有時他拖着她的頭髮磨難幾點鐘的。記得在一個復活日，外祖父把我毆打過，我自中餐直打到就寢。他繼續地向我手足齊下；僅在他透氣的當兒稍停手足，不一息再行繼續。他打是用一條皮鞭的。』

『他幹麼要如此呢？』

『我卻不記得了。還有一回，他打得我將要死去了，打後還禁止我五個鐘頭不許進飲食。當他停止毆打，我實已痛不欲生了。』

我很爲駭異。外祖母有外祖父兩倍大的身體，而她卻在他的拳足下降服，此誠令人不解的事。

「豈是，他來得比你還強壯嗎？」我問。

「並不比我強壯，反比我更衰老。要知，他是我的丈夫，他爲我奉奏上帝的；而且忍耐痛苦也是我的責任。」

看她揩拭像偶，擦滌像偶飾物的姿態。真富有興趣而又快活的；在像偶的冠帽上有許多珠子裝飾着，還飾有銀子和寶石，當她留意地拿下帽子來，滿臉春風地凝視着它，而且熱情露溢的說：

「你看這個面孔多麼可愛啦！」於是畫個十字，親個吻，又接着說：「你滿身是塵灰多難礙呀，聖母，基督徒的主宰者，萬民的靈魂！你看，留妮亞，我愛的，上面的字寫得這麼小，每個字母寫得這麼精巧；可看起來仍很清楚。叫做：「十二個聖日，」且在其中，你可意設到聖母的純潔權威和偉大；同時還寫着：「不必替我傷心吧，」聖母，因爲我是行將就木的人了。」

有時我覺得她極端的誠懇而又認真地和此像偶鬼混的，正似我的表妹依喀脫羅娜玩着她的玩偶一樣。她常和魔鬼相遇，有時一遇幾個，有時祇有一個。

「有一個皓白的月夜，正是大齋期的時候，我路過露德爾勿夫氏的房子；仰頭看見在屋脊上有一個魔鬼，貼住煙突坐着！全身漆黑，在煙突頂上昂起着他的有角頭兒，用力地呵着氣。他坐着在呵氣和呻吟，這個龐頑東西的尾巴掃在屋脊上，足兒又不斷地爬抓。我向他演了個十字，就說：「基督復活，仇敵潰散。」大概魔鬼聽到那句話，一聲長嘯，急迫地自屋脊溜下天井——於是「他」就逃跑了！這天，在露德爾勿夫氏的家內，我想一定在烹飪肉類，因爲這鬼物喜呵肉味的。」

聽到她敘述這魔鬼從屋脊逃走，不覺破聲大笑，而她也笑了起來，一面又說：

「它們是很頑皮的，和個孩子一樣。一天，我正在浴室中洗澡，爲時不早，那時，這小房子的門突然打開了，衝進了無數紅面獠牙的醜東西，大小俱全，散滿在室內。我急向門口奔去，欲離鬼窟，可我過去不得，在羣鬼窟中，我簡直嚇得手腳麻僵了！它們擠滿全室，弄得我轉身不得。在我腳邊匍匐，扯衣攀裙的，把我圍在核心，幾不容我有個立足之地了。它們是髮毛蓬鬆，溫柔馴和，和貓兒無異，而走路也用後腿的，它們把我圍得水泄不通，東瞧西盼的，口牙和鼠齒一樣的顯露着，細小青色的眼睛不斷的瞬眄，還用它們的角兒把我挑刺，拖掃着它們小小的尾巴——和豬兒的尾巴一樣。啊，我親愛的！我恐怕得將要瘋狂了。」

等到它們退卻的時候！蠟光已快要熄滅，銅鍋裏的水也已變成微熱，沐湯濺了滿地。啊啊！你的呼吸是這樣煩惱而悲傷的。」我閉上眼睛，這灰白的鵝卵石的小房間的門檻，和那羣雜色披髮的齷齪小物，逐漸溜滿這浴室。它們又吹滅燭光，凌人的紅舌從它們的口中吐出。這一幅可笑又可怕的圖畫，迅速地浮上我的眼簾。

外祖母靜默了一歇，頭兒搖搖；她又開始發言：

「在一個冬夜，雪花正在紛飛，我又看見了幾頭怪物。我途過定珂夫棧道——在那裏，你可以記得，你的密格爾舅父和約蓋夫舅父預謀在一個冰洞裏淹死你的父親的——當我剛進上一條小路，忽然，耳聞一陣尖嘯和吒咤的聲音，於是我就四面張望，遙見駕有三匹黑馬的車子向我迅速駛來。駛車者的地位上，站有一個胖大的魔鬼，頭戴夜帽，獠牙如鋸，手挾鐵索做成的韁繩，手臂挺直，因路已絕，馬兒躍過池塘，在潦亂的雪花中消失。那些坐在車上的，也都是些魔鬼；它們坐着，口中不斷地嘰嘰亂叫，手中還揮着它們的夜帽。總計，有七部脫洛克斯（Trolaks）接連地駛奔過去，等於一隊救火機，一律是黑馬，看來魔鬼們也有相當重量的。你知道，它們也有交情來往，在夜中，它們或是趕着車子趨赴約會去的。我希望，我看見的是一幕魔鬼的結婚儀式。」

因為她是說得這樣認真，又是有聲有色，所以無論誰都相信她的。

可是，她所述的故事中最美妙的要推麥羅亞怎樣困在苦境，和怎樣叮囑女強盜，或女英雄（Amazonchief）倚哥立倚夫，不可對俄國人民施行殺戮或搶掠了。次之，還有祝福的亞利喀司的故事；武士倚佛，哲人凡希力，克希利伊牧師，和上帝可愛的孩子，和茂德·波塞頭尼芝的，盜首波波·尤司拖的，埃及的罪人摩麗的，強盜之子的可憐的母親的，等等恐怖的故事了。總而言之，無論神話已往的故事和她所知道的詩歌，真是道無盡時的。

她並不怕誰——外祖父也不怕，魔鬼們也不怕，任何惡魔的權力更不怕；至於，她所最怕的卻是蟑螂，當它們距離她還是很遠，可她已经覺如在面前了。有時，在中夜，她會低語叫醒我：

「厄利塞，親愛的，有一隻蟑螂在爬。求你好心把它趕走吧。」

我睡醒參半的把蠟燭燃起，俯視於地板上面，找求這仇敵——這是對我不一定立見事實的請求。

「那裏有蟑螂，連影子都沒有呀！我會說；可是，十分靜臥把被裏住頭兒的她，會低聲忍氣的懇求我：

「呵，是的，一個都沒有呀！再尋一遍看，請你！我總覺得在什麼地方有個蟑螂藏着。」

她這樣的說自然沒有錯誤的。不管遲早，我總得會在近牀的地方尋到蟑螂；聽我已致死了一個，於是她把毛毯推開，長噓一口安慰的太息，微笑地說：

「你把它殺死了嗎？感謝上帝！感謝你。」

要是我一旦找不出，她就會不能入睡，由是我可在夜的沉默裏，感到她在索索作抖；且我可聽到她這樣喘氣的低語：

「它藏在門旁邊。現在向箱櫃下爬去了。」

「你怎麼那樣怕蟑螂呢？」

「我自己也無由知道。」她很理知地回答。「這是爲那些怕人的黑東西會匍匐的原因。其他的害蟲上帝都有一種意義付給的：木虱是房子陋濕的表明；臭蟲是牆壁污穢的特徵；虱是患病的預兆，這誰都曉得的；可這樣東西呢——誰說它有何種權力，或生着何來？」

一天，當她伏跪着，和上帝虔誠地談着的時候，外祖父破戶而入，啞聲地叫道：

「啊，母親，上帝又給我們懲罰了。我家着了火呀。」

「什麼？」外祖母叫着，急速立直了她的身子，都向大客廳裏衝去，足下發出劇烈的聲音。「悠及妮亞，快把像偶拿下。訥脫拉亞，快替嬰孩把衣服穿上。」

外祖母把一種權威者的莊嚴聲音命令着各人，而外祖父已不知所措，祇喃喃地：

「嘿——嘿！」

我急跑入食堂。看見向天井的窗門已照耀得一片通紅，地板上反映着如箭的火舌；身披衣服的約蓋夫舅父，赤着腳立在反映火舌的地板上，似乎足下有火般的跳躍着，他叫道：

『這是米希克幹的事。他縱了火，現在遠逸了。』

『莫高聲，惡狗！』外祖母說着，很粗鹵地將他推在門旁，他幾要撮倒了。

從帶霜的窗玻璃上瞭望，可以看到着火的工廠屋頂，勢如捲潮的火燄直從門中冒出來。這是一個靜夜，儘有煙霧的混合都障不掉火燄的光輝；在火燄上頭，有一朵冉冉的烏雲，*Mlefnchna* 大路的銀色流光，仍很明顯的開展在我們的眼前，雪和夜色反照出一種青白色的光芒，房子的牆壁傾側震動着，像有生命力的自向天井中的火窟奔去，那裏火燄卻正貪婪的向各物招徠，它們自工廠的火爐壁隙中穿出，彎曲的火焰，像是紅熱的釘子，金紅的火網絞繞着屋頂的黑正樑，不久將成餘燼了；唯有高峨的煙筒還是昂首臨視，噎出幾縷煙雲。一陣如綢帛絳縷似的溫柔小聲，飛向我們的窗門傳來，火焰是始終向外拓殖，直到工廠在火焰的裝飾中已如教堂裏的 *Iconostasis* 一般，於我越覺越迷離了。

我把一件厚重的外套覆在頭上，取隻最順手拿的靴套上了我的足，我奔出牆門，立在梯階上，眼瞠着施虐的火光的濃漫，我被麻醉了，被昏眩了，耳聞得外祖父，舅父們，和格勒高來的呼號，也被昏迷了，又被外祖母瘋狂的行動所受驚了，因為她把隻空袋套在頭上，身裹一件馬衣，向火燄裏衝進去了。她消逝了，祇聞她在叫：

『硫酸，你們這般木漢！這有爆裂性的呀！』

『拖她出來吧，格勒高來！』外祖父喊着。『阿呀！她是爲——』

可是外祖母接着又出現了，全身被煙氣燻得焦黑，半癡狂的僵直的手中拿了一個硫酸瓶，瓶子貼近在身子上。

『父親，把馬救出來吧！』她啞聲地從咳嗽中急叫着。『快把我肩頭上的東西拿下吧。你看，它不是燒着了嗎？』

格勒高來把她肩上着火的馬衣拖下，乘機倍有效率地利用它作個工具，畚着大塊的雪填入工廠的門裏去。我的舅父手中拿了一柄斧頭，向他跳去，同時外祖父環着外祖母奔跑，撒滿了她全身的雪；她把硫酸瓶也向雪堆中擲下，向那擠滿了

人的大門跑去。向他們致以招呼之後，她說。

『鄰舍們，請把棧房保全了吧！假使棧房和草棚着上火，那末我們的所有都會葬於火肚的；而且不免要影響到你們的房宇。請把屋頂扯掉，把乾草搬入園中去罷！格勒高來，你爲何不把雪塊擲在頂上，而都擲在地上呢？現在，約蓋夫，不要再延挨了呀！快把幾柄斧頭和鐵鏟交給他們。親愛的鄰舍，求像份內事一般地施助吧，上帝會記功你們的！』

我對她發生興趣真不減於融融的火。她在那將被吞陷的火燄下，向天井裏衝去——她蝶穿着祇見一個黑的人形，各方去幫着料理這整個的事，不讓各端在她注意中有所忽略。

雪拉巴跑入天井中，豎起後足，幾乎把外祖父撞倒了。它那光芒閃耀着的大眼中映着火光，前足在空中搔舞，呼吸非常沈重，外祖父不拘落到了地上的韁繩，跳在一旁，叫道：

『母親，扣住它吧！』

她幾乎在馬兒立着的後腳旁倒下了，轉身到它前面，用她垂下的手臂演了一個十字；這長嘶着的可憐動物，不自其主的被拖到她身旁去，脫離了火窟。

『不用怕的，』外祖母低聲說，一面在它頸項上輕撫，牽住了韁繩。『你以爲處於此境的時候，我就會拋棄嗎？啊，你這笨拙的小老蟲！』

這「小老蟲」比她大有二倍，卻很馴順地跟她向門口去，它鼻息着，對她的紅面孔凝視。妮亞妮亞：悠及妮亞從房中帶幾個蒙面的年青人來，他們聲音窒悶的叫喊着。

『凡希力·凡希力奇，』她叫道，『任何地方我們都找不到亞利喀司的呀！』

『滾滾！』外祖父回答，他的手揮擺着，我急忙在樓梯下躲藏，惟恐妮亞妮亞把我帶走了。

這時工廠的屋頂塌下來了，冒出的煙，有如金光閃爍的撐柱，聳立在空中。一陣青煙，紅火的旋風帶了劈拍砰碰之聲，由這建築中轟出來，火焰似更有力的向天井裏和人衆身上標射，嚇得人們擁在一塊，一鏟鏟的把雪擲到浩蕩的煙火裏去。

缸裏的酒也燒得沸滾了，昇騰着一陣水蒸汽和瀾漫的雲霧，難受的氣味，滿佈了天井中，刺激得人涕淚交流。我由樓梯下爬出來，溜到外祖母的腳邊。

『滾開點！』她厲喊着。『否則要被踏死的。滾開點！』

那時，有個騎着馬，頭戴銅帽的男子，闖進了天井。他那栗色的馬上負着許多東西，舉鞭高過天蓋，威嚇地嚷：

『那邊讓路！』

鐘聲匆匆優閒地響着；如在節日一般美麗。

我又給外祖母推回在梯階上。

『對你說的聽見麼？滾開點！』

在目前的情形中，我不能拗反她的，所以我索性回到食堂裏。貼近到窗上去。可是，前面的人羣如屏，我看不見火——祇能^能看到，在冬皮帽之間，混着許多映耀的銅帽。

此後不多一刻，火勢見衰，而至完全熄滅了，餘燼浸透了水。警察趕散了看熱鬧的人，外祖母向食堂走來。

『誰啊，是你爲什麼還不去睡？』受驚了吧？現在毋庸再怕了，什麼已告完畢了。』

她默坐在我的身旁，輕微地擺動一下。幽靜之夜播送黑暗，若是一種付給的安慰。外祖父接着進來，立在門口，說：

『母親嗎？』

『是的。』

『你有傷傷嗎？』

『稍有點——無礙於事。』

他括起一根硫磺火柴，火光下映着他的灰黑面孔，他在尋覓，旋即在一張桌上找着一枝蠟燭，點上了從速走過去，在外祖母身旁坐下。

「我們至要的事是去洗個澡，」她說，因她實已煙灰僕僕，全身焦味直冒。

「或在有時，」外祖父說，深深吸了一口氣，「上帝會樂意給你多多恩惠的。」拍了一下她的肩頭，滿臉奸笑，繼續說：「祇在某時候，你概知道，就此一小時左右吧；這亦不過仍是徒然。」

外祖母也覺面露微笑，擬要開口，可是外祖父抑制了她的話，縐着眉說：

「我們要出逐格勒高來了。所以有這場的風波，全爲他忽略的緣故，他工作的日子該此結束了。因他已是這樣衰老。這一個笨拙的約希克還坐在樓梯上，呼喊你最好是他那邊去。」

她立起身來走了，走時把手舉在嘴邊，吹呵着手指；外祖父並不正視我，祇順和地問道：

「火從頭怎樣燒起來，你見到嗎？還有你的外祖母怎樣奔跑着，你看見嗎？她已是個老太婆了，你記牢吧！——不久要行將就木的——但是你看——嘿！——嘿爾！」

他縮成一團地坐着，經過了較久的幽靜之後，他立起來把燭花剪去，一面又問我：

「你可怕？」

「不。」

「很好！不用畏怕的。」

他興奮地拖着他肩上的襯衣，向壁角裏的盥漱架走去，我聽得他在黑暗中把足兒頓着，一面又在喊：

「火燒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那引起失火的人，應該毆諸肆市。他決不是不留意，一定是壞了心。假使隨便輕放過去，在以後必有更多的失火發生的。現在暫莫管他，且睡覺去！你在那裏儘坐幹嗎？」

我就遵照他的吩咐去睡了，可是這一晚我始終不想睡。剛躺下身體，已過去的咆哮可怕地復活起來歡迎我。這聲音我覺得似從牀上發出來的。我復跑回食堂裏去，看見外祖父在食堂的中央站着，襯衣也不穿，手拿一枝蠟燭——它是劇烈地搖晃着，他又在地板上頓頓他的足，叫道：

「母親約蓋夫！這是甚麼？」

我急忙跳上火爐，藏避在一個壁角裏，頓時這一家的大騷動又重演了；一陣使人心搖的粗吼暴叫撞擊着天花板和牆，不多時，這暴聲更形凶烈起來。

情景真和剛才起火時的無異。外祖父和舅父瞎馬般地亂闖着；外祖母，在她把他們東逐西驅的時候，口中還不斷的叫喊；格勒高來粗魯地把木塊送進火爐中去，把水裝滿了鐵鍋。他走到食堂裏，頭兒搖擺着，彷彿一隻阿司拖根的駱駝。

「先引着火爐吧，」外祖母把一種主持者的音調說。

他不狐疑地遵着去做，可他給我的腿絆倒了。

「誰？」他叫道。形甚慌亂。「吓！嚇死我了！你老在非人在的地方。」

「起了什麼事？」

「訥脫拉亞舅母生了一個小娃娃，」他鎮靜地應答，復跳在地板上。

我記得，我的母親在生小娃娃的時候，並無駭人的動靜的。

把鍋子擱在火上之後，格勒高來爬上火爐來到我面前，一個煙斗從嘴中取下，遞在我眼前。

「我要吃煙，因這很有助於我的眼睛的，」他解釋着。「外祖母勸我改吸鼻煙，但我想，吸煙草是更有益於我。」

他在火爐的邊上坐着，交叉着兩腿，俯視着微弱的光；他的耳顫均給煙煤染黑了，半件襯衫也很襤褸不堪，所以他的肋骨顯露可窺——闊大的好像一隻桶底支木一般。他那眼鏡也是一面破碎了；玻璃的一半是幾乎漏脫在鏡框外面，從縫隙中，一隻紅濕的傷勢已深的眼睛在偷窺。

煙斗中裝滿了粗率的煙草，他悉聽那產婦的呻吟，接着又喃喃地說，形如一個醉漢。

「你的外祖母燒灼的傷勢很重，我也不知道她能否會來留心這堪憐的人兒。聽聽看，你的舅母在如何地呻吟。你也知道，他們誰都把她忘了。當起火的時候，她就已經不興了。在此時生育確是可畏的。你看，生個孩子入世，是這麼地苦楚。可是做

婦人的仍不以此存心的！但，請記牢我的話——做婦人的應該想到的，因她們是母親——」

我此時頗有睡意了，然而又爲一陣擾動所驚醒；一陣敲門聲，密格爾舅父的醉語聲；我的耳朵聽到了這些話兒：

「有些的門是不關的——」

「替她和些甜酒和聖油吧，油半杯，甜酒半杯，和煙煤一匙——」

密格爾舅父似一個困乏的小兒一般地說着：

「讓我看看她！」

他在地板上坐着，直躺着腿兒，口中的黏沫不斷地向前面吐唾，雙手擱在地板上。

火爐的熱蒸得我消受不了，所以我不得不溜下來，當我和舅父成個並肩的時候，他抓住我的腿。我不自主地在地板上倒下了。

「獸子！我叫。」

他躍起來，又攫住我，咆哮着：

「我來把你撞火爐呀——」

我逃到了一個布置精雅的壁角裏，在像偶的龕下，再又奔到外祖父的膝間去；他把我推開，視線上翻着，聲音很低地說：

「我們誰都不可原諒的——」

在他頭上的神燈明亮地燃點着，房間正中的桌子上放有一支蠟燭，朦朧的冬天的晨曦，已經向窗戶中偷窺。

他即刻俯下身子，向我問道：

「你又幹麼？」

任何事都和我有干——頭兒無力載在頸上，身體困乏得難支；可我不願意如此說，因爲目前的一切都使我有興味。室內幾乎每一坐位上都有一個人佔着；內有一個着淡紫色長袍的牧師，一個戴眼鏡穿軍服的頭髮頹白的老人和許多其他

的人，他們都一聲不響地坐着彷彿木偶，或凍僵的形像無異，似乎在等待着什麼，又如傾聽着附近有何不幸的聲音發生似的。約蓋夫舅父直僵僵地立在門旁，自把手兒反綁着。『啊！』外祖父對他說，『攜這孩子睡去吧。』

舅父招呼我隨他去，一路小心地把我領到外祖母的住房門前，當我上牀之後，他低聲說：

『你的舅母訥脫拉亞死了。』

聽到這句話，我並無異常的反應。在食堂裏，或在就食的時候，久已沒有看見她了。

『外祖母何在？』我問。

『在下面。』他回答，把手兒搖搖；就離室去了，仍是悄然地裸足行着。

我臥着察看四周，在窗玻璃上似有許多毛萋萋的，慘淡的瞎眼的臉緊貼着，雖然我知道這是外祖母掛在壁角裏箱子上的衣服，但我的敏感總覺得有個具生命的東西，似乎守候什麼的躲藏在那裏。我把枕頭蒙住我的頭，但露着一隻眼睛，所以能窺見房門的，而我恐懼的心，恨不得跳下牀，奔出住房去。房內的熱度很高。有一種難受的，悶人的氣息，使我想到德希格納克死去的那個晚上，和他那漾流在地板上的血河。

在我的腦中，或心田裏，似乎有何物在澎漲着；那房間裏的一切東西，我看來好像都展列在我的「心眼」前面，彷彿一系列街道裏的攙車似的，活躍起來鎮壓我。

門忽漸漸地推開，外祖母縮手縮腳地進來，她的肩膊撞了一下門，徐步向我走來；她在神燈的藍色光線前伸出手兒，柔聲地悲泣着，好像一個孩子似的：

『啊，我可憐的小手兒！我可憐的手兒使我這樣苦痛呵！』

第五章

不久後，又來了一齣趣劇。一天傍晚，當我們喝畢了茶，外祖父和我坐在讀一篇詩，同時外祖母在洗滌杯碟的時候，約蓋夫舅父闖入房中，他仍頭髮潦亂與往日無異，形狀宛如一把久用的掃帚。他也不招呼我們，祇把帽子向壁角裏一拋，於是態度興奮，急不容緩地吐出話來。

「米希克在橫鬧了。他同我在一起用餐，他喝下多量的酒，由之他就顯出瘋狂來；他慣碎餐具，撕破一紙剛已竣工的一件羊毛衫定貨單，也戳破窗門，侮辱格勒高來和我，而且他就要來此同你搗亂了。他叫着：『我要把父親的鬍鬚扯去！我要把他殺死！』所以最好你要留意。」

外祖父懶洋洋地立起身來，雙手擱在桌子上。他緊鎖起眉頭，本來的面孔是乾枯的，於是越見狹窄而又冷酷，像把利斧般的冷氣逼人。

「母親，他的話你有聽見嗎？」他叫道。「你心中作何感想，唉？親生的兒子都要宰死他的父親了！然而孽根未淨，尤人不得，我的孩子們。」

他平復着聳起的兩肩，從房中向門口走去，鏘然地把鈎搭門兒的鐵鈎敲入門圈，轉身又向約蓋夫舅父說：

「全是爲了你們欲得凡爾凡勒的嫁奩，是爲了這個原因呀！」

他面帶誠諛的笑容對着我的舅父，而我的舅父把一種滿不在乎的聲調問着：

「幹嗎我要它？」

「你？我何嘗不知道！」

外祖母一言不發，她管自匆促地把杯碟放進碗櫥去。

「唔？」外祖父叫着，苦笑了。「好極！多謝你，我的孩兒。母親，給這壞蛋一根火棒，要是你高興，隨便給他一根鐵器也可以。現在，約蓋夫·凡希力基當你的兄弟，闖得來的時候，把他殺死在我眼前！」

我的舅父把手插在衣袋中，退立在一個壁角裏。

「當然，要是你不信任我——」

「信任你嗎？」外祖父頓頓腳地叫着。「不！我可信任一隻動物——一隻犬，甚至一隻刺蝟——但我對你確不信任。我很明白了你誣他飲酒，然後再指唆他。好極！你要等什麼呢？現在就把我殺死也好——他或我，由你自己挑擇！」

外祖母柔聲和氣地對我說：「跑上樓去，在窗口注意着，一看見密格爾舅父奔上街來的時候，即速來對我們報告。去吧！快點！」

我那蠻悍舅父們的橫行，固不免使我感着些微藐的恐怖，但我自信的心仍很明白。這事是玄虛的；我凭在對準大路的窗口上，而這路上滿覆着厚厚的塵土，自塵土中，可以陰約的看得出滾滾的鵝卵石子。街道向左遠遠伸展，通過棧道，直伸到愛司脫羅溺方場，在那裏，有一幢灰色的建築物，堅固地聳立在泥土上，它有四個尖角，每一個尖角上備有一個鐘塔——這是一所陳舊的監獄，我們看到它會感到一種抑鬱的感覺的。相距監獄約有三家的右邊，有一個空場，場的中央是虛溺亞方場，那裏有監吏們的黃色住屋，在虛溺亞方場建有鉛色的火警鐘樓，鐘樓上幾個巡警的遠影，他們在瞭望臺的走廊中蠕動着，遠視不啻是鎖着鐵鏈的野狗。整個的方場並不和棧道相接的——在棧道的一頭，場中綴有一叢青蔥的樹林。更向右去，就是躺着呆滯的定克塘，據外祖母的報告關於此塘有個故事的，說在一個冬天，舅父們曾把我的父親推入這個塘中，有心想把他淹死的。回過來遙對着我們的窗戶，有一條雜色陋屋所比櫛着的衚衕，這衚衕直通到「三使徒」的陰沈簡陋的教堂。如其你對着教堂熟視，它的屋頂酷像一隻船印着下面草綠如水的花園，似乎蕩漾在水中一樣。因為在漫長的冬天有風雪的侵蝕，秋天有霖雨的沖洗，所以我們街道上的房子都褪了色，而是灰土憑涉的。那些房子，好像半閉着眼，在相互賭立，好似對着教堂在乞憐求食，而且，更好像我，負着使命在守候什麼消息，再看它們所開着的窗戶，卻是神氣猶預，好佞畢露。

在街道上，祇見寥寥數人，態度優遊閒逸，在那裏行走，彷彿滯拙的螳螂在溫暖的爐旁爬動似的；忽有一種溫悶的氣息向我的鼻宮奔入，滿是包子紅蘿蔔和燒洋蔥的氣味向我的味覺挑撥——是一種屢次令我憂鬱的氣味呀。

我是極其可憐——可笑的，不克忍受的可憐啊！我感到我的胸口已被熱鉛所塞，它在內部施虐着，滲流出我的肋骨來。我真是覺得自己已和魚泡似的飽脹了，然而，還得緊囚在那間窄小的房間裏面，木守在一塊棺材底的天花板下。

密格爾舅父來了——從衚衕裏站在淡灰色房子的壁角中偷窺。他想把帽子扯斜一點，可以遮沒耳朵，可是耳朵始終是透聳着的。他穿一件厚寬的褐色短外褂，同一雙非常泥穢的高靴；一隻手插在格子料的褲袋裏，而另一隻手在摸拉着鬚鬚。他的臉孔我看不清楚，但看得出他立着的姿勢，似要衝過街路來。此時我應該下樓去報告消息了，但我仍不動彈的釘住在窗口，耐心地守候着，直到後來看見我的舅父，好像膽怯多慮的，舉步踉蹌的弄得足下塵土飛揚，遑悚地跨過馬路來了。在我猶未下樓敲外祖父的門通報的時候，已聽得酒店中起了響聲，而門的玻璃板也應聲而響了，概他已經破門而入。

『是誰？』外祖父不耐煩地問，意在拒絕我進去。『啊，原來是你！唔，什麼事？』

『他已在酒店裏了！』

『好極！你去吧！』

『我去我怕呀。』

『我可我亦毋助於你。』

依舊我又站在窗口了。暮色已經很濃。馬路上的灰土愈見加厚，顏色亦已自黃而變黑；從鄰近的窗口悠悠地透出黃色的火光來，還有弦器的奏彈聲，和振動的樂歌聲，從對面的屋中遞進耳鼓來——聽來很抑鬱而甜蜜的。在客寓中，也有幾縷歌唱聲；閉門開啓，復有一種微弱的斷續的聲音奪門而出。我識得，這是跛丐尼奇多希克的聲音——是一個滿腮鬍鬚的老人。他的一隻眼睛是玻璃的，另一隻也總是緊閉不開的。他撞擊客寓門的時候，聲音是這般強，彷彿是一把利斧斫斷了他的歌聲。

外祖母對這位乞丐是很嫉恨的。在她聽完了他的歌，往往很感慨的說：

『這是他特有的才能啊！他是諳熟許多詩歌的。這是一種天賜——這是天賜呀！』

有時，她把他邀來，他在天井裏的階梯上坐着而唱歌，或講述故事，這時外祖母必定坐在他的旁邊，悉聽他的話，有時還要這樣地驚喊起來：

『說下去。你必要告訴我，聖母瑪利亞是不是永在里遜的？』

這，他會用一種虔誠的態度而低聲地回答：

『她什麼地方都去，——無論何處都有她足跡的。』

倦怠像不可迴避的夢，在空間籠罩了我，致得我的心頭和眼睛，有忍受不了的沈重。我希望外祖母到我身邊來——否則外祖父也可以轉念我又想到父親，我很狐疑他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爲何外祖父和舅父們這樣厭惡他，而同時外祖母和格勒高來和妮亞妮亞·悠及妮亞又這樣讚譽他的。至於我的母親又不知她漂零在那裏？我日益加重地想念着她，而她徒然是外祖母同我述說的童話和傳說的中心。她竟會拒絕了母家的同居，這件事，使我更對她表示敬意的。她的現遇我固不知道，但我往往這樣的想像：她或住在沿路的一個旅館裏，和些剪徑的小盜在一處廝混，或和乞丐們分贓竊物。要不然，她或和一些較好的盜賊們在一個森林裏的洞穴中同居，替他們管家，看守他們所盜來的贓物。再不然，她必是在各處漂遊，估量那宇宙間的寶藏，有如女盜首倚哥立倚夫和聖母瑪利亞相伴着一樣，或許聖母瑪利亞會告訴她，如她告訴女盜首的：

『毋去偷竊金銀，

啊！無鑿的奴婢，在那逐個洞裏；

毋去搶奪大自然的蘊藏，

僅爲你一入之私慾。』

這個，我的母親會學着女盜首的話來回答的：

「祈宥我，聖母，萬福的聖女！
赦給我萬惡的靈魂寧息罷；
我的偷竊非爲自己，
是爲我青春的兒子。」

於是秉性仁慈的，與外祖母一般的聖母瑪利亞願諒她，說：

「馬羅希克，馬羅希克，韃靼的流種，
爲了一個不幸的你，

我在十字架下受罪了；

代你頂責由你繼續旅程，

疲乏的征途到處有你的淚血。

可莫得罪了俄羅斯人啊；

林中的蒙古人，你儘可去路劫，

開爾茂喀人的東西，你也可去掠奪。」

我沈浸在這個故事中，如在夢中的引神入微了。後來忽有一陣足蹙聲，吵嘴聲和樓下的草棚及天井中，傳來一遍咆吼聲，把我驚醒過來。我向外張望，看見外祖父，約蓋夫舅父和一個旅館傭人——即引人捧腹的掌櫃密爾洋——將密格爾舅父攆出門外，逐在街心。且在他的臂上，背上和頸上都拳足齊下，最後把他踢在一邊。末了，他就在戶外，昏倒在馬路上的塵土中。那大門砰然閉上，聽得幾聲攔門的封鎖聲，這場擾動也算結束了，此外一切也都靜寂，祇有一頂受盡蹂躪的帽子，躺在門口叫屈。

塵土中的舅父他躺了一會之後，於是又爬起身來，他的一副形狀，不消說是潦倒不堪；即拾起一塊卵石，向大門打去，發出一種噙然的回響，有如敲了一下桶底的令人够味，一時旅館中好奇的人都應聲而出，他們模糊的站着，在演着手勢和喃喃的咀咒。即在周圍屋中的窗口，也探出人頭來；而街道上如蠅的人羣，都在高聲談笑。這一切，確是逗人開心，而又令人不快。切感恐怖的故事。可不久，這一個鏡頭也就冰消了；聲音寢絕，每一個人盡從我的視界中溜散了。

.....

在門口的一隻箱子上，坐着的是我的外祖母。他穹彎着身子，沒有一點動作，窒塞得呼吸着。我去在她身旁立下，在她的暖熱的，溫柔的，又濕潤的顫頰上撫摩，但她似乎一點不覺得的，祇不斷地自言自語：

『啊上帝！你竟毫不憫惜我和我的孩子們嗎？主呀！可憐我們吧！——』

.....

外祖父在坡立代倚街的那幢房子中，雖然祇住了一年——從一個春天到第二個春天——可有一種不稱心的聲名，並未為時間的短促而幸免。差不多在每個星期日，有孩子們到我們的門口，快樂地歌唱着：

『克汁密爾人又在吵鬧了。』

密格爾舅父必然地又在黃昏出現了，全夜都把這座房子置在圍攻的形勢中，嚇得裏面的人驚惶無措；有時他還找了二三個幫手來——都是形甚下流討人厭的流氓們。他們屢在暗中自棧道躡進圍圍裏來，有一次，他們為所欲為地發泄他

們醉後的瘋狂，把覆盆子樹和蔓蘆樹叢的皮剝去，而且直搗入洗滌室裏，所能打碎的東西無一全存——洗衣機，長櫥，鍋鏟——火爐也分了家，地板拆開了，門臼也給撞落了。

嚴肅的外祖父是不言不語，祇在窗口立着，傾聽那破壞者撞擊器皿所發出的聲音；那時外祖母（她的形狀難在暗中可以描寫的）跑到天井裏，懇求似地叫喊着：

『米希克！你預備怎樣呀？米希克！』

所聽到的回答，是不堪入耳的瘋話，一串連炮似的俄國詈語，由這隻惡狗從園圃中向她送過來，但他或也顯然地不知所云的，亦不會考量到自己所說的話所屬的效果。

我知道，這個時候，去隨在外祖母的後面是不可能的，但又怕孤聊，因此到外祖父的房裏去；但他一看見我，就是叫道：

『滾出去！討厭你！』

我跑上頂樓，從天窗上探望着天井和園圃，要想搜尋外祖母的影子。我怕她會受害，於是振作了聲帶喊她，可我的身邊沒有她的發現；但那酩酊了的舅父，已聽到了我的叫喊，就粗野鄙夷的辱罵帶及我的母親。

有個黃昏，外祖父偶染小恙，他一面搖着在枕上包着面巾的頭，一面尖聲地號啕着：

『爲了苦惱的解除呵，我要生活，犯罪，且要做人家！要是我不顧情面，會去叫警察來，在明天帶他們到官長前面去。但我決不這樣做，是爲了情面呀！世界上那裏有這樣的父母，來把法律來加在他們兒子身上的？唔，你是一輩子就此告休了，什麼你都忍氣吞聲地忍受了吧，你這老人呀！』

他突然從牀上跳下，踉蹌地走到窗前。

外祖母把他的手臂抓住：『那裏去？』她問。

『把火點起吧，』他說，呼吸很急促。

外祖母把蠟燭燃亮，他即提過燭臺，拿得同他的身體十分貼近，似個兵士提着鎗一般；站在窗口，譏笑高朗地喊着：

「呵，米希克！你這賊坯！你這癩瘋狗！」

即刻窗頂上一塊玻璃破碎了；半塊磚石掉在外祖母身邊的桌子上。

「你怎麼不描準一點呢？」外祖父諷皮地喊着。

外祖母做樣來領我，冷不防把他抱在懷裏，拖他回到牀上，聲音恐怖地再三和他說：

「你要怎樣？你要怎樣？上帝明鑒你的！我知道，他如此狂逆，會得西伯利亞做歸宿。但在他昏沈的時候，不會想得西伯利亞是何意義的。」

外祖父倔強地顛簸着腿兒，沒理由地抽咽着，把一種遏住的音調說：

「由他把我殺死了吧——！」

在外面，祇聽得咆哮聲，頓足聲，和一種叩壁聲。我取了桌上那塊磚石，向窗口跑去，但外祖母把我抓住，奪下磚石拋在壁角裏，嚇聲說：

「你這小鬼！」

又一次，我的舅父武裝了一根粗木樁，在暗中的梯階上立着，想把門打開，自天井闖進來。而外祖父亦把一根手杖攔在手裏，站在另一邊守候他，同時有把棍棒做武裝的房客，和把根麵杖為武器的旅舍主人的大個子老婆。外祖母惶悚地跟着他們，懇求的喃喃地說：

「讓我去看他吧！讓我去規勸他吧！」

外祖父立着，擺下一個前衝的姿勢，很像那幅『獵熊』畫裏手握長矛的男子。當外祖母奔到他的身邊，他仍一語不發，祇移動一下手足把她推開，其餘四人都兇悍地準備惡鬥。他們頂上，在牆壁上掛有一盞燈，光是參差暗淡的照在他們的面。這種種我在樓梯的頂上看得很清楚，看見外祖母也在險境，我很心慌，但我沒有勇氣把她抓回來。

我的舅父得心應手的把門打開了。受了重傷的門溜出原位，備欲彈出上鉸鏈——下鉸鏈已被捶斷了，在不諧和地震

響着。

外祖父聲音顫抖，再三叮嚀他的武裝同志：

『先按住他的四肢，那夥愚蠢的頭請要留出。』

在門邊的牆上設有一個小的窗門，在那裏，剛可容得一個人頭伸進。窗玻璃已被舅父打碎了，但還有碎片留在邊腔上，因此在火光下看來黑白俱有的像隻大眼睛。外祖母就衝到這窗口，把手伸到窗外的天井裏，搖手警告舅父，且還叫着：

『米希克！看上帝的面，你去吧；他們要把你抽肋碎骨了。快走吧！』

他竟不容情的順手向她一根。很清楚地看到一根粗大的東西掃窗飛來，着在她的手上，接着，外祖母就倒下了；但她雖然受傷臥地，她卻還叫：

『米希克！米——希——克！去吧！』

『母親，你在那裏？』外祖父驚惶地狂喊着。

門打落了，在黑的門腔裏站有一個人，是我的舅父；但不久後，他就拾級滾下階去了，如一鏟拋出一團黏泥。旅館老闆娘把外祖母運到外祖父的臥室裏，他也即刻跟了去，兇悍地問：

『骨頭沒有打斷嗎？』

『Och！我覺得全身的骨頭都受了傷，』外祖母雙眼緊閉地說。『你如何處置他的？你如何處置他的？』

『莫太蠢了！』外祖父厲聲地叫道。『你以為我真沒有人心嗎？他祇被纏着躺在地窖裏，我已用水淋過他一回了。我亦承認這種行動確非所宜；但究竟誰要自作自受的？』

外祖母呻吟着。

『我已去請傷科醫生過了。忍痛些吧，他就來，』外祖父說着，就在她身邊牀沿上坐下。『他們要我們倒蛋，母親——在最短期間內還有發生的。』

「就照他們的要求分了家吧。」

「凡爾凡勒怎樣呢？」

他們把此事討論了多久——外祖母的聲音很靜悄又似很痛苦，外祖父的聲音很高響而又憤怒的。接着進來一個駝背年老的小婦人，她有一張和耳朵一樣的大嘴，她的下牙牀顫動着，掀開的口脣懸掛着，而且躲在口脣上面的鼻子來得這樣尖。她的眼睛已成雙盲。走路時必以拐杖劃着地板，方把足兒微少的移動，同時走進來時手裏還攜着一包叮噹的東西。

我覺得，她像帶了「死」的預兆來給外祖母的，因此我衝到她的身邊，有勁地高叫道：「走開！」

外祖父若有不快地抓住我，形甚煩躁，把我帶上氣樓。

第六章

當春天將臨的時候，我的舅父們析著了——約蓋夫仍在市鎮裏居住，密格爾在河旁重立新家，而外祖父則在坡立化倚街買了一幢高大適宜的房子，樓下作爲招留旅客之用，樓上闢有幾間舒齊的小房間，以外有一個直通棧道的花園。

『這手杖給你！』外祖父說，愉快地睜着他的小眼，當我和他一同在這寧滑的路上，巡迴了花園之後。『不久我要開始教你寫讀，所以希望你把這手杖妙手使用。』

房客擠滿了這房子，祇有頂樓和氣樓要算較清靜的。在頂樓外祖父有一間自用和會客的房間，氣樓上就是外祖母和我的居室。我們的窗門是朝街的，所以在傍晚或休假日，凭在窗欄上，可以看到許多沈湎酒鄉的蠢男人，蠕蠕在旅館前出入，舉步踉蹌，口中還不住的哨叫。有時，那醉透的人們，會如包裹似的被拋在馬路上，待他掙扎着再來打進門去，於是大門砰然軋軋地響，絞鏈銳聲地叫，就肇起一場武行短打。看到這一切，真是興味盎然的事。

每個早上，外祖父必上他兒子們的工廠裏去，襄助料理一切，及傍晚回來的時候，顯得疲憊，喪頹，暴躁的。外祖母從事於烹調，縫紉，不是在廚房裏就是在花園裏忙個不休，整天地做這樣做那樣，酷似一個小滑車裏轉動着的大桅盤；她還接連地嗅鼻煙，打噴嚏，有時拂拂她的汗臉，說：

『可愛的舊世界，頌你萬福！厄利塞，我的至愛，這不是一種優越的生活嗎？這全仗你的偉力，「天上的皇后」——使我們一切都覺如此滿意！』

可是我的所謂優越生活，觀念上是與她迥異的。你看這房子裏其他的房客們，擾雜地上下進出，自早至晚的跑個不斷，藉以表露他們的親慝來——有時形極匆忙，又有時態度遲滯，有時相互訴苦，也有時儘聲地叫：『亞孔勒奶·倚佛納夫奶！』

而亞孔勒奶·倚佛納夫奶，最可親近的，對於誰都一樣懇切的，她必要啓手聞次鼻煙，和把在一塊小方格的紅手帕細細擦一下她的鼻子和手指，於她啓齒之前：

『要去掉虱兒，我的朋友，你得常常要洗濯身體，和洗個Mint-vadpar 澡，如其不能用手捉盡，那末可用一匙純鵝油，一匙硫磺，三滴水銀——把這三種原料混和在一個瓦管裏，用一塊碎壺片搗拌七遍，然後把此當藥膏來塗搽身上。可你務要記得，要是你把木或骨的調羹來搗拌，會失去水銀的効用的，或是你把這放在金屬的器內，你使用反會有害於你。』

有時，在加番考慮以後，她會說：

『最好，我的好女人，去求教郁銳夫，波基亞地方的藥師，因我也不能決定怎樣忠告你才是。』

她像是個巫覡婆，也很像個家庭爭執的調解人；不但小兒的病她會醫，和使婦人們『爲了造化』而心中記牢她誦述的『聖母瑪利亞的夢』且關於家事雜務，她也有意見貢獻的。

『黃瓜在什麼時候方可醃漬了，這它自己會告訴你，當它脫頂落地，聞有異常的香味，那就可以採摘的了。至於麥酒，這是容易處置的，因它的性質不善於過甜，故可用葡萄乾來配製，普通二加倫半的麥酒裏和一Nolofin的葡萄乾……製造乳皮有好幾種方法來的，所以有多司奇，吉姆判司奇和高加索諸味。』

不論她在花園裏和天井裏，或上隣舍去，我沒有不在她左右的，她在鄰舍家中，喝着茶，談着各種故事，一坐可以幾個鐘頭。我似乎惟她所屬的了，故我對於生命史中這段的生活，能使我不能遺忘的，也就是這有毅力的老婦人了，她是這樣不倦於樂善好施。

有時，我的母親會來自某處，短期的在我們面前出現。她仍是偉大而嚴肅的，把冷靜悽白的，和冬日的太陽相似的眼，望了我們衆人一下，匆匆地又去了，全無值得回憶的東西留給我們。

有一次，我問外祖母說：『你是不是一個巫婆？』

『唔！你在以後還有比這奇怪的問題嗎？』她笑了。又以一種沉思的聲調接着說下去：『我怎會成個巫婆呢？巫術是一

種匪易的科學。唉，我是不能寫讀的；甚至一個字母都不識的。外祖父——關於學問，真是一頭及格的水鷲，但聖母瑪利亞永未讓我做個好學生。」

接着她把生活的另一片段，繼續地對我說下去：

「你要曉得，我小時是個零丁孤兒，也和你彷彿。我的母親確是個堪憐的農婦——一個跛子。在她僅比一個孩子年紀稍大的時候，有個紳士來蹂躪她了。一天晚上，以被即要發生的恐怖事節所迫，乃從窗口跳出，弄得肋骨折斷，肩膀受傷——這次重傷，使她不能少的右手也失了效能……一個精練的編花工人糟得如此呀！唔，這事產生之後，她自不能再為主雇所需要，於是即被辭退——盡其所能的去謀求她的生活。一個人怎能沒有手得到麵包呢？所以她流為乞丐，依賴人家的施捨來過活；幸而在從前，人們比較富庶而仁厚……故如波勒可訥的木匠工人，而編花工人也一樣，是很普遍的都愛裝飾。」

「有時，我和我的母親會在一個市鎮裏度那秋冬，可是一到幼具哥奇爾·加伯勒舞着他的劍，逐去冬天，帶來滿地春光的時候，我們重行開始我們的流落，根據着我們目光的所向走去。我們曾到過摩緣姆和惡理唯司，也曾沿行過伏爾加河的上流，和平靜的厄可河。在春夏二季，飄遊在世界上真是富有趣味的事，整個的地球在表露微笑，草叢如天鵝絨似的逼人；聖母把花卉撒遍田崖，什麼東西都引人愉快，似乎伴着人的心靈在笑語。有時，我們爬上小山，母親把藍眼閉上，就破聲歌唱，音調雖不若山崩有力，但如鐘聲一樣的清徹悅耳；在她歌聲所及的周圍，一切都似息聲靜氣地睡着了。唉！上帝認為生於此日此境是美妙的吧！」

「到了我九歲的年月，母親開始再帶我繼續求乞，會受人非議的；實際上，她也感到我們過着的生活是鄙賤的，於是就在波勒可訥住下來，到街上去沿門求乞——輒遇星期日或放假日，則往禮拜堂的牆門間佔一立錐之地，把我掉在家裏，學打花編。我真是個乖巧耐苦的學徒呢，這因我急欲資助母親的所致，但有時我又似乎毫無長進，於是我又恢心起來了。然而在兩年之內我終克把這事學會，請你記得，我雖這麼小，而我的美譽卻遍揚於市鎮。凡是需要酷好花編的人們，往往來抵我們的住所。」

「噲，亞孔勒奶，從速地運用你的絡絲管吧！」

「我是真快慰……這是最偉大的日子。自然，這是我母親的功勞，不是我的；因為，她雖然祇有一隻手，另一隻已無能爲用，可她能指導我怎樣去進行工作。要知道一個好教師是功過十個工人的啦！」

「唔，在這種境遇裏我始自驕傲了。」現在，我的小母親，「我說，「你可無用再去求乞。因我足能供養一家二口了。」

「不能這樣說！」她回答。「你所能賺的，要積蓄起來備你以後的嫁妝的。」

「不久以後，你的外祖父出現了。他是個怪僻的孩子——年僅二十二。已是一個自由的水手。他的母親一時青睞於我。她曉得我是一個乖巧的工人，或是，我猜量她又因我是一個乞丐的女兒，較是安排容易的；可是——啊，這個婦人真狡猾而奸惡，但我們不必提起這一切吧……並且，我們何必要不忘那些惡人呢？上帝自然明瞭的。」他，「明瞭他們所做的一切，由魔鬼愛着他們吧。」

她攀懇地笑了，滑稽地弔着她的鼻頭，同時眼睛在幽思地閃耀着，彷彿，比談話時更至誠地在寬愛着我。

……

我記得，有一個籟寂的傍晚，和外祖母在外祖父的房間裏用茶。他有點小恙，倚坐在牀上，衣服沒有着，用一塊大被巾披在肩頭上，在如注地出汗，急促而又沈重地呼吸着。一雙青色的眼也失了往常光輝，被喘氣所迫的面孔是很是青白；尖小的耳朵也顯得非常蓮紫色，皮包的手兒也可憐地顫抖着，在他伸手拿取茶杯的時候。一副態度變得很溫柔的；驟視之根本不像他的本來面目了。

「爲何你不拿點糖給我？」他任性地問，彷彿一個嬌慣的小孩。

「我已把蜜放上；這是更相宜於你的吧。」外祖母慈祥地又肯定地回覆他。

透了幾口氣，在他喉中發出了一種近似鴨叫的聲音，即呷下一大口熱茶。

「我或就要死了，」他說，「你看我死不死！」

「莫多焦慮吧！有我照應你的。」

「死了到亦很好；假使我現在就斷了氣，那末我譬如沒有見過世面。一切都完了。」

「現在，莫要多話。靜靜地躺躺吧。」

他祇合上眼躺了一分鐘，就把手指捲撚着稀疏的鬚鬚，鬚下褪色的嘴唇仍吻合着；然而突然地轉輾起來，似乎有誰刺了他一木釘似的，從之高聲地道出他的思維來：

「約希克和米希克該速續弦了。新的約束對於他們生命會給以一種新的企求的。你以為怎樣？」於是又像深沉於記憶中似的鎮靜着，概在挑選比擬鎮上的合格的新娘。

但外祖母始終一言不發，儘把一杯又一杯的茶喝着，而我坐在窗口，眺望着那市鎮附近的晚天在逐漸地加紅，反映在對面的房子的窗上發出紫色的反光。外祖父不許我上園圃或天井裏去，如對於某種錯處所給與的懲罰一樣。壳蟲兒環着園圃裏的樺樹飛翔，翅膀振出一種哄哄的聲音；有一個桶匠在鄰近的天井內工作，相距不遠又有一個人正在擦刀。為密叢所隔的孩子們的聲音，在花園裏和石路上向空繚繞着。這一切，把我抓住得引逗起我滿心的黃昏抑鬱。

外祖父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拿出一本很新的書來，把手掌在書上響響的敲了幾下，帶了活躍的聲調喊我。

「噲，你這小流氓，走過來！坐下巴！你識得這些字母嗎？這是「Az」，「Buki」，「Viedi」。這是個什麼字？」

「Buki」

「對的！這個叫什麼？」

「Viedi」

「錯了！這是「Az」」

「看這幾個——「Glagol」，「Dobro」，「Yest」，這個是什麼？」

「Dobro」

「不錯！這個呢？」

「Glagol」

「好！這個呢？」

「Az」

「你要知道，父親，你該靜躺才好。」外祖母插進來說。

「啊，少來鬧！這是我分內的事情；這能使我開懷遺慮。利客希，讀下去！」

他把他溫暖的，潮潤的手臂在我的頸上圍住，並且以手指在我肩上劃寫字母的小記號。從他身上有一股強烈的炭酸氣沖入鼻宮來，而且還有燒洋蔥的氣味含在其中呢，我聞得真是窒息要命；然而他卻脾氣大發，對着我的耳朵咆哮着，叫喊着：

「『Zemlya』，『Loodi』」

這些字，我覺得熟悉得很，不過斯拉夫的文字不和它們相配而已。『Zemlya』的(N)看起來和顆蟲兒無異；『Glagol』

的(G)真像駝穹背的格勒高來；『Ya』又像立在一起的外祖母和我；而外祖父似乎對於所有字母都一樣有些瓜葛的。

他囑我反覆地去讀，有時故意這是什麼字的來考問我，有時我讀過算數了，可是他的體溫彷彿傳染了我，因為汗也在我身上蒸發起來，同時還要儘聲地高聲叫着——這使他感到極端快活的。他一時又因咳嗽得很劇，所以他兩手捧住自己的胸膛，把書本拋在一邊，喘着氣：

「母親，你有聽到他怎的呼喊嗎？你幹嗎要發出這樣聲音來，你這阿司拖根的瘋人！唉！」

「這是你，使我發出這樣聲音來的。」

那時候，我看看他又看看外祖母，這對我是一種欣悅；外祖母的兩臂伏在桌子上，手上又載着她休息的頭，她看着我們，就溫寧地笑了，一面就說：

『如果你們不留心，要會笑死的。』

『刺激在我要特別敏銳，因為我的身體不舒適。』外祖父聲調友愛的解釋着。『但又何干於你呢？』

『我們可憐的納脫拉亞是誤會的。』他向外祖母說，又搖搖潮潤的頭。『在她說他記憶力很壞的時候。感謝上帝。他實有記憶力的！已有一匹馬的記憶力。當真用功下去，很有希望啦！』

他終於樂意地把我推下牀來。

『够了。你可把書拿去，明天你會對我一個沒錯的讀完字母，我可給你五個哥貝克呢。』

我當伸手取書的時候，他把我拖近他的身旁，怨艾地說：

『你那位母親毫不對你的將來着想呢，我的孩子。』

外祖母跳了起來，

『呵，父親，怎的你可說出這種話來？』

『我也知不應該說的——可一時被感情克服了。啊，真一個不堪設想的走入迷途的姑娘！』

他又粗暴地把我推開。

『現在你去吧！你可以離開此地了，但街上不要去；膽不要太大吧。天井或園圃裏你儘可玩。』

園圃，它是最有吸引力於我的。當我一旦身現其中的土山上，即刻有孩子們把石子從棧道向我拋過來，而我也很願意

來回復他們以突擊的。

『獸頭來了，』他們一瞧見我，立即就這樣叫起來，而且他們匆忙地從事好武裝。『讓我們把他來抽筋剝皮！』

因我不懂得『獸頭』這字的涵義，所以我並不生氣這個綽號；祇覺得我單獨的一人和他們一大羣戰鬥，心中着實歡喜，尤其一顆石子拋去，沒有一個敵人不被我趕入樹叢中避藏的時候。我們從事這種戰鬥是絕無壞意的，就使雙方照例到了休戰的時候，決沒有一人受傷。

我很簡便地學會了寫讀。外祖父日加寬待我，鞭撻之苦也日益減少了——然而據我所見，我當比前倍受鞭撻的，因為我身體變得愈大，氣力也變得愈大，所以我益甚於前的時常破壞外祖父的規矩，更反抗他的命令了；但他對我卻最凶也不過罵幾聲，或向我舉拳揮揚而已，真的，他從前的打我，我現在覺得他會沒有原因的，有時我就這樣告訴過他。

他輕把我的下頰傾斜着，向着他捧起我的面孔來，他霎着眼睛，一面囁叨地說：

「爲——什——什——麼！」

他又半示笑容地補增說：

「你這異教徒！你怎能知道自己要受幾許鞭撻呢！除非我，有誰知道？呵呵！走開吧。」

可他還未把話說完，又即把我的肩膀抓住，問道：

「我懷疑，你現在怎樣——是狡猾的，抑是忠實的？」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唔，我老實告訴你——狡猾點吧；這是使人欣悅的事！忠實徒是愚拙罷了。記着，羊是忠實的！得了。跑開吧！」

.....

不久，詩篇我也會拼了。我們普通以晚茶之後爲讀書時間，那時我誦着一首聖詩。

「被，被祝福，祝福；被祝福，」我念着，和着那位指教者誦過書頁去。「這被祝福的人——那不是指約蓋夫舅父嗎？」我問，爲欲免除厭倦。

「我要把拳搥你的耳朵了；這樣，你就會明白誰是被祝福的呢，」外祖父向我回覆，面現怒容地鼓着鼻息；但這怒容我覺得徒是虛飾的，因爲在必要時生氣亦是情之所宜。

而我的猜測總被證實了；果然，未及一分鐘，他顯然似忘了剛才罵我的行爲，因他又在喃喃地說：

「是的，是的！King David 他自顯很殘毒的——在娛樂裏，在那歌唱裏，在阿梭侖事件裏。唉！歌的造製者，是言語的主

人，又是滑稽家。那就是你！』

我停了誦讀，張望他綉蹙驚奇的面孔。他的眼睛輕妙地瞬霎着，如要望透我的心臟似的。顯露着一種柔善的又抑鬱的光芒；我知道，他的眼睛不久又要重現平時的乖戾的表情的。他那細削的手指，痙攣地在桌子上敲擊着；那染色的指甲閃閃有光，和金色炎炎的眉毛不斷的上下地動。

『外祖父！』

『嗯？』

『講個故事給我聽。』

『讀下去，你這怠惰的下賤人！』他有點憤懣地說着，擦拭着眼睛，如從睡中初醒似的，

『你既喜歡故事，可不好留心點詩篇！』

我心甚懷疑，對於聖詩，他竟會全都諳熟的，此概他興趣的所在有過於故事的吧，因他有過這樣的宣誓，每在就睡之前，必要誦讀聖詩的，誦讀的調子不啻是歌咏，酷似教會庶務員在教堂裏默誦祈禱書。

在我懇切的請求之下，這位日益柔和的老人家，終於對我退步了。

『啊，很好！你可和聖詩時在一塊，而我不久要受審判於上帝之前了。』

他在一張裝着套子的舊圈椅的背上斜靠着，頭兒傾側，向天花板仰視，於是靜思幽沈地對我追述關於已往，關於他的父親了。有一次，強盜到波勒可訥來搶塞夫商人，他的父親跑上鐘樓去撞警鐘；但沒有知道後面跟有強盜，不是就被刀劍刺倒。被拋下鐘樓來。

『那時我還僅是一個孩子，因此關於這事件，我是不能整個追憶得來的。我所最初認識的外方人，是一個法國人；那時我只十二歲，酷準十二歲的時候。有三起不亞於犯人都是些形容枯槁的人，上波勒可訥趕來；其中有的衣衫襤褸更下於乞丐，也有的以凍餒的不堪而坐立不住了。本地的農民要把他們打死，但護兵阻止這樣做，於是就趕散了他們；以後他們也未

有其他的痛苦受到。我們常去看那法國人，他們很是能幹伶俐；也很樂觀……有時他們還歌唱着。紳士們往往坐着拖拉卡自尼尼出來觀望這些犯人們；其中有的對着那些法國人辱罵，舉拳向他們揮揚，甚至把他們來敲打，同時也有仁厚的人用法國語同他們談說，把錢給他們，表示着萬分的熱誠。竟有一個老紳士掩面哭泣了；他說，這個惡棍普儒坡脫毀壞了法國了。啊，你看他是個俄國人，又係一個紳士，而卻存心善良——可憐那些異邦人！」

他靜默了一刻，緊閉住他的雙眼，把手指梳櫛了一下頭髮；然後真誠地追憶着過去再向下說：

「冬的咒符傳遍了街道，霜雪始從事於侵蝕農民們的茅屋了，於是那些法國人常跑來我母親的家裏，在窗門下立着，敲敲玻璃地叫跳，強着要熱麵包，因為她時常自做出賣小麵包的。母親不容他們踏進我們的草舍，只把麵包從窗口拋給他；們這些火熱的麵包，在他們不在乎地抓了起來，向胸懷裏塞去，貼近着他們裸赤的膚皮。我實想不到他們能這樣耐熱呢！他們有許多死於凍冽了，因為他們來自一個溫暖的國家，所以不慣於霜雪的威迫的。我們的洗滌室和廚園裏有兩個法國人住着——一個官，和他的遞令兵密羅。」

「官是一個瘦長的男人，皮骨是直接相互有關的，他時常裹着一件齊及足踝的女式外套內外出入。他確很為可親，不個是一個爛酒囊，所以我的母親常自暗釀一些啤酒，賣給他。當酒給他喝足之後，就即破聲而歌了。及他學會了說俄語，他往往要流出自己的見地來：「你們的不是全白的國家，實是黑的——又是壞的！」他雖說得很不完全，但我們能够懂得，至於所說的事實也尚可信的。伏爾加河上流的兩岸是不舒適的，可是再向南去，氣候就變得略為溫暖些了，直抵裏海，那裏終年不見霜雪。這話是有相當真確的，因為在福音書裏，未嘗講到雪，也未嘗講到冬天的，其他在戲劇裏，聖詩裏，凡屬我能記得的都沒有的……以及基督生存的地方……唔，我們一旦把聖詩讀完，從之就要一起誦讀福音書了。」

他又墮入一個靜默境裏了，如要入睡似的。他的思想已馳逸他往，一雙斜瞥着窗外的眼睛，顯得又小而銳利。

「再講點給我聽聽吧，」我說着，舉動很輕佻得像根當頭棒。

他無形受了一怔，然後開始繼續說下去。

「唔——我們是說的法國人。他們畢竟和我們一樣是人，不見得更壞，也不見得更罪孽深重。有時，他們往往叫我的母親：「麥敦！麥敦！」意義即是「我的太太，」——我的主婦，」於是她就拿五磅麵粉置在他們的袋裏。她有出於普通的婦人的氣力；故能够提着我的頭髮，把我輕提起來，直到我已二十歲，甚至直到我的體格已至相當重量的年齡。啊，這位遞令兵密羅是很愛馬的；他常常來到天井裏，很恭維地向着農民，要求他們給匹馬兒他養。當初是難辦的——是有爭執和反對的，——但後來農民們看見他就叫「噓，密羅！」而他老是滿臉春風點着頭，向他們奔了過來了。他有沙黃色近似紅色的頭髮，長着一個大的鼻子和厚的嘴唇。關於馬的一切，他都知道，叫他醫治馬的病症能够立奏奇效；後來在尼尼他做了一個獸醫，結果他因神經錯亂，被一鎗打死了。春天將臨的時候，那個官的形狀已有死的預兆，及春來未久的一個早晨，他即悄然地死了，死時是坐在外屋的窗口——頭兒倒垂若在深思遠慮。

「他有這樣的結束。我真悲傷異常。在暗中我曾悄哭過一場。他是這般彬彬有禮。往往扯着我的耳朵，用他的本國話很仁心地和我談說。我雖不懂他的所云，但我很樂意聽——因爲人類的仁愛不能在街坊上買得到的。他曾教我學他的土話，但我的母親不允許，即送我到牧師那裏去，於是這位牧師任意地對我施那鞭撻之威，且還親上官衙去陳訴。那時候，我的孩子，我所受的待遇是很暴戾的。你真未經嘗過這種待遇呢……你所受到的實算不得一回事，請你不要忘記……要是提起我的情形……我是受過無窮——」

黑暗漸見下沉。在暮色中，外祖父似乎變成少見的龐大，他的眼睛閃耀如貓眼。他靜靜地，細心深思地談了各種事節，但提起他自己的時候，他的話序就頓成流速，調子也富有熱情和妄自誇大的了，使我聽不入耳，至於他那習常的主觀的命令，我聽了更不高興。

「記住我剛在所說的話！留意，切莫忘記！」

他對我所說的許多事情，我雖不能一一都記在心頭，但多數的事不用他命令我，不自主地永留在我的記憶裏，使我覺得一種心的病弱。

他從未講過烏托捏造的故事，所屬講述的，多是有事實的鑿實和已發生的，而且我也知道他討厭詢問的，這反使我偏要問問：

『誰好呢，法俄二國的人？』

『我怎能說得出呢？我從未在家中看見過一個法國人，』他怒不可遏地咆哮了。『一隻波蘭的貓在它自己的洞裏總是好的，』他補添說。

『那末俄國人算得好嗎？』

『他們在許多方面算得好的，要統治在地主之下的時候，他們更見得好了。現在我們真是混亂不堪；人們甚至生活都不能維持了。自然，那些紳士們當受咀咒的，因為他們明知幫助他們而不行，但那亦不可一概而論，尚有幾個人們是好的，已有相當事實證實了。再至其餘的——很多蠢得如鼠一樣的貪而無鑿；凡你所樂於供奉的東西他們會盡其所能的拿去。我們中間有許多是美味的果實，但核肉已被剝食殆盡了；祇剩徒有其形的果殼。人呀，剝食是你宜加學習的一課！我們務要學習這一課，我們的機智目前該已敏銳了；可我們還不夠。』

『俄國人要比其他人民健壯嗎？』

『我們之中有幾許很是健壯的人民；然而最重要的，並不是氣力，還是要推靈敏。如其祇以氣力為先決，則馬兒是優勝於我們的。』

『但是法國人為何要和我們宣戰呢？』

『那是朝廷的事。我們是無由得到理解的。』

至於我的問題是：『普儒坡脫是如何一種人呢？』外祖父聲調懷古地回答道：

『他是一個壞人。他要想打平了世界，然後他再以平等給我們——沒有統治的人，也無所謂主宰者；不允有階級的區別，都受同一的制裁，承認同一的宗教，每一個人都以平等相待，所以他們之間，僅有各人的名字是不同的。自然，這全是無稽』

之談。祇有龍蝦，方是相互間無區無分的生物……而魚類間就有階級的存在了。鱒魚與鯉魚不相爲謀的。而小蝶鮫與青魚結不成朋友的。我們之中有許多普儒坡脫有雷心（塞低彭·忒摩休夫）和舅蓋基（倚米理亞·倚佛納夫）——關於這下回我再告訴你。」

有時，他會一言不發的虔默着許多時候，眼睛轉動着凝視我，有如和我初次見面似的，這最使我不愉快的事。但在我們之間他從未講起我的父母親。當我們這般閒談的時候，外祖母往往會悄然地走入室來，在壁角裏佔坐一席，默默的不見其人的坐了許久時候。然後出其不意地聲調慈愛地問着：

「你可還記得，父親，確可留戀地，我們進香摩絡的那一回？已有幾年了？」

等了一回沈思，外祖父慎重地答道：

「我不能確知其詳了，但記得是在我患虎列刺之前。就是那我們在樹林裏捉住那些逃囚的一年。」

「對了，對了！我們還受到他們極大的恐懼——」

「是的！」

我問，逃囚是什麼，爲何他們逃到樹林裏去；外祖父則不耐煩地解釋着。

「逃囚是越獄出奔的人們，爲要避去他們規定要做的工作。」

「你們施用何法捉捕他們的？」

「我們施用何法捉他們嗎？啊，和兒童捉迷藏似的——有的跑了，剩下的去找他們。捉了他們來。當他們就捕的時候，受盡了毆打，鼻管被割開，而且有囚犯的印記，烙在他們的前額上。」

「做什麼呢？」

「唉！這確是個問題，我所回答不出的問題。至於錯誤誰屬，是跑走的，抑是追逐的，那也是思議不來事情！」

「你還記着嗎，父親？」外祖母說，「在大火之後，我們怎樣——」

我匆忙離去了爐榻的溫熱石板，警心地溜出房外，有如履薄冰無異。我發現外祖母已在樓上，在房內來回徘徊，不斷地嗽唾着口嘴。

『受傷沒有？』

她走到壁角裏，在小盆裏吐了漱口水，然後冷冷地回答：

『並無大礙。牙齒依舊很好，僅是嘴唇有破罷了。』

她看着窗外說：

『他又發脾氣了。這在他老年者是不利的，一切的事都這樣不滿人望了。現在你睡去吧，快做你的禱告去，而且這件事你再不要想起。』

我又多問了幾個問題，想不到她竟異乎尋常的嚴酷，叫道：

『我對你說的什麼話？從速去睡！這般不服從的人我從未聽見過。』

她在窗口坐下，吮吸着打破的嘴唇，頻頻地在手帕上吐唾，而我一面在解服，一面又望着她。我能從這灰藍色的方窗口，看見在她後頭星星閃耀的天空。街道上萬籟俱寂，房子隱約在黑暗中。於我上牀之後，她走近我的身旁，溫撫着我的頭兒，說：

『安穩地睡！我到樓下就來。莫要忘我吧，可愛的人，你該知道，這全是我不是。現在快睡吧！』

她親吻了我一下，從即走開了；接着一種難堪的悲傷兜上我的心來。我就跳出這寬闊，溫柔的牀，走至窗口，向那窗下空虛的街道凝視，那時我已被憂傷所僵化了。

第七章

沒有多久，我就整個了解了這事實，外祖父既有一個上帝，而外祖母又另有一個的，這異點，屢次引起我的疑竇，有幾次我無法按住這啞謎。

有時，在早上外祖母醒來，兀久的坐在牀上，梳着她那異常的頭髮，她的頭毫無動搖，把梳齒理着她那烏黑的似絲的髮的每一根，同時細語着，並不來擾醒我。

『打通你纏結得這樣子，讓鬼來抓你！』

當她這樣自言自語地把所有的纏結疏通，從速地就把一條粗厚的髮辮編好，匆匆從事於洗濯，頭兒不斷地搖搖擺擺，而且，在她臉上睡意的痕跡還沒洗掉，就去跪在聖像面前，至心誠意地開始她早晨的齋沐了，於是她的精神也就立即振作起來。

她伸直了俯曲的背，頭兒舉起來，向那客山的聖母瑪利亞的圓臉上凝視一忽，就尊敬地畫在身上一個十字之後，銳逼地細聲說：

『光榮無上的聖女！今天把我收入你的保護屏藩吧，至愛的聖母。』

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又困難地把背脊挺直，繼續熱情地低語，情緒頓加深刻的：

『我們快樂的泉源！超純的美！燦爛的蘋果樹！』

在每天早晨她有新話來讚美的，爲此故我往往精神彙敷地來聽她的禱告。

『可愛的心，是這般純潔，是這般美善！我的堡壘和我的避難處！金色的太陽！上帝的母親！照顧我受狐惑吧；幫助我不衝撞一個人，不因別人無心的過失而自憤怒。』

她那烏黑的眼似在微笑，一股青春的神氣鼓動着她（面上），手兒又徐徐沈重地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

『那耶穌基督，上帝之兒子，垂憐我一個罪人，請看聖母的面。』

她底祈語往往無所謂禱文的格式，祇有忠實的讚美，充滿其中而又極簡單的。

在早晨，她禱告的時間並不長，因為須去預備茶壺，外祖父又不雇一個僕人的，要是到了時間茶還未及備好，就不免要受他的怒意的責備的。

有時，他起身得還比她早，於是就到氣樓上來。適遇她還在禱告，則藐視地抽搖着他黑薄的嘴唇，經過幾分鐘地立下來聽她，直至茶已到了口邊，還得要咆哮一下：

『我會好幾次同你說應該怎樣祈禱的，獸頭，然而你，總是胡言亂語地叨個不休，你這異教徒！我真莫明其妙上帝也會寬宥你的。』

『「他」明白的。』外祖母堅信地回覆他，『關於我們所未嘗對他說的話，其實什麼東西他都能觀察得到的。』

『你這堪咀咒的獸頭！——嘿——嘿！——嘿！』這是他唯一的回答了。

她的上帝是和她終日相處的；甚至對付動物她也提到「他」。那位上帝，明顯地，以願意的服從，使他成爲對於所有東西的標題——對於人，狗，蜂蟲，甚至田間的野草也在其中吧；對於大地的所有，以同樣仁慈和他們接近的。

有一次旅館老闆娘——一個奸佞的，美貌的，會施甜言蜜語的東西，有着煙似的面色和金色的眼睛——的寵倖的貓兒，在園圃裏捉到一隻噪林鳥。外祖母逐下這一隻將死的鳥兒，詈罵着貓，叫道：

『你真上帝多不怕嗎，你這罪惡的逆漢！』

旅館老闆娘和門房很是笑她的話。她即含怒地對她們說：

『你們以爲動物就沒有曉得上帝嗎？一切東西對於上帝要比你們曉得得多，你們這般忍心的賤物！』

當她拿着馬具要裝上肥胖而憂鬱的雪拉巴的時候，她也會同牠嘮叨起來。

「你爲何顯出這樣可憐的神氣呀，上帝的勞動者？爲着何故呀？你是老了，我親愛的，或就爲這個緣故吧。」馬呵息着，搖着頭兒。

然而上帝的名字在她並不像外祖父那樣時時在口頭叫喊的。她的上帝是很神聖的，而且我曾聽見說，在「他」面前我決不能說謊的；我也自覺說謊是可恥呀。想到「他」有一種非目所見的可恥的力量產生，使我在外祖母的面前永不敢說謊了。要想在這位仁慈的上帝面前躲飾任何事情是決無可能的；實際上，我甚至未嘗這般想過。

有一天，旅館老闆娘和外祖父吵嘴，把他辱罵，同時把未有參加吵嘴的外祖母也罵在其中；不但刻薄地把她辱罵，甚至把個紅蘿葷向她的身上打着。

「你是一個獸頭，我的好女人，」外祖母十分鎮靜地說；但我卻視此爲莫大的侮辱，決定要向這險惡的東西報復。經過好久，我還決不定一個頂好的方法，來處罰這位頭髮沙黃色的，有兩個下頰的，而眼睛祇餘一縫的胖婦人。我親自在同居人中間爭吵所得的經驗，曉得他們互相報復的方法，不外是割斷了敵方的貓尾巴，驅逐他的狗兒，宰殺他的雄鷄和母鷄，深夜爬進他的地窖，在木桶裏的白菜和黃瓜上面倒了一下煤油，且把麥酒倒在桶外。但諸如此類的事我全不願去做。我願做的要不殘酷，然而很恐怖的事情。

我終究選定了一個方法。我躲伏着以待旅館老闆娘，當她一入地窖，我就把地板門關上，加上鎖，在上面來一個輕捷舞，再把鎖匙拋在屋頂上，然後跑到外祖母正在忙着烹飪的廚房裏去。當初，她沒有知道我何以這般狂歡。但迨她明白了蘊底，舉手打着我——我身上爲此所備挨打的一部分；她把我拖到天井裏，迫我上屋找出鎖匙來。我千百個不願地把鎖匙交給她，心中也爲她會來要鎖匙而很覺驚異，於是就跑到一個天井的壁角裏，從那兒，我能够看到這俘虜如何被她放出來，以及她們如何言歸於好地相同一笑，於她們橫過天井的時候。

「我向你會報復的！」旅館老闆娘揚起她肥胖的手，指點着恐嚇我；可她一張眼如縫的臉上滿露着仁慈的笑容。外祖母抓住我的衣襟，把我拖到廚房裏。「你怎會幹出這樣的事來？」她問。

「因她在你身上打了一紅蘿服。」

「你的用意是不是爲了我所以這樣做的？很好！那末我要爲了你做樁事情了——我須搥打你，把你放到火爐下面和老鼠一起住去。你倒真是個善護使呀！看一個水泡吧，立即就要破碎了。」如其我對外祖說了，他會把你的皮剝去。上氣樓濫理你的功課去。」

這一天，她在事後直未和我多話，可是到了晚上，她在禱告之前，坐在我們的牀上，把一種很能感人的音調，講了下面這幾句我所永不忘懷的話：

「現在，利克，我親愛的，不用你來預聞大人所做的事吧。大人佔有責任的，他們須對上帝負責；可是責任還未干係到你呢；你要根據一個兒童的心來生活着。等待上帝來點悟你的心，告訴你應做的事件，和應走的路吧。你懂得嗎？無論何事，你必須去管誰是誰非。有上帝在審判，處理着；那是爲「他」，不是爲人。」

她靜默了一會，受用了一撮鼻煙；於是，又右眼閉着地，繼續說：

「啊，連上帝自己也有時不知錯處誰屬的。」

「上帝不是知道一切的嗎？」我駭異地問。

「如其他是知道一切，那末有好多已往的錯處可以不再犯了。假定這是「他」，天父，從天上頻眺着下面，時常看到我們怎樣在怨艾和咽泣，他會說：「我的人們，我可憐的人們，我多麼替你們悲傷呀！」」

當她的話還沒說完的時候，她已號叫了；她就拭乾了潮潤的臉頰，走至一個壁角裏去禱告着。從這次以後，我覺得她的上帝越加接近越加神聖的了。

我聆教外祖父的訓話，他也說上帝是個東西——能視，能聽，知盡一切，是人民凡百事實的善助者；可他並不像外祖母勤樂於禱告的。早晨，在他要到聖像前佇立之前，必要較久的從事於洗濯；直至他把衣服穿好，又精細地梳了一下沙黃色的頭髮，刷刷他那鬚鬚，在鏡子中照了一番自己，觀察那是否整齊的襯衫，最後把黑色的濫巾墊入了背心裏——完結後，他方

留意地，幾乎偷偷地，走至聖像的面前。在那裏他往往在地屏的一塊引人注目的木板上站着，而眼睛的表情不亞於馬眼睛的瞬眼，他低着頭，兩臂直垂的姿勢和一個受訓的兵一樣，這樣地立着片刻；後來，立得更直，似個細長的木樁，於是開始他的動人的禱告：

「憑聖父的名字，耶穌基督的名字，和神靈的名字。」

在他說完這些話以後，我總覺得室內似乎佈滿着非尋常的沉默；即使那蒼蠅好像也不敢大聲地叫了。

他在那裏立着，頭兒突然下垂，眉毛揚起而倒豎，金黃色的鬚鬚水平地蹺起，口中發出一種肯定的聲調背誦禱文，有如背着課書無異，而且聲音又是非常清亮而莊重的。

「當審判者來的時候就無法可施了，一切行爲都瞞不過的——」

他在胸口上輕輕地敲擊着，仍是熱烈地繼續禱告；

「我認爲罪人們最怕和「你」接近的。啊，請「你」寬容我的罪惡吧。」

他誦着這「我認爲」的口氣是命令式的，而他那右腿的顫抖始終沒有停過，好像是在無聲地計算着禱告的時刻，且他對着聖像可能地把身子伸直，看來變得更長，更瘦，更枯乾了似的——他是這樣至誠，這樣彬彬有禮，而他的懇求又是這樣固執的。

「神聖的仙醫呀，請把我靈魂上不滅的災難醫治好吧。聖女，我是求自心底向你哀叫；我已把我自己的熱情也奉獻給你。」

眼淚充滿了他的藍眼睛，他是高聲哀泣了：

「歸罪我，上帝讓我把信仰彌補已往的所爲吧，且懇盼不要記住那罪重難赦的事實！」

他不斷地在身上畫着十字。頭顱儘搖着，如在頂撞什麼東西似的，至於聲音也變成了尖銳而碎啞了。在我後來偶然在一個猶太會堂裏走了一趟，始覺外祖父這樣禱告和一個猶太人無異。

那時在桌上的茶壺已噴了好一會的氣了；弄得室內滿是一種熱麥餅氣味在飄浮。外祖母鎖着眉在徘徊，目光傾注在地板上面；快活的太陽從花園裏向着窗門張望，珠子一般露水在樹木上閃耀，早晨的空氣裏成分着洋茴香，葡萄叢和熟蘋菓等混雜的氣息的，但那外祖父仍未輟息他的禱告——顫動尖聲地說。

「我身上災難的火燄快消滅了吧，因我現有的不幸和邪惡已不堪忍受了。」

我已完全諳熟了早晨的禱文，即使在夢中，接下去的是什麼我也能脫口而出，我往往很有興味的聽察他在禱告有無漏字或錯誤——這是難遇着的；但如我偶有所遇，則心中會幼稚地起了一種鄙薄的愉快的感覺。

當他完畢了禱告，外祖父往往對祖母和我說個「早安」的，我們也與以回禮，於是在桌旁坐下來。這時我常常要告訴他：「今天的早禱你漏了一個字。」

「沒有的吧？」他形似不信而又很快的說。

「真的，你該說，「這，我的信仰，無上的統治，」但「統治」二字你沒有說呢。」

「呵呵！」他會叫起來，很惶悚的，認罪似地轉眄着眼睛。

以後，爲了我把他的錯誤指出，他會殘忍地對我報復的；可能看到他一度的踟促不安，也足爲我感到暫時的勝利和快樂。

有一天，外祖母說笑地對他講：

「父親，你的禱告上帝概已聽得倦了吧。你的話老是反覆的沒有變化。」

「什麼話？」他以一種肇禍的浪聲囁叨着說。「你幹嗎又要吹毛求疵的？」

「我說，據我聽到的，你沒有從你的衷心獻個小小的字於上帝。」

他突然面色青白，而且，憤抖着，從椅子上跳起來，拿了一隻碟子拋向她的頭上去，喊着，聲音如鋸子解木：

「給你吧，你這老巫婆！」

當他說到上帝是全能的，他常說他比其他的品性更來得殘忍。「人犯罪，終至於流血了；再犯罪，他的市鎮終於被火焚毀了；上帝處罰人們是以飢饉和災難，即如此刻吧，他還常常拿着一把劍來統治地球的——對於罪人類的一種刑罰。那些人類如要破壞上帝的誠例，不免要有憂傷和毀滅的處罰的。」他說到最後的一句話以手指敲着桌子來加重語勢。

我絕不以爲上帝是有殘酷的，我猜想，外祖父所以要發泄這番話，目的並非在使我對於上帝，而是對於他自己的畏懼心；所以我坦然地問：

「你說這番話的用意是不是要我來服從你？」

他也一樣坦然地回答我：

「唔，也許是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又要來反抗我嗎？」

「外祖母怎樣說的呢？」

「你不要對這個老獸貨信服吧！」他威厲地警告我。「她的愚拙在年青時候就帶來的，一字不識的，缺乏理性的。我要叮囑她，不要再大膽地和你講述那些不關大局的事情吧。告訴我啊——有多少天使們的伴侶？」

我如他所望地回答了，接着我又問：

「他們的伴侶是有限定的嗎？」

「啊，你這獸頭！」他微笑着，掩了他的臉孔又緊咬着他的嘴唇。「伴侶與上帝有何干係呢……他們的生命是屬於地上的……法律是無效於他們的。」

「是什麼叫法律呢？」

「法律嗎！唔，這是從習慣闖變出來的，」這老人家有勁地說，顯得愉快的興奮；他閃映着他利慧的眼睛。「人類協和地住在一起——公認這般那樣是我們動作的絕佳程序；於是我們把它來成爲我們的習慣——一條規則；最後，這規則就成爲法律。譬如說，在孩子開始一種遊戲之前，他們先要從中安排好怎樣玩法，應要律守如何的規則。法律的產生也和這

個異趣同歸的。』

『而伴侶與法律的關係又怎樣的呢？』

『啊，他們是像一個倔強的人；他們要使法律處於無效。』

『爲何呢？』

『唉！這是非你所知的，』他回答，認真地眉毛皺了起來，至後來，又似解釋地說：

『人的所有動作都爲實現上帝的計劃。可是人類的願望，都被上帝異向的求全所阻礙了。因此人類的制度難以持久的。一見上帝的長鞭掃着他們，他們於是就倒入塵埃中了。』

因爲我理足對於「伴侶」這個字感到趣味，所以又繼續地問他：

『但是約蓋夫舅父所唱的：

光明的天使

爲上帝而爭戰，

惟有撒旦的奴隸

才是真正的侶伴

又是什麼意思呢？』

外祖父把手附在鬍鬚邊，掩住口嘴，同時他的眼睛也閉上了。而他的臉頰在顫動，我猜想，他心中是在好笑吧。

『約蓋夫應被把兩足細住，拋入河水裏去，』他說。『他唱那歌是無聊，而你聽那歌也是無聊的。這不過流行在克羅哥一種鄙陋野語——屬於別宗的異教的邪說而已。』於是他把視線跳出我的身外，沈思地喃喃說：『嘿——嘿——嘿，爾！』

他雖視上帝高出於人類的，有如一極端可怕的東西，然而他仍和外祖母一樣，自己的一切行動都向「他」祈求的。外祖母所曉得的惟一的聖徒，就是匿可勒·查羅·弗留拉和賴夫發，人性的同情和仁愛充滿着他們，與人類共享生活於鄉村和市鎮裏，並且掌管着人們的一切關係；至於外祖父的聖徒幾乎都屬犧牲的，他們損毀偶像，或反抗羅馬教皇，在結果則拷刑、焚燒，或活活地抽筋剝皮。

有時，外祖父會玄想地說：

『要是上帝庇佑我賣出了那所小房子，即使佔到一點薄利，我也必在聖·匿可勒前舉個謝神禮了。』

而外祖母卻引爲笑談的對我說：

『他真越發老獸了！難道，關於出賣一所房子，就值得麻煩聖·匿可勒嗎？我們的小神父匿可勒豈是沒有更可幹的事嗎？』

一本外祖父所屬的教堂日歷，我保存了好多年，其中留有他親筆寫的題詞數首。在這題詞之中，關於躍阿虛莫和愛娜的日子，文字很正楷的，用紅墨水寫着一首詞：

『我的恩人，他們除卻一種患難了。』

我是記牢那「患難」的。

因他維持不長進的孩子們的生計心切，外祖父即自成一箇貸債人，暗中往往有東西做抵押品。有人控告他，於是，在一個黃昏，警察來宅搜查了。當時發生了一度鼎沸的騷擾，幸而結果很好，於是外祖父禱告着，直至次晨日出的時候，在我進早餐之前，他在我前面，在日歷上寫下這幾個字來的。

在進晚餐之前，他常把聖歌念着，此外還有祈禱書，或者倚佛勒·沙令的書也念，及他晚餐畢，又去開始禱告起來，他那追悔抑鬱的話，震響於寂寞的黃昏中：

『我能獻給你何物，或我何以向你贖罪，啊，至尊的上帝呀，啊，衆王之王呀……援佑我們拔脫一切幻魔的想像吧……』

啊，主呀，襄護我們遠離某種人吧……我的淚落下如雨，我的罪惡的回憶——』

外祖母時常說：

『啊呀，我真疲倦極了！我要睡去，不做禱告了。』

我常被外祖父帶上教堂去——星期六去做晚禱，星期日去做特別彌撒——我，即使在教堂裏，也能很清楚地，辯別他們所說的上帝究竟是那一個；且莫管牧師或教會庶務員到底在背誦的什麼，可他們推崇的是外祖父的上帝我很明白的啊；然而在唱詩班的上帝又是外祖母的，自然，我這種區別是很淺薄而又幼稚的，事實上怎會有兩個上帝間的區別來呵；可我却記得，有如恐怖的力量壓制着我的心去記得，印在我腦中的外祖父的上帝着實引起了我的恐懼和抑慮的感情。我認得他是個專利的神，專張着嚴肅的眼睛向我們衆人巡視，從事搜集人類間所有的醜的，惡的，和孽深難拔的事情。顯然他是藐視人的，他是主張悔罪，而且也愛嚴罰的。

在那些日子，我設想上帝而所得的思想和情緒，是我教養靈魂的先決條件，也是我生命中最可讚美的日子。此外我所得的其他印象，僅是使我厭惡的殘酷和穢濁，引起我心頭的憎惡和不屑的感覺。上帝，祇有外祖母的上帝，這位創世可愛的朋友，方是適我天性的至大至剛的人物；所以我不能自己的爲這個問題所擾動——『好的上帝怎麼不爲對外祖父所看見呢？』

街道上我跑不慣的，因爲易於感受到刺激的緣故。我所得的印象似乎把我混擾了，以致我後日幾乎無日或止的狂發脾氣。

我是無伴無侶的，鄰人的孩子都視我如仇敵。我不許他們叫我『這克汁密爾人的孩子』，反致他們變本加利的愈要這樣叫，一旦看到我，就會即刻成羣地叫着：『注意，那個小子來了，那個克汁密爾人的外甥。搥他呀！』於是就開始一場狼鬪。據我的年齡來比，我還算強壯，並且我的拳頭又是活潑如龍；我的對方很知敵情，所以總是結隊的向我圍襲；結果我自不免受街道撫卹的，等我走回家中，鼻子打破了，嘴唇弄傷了，又是創傷滿面，衣衫破爛而又滿是刺人鼻管的灰塵。

『爲什麼？』外祖母遇見我，她就喊起來，滿示着驚慌與憐憫。『你又一定和人打過架了，你這小流氓，你總這樣去幹是
何道理？』

她替我洗面，在傷痕上敷着銅板或鉛板的敷劑，她一面在做，一面又說：

『啊，你這樣好勇鬪狠是何道理呢？在家裏看來到還很是安靜的，但一出門檻你就變得無所不爲了。你的衷心該要感到慚愧呀。我去告訴外祖父不許你出去。』

外祖父常常來看察我的創傷，他也並不責備我；祇窒息而喘氣着：

『許多勳章呢！你替我看守在我家裏，青年的戰士，不准你大膽地到街上去瞎跑，聽着嗎？』

當街上寂籟的時候，我永不會被它誘惑的，但孩子們快樂的喳喳聲，一旦傳入我耳，我就從速向天井跑去，外祖父的戒令也不在念了。傷害與辱罵並未傷害我，可那街頭玩弄的殘酷——一種惟我所覺的，卑劣又無人道的，痛心病狂的殘酷——卻有力苦惱我。當我見到在孩子們手下鷄犬的被窘逐，貓的被磨苦，猶太人的山羊被驅驅，流浪的醉漢和幸運的『死之神』已鑽入了他的口袋的倚哥惜，的被嘲弄，』我就無法忍受了。

這是一個高高的，形容憔悴的，烤榨乾的人，他身上常披着一件有分量的羊皮，在他少肉的，執拗的臉上滿長了粗毛。他穹着身體，在街上走起來古怪地搖擺着，且是一話不說的——他那固定的眼光始終在地上凝視的。他那具有一對憂傷而小的眼睛的鐵色尊顏，俾我對他產生一種不如意的尊敬。我想，假使目前有一個人，他的心裏有一件難辦的事盤踞着；他正在思求什麼辦法的，如其去阻礙他這是未免不合於理吧。

小孩們常在他的後面跟逐，拿石子在他寬闊的背上擲去；這在他似乎若無其事的，走了一會兒之後，方始穩靜地站下，頭兒轉過來，把痠攣地動着的手把他那破爛的帽子向後一推，然後瞧瞧四周的他們，有如他剛自夢中醒來似的。

『死之神已進了口袋的倚哥惜！倚哥惜，你上那兒去呀？當心，死神已在你的口袋裏！』孩子們叫着。

他聽了就縮出插在口袋裏的手，從之身體即速俯下，在地上拾起一塊石子或者一團乾泥來，再揚舞着他的兩隻長手。

臂，一面還發出濕濕的辱罵，而他的辱罵老是同樣幾句固定的穢語。關於這方面，孩子們的能力真要比他強得多了。有時他踉蹌地轉跟在他們的後面，可是他的長羊皮卻不便他的跑，於是他就跪下地面來，把兩只烏黑的手支住着休息，顯出一副與枯樹枝無異的形狀來；這時候，孩子們會把石子向他的腰部和背部擲過去。其中較大的甚至跑近他朝着他跳躍，把兩把塵土撒在他頭上。

但我在街上所感到最目擊心傷的情景，要推我們的臨在末日的格勒高來·倚佛納夫基一幕了，他已變成雙目全盲，求乞度日的人；他的儀表是這樣高高而且清秀，也是永不多話的。一個頭髮斑白的小老嫗攙了他的手臂，停在窗戶下面，（她的眼睛從不向窗戶瞧望的）聲音尖銳地哀號着：

「看基督面上，可憐這窮苦的瞎子吧。」

然而格勒高來是永無一言的。他的黑眼鏡正朝着房子的壁牆，窗戶，或過路人的臉孔；而他的嘴唇也是緊閉着的。我常常看見他，但從未在他閉着口中聽到一點聲息呢；因此一個關於這個虔默老人的思想不解地重壓在我心頭。我又不能走近他——我從未走近過他的；要是有人領着走的他，一旦被我看見，反而常向房子裏跑去，對外祖母說：

「格勒高來在外面呢。」

「是他嗎？」她的聲音不快活地又憐憫地喊。「唔，你跑去給他這個吧。」

但我直捷地而又憨聲地拒絕她，她則親自到門口去，很久的在那裏立着和他攀談。他常帶笑地，摸着他的鬍鬚，但話並不說得很多，而那不多的話也是語氣簡單的。有時，外祖母把他領入廚房，拿茶和一點東西給他喝吃，而且每在他接受寬待的時候，總問起我在那裏的。外祖母就叫我去，可我總往他處跑開，自避在天井裏了。我走近他是不可能的。我意識到，在他面前我是要感到一種難以容忍的自慚，且我明白外祖母也同樣感到自慚吧。我倆僅把格勒高來談過一次，這在有一天，當她把個領到門口，一面號叫着，垂低着頭兒，回來經過天井的時候。我走近她，握着她的手兒。

「你爲什麼遠避他？」她柔和地問我。「他是個好人，並且很喜歡你，你知道的吧。」

「爲什麼外祖父不把他留下呢？」我問。

「外祖父？」她頓時停了話頭，後來才用一種很低的聲音說出下面幾句先覺的話來：「記住我現在所說的話吧——上帝將因此嚴格地處罰我們的。他將處罰我們——」

她是沒有言失其中，因爲在後十年，當她已赴黃泉之後，外祖父也在市鎮的街頭上流落，也做成了一個乞丐，而且着了狂——他是可憐地哀泣於窗下：

「善心的廚司，給點包子我吧——僅祇要一點包子呵。嘿——嘿，爾！」

在倚哥惜和格勒高來·倚佛納夫基之外，服羅克和我也很有關係的——她是個惡譽的婦人，已被逐出境了。她常在假期日出現——是一個悍惡的，披頭散髮的，沈湎於酒的傢伙，走路時有一種異常的步調，有如足不移動亦不觸地似的——如朶雲似地漂浮着，並且亂叫着她那卑夷的歌曲。街上的人一瞧着她，立刻速自藏躲了，跑到門廂裏，或壁角裏，或店舖裏去了；她省事地巡迴了街道。她的臉顏差不多是藍色的，而且腫得像個魚泡；她那灰白的大眼睛總是古怪怕人地闊張着，同時她還有時呻吟着，叫喊着：

「我的孩兒們，都躲在那裏呀？」

我詢問外祖母她是誰。

「你毋庸知道這個的，」她回答；可是仍又清楚地告訴我：

「這個女人原還有個丈夫——丈夫名叫服羅納夫的文官，他想得到一個較好的位置；所以把自己的妻賣與他的官長了，而這個官長把她帶到別個地方，直有兩年她未回家。當她回家的時候，兩個兒女——一子，一女——已都死去，而丈夫又因公款賭錢而入牢了。她無以自樂，則把酒來澆愁，且現在她正在自作瘋亂了。故在每個假期日她總被警察捕去的。」

是的，家庭較好於街道得遠了。在午餐之後要算最好的時間，那時外祖父是上了約蓋夫舅父的工廠，外祖母在窗口坐着，把許多有趣的童話，和其他的故事告訴我，而且還提到關於我父親的事情來談。

從貓嘴裏救下來的那只噪林鳥，它那損壞了的翅膀已被剪掉了，外祖母又巧妙地替它做了一只木腿，充它那一只被咬去了的腿兒的補缺。而又教它人語。有時，她會整個鐘頭的在掛在窗架上的鳥籠面前立着，一般儀表很像一隻和善的大動物，她把粗拙的聲音，向那隻毛黑如炭的鳥兒，反復地說：

『啊，我那美麗的噪林鳥，求點東西吃吧。』

噪林鳥把它小而活潑的談諧的眼望着她，而且把木腿在鳥籠的薄底上輕擊着；接着伸直了它的頸項，和一隻麻雀似的鳴嚀着，或者效尤那杜鵑鳥的哀感音調。它會試着像貓似的咪咪地叫，而又會像一條狗似的汪汪地吠，但它人語這禮物是回絕的。

『不要說廢話吧！』外祖母有如其事地說。『說「給噪林鳥一點食物」吧。』

這黑毛的小獼猴叫出一種聲音來了。定是『*Dabushka*』（外祖母）於是這位老人家快慰地笑着，就親手給它東西吃，一面還說：

『我知道的，你這流氓，你是一個虛偽者。你實無事不會作的——對於任何事你都够聰明的。』

她給噪林鳥的教誘遽然成功了；不久，它能非常清楚地求其所欲了；且由外祖母的教授，它能咀唔地說：

『早——早——早好——好——好，我的好女人。』

當初它的鳥籠常在外祖父的臥房內掛着的，可不久，它就受了出逐，而掛在氣樓上了，爲的它對外祖父也學習效尤，當外祖父振聲清楚地做着祈禱時，它常常把它黃蠟似的嘴伸在鳥籠柵欄之外，雌黃着：

『*Thou Thou Thee T——hee Thou*！』

外祖父就生氣它這種的摹效，有一次，他甚至中斷了祈禱，足兒頓頓地怒吼道：

『拿掉這個魔鬼吧，否則我來殺死它！』

在這間房子裏，固然有許多有趣快意的事接續發生；但我總是在一種有口難辯的憂傷壓抑之下。我的一生似乎全被

這種憂傷所毀滅了的；曾有一個長時間，我彷彿在一個地穴裏生活，失去了我的視覺，聽覺和感覺——我如盲目而又半死的了。



第八章

外祖父忽把房子賣給旅館主人，在嘉儒拖羅倚街重買了一所——一所長草叢叢，可清靜而安適的房子；這，是具有雜色粉刷的一列小房子的最後的一家，如憑空張在田野裏似的。

這新屋很整齊而可愛；在正面是油漆着一種耐看不俗的黑覆盆的顏色，正面的相對，有三扇蔚藍色的低窗門和氣樓窗門的剝落方窗板，顯得十分光輝。左邊的屋頂，如在畫中似地陰藏在青蒼蒼鬱的榆樹和菩提樹叢裏。在天井和花園中，彎曲的路徑鋪滿如網，真彷彿爲了捉迷藏的緣故，而開闢着的。

最好的要算花園是了；固不很大，可樹木滿佈，煞引人興味。在一個角隅裏，建有一個洗滌室，小小的像座玩具的建築無異；在另一個角隅裏，是一個芳草萋萋的大小得適的地坑，一個坑上聳有一個堅實的煙突，這是一個早年洗滌發熱器的唯一的遺物了。在左邊，鄰近着愛勿司尼蓋夫大佐的馬廐，在右邊，和 *Petljanga Home*。毗連着；盡頭又與牛乳商人庇德羅夫婦人的農場相接——一個肥胖紅色的，會吵會嚷的女性，看了她會使我想起一座鐘來的。她在一個洞裏築有一所小房子，又黑暗又鄙陋，長滿了蘚苔；兩個窗口，表情仁愛地，在眺望着田野，深谷，和如一朶浮在天際的沉重蒼翠的雲似的森林。田野上整天有兵士們在波動着，槍上的刺刀在日斜底下閃耀，雪亮得如白色的電流。

我認爲奇異的人充滿在屋子裏。在第一層樓，有個自韃靼來的兵和他胖小的美妻住着，她終日地在叫，在笑，在玩着一隻裝飾唐皇的六絃琴，且還聲音尖高如笛的歌唱着。這是她最常唱的歌曲：

「你愛一個人，

可又沒了她的恩情。

追求吧！你須再得另一人。
爲了一吻的酬報，你可發現到。

她是十倍美麗慈心高。

啊，這個酬報何光——光——榮！

兵是臉圓圓的如個球，坐於窗口，鼓脹着藍面孔，懶無聊賴地左顧右盼着他的紅眼睛，啣着永不熄滅的煙斗在抽，偶然發出一二聲的咳嗽，而且還聲音古怪得似狗地在憨笑着：

『Vookh Voo——kh！』

築在地窖和馬廐上較舒適的房間中，兩個運貨車夫住着——瘦小的，髮已斑白的庇德舅父和他的啞姪司得吧——一個圓溜的，莫知莫覺的傢伙，他的面可把一個銅托盤來做比擬的——同一個手足異長面色抑鬱的韃靼人，凡理倚，一個官長的傭人。他們這些人，對我是種新鮮的事物——偉大的陌路人。但最使我注意的，而我也特地留意的，要推那綽號「好買賣」的房客了。他借的房間在屋子後面，靠近廚房的——一個長房間，有兩口窗，一口與花園相對，另一口與天井相對的。他是個瘦削籠穹的男人，臉孔粉白地有對分的鬍鬚點綴着，而一雙仁慈的眼總是藏在兩片玻璃片下的。他是守默而彬彬的，誰去叫他用餐或喝茶，他千篇一律地回答，「好買賣！」所以外祖母不論前後總是這樣叫他的。那是：「利克！」「好買賣」來喝茶，或者「好買賣」你還未曾用過東西呀！

他的房中，有各式的箱子和我視爲罕見而神祕的厚俄文書籍，在把交通阻礙了。此外還有內存顏色不同的酒精的瓶，銅塊，鐵塊和鉛條等物；而且自朝至夕地，穿一件棕紅色的皮短衫，小方格的灰色褲子，滿污了色樣不同的油漆，氣息聞得要作嘔，看來既不整潔，又覺難受的，他在熔着化鉛，釵和某種銅小件的銅，或把物件擺在小天平上秤秤，適遇手指觸了火，始自狂吼着，繼而耐痛地把手指按在口邊吹吹風。或者踉蹌地踱近牆上的一幅掛圖，於是，把眼鏡擦擦近視着，或湊鼻聞聞它，他

那直聳特別的蒼白鼻子，湊上去幾爲紙片接觸了；同時他又會突然在房間的正中，或近靠窗子，眼睛閉着，頭仰着，癡站好多時候——像中風似的。

我屢屢爬在草棚頂上去，自那裏我可把視線穿過天井；在對過開着的窗口中，可以窺見酒精燈在桌上發出的藍色火焰，和他的黑輪廓，在他於一本陳舊的記事簿上寫着什麼，冰冷色藍的光芒在眼鏡上閃耀的時候。

這個人如癡如迷的舉動，常引我在棚頂上逗個好幾個鐘頭，弄得我的好奇心奮發到反成無限的痛苦了。有時他在窗邊站着，形如木偶，手兒反綁地放着，凝眺着棚頂；但他顯着沒有看到我的形狀，這使我很是惱怒他。而他又若有觸地急退至桌邊，俯下身軀，即從事於找尋事物。

我想到他要是經濟能力，把衣服穿得好點，我一定見他怕的；但他是窮措大——從他翻在外套上的一條污穢的襯衫領，又骯髒又補過的褲子，以及在他裸足上破陋的拖鞋，可以看出來的——窮人是沒有危險也無可怕的。這在我自從外祖母的對人以敬，和外祖父的待人以薄，已由無意間懂得了的。

全屋子裏沒有一人喜歡「好買賣」的。他們都作弄他。活潑的兵婆替他取個「粉鼻子」的綽號，庇德舅父「藥劑師」或「巫覡」來替代他的真名，而外祖父比擬他是「黑道士」或者「那互助團團員」(That Free——Mason)

「他做什麼的？」我問外祖父。

「無關於你的。莫多問！」

可有一天，我張着膽走到他的窗前，強自裝得鎮靜，問他道：「你在做什麼事哪？」

他不覺一怔，藏在玻璃片下的眼睛，看了我好久；至後才伸出他焦疤滿載的手兒，就說：

「爬上來吧！」

他那叫我不自門而自窗上爬進去的提議，更使我器重他。他在一隻箱子上坐着，我應他的要求在他面前站下；接着，他走開了我，可又走近來靠緊着我，低聲地問：

「你是那兒來的？」

這真問得奇異，你想，每天在食堂裏我和他同桌子吃飯有四次呢。

「我是房主的外甥呀。」我回答。

「哦——是了。」他說，凝視着他的手指。

他並不多說了，而我又視爲必要的對他說：

「我不是克汁密爾人，名叫畢希哥夫。」

「畢希哥夫麼？」他似不信的重覆地說。「好買賣！」

他拉我在一邊，自己站起來，走向桌子去說：

「請靜坐吧。」

很悠久的我坐着看他：他把一塊銅挫斷，放入壓榨機中，金麥粉似的銅屑便從壓榨機下面落於一張紙板上。他把銅屑括取在手掌中，灌入一個凸肚罐裏，再從一個小杯子中撮出一點鹽似的白粉加上，又傾上一點自一個黑瓶子裏倒出的液體。這罐裏的混合物刻就噼噼響起來，煙霧直冒，一股辛辣氣直搗鼻宮，使得我咳嗽大發。

「唉！這個巫覡口氣傲慢地說。『這股氣息真難聞，可是麼？』」

「真難聞！」

「對的！這就是已變好的表示了，我的孩子。」

「有什麼值他誇耀呢？」我自問着，接着我聲大加厲地說：

「如果這個氣息是難聞的，這是不能變得好好的。」

「的確！」他喊着，睜了睜眼。「這結果不是永遠這樣的，我的孩子。然而——你玩羊蹠骨（Knucklebones）麼？」

「你說的是不是擲骰子？」

『是的。』

『我玩的。』

『我做副骰子給你，你高興麼。』

『很好，那末就請你給我吧。』

他手拿着熱氣騰冒的罐頭，又走來我前面；隻眼探窺着罐頭裏面，說：

『我做一副骰子給你。可要答應我不再來到我的身邊——能同意麼？』

這給我一個很可怕的打擊。

『我不再來你身邊了——永不！』於是我氣憤憤地離去了他，走到花園裏，那裏忙着的外祖父，正在蘋果樹根的四周澆肥料，因時屆秋令，在好久以前葉子已脫落了。

『來！你去剪掉覆盆子樹的枝條，』外祖父說，遞給我剪子。

『「好買賣」是慣做什麼工作？』我問。

『工作——呵，他在把他的房屋毀損之外，再無其他了。燒焦了地板，既髒且破了的布簾等等。我將回頭他，還是遷掉爲妙。』

『這是他最擅長的事了吧，』我說，始把覆盆子樹的枯枝剪着。

可我的工作很草率的。

在雨夕，每當外祖父外出了，外祖母老在食堂裏舉行一個小規模的聯歡會，邀請全體的房客們來喝茶。運貨夫，長官的，傭人壯健的庇德羅夫娜，永不缺席的，甚至快樂的小房客有時也來了，但「好買賣」總是不動不響地坐在火爐邊壁角裏。啞子司得吧和韃靼老是玩紙牌。凡理倚會把牌去打聾子的大鼻子，而且喊道：

『這是你的牌呀！』

庇德舅父自帶一塊很大的白麵包，和一點在大罐頭裏裝着的菓子醬；他把麵包切成片片慷慨地把菓子醬塗上，於是把這味美的有覆盆子醬塗上麵包片分給大家，用手掌托着，而且低低地鞠躬獻過去。

『看我的分上吃點這麵包吧，』他懇懇地懇求；如每人都接受了一片時，他會審視着自己的黑手，如有菓子醬染上，速行遞去這個的。

庇德洛夫娜攜來一點瓶裝的櫻桃酒，那位愉快的太太供給乾果和甜食物，宴會即就開始了，那和善的，肥胖的外祖母很覺滿意。

當「好買賣」來囑咐我不再去那邊之後，外祖母馬上又把夜宴來開起了。

秋雨霏霏；風吼呼，樹枝沙沙作響地擦着牆；但在食堂裏，大家密坐在一起，甚覺溫暖舒適，各人相互之間都有一種親愛和諧的意味感受到，那時，外祖母很興奮地，一個又一個，一個勝一個地把故事講給我們聽。她在爐架上坐的，而腳在下面的檔上擱着，俯身趨近着她的聽衆，一盞小洋鐵燈的光照着她。於她在說故事的時候，這個姿勢是她慣用了的。

『我定得臨高低看你們，』她會解釋道。『這樣我可講得愈見好些。』

在她腳邊的一條闊檔上坐着的我，頭幾與「好買賣」的頭成平行了。聽那外祖母口若河流的言語委宛深得其情的，給我們講述武士倚佛和隱士密羅的美妙故事：

.....

『從前生有一個邪僻的甲必丹——名叫高亭，

他有黑的靈魂，和石鑄的心腎；

真理是他所不屑，專以犧牲人家爲能，

且用鐵鏈緊扣，抑若拷詢機上垂死人，

又如一頭穿樹以居的貓頭鷹，

那人這樣地活着，藉以掩塞他的惡行。

但隱士密羅，在萬民中僅有他一人，使他既懼且恨。

存心忠良，願爲真理而爭不讓情。

他決處之以死，絕不存點惻隱之心。

乃命心腹武士倚佛，托以全付重任。

以爲在他老練的手中，定能結束，這手無寸鐵的老僧。

他說「倚佛啊！」

隱士密羅抗拒我的權衡，

早已存了不正的居心。

這個死有餘辜的僧人，

現在，已達就木的時運。

有他降世，見害於世界實深。

去，抓住他神聖的鬚鬚莫留情，

切下他懦者們所怕的頭頸，

帶來見我看分明。

把此造權作勢者的頭兒，

充爲我那狗兒的大餐饕餮。」

倚佛惟命自聽地起了程！

一面又心傷地訴底蘊：

「我非有意的作惡不怕罪，全是爲了服從主人的命令。」

因怕走漏了那天的惡計，

毒計乃深藏在衷心。

虛偽地他向和尚獻慇懃：

「你康泰真，使我高興！

你確福高呀，我的神父！

願上帝永祝你福長不泯！」

僧人突然呵呵笑，言語他並不說多：

「好了，倚佛！你的詐誑瞞不了人。

莫欺上帝毫無知，我希望你深信。

違逆上帝的意志，無論善惡都不正。

你看，我能道穿你的來因。」

倚佛呆在僧前立，

滿面慚羞難容身；

膽怕下手除此人。

他傲狂地把劍拔出了皮鞘；

好一把寒光逼人的利刃，磨擦得如新樣鮮明，

「我本想出其不意地把你殺，」他說；



「不管你有無祈禱就下手。可我現在心擔警。

幸你要向上帝禱告時間還未盡。

爲了你，我和一切，不論後因或前因，

我許你有時間，速去傾情跪稟，

禱告完畢，我將給你最後的福音。

隱士屈膝跪下了；在那懸在他頂上的橡樹幕底下，他跪下了。

於是他狡笑地說，「啊，倚佛，你該把主意打定！

我究有多久的祈禱，可我也不能預定。

爲你避去不耐煩的等待，和累了貴身，

毋如對我立即加刃，豈不省事輕捷？」

倚佛蹙額怫然不悅，毅然說，

「我既一言既出，即使守待百年，我亦不復有言。

現在你儘虔心禱稟，

切莫減少你的熱誠。」

僧身已籠上夜的晦陰，

他澈夜禱告絕無半點慢心；

自早至夕日復一日；

從金黃的夏秋日到蕭殺的冬令，

年復年，老密羅的禱告永繼不停。

倚佛也不甘搗亂他的心境。

橡樹的新枝已直聳當空，

四周也交叉得密層，

宛已長成了茂盛的森林。

但這神聖的禱告始終還是繼續不停，

直要繼續到完結了方爲完結日辰。

老人宛轉地禱告上帝，禱告萬物的母聖，

祈求救民於水火，

抑強助弱，俾憂傷者得以安命。

武士，倚佛納希克，立於他的旁近，

他那雪亮的劍久已沾染了灰塵，

而那鐵甲也受了腐銹的侵損，

甲士的戎裝亦早片片落隕。

他的身體是裸裸地又滿身泥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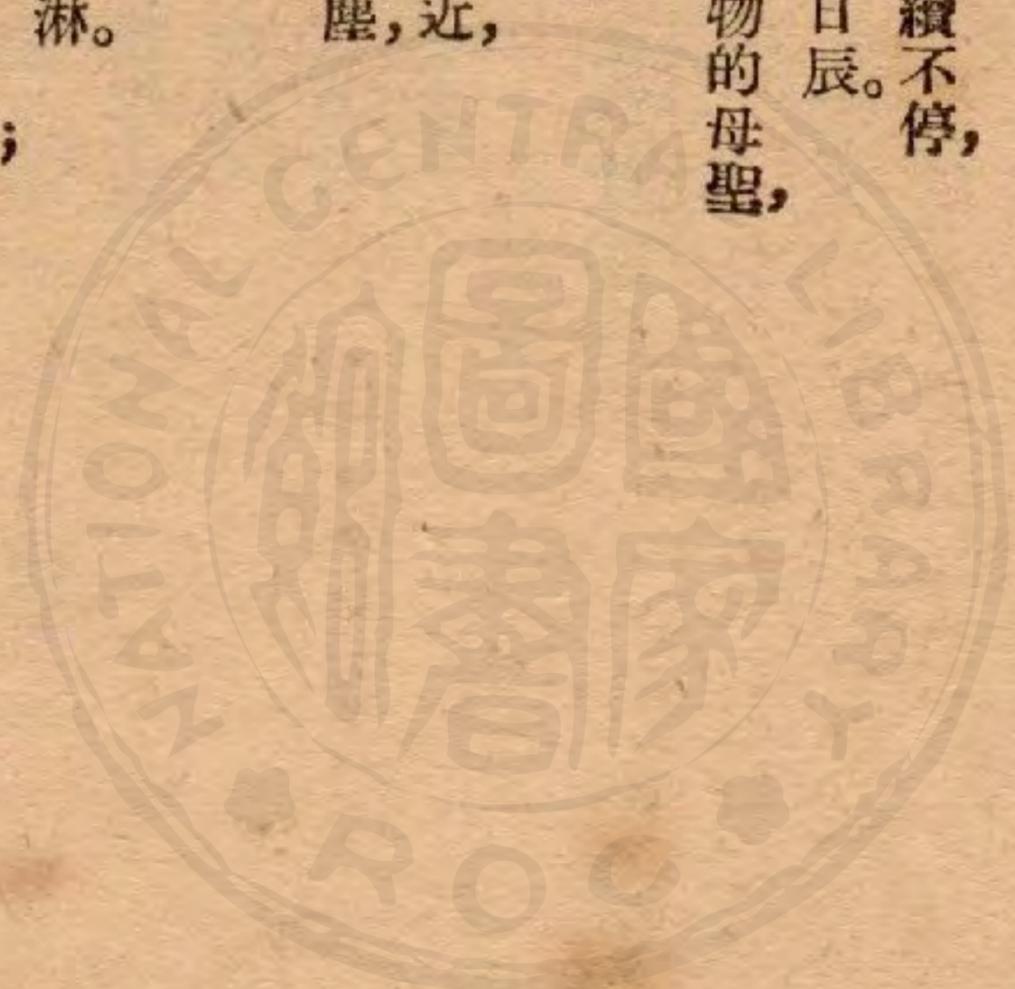
受盡酷熱的煎熬，關不到半點兒暖溫；

他遭受這樣的命運，

萬分堅毅的心腸已抵冰冷。

猛狼和野熊見他逃逸，

照樣經風雪耐寒天他終失了自由之份，



也絕無能力離此絕境，
隻手難以起舉。
啓口更不見允。

我們應鑒於他可怖的命運，

不可以柔靡的順伏爲無稽的談柄。

如我們因命令而存心不良，

那時已註定了我們的責任。

但密羅還在爲我們這些罪人而祈禱，

直到現今，還在向上帝表露他的至情——一條可愛的，燦爛的河流，

向着大海裏川流不寧。

.....

在外祖母把她的故事將要說完之前，我注意到「好買賣」因某種刺激而激動了；他的兩手虛浮地胡動着，或把眼鏡取下，又而戴上，或按言語的節拍舞蹈着，頭不時點動，手指觸戳眼睛，或使勁地摩擦，有時用手掌時在額頰上揩拭，如在冒汗似的。適或有人略此一動，咳嗽，或者地板上蹣了一下，這位房客會嗤聲地說：「Ssh」當外祖母停止了口，坐着，在把她外衣的袖子拭着汗臉的時候，他驟然躍起，像中魔似的兩手掀開，喃喃地說：

「我說那是很奇怪！很該錄以後傳的；真應該。這真很見確實的，對於……我們的……」

現在誰都集視了在號叫的他；淚水充盈了他的眼睛，滾滾如浮聯珠地流着，他的眼睛全都濕了——這實是一幕堪驚堪憐的事象。當他環着食堂奔跑——寧說是在癡愚地狂跳——把眼鏡在鼻子面前揮舞的時候，看去確屬滑稽；在他又把眼鏡上戴，而不能在其上套上金絲時，庇德舅父笑了，其他的人仍無聲息。外祖母酸聲地說：

『如你有興，就決以錄下後傳吧。那是絕無不利的。同時這類故事，我不知道得很多呢。』

『不，我僅祇要這一個。這個是——如此——特殊地屬於俄國的！』這個房客奮興地這樣地叫；於是他直僵僵地在食堂正中站着不動，始自高聲吐談了，他的右手在空中揮舞着，左手拿着眼鏡。說起話來有時如發瘋似的，聲音又高得反成一種尖聲，頓着足，同時常常私自複着這句話：

『如我們因命令而存心不良，那時已註定了我們的責任。不錯！不錯！』

於是他將話頭突然中止，停了談吐，環看我們，接着又垂頭喪氣地，形若身負重罪的態度，則靜靜地離去了屋子。其餘的來客都不覺同聲一笑，各自狐惑地相互張望着。外祖母，已退落在離火爐較遠的地方，籠在陰影的圈裏，並且耳聽到她在沉重地嘆氣。

把手掌在紅厚的嘴唇揩着的庇德羅夫娜說道：

『他似乎發脾氣了。』

『不。』庇德舅父回答；『他本來如此的。』

外祖母離去火爐，在悄靜地從事於煮茶；而庇德舅父再細聲地補充說：

『上帝時而致人變成如此的——怪相啊。』

『鰥夫們總是怪相的，』凡理倚尖薄地脫口而出，這話引得全場鬨笑起來了；但庇德舅父叱叱地說：

『他真情地哭了。這現象，酷似梭子魚戲咬油蟲的——』

這種種使我始覺疲倦。我有點感得悲痛。我甚爲駭異「好買賣」的行動，我爲他很傷心。我永不能遺忘他那水淋漓的眼睛。

那一夜他沒有在家裏住宿，到次日的午後他方回來——無聲無息的，頹傷的，顯然懊喪的。『我昨夜胡鬧得過分了，』他像做了錯的孩子，對外祖母說。『你不嫌麼？』

『我爲什麼嫌呢？』

『爲什麼，因爲我得罪……而且多話……』

『你並未觸犯着誰。』

我覺得外祖母對他也寒心的，非但不敢正視於他，並且說話的聲音也很微弱，失了她平時的態度。他移近她，極其懇切地說：

『你看，我真寂寞得可怕。沒一個親近我的人，我長是虔默——虔默的；因此，難忍地，我的靈魂如決口的水同樣地飛騰了。凡在此境的時候，我能對着木石問話——』

外祖母遠避他。

『那你現在可以結婚了，』她說。

『唉？』他這樣叫，形容瘳擊，飛跑外出，粗狂地舉着手。

外祖母雙眉緊鎖，望着他的背影，旋即嗅了一撮鼻煙，就厲聲地訓教我道：

『你切莫再去和他厮混。聽見麼？上帝明白他是怎樣一種的人啦！』

但我對他的注意又混而更生了。我親眼看到他說『寂寞的可怕』的時候的臉色是變得這樣地懊喪；我很懂得這話的涵意，由是我很受感動。又找他去。

我在天井中張望他的窗子裏；室如懸磬，看來又像是間垃圾房，亂拋着各種莫需有的東西——這與它的屬主同樣的多嫌，同樣的希有。我走入園圃，在坑邊我發見他，身體蜷伏，兩隻手掌捧在腦後，臂肘支撐在膝上，難堪地兀坐在一塊焦黑的木板端末。這木板的大半在泥地裏深埋着，發着如石炭光的另一端，卻聳在苧麻萋離的坑頂上。

他竟不嫌這所共棄的地方，事實更引起我深懷善意的見地，而頂望着這男人。他一時未有注意到我；至後他那半盲的，貓頭鷹似的眼睛方凝視着我的所在地，那時，他突然口氣惱怒地問我道：

『你要我施助於你麼？』

『不。』

『那麼你來此爲的什麼呢？』

『我不知道。』

他把眼鏡摘下，用那沾污斑斑的紅黑色的手帕擦拭，說：

『好，爬到這兒來吧。』

當我在他身旁坐下時，他把手臂圍在我的肩膀上，使我緊貼着他。

『坐下來。現在我們就來安靜地坐一下吧。這兒你覺多嫌麼？反正無甚差別的——你是固執的麼？』

『是的。』

『好買賣！』

我們保持了很久的沉默。這真是個幽靜的，雅柔的晚上，深秋之中的一個淒涼的晚上，在此時節，花朵雖未盡失嬌豔，但彫殘之祥已現，無時無刻不有蕭殺的氣象；那失盡了夏日芳香的泥土，祇有陰濕，再無其他引人的氣味；而天空確非常清朗，渺無目的的小鳥鴉來往地在晚霞之中飛翔着，使人見之易起一種垂憐的感覺。在萬籟俱寂之中，不論何種聲音，如鳥的拍動，或樹葉的飄落，都覺有不與常同的響聲，驚動聞者的心，但不久這聲音又在懷抱着地球沉靜中，和迷惑心靈以至麻痺的寂聊中消遊了。在這種時候，能使人的思想頓趨超脫與敦潔——和一個蜘蛛網似的既薄且透明，難以示諸語的，以脫般的思想。它們時現時滅的如流星，在靈魂中引起抑鬱的火焰，對它如與撫慰又如與以擾亂地；致得靈魂似墮入了火坑，而且具體地若可鑄捏成形地，一種不滅的印象永是侵入靈魂的圈地了。

我緊偎着這個房客的溫熱的身體，我倆同把眼光跟着烏鴉的飛翔，穿過蘋果樹蔚黑的枝葉，凝視着彩霞的天，以及在莖上擺動的枯萎了的罌粟花穗，怎地在把它們粗大的種子佈播，同時我看到灰色的缸片雲鑲有鉛邊的籠罩四野，烏鴉疲

乏地在雲的下面向它們的墳叢的巢中飛去。

這一切都是很美麗的；而在那一晚似乎更見美麗，並且都很調適於我的感情的。有時，我的同伴沉重地嘆息說：

「這都是真實的，我的孩子，是不是呢？而你覺得冷濕麼？」

當天空已趨陰晦，多量水分的暮光罩漫一切的時候，他說：

「唔，也是無法可想的。我們祇得進去了。」

在園門的旁他停住，低低說：

「你的外祖母是個瀟灑的女人。哦，可貴的一個尤物！」他又閉上眼，含笑地，用聲音低微地，極清楚地唸道：

「我們應鑒於他可怖的運命。

不可以柔靡的順伏爲無稽的談柄。

如我們因命令而存心不良，

那時已註定了我們的責任。」

「這個切莫忘記了，我的孩子！」

接着把我拉到他前面，問道：

「你能寫字麼？」

「不能。」

「你當要學習；在你學會了的時候，可把你外祖母的故事錄下來。那時它的價值你方能領悟得，我的孩子。」

此後我倆就是朋友了；並且就從該天起，我想要看「好買賣」的時候，總是前往看他的；去了我老在一隻木箱上，或一

堆破布上坐着，癡看他鎔鉛，把銅燒紅，用一個伶巧有柄的輕手鎚在一個小砧頭上打着鐵屑，或用把效用將失的銼刃，和一副細巧如絲線的金剛砂鋸子勞動着。他把各樣物件精細地訂正的銅天平上秤秤，並且在他把各類液體倒入寬腹的白罐以後，就佇立了看守着，直至罐內白霧直冒，辛辣的氣味飛騰滿室，於是他若有其事地翻查一本很厚的書，咬着紅嘴唇，發聲如蠅叫而又粗澀地輕唸道：

『哦，梭龍的玫瑰（譯者註——（Rase of Sharon 歐洲特產的金絲桃））』

『你在幹什麼呀？』

『我在製造東西，我的孩子。』

『什麼東西呢？』

『唉——那可不好告訴你。你也懂不了的。』

『外祖父說，要是你在鑄造假錢，他也不以為奇的。』

『你的外祖父麼？他是有意說的。錢是無聊的東西，我的孩子。』

『沒錢我們怎能得到麵包呢？』

『不錯，是的；我們要錢是爲了麵包，這是實情。』

『肉也要錢買呢？』

『是的，買肉。』

他很鎮靜而又含笑，顯露出一種使我奇怪的溫和態度；把我的耳朵拉拉又說：

『這是犯不到同你爭論的。你可得到永遠的勝利。我還是不响的好。』

有時他意外地把工作停頓，坐近於我，很久地向窗外眺望，看落在屋頂上的雨，長滿院子的蘋菓樹怎樣地在落葉子。『好買賣』是鮮有話說的，但所說亦無不中；當他想使我欲對某種東西注意的時候，常是觸我以肘，擠擠眼，以代言語。天井

本不足特別使我注意的，可他的一觸肘，一啓口，似乎掉換了院子的景物，能以目睹的一切彷彿都足值得注意的了。一隻小貓在四處亂跑，忽然停步於池上凝視着它自己的影子，一面把輕軟的腳爪舉起如擬打它似的。

「貓是矜持的，狐惑的。」「好買賣」泰然說。

旋即金紅色的公雞妙妙來了，它飛停園子的籬笆上，身體撼動，展翅助勢，險要跌下似的；這個非常激怒於他，頭頸伸長，含怒地喃喃說：

「極平常的，不算聰明。」

愚拙的凡理倚走過去了，酷似一匹老馬沈重地在污泥中拔涉；他那顴骨特高的面孔似乎浮腫的，當他擠着眼，向天空仰視的時候，秋季的淡白陽光自上直射在他的胸脯上，反映在他外套的銅鈕扣上閃閃有光。這個韃靼人悄然站下，把他彎曲的手指摸摸鈕扣——「真像當這是他所得的獎章無異。」

我與「好買賣」糾纏得膠漆難解了，且還日甚一日的要好着，直到後來，不論我是感着懊傷，或高興的時候，總是少他不了。他自己雖是不善多語，但對我的言所欲言，他從不厭惡的；外祖父就不同，他常厲聲呵叱我：

「不要多嘴，小鬼頭！」

外祖母也是重於主觀的人，她不愿耳聞他人的意見，也不愿人家的意見据有她的心房；但「好買賣」沒有不留心聽我問話的，並且往往微笑着指示我：

「不，我的孩子，那是非切實的。那是你主觀的見地。」

同時他那簡短的話往往說得其時，必在確屬需要的時候才說出的；他對我心靈的外表，似乎很是洞悉，預知我擬出於口的一切，甚至不論出於唇舌的所有胡說亂語他也都明白，在我的話猶未出口之前——他知道的，他要打斷它祇須用兩句話：

「不切實的，我的孩子。」

有時我想探試他巫者般的奇能。就捏造了些話，若有其事地告訴他；但他僅聽幾句以後，就搖頭了。

「唔——我的孩子，那是非切實的。」

「你怎能知道呢？」

「我能分辨得出的，我的孩子。」

外祖母到虛紐方場去汲水，我常跟她去的；有一次，我們看見一個農夫在被五個市民毆打，他已臥倒在地，如狗被羣狗似地拖拉。外祖母丟下擔槓，舞動着奔去勸解，她一面前去，一面對我叫道：

「你跑開吧！」

我倒吃了驚，終於，我跟着跑去，我把卵石和大石塊向市民猛擲，同時她也勇悍地把桶柄向他們刺戳，準打他們的肩膀和頭。及其他的人們趕來，他們就逃跑了。外祖母即動手替受傷者洗滌創痕。他的臉被踢傷了，見他那污穢的手指在破碎的鼻子上捫摸，呼着痛，咳着嗽，血從指隙噴出，噴得外祖母臉胸都是，這情景我真不愿多觀；她也哀慟着，聲音顫抖得可怕。

我剛抵家中，從速跑到這個房客那裏，始自把那所見的情形向他報告。他把工作中止，在我面前站着，掛着眼鏡目不轉瞬地，嚴肅地對我注視；至後他突然打斷我的話，用十分動人的口鋒說：

「這是一件妙事，我可以說——很妙的！」

因我已被目覩的這幕情景所感動了，所以也並不驚詫他所說的話，我仍把故事繼續說述；而他抱住我，又即離去我，在屋子裏踟躕起來。

「夠了，」他說：「我不愿多聽了。你所要說的也已盡了，我的孩子——已盡了。你懂得嗎？」

我很覺掃興，也未與回答；至後我又把這事回憶，明顯地感到，他實適得其衝的打斷我的話頭我實驚訝，實屬的，我已說了我所要說的話。

「這事你不要牢記不忘。孩子；這事記着並非好現象，」他說。

有時他會未加思索的說一些使我永不遺忘的話。我記得曾告訴過他關於我的敵人喀羅希溺哥夫，一個自新街來的戰士——一個頭大身胖的，在一場博鬥裏與我未分勝負的小孩。「好買賣」悉心地聽我申訴，接着他說：

「這真胡鬧至極！那種氣力不足奇的，真的氣力全在於動作的敏捷。誰來得敏捷，就誰來得強。知道麼？」

在下一個禮拜日，我較他迅速的揮舞雙拳，果然很輕舉地戰勝了喀羅希溺哥夫，從此我愈對這位房客說的話注意。

「你應該要學習握牢各物的方法，你懂得麼？怎樣去牢握實是學之非易的。」

他的屬意我全不瞭解，但把此許多類似的話我都莫明其妙的牢記了；而這句話更難懂得，因在它的單純方面，意義確屬神祕的。這誠然不需何種特殊的本領，譬如能够牢握石塊，一片麵包，一隻杯子，或者一個鐵鎚！

在這屋子裏，「好買賣」漸趨於重的不受人歡迎了。連快樂太太的這匹友誼之貓，惟向他人的膝上跳，不跳到他的膝上來，就是他善意地招呼它，它總處之不睬的。我爲了這個，把它打，把它的耳朵拉，而且，恨不得痛哭流涕地，祈求它莫疎淡這位男子。

「這因有酸氣在我衣上發的出的緣故——那即是它遠離我的原因，」他解釋道；我亦知道其他的人，連外祖母也在內，都對他各有一種獨到的解釋——尖刻的，虛飾的，而且是存心不良的。

「你爲什麼長去和他廝混？」外祖母含憤地詢責道。「他會引你入於歧途的，你看好吧。」

在我每次去拜訪這位房客的時候——他是人所共認爲一個流氓，外祖父總毒打着我的。

不准我與他交朋友，這話我當然當「好買賣」不在而說的，但這屋中對他所有的談論我都坦率地告訴他：

「外祖母見你怕；說你是個黑衣術士。外祖父也——他說你是個上帝的叛逆，你在這裏住是危險的。」

他把手如驅蠅似的在頭邊揮舞；但他那粉白臉上仍未失其羞態似的微笑，我的心緊搐着，眼前耀眩得如有層霧。

「我知道！」他低低說。「這是一種憐憫，是不是呢？」

「是的。」

『這是一種憐憫，我的小朋友——是可憐。』

他們終於暗示他實施逐客了。一天，當我早餐後趨去訪他的時候，看見他在地板上坐着，裝着箱子整理東西，一面還自語地輕唱着『梭龍之玫瑰。』

『好，我們分手的時候到了，我的朋友；我要走了。』

『爲什麼呢？』

他注視着我，一面說：

『你豈不知道麼？這間房子你母親要了。』

『誰說的？』

『你的外祖父這樣說。』

『這是他捏謊。』

『好買賣！』把我拉到他身邊；我就靠着他在地板上坐下，他低低說：

『莫懊喪吧。我以為你知道事實而不肯告訴我；而且我以為你未有善意對待我的。』

那末爲此剛才所以神色沮喪和困難惱的吧。

『聽好！』他繼續說，聲音很是低微。『我同你說不要來看我，已往的事你總還記得吧？』

我點點頭。

『你惱怒了，是不是？』

『是的。』

『但我並未預謀要惱怒你，孩子呵。我很明白，你看，你我如果做了朋友，你會同你的家庭吵不完的。我可對麼？現在，你懂得我說那句話的原因嗎？』

他似與我一般年紀的頃談，我聽了真高興得要發狂。我覺得我不喻已知的了，因此我說：

『我早已知道了的。』

『那很好。事實如我所說的實現了，我的小鴿子。』

我心裏誠有難以忍受的悲痛。

『爲什麼他們一個都不喜歡你的呢？』

他把手臂圍牢我，緊抱着，俯向我眯着眼睛，回答道：

『我是一個外種——你知道麼？原因便在這裏。我是有異於他們——』

我把他的手握得緊緊地，不知怎麼說了才好；實際上，一句話都說不出。

『不要懊惱吧！』他再覆說，就在我底耳朵邊低聲道：『並且你也決不可號哭。』可他自己的眼淚終於從他斑斕的眼

鏡下面川流地淌了下來。

接着我們恢復了常態，沉默地坐着，僅在一二次把一二句簡截的話把這沉默打破；那晚上他終至去了，情禮周到地同每一個人拜別，熱烈地擁抱我。我送他至大門口，看着車子把他帶走了，當輪子在凍着的泥堆輾過時，他在車內猛烈地顛動着。

外祖母即就把這間污穢的屋子打掃了，而我根據着每個壁角交叉着地踱着，故意想阻礙她的工作。

『滾開！』她叫道，在她與我相撞的時候。

『那末，你幹嗎迫令他走的？』

『莫多談非你所懂的事。』

『你們是蠢蟲——你們都是！』我說。

她把水淋淋的擦帚打我，一面叫道：

『你瘋了麼，這個小流氓？』

『我又不說你，我說的是別人。』我說，想平平她的氣；但未得成功。

在晚餐的時候，外祖父縱聲說：

『唔，多謝上帝，他去了！我可不用再耽心，我看他的行動，怕總會發見一把小刀穿過他的心的一天。Oh！他走得正識相。』

我爲了報復，故意把隻湯匙打破。接着重又恢復含慍強忍的故態了。從此我和我的，屬於我的故鄉的，不能指算的朋友中最初的一個朋友結束了友誼——故鄉的人們中絕有盡善的一個。

第九章

我的童年，想像自身酷似一個蜂房，各色單純的，無甚差別的人們，實若蜂子遞送糖蜜一般，遞輸了他們對於生活的知識和思想，盡其所與的來慷慨地啓發我的靈魂。糖蜜是往往骯髒的，苦味的，知識也正與此無異的。

自「好買賣」去後，庇德舅父就做了我的朋友。他的外表很與外祖父相像，一副樣模是萎頹的，文質的，清潔的；不過較外祖父短而整個小點罷了。他有如一個發育未全的人，故意假裝老人在開玩笑。他的臉貌是摺縐着，彷彿一張上質的四方皮，一雙滑稽的，活潑的，黃白相間的眼睛，在縐縫中活躍着，猶如關於鳥籠裏的兩隻山雀。他那烏黑的，可今已見蒼白的頭髮是鬢曲的，而那鬚髭也和頭髮一樣的不直，他啣一個煙斗，燃起顏色與頭髮相近的煙絲，也演成小圈地向上飛騰；他的語度是綺麗的，能於花言巧語。他常常舉聲噲噲地吐談，有時還見非常仁慈的，可我對他時常有這樣一個的觀念發生，或許他在和什麼人開玩笑。

「當我首次上伯爵夫人太梯亞那兒去——她名叫喀理虛夫娜——她對我說：『你會成個鐵匠呢；』可是後了一刻，她命我幫助園丁去。『很好，我絕不介意，不過我從未做過園丁的工作，所以那是無効的，如其要我去。』又一回，她說：『啊，庇德魯希克，你得捕魚去呢。』去不去捕魚與我無損，可我願對魚說一聲『再會』——多謝你呀！——於是上鎮做個運貨車夫去了。到現我還可說是個運貨車夫，因為別的一向沒有幹過。自生活改變了之後，我從未對於自己做個有益的事。我的僅有是那匹馬兒，它會引起我對於伯爵夫人的回想。』

這是一匹老馬，看來十分潔白的，可有一天，一個漆匠在醉後替它塗上了各種顏色，於是造成了他永做不完的工作。它的腿兒是脫節的，全與破布縫成的無異；具有一對灰黯的，憂鬱深陷的眼睛的頭表露着嶙嶙的瘦骨，被腫的脈和枯衰的皮，無力地接牢在屍體上。庇德舅父小心翼翼地管養着這動物，就叫它 *Tankoo*。

『你怎麼用一個教名叫那動物呢？』有一天外祖父問他。

『沒有的事，凡希力·凡希力奇我認爲，從各方面說起沒有的事。未聞有 Tankoe 這樣的教名——則 Tankoe 是有的。』

庇德舅父是受過教育而廣鑿羣書的，常爲聖中誰最偉大的問題他和外祖父爭論着；並且，有時他倆保持着鮮有的莊嚴，裁判着古代的罪人。共認要算阿普梭龍最受虐待。往往他們按照了文法的方式在爭辯着，外祖父說這應當是『Sagrye shkhom bezzakonnovakhom nepravdovakhom』的，而庇德舅父卻固執地說那是『Sogryeshisha, bezzakonnövasha, nepravdovasha』

『我這樣，你偏要那樣！』外祖父惱佛地說，面色變得青白的。接又譏嘲着說：『Yasha Shisha』

庇德舅父在煙霧的包圍中又惡意地反問：

『你的「神像們」有何作用呢？你以爲上帝有心於他們嗎？當我們的禱告遞入上帝的聽覺時，他僅說：『你們要怎樣禱告就怎樣禱告，禱告你們所要的禱告吧。』』

『走開，利克虛！』外祖父銳聲地佛然叫着，他那清色的雙眼在閃耀着光芒。

庇德舅父酷愛清潔和整齊。當他走入天井時，看見一切碎片，或廢瓷器的碎塊，和亂擲在的骨頭，把來收拾一邊去，而且還輕浮地說：

『這些東西已屬廢物，可還當路給人妨礙。』

雖然他好說話，又和善而且愉快的，但有時他的眼睛也會變成血色，甚至漸見黯淡又呆定，同個死人的眼睛沒有兩樣的，於是他就去擠坐在一個壁角裏，乖戾的，同他的外甥相同地保持着沈默。

『庇德舅父，你在幹什麼啦？』

『不用你管！』他黯然地嘔氣地說。

在我們街上的許多小房子中，有一家裏住有一個紳士，他的額上長着袋瘤，而且他還生有一種很特別的惡習；凡在禮

拜日，他總在窗旁坐下，用一管獵槍對着狗和貓，母雞同公雞，或者一切易於中的而非他所喜歡的東西擊射。有一天，『好買賣』的腰部被他射中了；雖然飛來的子彈未有穿過他的皮外套，可有幾粒落在他的衣袋裏。當時他審視那茄藍色子彈時的怪趣表情我是永不能忘記的。外祖父極力慫恿他去起訴，但他卻把子彈向食堂的壁角裏一拋，回答道：

『這犯不着去犧牲時間的。』

另一次，這位能射者把幾粒子彈放上了外祖父的腿，於是他生氣得很，擬向高位者去求援，從即着手調查其他被累者和街道上目擊證人的姓名；然而那位犯法者卻倏的杳失了。

至於約蓋夫舅父，要是他在家，聽到街上放槍的聲音，次次是把那大掩耳的星期帽急促地覆上他鐵灰色的頭顱，衝向門外去。把手兒在背後深藏，藏在那拖尾的外套下，提起了這拖尾的外套，相似一個廚崽，而且腹部挺凸，威武地在鋪道上大步，直至走近這善射者，然後再轉回來。他再三地演這趣劇，而我們全家的人則都在門前站着；那時，可以遙見凶悍的紳士露在窗外的茄花色面孔，在他肩上伏着的老婆的秀美的頭兒，和出自比德理格天井的人們——祇有阿夫索尼蓋夫氏的灰白的房子顯着死樣的全無生氣。

常常，庇德舅父玩此趣劇從未得有所希望的損害，似乎這位鎗手明白地看他不值得來顯他射擊的絕技的；可在其他的機會中，那支雙管槍卻繼續地在施威。

『砰砰！』

於是庇德舅父舉步安靜地走了回來，且愉快高度地叫喊着：

『他把每粒子彈都向田野裏送去了！』

有一次，幾彈着了他的肩膀和頸項，引起外祖母一頓的訓斥，當她以一枚針挑出子彈的時候說：

『你何必要張威這野獸呀？他會在日內把你的眼睛打瞎的。』

『不會的，亞孔勒奶·倚佛納，』庇德舅父悔蔑地嚙嚙着。『他並非是個能射者！』

「但你何必助威他呢？」

「你認爲我助威他嗎？不！我喜歡開這紳士的玩笑。」

於是他向掌上望了一下挑出來的子彈說：

「他並非是個能射者。但在那裏，在我的主婦大脫納·理喀虛夫納，女伯爵的屋中，住有一個軍人——模爾蒙德·倚力奇。他多數的時間是在婚姻方面負責的——丈夫們把隨僕相仿的情形對她的——故他爲她而忙碌；他那射擊的本領真靈，假使他高興的話——他僅能把子彈來射擊，祖母要把其他的東西來射他是不會的。有一次他命獸子倚格新在相距四十步左右的地方站下，替他在褲帶上吊個瓶子，剛巧在他兩腿之間盪着；倚格新兩腿扒開地站在那兒發着懸笑，而模爾蒙德·倚力奇於是舉起手鎗，砰的一聲打去，瓶子落個粉碎。不過，惡運高照，倚格新如在夢中地嚇了一跳，於是子彈就轉中了他的膝部，直鑽到膝蓋骨裏。後來把醫生請來，便把腿截去；事在一分鐘內已畢，腿拿去埋了……」

「而那個獸子怎樣好呢？」

「哦，他全無要害！一個獸子要腿和手臂何用呢？他癡獸獸的祇曉得儘吃和儘喝。人們都歡喜獸子，因爲這種人是絕無壞念的。你概知道這樣幾句古話：「蠢是最相宜於做手下的人，藉以少是非息事爭了。」」

這許多話外祖母聽了絕不足奇，因她已有幾千百次的耳聞了，但我聽了頗覺到不安，於是我問庇德舅父：

「紳士要殺誰就可以殺的麼？」

「那有什麼不可以？——然他可以……而且他尚有一次決鬪呢。有個烏蘭人，前來看大脫納·理喀虛夫納的，反同模爾蒙德吵起來，他們立刻都拿了手鎗，向公園裏走去；在池畔的道上，那烏蘭人砰的一聲把模爾蒙德的肝臟打個窟窿。於是模爾蒙德擡去埋了，而烏蘭人發配到高加索去……僅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結束了全部的事實。這真是他們自作孽的結果。到現在，在農夫們和其他人們的口頭，不大談起這件事了。的確人們並不十分對他惋惜；他們從未說過他本人的可惜……至多不過——有時爲他的財產而擔憂。」

『唔，那末他們不至如何悲傷的，』外祖母說。

庇德舅父同意她：

『那真對！……他的產業……是的，那也不見如何值錢。』

他永是溫和地對待我，低聲順氣地和我吐談，且視我如成人，對我睜着眼儘看，可我仍有不歡喜他的地方。他常把我所中意的菓子醬款待我，再把剩下的塗在我吃的麵包片上，有時他從城裏買些麥芽薑餅送給我，同時他同我談話的調子永遠鎮靜而又嚴肅。

『你預備做什麼事，小紳士，及你長大了的時候投入軍務還是入政界？』

『投入軍務。』

『好在現在做個軍人生活上不見有何苦惱。教士的生活也還好……所要做的不過是誦讀禱文，禱告上帝，就是做的時間也很短促。真的，在工作上教士要比軍人便當得多……可要工作容易還是去做個漁夫；因這毋庸有教育的陶練，全是一種習慣的問題。』

他有趣地在表演摹倣，摹倣魚看着餌物的四周留連不舍，鱸魚 *Mullus*（鰕魚之類）以及鯉魚着鈎時的活活顛跳。

『啊，你或因外祖母的鞭撻而懷恨了，』他會撫慰我說：『但你絕無理由對此懷恨的，小紳士；給你鞭撻就是給你一份的教育，而且你所消受的，畢竟還未失是個大人對付小孩的玩意兒。你概知道我們的主婦大脫納·理喀虛夫納，所價施的毒打吧！她真能打個不亦樂乎，她真能而且她因鞭撻而專任一個人——喀理塞多福是其名——他對此工作既精明而又盡責，有時鄰近公館的主人給女伯爵一個字條，『對不起，大脫納·理喀虛夫納，祈遣喀理塞多福來鞭答我們的賤僕。』她則總是如人之命的。』

他以愚拙的聲勢，會把女伯爵的故事根本地向人演述，她身着一件白紗罩衫，頭覆一塊薄的天藍手方，則在階沿上靠石柱邊的一張紅色圈臂椅上坐着，而那喀理塞多福向着男女的農夫們舉鞭揮打，在她的面前。

「這喀理塞多福是從里蓀來的，看來像是極卜西種（Gypsy）否則定是小俄羅斯人，連耳後都長滿着鬍鬚，在他醜陋的臉上鬍鬚新剃過的地方全是青色的。並且要是他實非是個獸子，他定會裝成是個呆子的，這樣他好減少許多煩悶的無聊的問題。有時他又會本能地把杯子倒滿了水，捉那蒼蠅螞蟻和甲蟲類放下，接着就把來放在火焰上煮。」

諸如此類的故事，在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嘴裏也講過了幾千百遍，我實聽得爛熟了。雖然性質並不完全一樣，但是十分相互雷同的；這許多每個故事中總不外是人的被虐待，被侮辱，或者被驅逐，我對之真厭於耳聞了，於是在我不欲多聽的時候，就對那車夫道：

「請你把別類的故事告訴我吧。」

他把嘴唇吮搐了一息，旋又眉際微皺，一面強自懇切地說：

「對呀，食多無味！是的，從前我們有一個廚司——」

「誰有？」

「女伯爵大脫納·理喀虛夫納。」

「你何以叫她大脫納的？她又不是一个男人，她是男人嗎？」

他格格地大笑起來。

「她當然不是。她是一個太太；可是她有鬍鬚。她是低能的……一個低能的德意志種是她的先世……是黑種型的種族。唔，關於我講到的那個廚司——這誠是個富有笑料的故事，小紳士。」

而這「富於笑料的故事」是如此的，廚司損傷了一個魚包子，於是他被逼着要把這全吞下去，他吞了之後惹起了一場病。

「這無甚好笑！」我怨艾地說。

「那嗎，怎樣的故事你才認為好笑呢？來說給我聽聽看。」

『我不知道——』

『那就閉嘴莫開口！』於是他又令人不耐煩地另講了一個枯燥的故事。

適或在星期日和放假日，我的一對表兄弟——怠惰抑鬱的塞司巧·密格勒夫，和風流才藝兼全的塞司巧·約蓋夫——常來看我們。有一次，我們三人在屋頂上嬉戲，看見一個身着綠色的皮外套的紳士在比德理格天井裏靠壁的一堆木頭上坐着，把幾隻小狗在玩弄；而他那黃色的小禿頭未戴帽子。兩弟兄中有一個提議去偷一隻小狗，由是他們從即想起一個妙策，兩弟兄下屋在街上，去在比德理格天井門口守好，一面要我想法驚嚇這紳士；及他受驚而走的時候，他倆就闖入院中去捉小狗。

『可我如何去驚嚇他呢？』

『你可把痰吐上他的禿頭，』我的一個表弟兄教我。

如把痰吐在人頭上豈非一樁重罪過嗎？然而這不過是我耳聞過幾千百遍，並且在眼前親親到，他們做那較此更不道德的事，因此我盡責地充任了擬定的角色，結果運氣和平常一樣的沒出入。

可怕的一陣騷擾產生了；大隊男女，由一個年青美貌的官員統領着，從比德理格公館向天井裏奔來。我的兩個表兄知己惹禍不小，乃溜上街道若無其事地旁觀，完全脫離了這個惡作劇，結果祇我一個受了外祖父的一頓打，這給比德理格房子內的住客一個實足的滿意。

當我周身負痛，在食堂裏躺着的時候，庇德舅父來了，他穿的衣服很美好，看來很像安樂分子。

『你這個念頭真暢快，小紳士，』他微聲說。『這正是那頭笨拙的老山羊該消受的——被唾痰以後——你可賜給他那癩頭一塊石頭！』

那個紳士的圓圓光滑小孩氣的臉兒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於是我又想起他把手在黃皮的頭上揩摸的時候，他怎樣軟痺地呼號，狀如一隻小狗，引得我心中十分感到羞澀，非常抱怨我的兩表兄；但當我陡見到這個貨夫蹙額的臉蛋——帶着

混露着懼恨具有的表情，同外祖父打我時的態度沒有異樣——的時候，我又驀地把這一切全都投忘了。

『走！』我叫着，同時手打腳踢齊下。

他嗤地一笑，投我一眼，回頭走開了。

從此始，我整個截滅了他來往的慾望，真的，我很見他迴避。而且我就始自懷疑地竊探他的舉動，懷着一個莫名其妙的鬼胎，要想發見他或種的新奇。而那比德理格公館的紳士的事既往未久，即又來了另一件事。我注意阿夫索尼蓋夫的房子爲時已久，我幻想着必有一個神祕的浪漫故事藏在這灰色的圍牆裏。

比德理格公館老有一片喧嘩歡快的聲音在內繚繞；那裏有很多美貌的太太們住着，常有官員和學生們來給她們拜訪，而且滿屋子的笑唱和奏樂聲，接續地向外播傳。即如屋的外表，玻璃窗是擦得亮晶晶地，看去似個水晶宮。

外祖父往往非議房子的。

他說這屋子裏的居人：『他們盡屬異教徒……且都是無法無天的人，他們盡屬！』並且他替那些女人們題了一個蔑辱的名稱；那名稱，庇德舅父也曾帶了蔑辱而刻毒的口吻向我解釋過。

但尊嚴的，雅靜的阿夫索蓋夫公館卻極受外祖父的推崇。

那座一層樓的，但很見高的房屋，營造在一個草皮萋鬱而防護周密的院中，此外僅有聳在中間，掩井用的，兩柱的一個頂棚外，別無他物。這屋址距街道較遠，似乎它故意要和市廛隔絕。雕着拱門的兩個窗子，離地很有些高度，在那斑點累累的窗玻璃上，陽光照射，反映出虹一般的光芒。別在門口的一面，有間棧房在那兒，屋的上下都成一色，連那三個窗子亦無差別，不過虛飾罷了；在外表上盡是灰色的壁牆，而格子和窗框則是白漆的油刷。那些有形無實的窗子很不惹人喜歡，而那棧房也促進了人家對此全屋的印象，好如避人注意似的。在這整個屋宇——有個空空的馬房，和空空的閤門馬車間——的周圍，有一種沉靜愠怒或祕密傲慢的暗示。

有時，一個高巍光着下巴鬚斑白的，髮如針堆而豎起的老人，給人發見踉蹌在天井裏走。別的時間，重有一個鬚鬚叢

生，鬍子如鈎的老人，從馬房裏帶出一頭頸長色灰的牝馬——一頭胸膺狹小，腿甚瘦削的動物，牠來到天井便把頭俯下，舉足抓爬，和一個浮飄的尼姑一樣。跛腳的男人把手掌擱牠幾下，一面呼哨着，而喘喘地透着氣；不久那牝馬又在黑暗的馬房中去監禁了。我常幻想那個老人要在設法離屋遁逸，但又似受了迷辦不到。

天井裏差不多逐日自正午到晚上總有三個小孩子在跳着玩，服裝都是一式的灰色衣褲和戴着同樣的帽子，並且他們的臉也都圓圓的，眼睛灰黯的；他們什麼都很像，我僅能根據着他們的長短才能辨別得出誰來。

我往往從一條籬笆隙縫中細心窺探他們；他們自然看我不見，可我希望他們知道有個竊看他們的我。我很羨慕他們這樣的有興，這樣的和愛，相聚一處地嬉戲，這種嬉戲於我是少有的；我愛慕他們的服裝，和他們相互間的愛慮，從這種愛慮可以看出老兄對待老弟——一個有趣的，活潑的小東西——的行爲來。如其一個跌倒了，他們固然笑——有人跌一交，誰都要笑，那是一種習慣——但這種笑是絕無惡意的，並且他們從速前去把他扶起來；要是髒了手或膝，則共把樹葉或手方在他的手指和褲上拂着，同時二兄和藹地說：

『太不美觀了啊！』

他們相互之間從無爭鬧，從無欺誑，並且他們三人都很靈敏，堅強，永不怠倦的。

有一天，我爬在樹枝上，向他們通呼哨；他們癡立了一會，接着優閒地相聚於一處，看了我一會，以後相互地在輕聲商量。我猜慮他們冷不備把石子擲我，因此急回地上，裝滿了一袋和滿前褂的石子，重爬上樹；可他們更離遠了我，在天井的另一角落裏玩着，同時明顯地他們全行忘了我這方面的事了。因此我很覺不快；爲了第一，我不希望做戎首，第二，適在此時在窗口有人叫他們：

『現在你們可以進來了，孩子們。』

他們服從地回家，絕不見得忙亂。排成單行，和鵝沒有兩樣。

我常爬到籬笆上面的樹枝坐下，盼望他們來招呼我和他們一起玩；但他們從未如我之望。可是在我的精神上，已和他

們在一處廝混了，同時這種遊戲委實太使我傾心，故我有時情不自禁地會歡呼高笑起來；及他們三個人發現了我則都向我張望，相互地暗在商量，一邊我卻甚覺羞赧，就恢心懶意地回上地面來。

一天，他們做捉迷藏之戲，值二哥做盲者。他在棧房的壁角裏站下，認真地把眼睛閉上，絕不作偷看的弊端，一面餘下的兄弟們自己跑去躲好。老大哥敏捷迅速地爬進了放近棧房的一輛大雪撬，那小兄弟滑稽地環井瞎跑，因他無地可藏，形甚狼狽。

『一——』老大哥喊道。『二——』

小兄弟跳到井邊上，棄了繩索，鑽入吊桶裏，吊桶發聲笨重地在井邊上碰了一下，他就不見了。可這光滑的輪盤在始自輕快地倒轉，我看了不勝驚惶，陡然悟到恐怖事實的必要發生，於是跳到天井裏叫道：

『他跌入井中了！』

二哥與我一同走到井邊；他把繩索抓住，但覺得力不勝任，就放了手。正衝其時，我握住繩索，同時老大哥也來了，便襄助着拉吊桶，一面說：

『輕點，對不起！』

沒有片刻我們拉起了這孩子，他已嚇得了不得；在他右手指上有血跡，額頭也受了重傷。而他的身體下平截已浸濕了的，全臉變成青色；但他仍在微笑繼而悚顫，隻眼緊閉，繼而又微笑，徐徐地說：

『可——我已跌——跌下去了麼？』

『你幹出這種脫體的事，一定是昏了！』二哥說後，環抱了他。把手方替他揩臉上的血跡；老大哥則擠擠眉說：

『我們還是進去的好。此後決不可再捉迷藏——』

『你要受打麼？』我問。

他點點頭，從又把他的手伸出，說：

『多虧你飛速地跑來啊！』

我因受了他的贊譽，真高興至極，但我未及和他握手，他已掉過頭和小兄弟們說話了。

『我們進吧去，惟恐他要着涼的。我們祇說他跌了一交就好了，莫提墜井的事。』

『好，』那位小兄弟服從，還在發抖。『我們說我在一個水潭裏跌了一交，好麼？』於是他們回去了。整個事實很快地過去了，我瞧瞧從之逃入天井的那條樹枝，它仍是在搖擺，脫散着黃葉。

行有一星期這園子裏不見那兄弟們，及他們復現的時候，顯得吵鬧比前更甚；老大哥看到在樹上的我，他友愛地叫我

『請來這兒，一同和我們玩吧。』

我們麤集在棧房簷下的一輪雪撬中，在一會相互端詳以後，乃作成了一次漫長的談話。

『他們可曾給你們打？』我問。

『打得毒！』

對此我真竊感迷惑，心想不到他們也和我同樣地受打，爲此，我不禁爲他們而悲傷了。

『你捉烏幹嗎？』最小的問。

『我因愛聽它們的歌唱。』

『捉它們始終不應該；何不由它們在各處任意飛翔呢？』

『對，我擬停手了，既然這樣說！』

『可是，你能不馬上捉來一隻，送與我麼？』

『送與你……那一種？』

『要一隻活潑的，可以關在竹籠裏。』

「一隻山雀……那需要於你的吧。」

「要被貓吃了的，」最小的說，「並且，爸爸決不應許我們養鳥的。」

「是的，他決不會應許，」老大哥同意說。

「你們有母親麼？」

「沒了，」老大哥說，其中又一位更正他：

「母親我們是有的，不過並非是實在的。母親已經死了。」

「那末有的是所謂繼母了？」我說，老大哥點頭說「是。」

於是這三弟兄似都陷入了沉思，顏色黯淡。我從外祖母屢述的故事中，是知道了繼母是怎樣的，因此他們驀地沉默的原因我也懂得。他們在那裏，貼緊地坐着，好似帶殼的一列豆；由此我猜想這位的繼母，一定和女巫一樣，而用魔術來代替真母親的地位的。

「你們的親母還會回到你們這裏來的，看着吧，她一定會來的，」我安心他們。

老大哥聳聳他的肩膀。

「她已死了，怎會回來呢？這是沒有的事。」

「沒有麼？天哪！死人即使碎身萬段，祇要把仙水點洒，就會復活的，這事情已有過不知其數了！死，原非真死，亦非上帝的本旨，不過是着了術士或女巫的符咒的迷，這事已有過不知其數了！」

我始自興奮地對他們轉述外祖母講給我聽的故事；那老大哥首先失笑，既而微聲說：

「這許多鬼怪故事我們全都知曉的。」

他的兩兄弟默然虔聽着；最小一個的嘴唇撇起，而且緊閉住，次兄弟的手肘擱在膝上，握着小兄弟在他頸上圍着的手兒。

時達暮色將臨，紅色的雲高掛在天空，那時幕地裏，一個鬍鬚銀白的，身穿長如教衣，色如肉桂的衣服，頭戴粗皮帽的老人，出現在我們面前。

『這是誰？』他指着我問。

老大哥站起來，手指外祖父的屋說：

『他自那邊來的。』

『誰邀他來這兒的？』

這三個孩子一無聲息地爬下雪撬，向屋子進去了，我看了設想他們真如一羣鵝。

老人如一柄齒鉅似的抓住我的肩膀，拖我穿過天井走向門去。我嚇得要想喊出來，但他舉步甚速，我的叫喊還未出口，已被他拖在街中了，他在側門邊站着，威脅地揚起手指指着我說：

『以後你敢再來這兒不！』

我真怒極欲吼。

『我永不希罕再來這兒了，你這魔頭！』

他再次把手臂抓住我，拖牢我，順道走去，同時又發出一字一頓如當頭棒的聲音問。

『你的外祖父可在家麼？』

我實心慌，他係確屬在家，原來他已在這區強的老人之前出現，頭仰後懸，鬚鬚前聳，眼睛遲鈍的，圓如銅鈴的注視着，且又急促地說：

『他是沒有母親管束的人，告訴你，而我又極形忙碌，因此他越法無天，故望海涵切莫介意，大佐。』

憤慨的大佐如瘋了的在屋中頓足來回，及我避入庇德舅父馬車，他始快快而出。

『可又倒霉了，小紳士？』庇德舅父問，一面鬆下馬具。『你現又爲怎的受罰？』

我把事實告訴了他，他聽了不勝憤怒。

「而你幹麼同他們要好呢？」他沙聲地說。「他們都是小的豺蝎，你想，他們原是這樣對待你的！現在你可去向他們復仇了，有我照顧你。」

他這樣叨叨不休，抑若我真地受了打，且還顯着很抱不平，真使我不愿下聽；更加他把臉子放下而顫抖，我看來越是不慣，且想到他們亦不免要受鞭撻，認爲受此無名的咒罵亦是冤屈的。

「我不應該向他們報復的；他們都是好小孩。而你說的全是一遍胡話。」我說。

他看着我陡然地叫道：

「滾下我的馬車去！」

「你這獸子！」我高聲說，跳到地上。

他就接踵而追，越過天井，要想捉我又捉不着，口中還異聲地叫：

「你說我是獸子，我是個獸子麼？你說我胡言，我胡言麼？你站下，我要問你！」

時在急迫之際，食堂裏適走出一個外祖母來，我就奔到她的身旁。

「這個小流種真使我討氣！我年紀要大他五倍，可是他竟敢對我辱罵我……且牽到我的母親……以至種種。」他竟能這樣胡言亂語，可說潦倒至極，我一聽到，不禁心腎麻痺，有口難辯，惟有木視着他；幸而外祖母正經地回答：

「你今明是在無因造果，庇德一定的。他決不會得罪你或以至其他人的。」

僥倖外祖父不在，否則他會信聽於這運貨夫的！

自此伊始，我同他就從事於明爭暗鬪，這雖未免近於兒戲，然而也很見得惡毒的；他會假裝失手地把馬韁繩打我，或放出我養在籠中的鳥兒，讓以葬於貓腹，苟有機會，就在外祖父之前搬弄我是非，且他總得成功的。我承認最初對他的設想真未過分——他是一個喬裝的老頭子，本色原還和我一樣。因此回報他以把他的鞋弄破，或略致以破裂，俾之上足不久，立見

片碎；一天，我放了些胡椒在他的帽子裏，弄得他打了一個鐘頭的噴嚏，而且用盡氣力地打，要想打完了對他的工作不致有妨礙。

在禮拜天，他留意地在冷防我，而且總揭穿了我所不准做的事——和阿夫索尼蓋夫家的孩子談話，於是便對外祖父去搗舌。

我同阿夫索尼蓋夫家的孩日益友好着，由此我得到的愉快無窮。在外祖父家的外牆和阿夫索尼蓋夫家的柵籬之間，有一條羊腸小道，滿長着榆樹和菩提樹，還有幾株古老盛茂的灌木，就在這種蔭庇之下，我伏在柵籬上特闢爲會談的半圓形洞口，以待他們兄弟輪流前來會晤，或者二人前來，相見後，則在洞邊蹲下或跪下，相互低聲地完成這長時間的談話；而他們中必有一個在巡風，以防大佐突如其來的出現。

他們把如何如何悲慘的生活告訴我，就是旁聽的我也覺悽愴；同時也同我談到關於我養在籠中的鳥兒，以及其他孩子間的瑣事，可關於他們的繼母和父親從未有一句話提到，至少從我所記得的可這樣說。有時，他們要請求我講個故事給他們聽，那末我就把外祖母所講的一個忠心地講述，如其有遺忘的地方，則要求他們守候片刻，我速到她那裏復求清楚了再講。這誠使她高興得很。

我告訴他們許多外祖母的話，老大哥有一次沉重地嘆口氣說：

『你的外祖母好像盡善盡美的……我們也曾有過這樣一個外祖母，在以前。』

他說起話來常是這樣抑鬱傷感的，至於談到世故閱歷，他似乎不止十一歲的人，而是百歲的前輩了。我記得他有狹小的手，手指是纖長靈巧的，而且，他更有慈善光明的眼睛，同教堂裏的燈光一樣。至於他的兄弟們也是可親的；他們似乎有動人托信的力量，能使他人樂從所歡；但我覺最可寵愛的是老大哥。

常常，我祇傾心於我們的談話，絕不冷防到底德舅父，直待他走近我們，一聲恫嚇，驚得我們四散奔竄，且聽得他在叫：

『又——又——又？』

他蘊在心中的仇恨我看出更見於形了，當他工作回來時，我祇須對他一瞥，立能意會到他所懷的是怎樣的心境。譬如，要是他開門的態度是從容和平的，則門鉸鏈嗒嗒嗒的響聲是延長和緩的；但一到他心境惡劣的時候，發出的聲音就很尖銳，似乎在痛聲疾呼。

他的啞姪在不久以前結了婚，現已遷居鄉間去了，所以庇德單獨的住在馬房裏，這是一間低矮的，內有獸皮，松脂，汗液與煙草的混淆氣味，外有一扇破窗子的馬舍；就因這氣息的難聞，我是從不涉足他的住室的。他睡時定須要點着燈，這種惡習引起外祖父極端的反對。

『你看好！我要給你燒殺的，庇德！』

『不，我不會。你毋用擔心。夜裏的燈我是擺在水盆裏的，』他回答時，眼睛還鄙夷地瞬閃。

他現在似乎對於誰都不懷好意，連到外祖母的晚侍和奉以果醬的事，他亦好久不問了；他的臉龐好像在抽搐，刻紋愈見深顯，而且走起路來也是左右搖擺，步武錯踪，酷似一個病人一樣。

在勞動日的早上，因深夜落了一次盛雪，外祖父和我正在天井裏把雪掃去，突然門鍵高響，衝入一個警察來，他負門而立，揚手把個粗壯灰黑的手指向外祖父做做招徠的姿勢。外祖父就走近他，他俯下身，尖長的鼻子幾與外祖父的前額相觸，於是說了幾句話，而話音是非常低，我亦不能耳聞；祇聽得外祖父卻急促地說：

『這裏什麼時候？天哪！』

從之他又突然吼號，幼稚地跳躍着：

『上帝保佑我們呀！真有這種事麼？』

『不要這樣大嚷大叫，』警察威肅地說。

外祖父向四面瞻望，終於看到了我。

『你把鏟丟下，到裏面去，』他說。

我在一個壁角裏躲着，看好他們向運貨夫的居室走去。同時看見警察脫下他右手的手套，把手套拍拍左掌，一面說：『他已知我們在暗隨他。因此他把馬丟下不管，而自己卻在這裏的什麼地方躲下。』我急把一切奔到廚房裏去稟訴外祖母；她正在把粉團做麵包，我說的她一面留心地聽，而一面又點着深有粉沫的頭，隨即鎮靜地說：

『他偷得什麼東西了，我猜來。你去你的。這要你多管什麼呢？』當我重回入天井時，正值外祖父脫下了帽子，站在門口，昂首仰視天空，而在身上劃着十字。他的臉色看去不勝怨艾；氣得頭髮也似豎了起來，真的，連得一隻腿兒都在顫動了。

『我叫你到裏面去啦！』他向我頓頓足地怒吼着。轉身又和我一同走進廚房，呼道：『這兒來，母親！』

他們轉入隔壁的房間中，輕聲地談了好久；而及外祖母復來廚房裏的時候，從她的表情上，我即知必有或種不幸的事發生了。

『你的臉色爲何這樣驚慌？』

『閉住你的嘴！』她輕聲地說：

這天全家是愁霧瀰漫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不時地交換着抑鬱的視線，即使在相互對語，也是聲音微弱地簡單地說些難以理解的，益增感覺不安的話。

『各處的燈都點起來，母親！』外祖父命令似的說，說畢又咳着嗽。

我們的胃口也頓見變壞，故而吃起飯來很是忽忽，有如速要應人之待似的。外祖父顯得疲乏了，放下着臉，舉聲銳利的，猶猶地說：

『惡鬼的權力比人還高……你看在無論那兒都是這樣……甚至我們的信教者和牧師們……那究是何緣由呢，唉！』

外祖母太息了。

那銀灰色的冬日的時辰，怠倦地向前邁進，屋內的雰圍愈覺差雜和難堪。時及黃昏，又來了一個警察，是個紅色的胖子，他在廚房裏的爐邊坐下，打磕睡，而外祖母就向他問：『他們怎的看出苗頭的呢？』他就舉聲含糊地回答：『什麼我們都看得出，故無用擔心！』

我記得，我口裏含着一個二哥貝克的古錢在窗口坐下，擬欲打個「聖喬治和毒龍」的印子，在冰凍的玻璃窗片上。陟地由戶外傳來一陣駭人的高聲，門忽闖開，庇德羅夫娜如狂地叫：

『瞧瞧啦，在那裏有什麼東西丟下呢！』

一見那警察，她又退到牆門間；可 he 已抓住她的裙子，一面高聲道：

『站下！你是誰？有什麼要我們去瞧？』

她頓時木立在門檻邊旁，旋即跪下，始自哭喊起來；而她的喉嚨似被一字一淚梗住了的：

『我看見的，在我去擠牛奶的時候……但那不能斷定是什麼，看來像隻靴子，在克汁密爾人的園圃中，我自語說——』
但這引得外祖父頓着足，大叫：

『說謊，你這蠢蟲，在我們的園圃中你決不會看見什麼的。有這樣高高的籬笆，同時沒有一個破處。你在說謊，決無什麼在我們的園圃中的。』

『小父親，這是鑿真的，』庇德羅夫娜哀號着，一隻手伸向於他，另一隻手按在頭上。『這是鑿真的，小父親……難道對這我還要說謊不成？那裏有向你家籬笆走動的足跡，沿途被踏的雪高低顯現，因此我走了去，從籬縫中窺探，看見……他……』

……躺在那裏……！』

『是誰？是誰？』

這個質問覆之者再，可絕無一言從她可得。突然他們盡向園圃闖去，各自推撞着，勢如瘋狂似的；在那裏，墓坑旁邊，躺着

庇德舅父，全身洒滿了平柔的雪，他的背脊和燒焦的木片相貼，頭則垂至胸部。在他右耳後面則有一個深奧的創口，紅紅的，如同一張嘴。而創處碎片的肉又如一系列牙齒。

此景嚇得我閉上眼不忍多睹，可我從我的睫毛中能看到那馬具匠的刀——這個我知之甚詳——握在庇德舅父的穢黑的右手指裏，橫置在他的膝蓋上；他的左手已被截下，撮沒在雪裏。而這運貨夫身下的雪已形消解了，所以他的細削的身軀，陷阱在這軟而有光的泥砂中，看來越發比他生前小孩化。

在屍體的右側，有怪如鳥形的血紅圖狀映在雪上；惟在左邊的雪則依舊如故，仍然是平滑光明的。頭向前倒，形如低首認罪，下頰直壓胸口，擠住鬢曲的濃鬚；又在胸口，凝結着血的紅流中間，有個大而銅質的十字架放着。他們齊聲的騷嚷致得我的頭如紡車輪似的旋轉起來。庇德羅夫娜不止不息地繼續叫喊，警察暴聲地命令凡理倚速去辦理一件差事，同時外祖父喊道：

「留意，不要踏到他的足跡上呀！」

可他忽然又雙眉緊鎖，俯視於地，發聲響亮儼然地對警察說：「發生紛擾無關於你的，巡警先生……此係上帝的事……出於上帝的一種制裁……但你必要小事大做——嘿！」

眾人突然鴉雀無聲，他們肅然地站着，拖長地在呼吸，又在身上劃着十字形。另有數人急忽忽地從天井衝進園圃中來。也有的爬上庇德羅夫娜的籬笆，竟有幾個自上下跌，在呼號着苦痛；可是眾人仍是非常靜肅的，至外祖父出聲失望地叫喊：

「鄰人們！你們幹嗎損害了我的覆盆子樹？你們豈無一點良心麼？」

外祖母，利害地在哭泣，挈了我的手帶入屋中去。

「他怎樣了？」我問。

「你豈看不見麼？」她答。

自黃昏以後，直至深夜，陌生人在廚房裏和別的室子裏忙碌地進出，大聲地談話；警察在旁監視，另有一個像司事的人

在做登記，一邊還鴨叫似地問：

「什麼？什麼？」

外祖母向衆人們在廚房裏請茶，以那兒坐在桌前有個臉圓圓的，生着鬍鬚而以痘疤爲記的人，他聲甚顫抖地說：

「他的真名字我們不知道……但他的出生地據我們查得是倚勒忒馬。至於聾啞子之名……這僅是綽號……其實他是不聾不啞的……他熟悉這事的委實……而且其中還有第三者在……這是我們已在進行查探了。他們在好久以前曾搶劫教堂；那是他們必有應得的報復。」

「天呀！」庇德羅夫娜忽然揚聲高嘆，臉色很紅，大量地在流汗。

至於我在爐架上躺着，俯視着他們，一面臆測，他們怎的都很矮胖而又討厭的。

第十章

在一個禮拜六的清早，我到底德羅夫娜的與廚房相近的園中去捉知更雀。我已在那裏延挨了好久，可是那大膽的紅胸雀不肯投入法網來；祇見它們是展開迷人的美麗和有興頭地在銀色的凍雪上跳躍，或飛上皓雪盈疊的樹枝上，隨處撒下着晶晶的雪花。這個多優美的景色，竟使我遺忘了失敗的怨暴；實際上，我也不是——一個精練而名利的獵人，因為我對於獵場逐鹿的興味，遠非其結果所及，並且我的至樂還在於觀察鳥兒的活動，和對它們所與的設想。我覺非凡幸福地獨坐在濕雪的岸野，傾聽着鳥兒在嚴冬的凍晶的靜園中啁嘈，同時，在遠處，又聽到忒洛卡的疾速的鈴聲——誠若俄國冬令的雲雀的哀歌。

我在雪地上坐得有點麻木了，覺着耳朵凍得疼痛，於是就把網籠收起，越過牆圍，復自外祖父的園圃進屋去了。臨街的門扉是開的，有個體裁高壯的男子帶着三匹熱氣直喘馬兒，拖着一部堅大的雪橇，自天井中驅出，而他還在快活地吹嘯。我的心不覺一怔。

「你帶誰來？」

他轉個身，自腋下探瞧我，再復跳上車夫的座位，回答我：

「牧師。」

可委實有些不信，要若是個牧師，概是來拜晤一個房客的。

「向右轉，」車夫叫着，又在快樂地吹嘯一面把韁索揮着那馬。

馬兒越穿田涯，我站下目送它們已去；方才閉緊了門。及我剛進玄虛的廚房首先所聽到的聲息，是我母親在隔房內有力的語聲，聽好她在簡明地說：

『現在怎麼辦？你要殺掉我嗎？』

我沒有來得及把出門衣脫下，就擲下烏籠，跑入竊門間，偏在那裏又撞了外祖父；他抓牢我的肩膀，眼光奇異地在我的臉上凝視，又艱澀地呷下一口氣，方吞吐地說：

『你的母親回來了……看她去……且等……』他盡力地把我搖，我幾欲下顛，踉蹌到房門那裏去。『去吧……上去……』

我敲那護有毛氈和油布的門，可那凍得麻木了的劇烈顫抖着的手，久後才找着門梢；及我輕微地進門的時候，我佇立在門檻上，不覺頭中發昏而心又迷亂。

『他在這兒！』母親說。『天呀！他長得這麼高了。啊，你可認得我嗎……你這樣裝飾得他像什麼……呀，他的耳朵發白了。從速，媽媽，給點鵝油我。』

她站在房間中央，俯身替我脫去出門衣，又把我玩如球兒似的轉動着；她高梧的體軀上，穿有一件溫柔的美服，宏鬆得不啻是件男人的外套，上卸以黑釦，自肩上傾垂至裙邊，可說是件我從未見到的東西。

她的臉好像較昔瘦小了些，而眼睛則比從前更大而深陷；同時頭髮也越見金色光亮。她把我脫下的衣服，投在門檻外，又厭倦地捲纏着紅嘴唇，於是老調地說：

『你幹嗎不發言呀？你不願見我嗎？唔！一件多髒的内衣……』

隨即她把鵝油扭擦我的耳朵，我不勝感痛；可是在她扭擦時，有股芬芳的愉快的香味，從她身上發出，這誠減少我的痛苦不少。

我貼近着她，仰視她的雙眼，情甚激動地想發言，而在地話語中，我聽到外祖母低微不快的聲息：

『他真非常固執……他幾難加管束的。他連外祖父都不畏怕，甚至……唉，凡麗亞……凡麗亞！』

『慈悲點，母親，不要自求煩惱吧，這是決無好處可得的。』

在母親身旁的什麼東西似乎都現得纖微，可憫而枯老。我也感到枯老了，枯老得和外祖父無異。她抱我在她的膝上，用溫暖的粗重的手理着我的頭髮，說：

「他需要有人加以管束了。而已到了應該上學的時候……你高興讀書嗎，你高興嗎？」

「我所需要知道的現已全都學得了。」

「你還得多學習一些呢……咦！你長得着實強壯！」她舉聲時高時低的歡娛地笑，一面又和我玩弄。

外祖父走了進來，臉色慘白如灰了，眼中紅光如血，憤怒得毛髮皆豎，她把我放下，縱聲問：

「唔，父親，商談好了嗎？我須去嗎？」

他在窗前站下，把指甲抓去窗玻璃上的冰水，默地站了好久。情形顯然很緊張而痛苦；而在這種緊張時機，我是習慣地全身感着十分沉重，更有某物在胸口澎漲似的，形成我急欲叫喊的願望。

「利客希，離開這房間吧！」外祖父魯暴地說。

「爲什麼？」母親問，又把我拖近她。「你不准離開這兒。我不答允！」母親又起立，聽的溜過去，酷似一朵玫瑰雲，去站在

外祖父後面。

「聽我說，爸爸——」

他旋向着她，喝道：「閉住嘴！」

「不用你呵喝我，」她冷然說。

外祖母自榻上起立，規戒似的伸着手指。

「唔，凡爾凡勒！」

接着外祖父坐下，嚶嚶地說：

「等一刻。我要知曉是誰——噲？那是誰……怎會發生的？」

他忽然號吼出似乎非屬於他的一種聲音：

『你丟了我的臉，凡克！』

『滾出去！』外祖母呵叱我，我就走入廚房，覺得心頭悶得欲斃，乃爬上火爐，在那兒逗留者久，諦聽那可以間壁以聞的他們的談話。他們時而混着雜談，相互又斷話頭，時而攸久地虔默，抑若在入睡的情景。他們談話的中心是一個嬰兒，我的母親剛近所生的給別人在收育；可我不明白，外祖父何以要生我母親的氣，是不是爲她瞞着他生了個孩子，抑或是爲她未把這孩子帶來給他。

以後他來入廚房了，頭髮蓬散的模樣；他的臉甚清白，深若困於怠倦。外祖母與他偕來的，在把罩衣的上襟（Baqne）揩着頤頰上的淚。他在一張條櫈上坐下，穹着腰，兩手憩息在櫈上，顫悚地吮咬着慘白的口唇；她跪踞在他的面前，悄然而又誠懇地說：

『父親，恕宥她吧！爲基督的情分而恕宥她吧！你不可這樣就逼走她的。你以爲在紳士和商賈的中間，就沒有這種的事發生嗎？你明知女人這樣東西的。現在，恕宥她吧！你知道，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

外祖父以背附牆，瞠目睜着她的臉，音若啜泣的苦笑了一聲，接了發着咆哮：

『咄——還有呢？誰是你不恕宥的人呢？我奇異……要是如你所望，則誰都可以恕宥的了……嘿爾！』

他屈身就向她，捉了她的肩頭，搖着她，急速而細語說：

『可是，上帝呀，你不用自作煩惱了。你不會從我找到恕宥的。現在的我們——不啻是就木的人了——在我們的殘年還要受這樣懲罰……目前全沒有安息和幸福可得……將來更沒有……越要難受……請不忘我的話……在死前我們要變成乞丐——乞丐哩！』

外祖母親攜其手，坐臨他的身旁，溫和帶笑地說：

『唉！你這可憐蟲，你竟這樣怕做乞丐的。唔，我們就做了乞丐吧！那時你只須在家徒坐，而我會去求食供養於你的……』

無用怕，他們會給我施與……則我們可有很多的東西；所以你還是把煩惱付之九霄吧。」

他突然發笑了，如羊的鼓搖着他的頭，摟住她的頸項，擁貼於她，與她相形之下越顯得小而縐縮。

「唉！你這獸子！」他喊道。「你這有福的獸子……你是我今唯一的所有了……以你膜知一切，故亦不知煩惱爲何物。但你必當回憶一下……回憶你我是如何爲他們而勞作……我如何爲他們而犯罪……可是，話雖這樣說，目前——」

那時我實忍無可忍了；我的淚已無法阻止地下流，就跳下火爐，奔向於他們之前；悲喜地抽咽，因他們親熱若是地交談，因我實爲他們難堪，因母親的回來，因他們領我前往，誰都哭泣，給我以擁抱撫慰，淚滴在我的身上；但外祖父和我低聲說：

「你在這兒，小鬼，你的母親現已歸來，我想你此後常可與她在一起了。哼，那可憐的外祖父老鬼可以去嗎？而外祖母又是寵倖你的……她能去……哼？——爾……」

他推離我們，立起來，憤聲高吼說：

「他們全都遠離了我們——全已背離我們而去了……去，叫她進來吧。你還守待什麼呀？快點！」

外祖母離了廚房而去，他則去到壁角裏，低頭站下。

「大慈大悲的上帝！」他啓口說。「唉……你概看清了我們的情況吧！」說完就舉拳自擊他的胸口。當他這樣地做作，我老大不開心；其實，他和上帝說話的樣範就討我的厭，因他在物主之前似在誇耀自己。母親進來身着的紅衣照耀着廚房，她則坐在桌旁，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她的兩旁坐下，而她的闊袖迤落在他們的肩上。她鎮靜莊嚴地在對他們訴述某事，他們是虔默地傾聽，絕不叉開她的話頭，有如他們是孩子，而她是母親一般。

我以過度的興奮而致疲勞，故睡熟在牀上了。時及傍晚，老人們身着麗服去晚禱了。外祖父穿着他做行長時的制服，外披一件浣熊皮大氅，腹部托聳，外祖母快慰地

送他一個眼波；至後她再回頭對母親說：

「你看父親啦！他真壯皇……楚楚的像隻小山羊。」母親悅色地笑了。

惟我同她在她室內的時分，她雙足盤曲坐在牀上，手點着她身旁的一處說：

「來在這兒坐下。現在告訴我——你怎能喜歡在此生活的呢？不很喜歡吧？」

我怎能說是喜歡呢？

「我不知道。」

「外祖父慣會暴打人的，他打你嗎？」

「現在不常打我了。」

「噲……那末，把全行奉告我吧……告訴我你所喜歡說的……會不？」

我是不樂於講起外祖父，故祇告訴她住在這屋中的仁厚的男人，和他們都不得外祖父的歡心而被趕走等事。可她並不樂聽這個故事，在她說着下面的話我可看出「唔，還有呢？」

我把三個孩子和大佐把我怎樣趕出天井的事告訴她；她緊握了我的手，在她聽的時候。

「都是胡鬧！」她強聲說，瞬着眼，迨靜默片刻後，又注視着地板。

「外祖父幹嗎要生氣你的？」我問。

「他認爲我做了錯事。」

「因未把嬰孩帶來此地嗎？」

她突然猛驚，縐起眉，咬住口唇；至後復振笑容緊擁住我，說：

「呵，你這小鬼！以後你不可多談那事了，聽見嗎？永遠不可說起——這就是要你忘記你曾經聽到的關於那事的話。」

她又靜肅而莊嚴地和我談了一刻；可我聽不懂她的所云，不久她又站起來，始在室中徘徊，用手指如按樂拍地亂彈着下頰，而她的濃眉又時上時下在交互飛揚。

一支淋成油槽的蠟燭點燃在桌上，反照在慘白的鏡面裏；模糊的影子在地板上沿爬；一盞洋燈在壁角裏的神像之前

燃着；那蔽着冰水的窗戶由月光映了成銀色的。母親四向流盼，如欲在淡樸的牆上或天花板上求覓何物似的。

『你在什麼時候就睡？』

『等我再停一刻兒看。』

『而況，今天你已睡過一覺了。』她提醒自己。

『你去嗎？』我問。

『去到那裏？』她聲甚驚異地叫；舉起我的頭，她注視着我的臉有好久，而我是滿眼淚湧了。

『爲什麼？』她問。

『我的頸項有些痛。』

實際上我的心也很痛，因我偶而發現她不久留在我們家裏，就要去的。

『你長得和你父親一樣。』她說：踢開了一張蓆薦。『外祖母有把你父親的事告訴你嗎？』

『是的。』

『她極愛馬克司姆——真的愛得很；並且他愛她——』

『我知道。』

母親望着燭光，皺起眉頭；然後把燭吹熄了說，『這樣的好！』

是的，這樣可使空氣更新鮮和清朗些，同時黑暗的模糊的幻影也可不見了；藍明的光線射照在地板上，金炫色的雪晶

輝映在窗玻璃上。

『那許多時候你住在那裏的？』

她舉說數個市鎮，似乎她在追憶某種早已遺忘的事，而她又默默無言地在房內環踱，酷如一頭老鷹。

『你這衣服從何而來的？』

「我自己做的。我所有的衣服全是自己做的。」

我喜歡考量她與眾不同的地方，不過她的磊磊寡言，實使我悲傷；往往我不問她，她決不先自啓口的。未幾她又坐在我旁的牀上；我們默坐在那兒，互相緊靠着，直抵那些老人們回來了，在他們身上有燭蠟和香味可以聞得，而他們的態度也顯得神聖的虔誠和溫柔。

如在節日似的，我們有禮貌地用着晚膳，鮮有吐語，即使說也是那樣輕，惟恐驚醒了一個敏感易醒者似的。

我的母親刻不容緩的熱心教我讀俄文功課了。她購了幾本書，其中有一本——叫「連關字」——我從之得着學習俄國字的方法；可是我的母親一定要我認真習詩——致得我們互相嘔氣。

詩句是：

Bolshaya doroga priamaia doroga

Prostora no malo beresh twi ou Boga

Tebia ne rovniali topor ee lopata

Miagka twi kopitou ee kwiliu bogata 可我把「Prostora」念成「Prostovo」把「Rovniiali」念成了

「Roubili」把「Kokitou」念成「Kokita」

「咳，多想想吧，」母親說。『這怎麼是「Prostovo」的，你這難教的流氓……「Pro—sto—ra」現在明白嗎？』

我實已明白，但仍念作「Prostovo」這我自己也和她一同驚奇。

她憤然地說我是麻木而拘執。這實是怨屈的，因我實在專心地深擬記好那些可咒咀的詩句，並且我已能在心中絕無錯誤地默誦了，可是一至我在高聲讀出的時候，它們見得差處百出。我厭惡這些混淆的字句，於是故意把湊亂這詩句了，集其音韻相同的字在一起。我認真施用這魔術，由是詩句越趨於絕無意義，這時心中很愉悅。

可是這類玩藝兒不能久幹幸免責罰的。一天在做了一個很見成功的功課以後，母親問我把詩學會了沒有，我即無意

地喋喋着：

Doroga, dvouroga, tvorog, nedoroga,

Kopwita, Popwito korwito——

等我再設法記起已經不及了。母親起立，以手放在桌上，聲音清亮的問我：

「你在說點什麼？」

「我不知道，」我笨拙地回答。

「呵，你實了然的！」

「祇有點——」

「有點什麼？」

「有點引笑。」

「滾到壁角裏去。」

「爲什麼？」

「滾到壁角裏去，」她鎮靜地再三說，面容可怕的。

「那個壁角呢？」

未給我回答，她目不轉瞬地釘住我的臉，我實感到不勝惶惶，因我不明白她叫我做什麼。在個壁角裏，神像下面有張桌子，桌上有個花瓶，瓶內插着幾枝芬芳而枯萎的青草和花；在另一個壁角裏，擺有一隻蓋上的衣箱。牀佔着第三個壁角，第四角是沒有的，因房門設在靠牆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說，不領悟她的意思真感苦惱。

她怒氣稍殺，默默地在擦着前額和顫頰，乃問：

「外祖父從未罰你站過壁角嗎？」

「什麼時候？」

「憑他什麼時候！他曾這樣做過嗎？」她叫起來，把手在桌上接連敲了二下。

「沒有——至少我記不得了。」

她太息着「呸！過來！」

我走臨她的面前，問：「你爲什麼對我這樣生氣呢？」

「因你有意糊塗地讀那首詩。」

我盡力解釋着。苟把眼閉上，我便能一字一句地默記起來，但一到我要誦出口來時，它們又變了相。

「你真的組合不起嗎？」

我想回答，我是非常真的；可再一想，又似不敢這樣說，而且遽然不漏一字地背了出來，連我自己也極感驚恐，不知所以。我立在母親面前，羞愧在心中如燃；我的臉似在暴漲，刺痛的兩耳似爲血所塞，室人的聲濤充溢在我頭腦中。我在淚珠迷離中，看到她那氣得暗淡的臉，她是咬着嘴唇又皺起眉頭。

「這算什麼意義呢？」她問，聲音似乎不是她的聲調了。「你概組合起來了吧？」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並非這樣！」

「你是很拘執的，」她說，垂下了頭。「滾開去！」

她自此始固執着要我多學些詩歌，可我對於這些潤滑流利的詩句的記憶，日益見壞，同時要想刪改或推殘這些詩句的狂念，比例上也與日俱進，而竟到了惡毒之境，我甚至連自己也覺驚異地要想把杜撰的字句，去代替那與題無關的句詞，就此往往整首詩由我刪改而換了真相。故我不拘是若何貫注，始終不能把刪去的詩句追憶起來。這首王子畢司姆司珂夫動人的哀詩（我想是他的吧）誠使我感煩惱。

在傍晚和早晨，
老人，寡婦和孤兒，
仗着基督的臉，求人施助。

但最後的一行：

帶了潦倒的神氣，在窗外求乞。

我常不錯地誦出。母親因為不能當面給我贊揚。故她把我的事在外祖父之前詳細地奉告了，他則舉聲如預言地說：

『這都做作的！他的記憶力確屬不差。他會跟我背習祈禱……他全是做作而已。他的記憶原屬很好的……教導他，不管在石上鑿着彫刻……這會使你明白多麼好啦……你當給他一頓鞭打了。』

外祖母也譴責我。

『你能記牢故事和歌曲……歌曲不就是詩嗎？』

這話是實在的，我也深覺罪不容辭，但當我始要學習詩歌時，仍舊有其他的字如同螳螂似的不知由來地爬上我的心頭，獨成了詩格。

我們門外也有乞丐，
堪憐的老人和孤兒。

他們來哀叩地乞食，

但又會賣去雖然好的所得。

賣給庇德羅夫娜喂她的母牛，

然後來暢飲着麥酒。

夜中，我同外祖母睡在牀上，常把我獲自書本的和自造的詩背給她聽，直到我陷於疲倦爲止。有時她會嘻嘻地笑，但普通教訓我一番的爲多。

『好了！你明白你能做的一切吧。可是，給乞丐們以嘲笑，那是不興的，上帝尙在祝福他們！基督的一生都是貧苦的，所有的聖賢也是這樣。』

我嚙嚙說：

我恨窮人們，
也恨外祖父。
說來真不忍，
上帝恕宥我！
外祖父打我，
何時他不拘。

『你說的什麼？我願你脫落了舌頭才好！』外祖母怨恨地說。『如其外祖父聽得你說——』

『要是他愛聽，儘可來聽的。』

『你這樣肆無其憚是錯的；這會使你的母親生氣，而她沒有你，受的煩惱也够了。』外祖母嚴重而又和藹地說。

『她遇了什麼事？』

『莫多管！你不須知道的。』

『我知道。這是爲了外祖父——』

『不准多開口，我囑咐你。』

我的命運是痛苦的一個，以我在不顧一切地欲找求一個血屬的精靈，可是始終沒有了解我的熱情的人，所以我把放狂和違抗聊作了適身處世之地。母親教誨我的功課，漸覺無趣和艱困。算術我固切實了解，可算草我絕無心緒去練習，至於文法，我是莫明其妙的了。

至於壓在我心頭最難堪的這回事，我目睹着也覺得母親是難以在外祖父的家裏往下住了。她的形容日益趨於抑鬱；她似以陌路之人的眼光巡掃着一切。她常在窗口呆坐好久，寂然不語地俯視着園圃，而且她那光美的色貌也似衰褪了點。在授課的時間，她的深陷的雙目直視着我，注望牆上或窗上，一面她還舉聲怠倦地詢我問題，且會刻就忘了我的答案；她屢次向我生氣——這使我真心痛，因我的理喻母親們該比什麼人都慈祥的，像故事中的她們。

有時，我問她：

『你願和我們住在一起嗎？你願嗎？』

『留心着你自己做的事吧！』她會狠毒地出叫。

我始自知道外祖父是在做着使外祖母和母親受窘的事。他往往和母親同關在她的房中。可以聽得他在那兒悲嘆地叫，猶若那牧童尼格托拉的常致我於不快的那支木笛。有一朝，正在繼續這類談話時，母親這樣尖銳地怪叫起來，屋中誰都聽到了。

「我沒有這樣做！我沒有！」

砰然地門關上了——隨即外祖父在發出咆哮。

事實在晚上發生的。外祖母在廚房裏的桌旁坐着，替外祖父縫一件內衣，還在細聲地嚙嚙。及砰然一聲門響，她貫意一聽說：

「啊主呀！她到房客那兒去了。」

那時外祖父突然闖入廚房，奔向外祖母，在她頭上打了一下，並且還向她揮揚着拳頭，呵叱說：

「不用你再饒舌，空談是沒用的。老鬼婆！」

「你是個老獸子，」外祖母鎮靜地給他反駁，一面仍理着她那被敲亂的頭髮。「你要我不要多嘴嗎？我會把一切都告訴她，我是已知你的毒謀的。」

他向她身上直撲，用拳在她的大頭上打下。

她全不衛護自己，或與以還擊，祇說：

「莫停手！打吧，你這劣漢……很對！打得中！」

我拿起牀上的墊子和毛毯，同火爐四周的靴兒，擲向他去，可是他正在怒極欲狂，全不留意到這些。外祖母橫倒於地，於是他在她頭上儘踢，直到他自身踉蹌地倒下了，撞翻了一桶水時方止。他豁的躍起來，亂嚷着，打着鼻嘯，瞠目四顧，最後闖回氣樓上他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外祖母嘆口氣立起來，坐上條櫬，梳理着她那蓬亂的頭髮。我跳下牀，而她怨暴地對我說：

「搬回這些枕頭和各物放上原位去。這妄想用枕頭打人……這是你的事嗎？至於這老鬼，他是中了瘋——這獸子！」

她困難地吸着氣，皺起臉叫我前去，俯下頭說：

「看呀！什麼在頭上累得這般痛？」

我別過她厚重的頭髮，見到一枚壓髮針深刺在她的頭皮裏。我拔了出來；以及見到第二枚時，我的手指似乎失卻了活動的機能，故我說：『我想，還是去叫了母親來。我真害怕。』

她把我推在旁邊。

『做什麼呢？……何必要叫母親啦！我定要叫你……感謝上帝，她從未見過和聽到這類的事！而至你——够了。從速替我滾開吧！』

她自把柔嫩的花編勞作的手指，在她那濃厚的髮中翻索，那時，我勇氣驟振地幫她拔出兩枚沉重而灣了的壓髮針。

『刺傷了你嗎？』

『不甚厲害。祇須我明天泡了熱水，把頭洗了一番就會好的。』

於是她又規誘地說：『現在，我摯愛的，你不要告訴母親他曾毆打了我，可以嗎？你不去告訴她這回事，他倆間的惡感已很深了。所以你不要提起，可以嗎？』

『就不告訴。』

『那末你切不要忘記！來，我們來把東西理正……我的臉上原無創痕，有嗎？那就很好；這個祕密我們可以保守得。』

她在清除地板，而我從心底不樂地呼喊：

『你正是一個聖者……他們蹂躪你，蹂躪你，而你絕不在念。』

『你在胡言着什麼聖者——從何你曾見過聖者？』

她在匍匐而獨自喃喃着，我則坐在火爐邊尋想報復外祖父的策略。這是我首次目擊，他竟會這樣可憎可怕的毒打外祖母。他的紅臉和疎亂的紅髮，在夜的模糊中活現在我眼前；我心中着實憤激，同時又很生氣，因我籌劃不出適當的處置。

但在事後的一兩天，我上氣樓送東西給他，看見他在一隻啓着的衣箱前面而坐在地板上，正在閱報；那時，一張椅上安置着他摯愛的月歷——共有十二張厚灰紙片，每片照日子數製有方格，每格裏繪有值日的聖像。外祖父最寶貴這月歷，惟

在他變極了我的甚鮮機會中，才允我付以一瞥；在我釘視着那些擠於一起可愛的小灰白聖像們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一種澎湃放浪的情感。我對於其中幾個聖像的生活也很知悉——如格利克，惡利蹄，伯伯拉，偉大的殉道者坡太利孟，以及其他；惟我最愛戴的是一「上帝的人」——亞利克先的淒涼生涯，和他的幽麗的詩章。外祖母往往熱情地背誦這詩章給我聽。人們如能愛戴了這許多的聖者，而從他們都是殉道者的思想好來涵養自己。

我在此刻決着心要撕毀這月歷；當外祖父拿了張灰藍色的報紙到窗前去讀的時候，我連忙抓下幾頁，飛奔下樓，暗拿了外祖母桌上的剪刀去橫躺在牀上，從事剪下聖者的頭來。

當我截下了一行頭像的時候，我始覺到，整個毀了這月歷未免太可惜，因此我決定僅剪下方格；但第二行還在進行着剪，外祖父已現在門口問道：

『誰允許你挈走我的月歷的？』

看到散在桌上的方格紙片，他逐張地拾起，張張以次地在他臉上偎貼，等到拋下又去拾起別張來；他的牙牀在歪動，鬚髭上下地起伏着，他呼吸得很重，紙片都被他吹落於地。

『你幹的什麼？』他終於叫出，捉住我的腳，拖向於他。

我是倒翻了，外祖母抓住我，外祖父則加她以拳頭，並且叫道：

『我要殺死他！』

未幾，母親出現了，我即速躲向火爐的壁角裏去，她阻住他的去路，握住那外祖父揮向於她的手，又把他推開，說：

『這樣越禮的舉動算什麼意思？鎮靜你的思想吧。』

外祖父倒坐在窗下的條櫬上，號喊着：

『你們都想殺掉我。你們都抗違我——你們各個人！』

『你不覺羞慚嗎？』我母親的話音很高強。『爲什麼這樣裝腔作勢呢？』

外祖父吼着，踢翻條凳，他的鬍鬚有趣地聳向天花板，而雙眼緊閉着；我覺他真在我母親面前感到羞慚，又像真的這樣裝腔作勢——這即他所以緊閉着眼的理由。

『我要把這些碎片都黏在棉布上，那樣要比原狀更爲可觀，』母親斜睨着這些紙和截下的頭，說。『看呀——它們都皺攏而破爛了；它們都在躺着哩。』

她對他說話的態度，正像她在授課時對待我所說的一樣，而我可真不懂得；他馬上站起來，鄭重認真地整理他的內衣和馬甲，咯着痰，說：

『今天你幹個爽快吧。我即刻再拿其他的紙張來給你。』
他足及門口，又停在門檻上，揚個灣穹的手指點住我：

『他得要挨打才興。』

『那是無疑的，』母親附和，俯身向我問。『你爲什麼這樣做的？』

『我有意做的。除非他不再毆打外祖母，否則我要割下他的鬍鬚。』

外祖母脫下她稀爛的抹胸，埋怨似地搖着頭，說：

『快點緊閉住你的嘴，如你所說的。』接着她在地板上唾了涎沫。『否則你要受舌腫的痛苦的！』

母親朝她瞧望，又越過廚房走向於我。

『什麼時候他毆打了她？』

『現在，凡爾凡勒，你問他這樁事當覺得羞慚呀。這是干你的事情嗎？』外祖母憤然說。

母親走去把臂摟住她。『啊，小母親——我摯愛的小母親！』

『啊，同你的「小母親」走吧！滾你的吧！』

她倆默然地互相張望。還可聽得外祖父在牆門間的頓足聲。

在她回家之初，她和一位安樂的太太，兵士的妻交朋友，幾乎在每個黃昏都要到樓上的前房去，那裏不時有比德理格公館的來人——入時的太太和官長。外祖父不高興她這樣，一天他休息在廚房裏時，威嚇地向她揮着調羹，嚙嚙說：

「你又在復原你的已往生活了，討咒的！現在，每及清早，我們失去了安睡的機會的。」

他不久就對房客回辭，在他們走後，他從他處搬了兩車的什物來，堆置在前房裏，再把一管大掛鎖鎖上。

「我們不用招租房客了，」他說，「現在我自己需要消受。」

因之凡到星期日和節日，必有許多訪客來。如外祖母的姊妹，默德林娜·索基夫娜，是個大鼻子的悍惡洗衣婦，穿件條格的綢服，頭髮染得金黃色；與她偕來的，是她的二個兒子——凡虛里，一個髮長的繪圖師，有生氣，天性很好，周身服穿着灰白色的衣裳；米客多爾，身着紅服，頭形如馬首，而狹小的臉上又雀痣斑剝，當他在牆門間裏，脫去他的厚底鞋的時候，聲音尖脆地唱着歌，如同庇德舅父的：『*Andrei—Papa Andrei—Papa*』這實使我驚異之至。

約蓋夫舅父也常來，親帶着他的六弦琴，隨伴着一個穹背的，禿頭的男子——是個鐘錶匠，身着一件過長的黑罩衣，具有一副狡流的態度；他會使我聯想到一個僧侶來。他老坐在壁角裏，總是偏歪着頭，而還奇怪地在微笑，一面又把手指彈敲着他那剃光的，掀開的下頰。他黑得過分，若有所障地，用一隻眼瞧視我們；他不大說話，而他表情最好的說話是：「請不必苦惱；這是毫無關係的。」

我有一次與他相見時，忽然記起很久前的一天，那時我們還住在新街，聽得門外有沈悶堅執的鼓聲，同時就見一輛夜場車滿裝着兵和穿黑衣服的人，自監獄向方場拖去；有個身材適中的男子坐在場車上的一張橈上，頭載一頂毛織物的圓帽，掠着鐵鏈——他胸口懸有一塊黑牌，牌上則寫有幾個大的白字。這男子頭兒下垂，似乎在默認牌上字；他全身搖擺着，鐵鏈在叮噹鏗鏘地響。當母親對這鐘錶匠介紹：「這是我的兒子，」的時候，我惶恐地逃避他，把手反置在背後。

「請不必苦惱！」他說，於是演出一副怕人的樣子，他把嘴怪可駭地掀張到右耳旁，一面他抓住我的皮帶，拖近了他，輕

快地把我打個轉，然後給我走開。

『他是的，他是個精悍的小孩子。』

我隱在壁角裏，那裏有一張飾皮套的圈椅——很大，可容人睡覺；外祖父常把它自詡，說它是『王子格路雪琪的圈椅』——我就自置在上面，提心着，而想到大人的享樂觀念實可討厭的，那鐘錶匠的臉容時在變化着煞是奇怪，真有些令人不解。

這是一張油膩軟嫩的臉，適它在活動的當兒，它若要溶解而且常時溫順的；要是他笑了，則他的厚口脣會移向右臉頰，小鼻子也順轉去，看來像個盤中的肉饅頭。他的兩隻高聳的大耳朵也會希奇地掀動，一隻每在他的眉毛跟着張望的眼睛揚起而起落，另一隻的活動是和他的頸骨一致的；當他打噴嚏時，他的兩耳如手似的輕便，能掩罩着他的鼻子。有時他要太息，則須伸出他那圓如豬腿的黑舌頭，周到地舐着他的濕潤的厚口脣。這並不能引起我的興頭，僅足使我奇怪，使我不自禁地望着他。

他們把甜酒混入茶裏一起喝，發出一種燒洋蔥的氣味來；也喝外祖母手製的酒漿，有金黃色的，有黑如樹脂的，有青色的；他們也吃牛乳翳，酪油製的小圓餅，雞蛋和蜜糖；他們淌汗喘氣，妄頌外祖母；當他們吃畢喝完之後，舒適適地，面紅發光，安逸地坐在椅上，懶洋洋地要求約蓋夫舅父演奏。

他就身貼在六絃琴上，彈一隻不和諧的，奮發的歌曲：

呵，我們已喝醉而疲倦，

市鎮震響着我們自由之聲，

我們每人都把一個故事，

講給這位來自客山的太太聽。

我覺得這隻確是悲傷的歌，而外祖母也說：

『約希你何不奏隻別的呢？——一隻真實的歌！你還記得嗎，默德林娜，我們以前常唱的那種歌曲？』
洗衣婦撥開了她的襪襖的單衣提醒她說：

『現在另有一種入時的唱法，馬羅希克。』

舅父瞧視着外祖母，睜着眼睛有如距她很遠似的，並且執拗地仍舊發出那些抑鬱的歌聲和笨拙的話。
外祖父同鐘錶匠正在會談着神祕的話，把手指點着他；後者則豎直着他的眉毛，端詳着母親那方面。並且鼓搖着頭，他的善動的臉上表露出一種奇特而難以形容的表情。

母親老坐在索基夫娜們之間，一方和凡虛利悄聲而端莊地交談着，一方又歎息：

『是——的，這當加以考量。』

米客多爾在笑個吃得十分愉快者的微笑，腳在地板上拖擦；他突然聲音顫揚地唱起歌來：

『Andrei——Papai! Andrei——Papai!』

全都驚詫地中止了話頭，看着他；這時洗衣婦聲浪傲慢地解釋道：

『他自戲館裏學得來的；他們在戲館裏的唱就是這樣。』

這樣的黃昏，連來了兩三個永留在我記憶中的是它們的難堪和沈悶；後來在特別彌撒後的一個星期日，鐘錶匠在白天就出現了。我和母親同坐在她的房中，正在協助她縫綴一塊破的珠繡彩布，房門忽開，外祖母面容驚惶的跑進來，強聲耳語說：『凡麗亞，他來了！』又立即去了。

母親全不慌忙，連眼毛也無一根張動；但房門再度又開，門廊中站着外祖父。
『把衣服穿好，凡爾凡勒，跟我來！』

她仍坐着不動，也不看他，說：

『到那裏去？』

『跟我來，看上帝的臉！不要爭辯了！他是個善良的好男人，且有一個上好的地位，自會做個利客虛的好父親。』
他說話的態度很認真而嚴重，兩手掌在敲着左右脅；可是手肘抖動得厲害，向後彎縮得似要前伸而又猛力縮回一樣。
母親鎮靜地截斷他的話頭。

『我告訴你，那是做不到的。』

外祖父走近她去，如盲人似的伸着他的手，俯身釘視於她，憤怒得毛髮聳豎，而喉嚨頭在喋喋地響着說：

『跟我來，不然我要抓了你的頭髮，拖到他面前去。』

『你要拖我到他的面前去，要嗎？』母親問，立了起來。她的面色突然變成慘白，眼睛不勝痛苦地緊蹙着，一面迅速地把手抹胸和裙子脫下，祇着一件內衣，毅然地走到外祖父前面說：

『現在，拖我到那他邊去吧。』

他磨着他的牙齒，揮着他的拳頭在她的面上。

『凡爾凡勒，快把衣服穿起來！』

母親起手把他推在一邊，挽住門枱。

『要不跟你來！』

『討咀咒的你！』外祖父呻吟說。

『我不畏怕——就跟你來！』

她推開了門，可外祖父牽住她的內衣，跪下呻吟着：

『凡爾凡勒！你這魔鬼！你會消毀我們的。你不覺羞慚嗎？』

他柔弱而分明地哀泣着：

「母——親！母——親！」

外祖母已在截住了母親的去路；對着她的臉搖着她的手，好像是隻母雞似的，她這時從門口趕母親走，自緊關的牙縫裏嚙嚙說：

「凡爾克，你個馱子，在你胡幹什麼？滾開吧，你這廉恥全無的賤婦！」

她推她到房中去，用鈎兒拴上門；她再又向外祖父俯下，一隻手攙他起來，另一隻手在威嚇他。

「咄咄！你這老鬼！」

他端裝他坐在牀上，他就難支的躺下了，如若一個布玩偶，他的嘴掀張着，他的頭搖擺着。

「從速把你的衣裳穿起來，你！」外祖母對母親叫。

母親拾起了地上的衣服，說：

「我終歸不願去見他——你有聽見嗎？」

外祖母在牀上把我推開。

「去取一盆水來，快一點！」

她說這話的聲音很低，不啻如耳語，並且態度很安靜而認真。

我跑入門廊裏。我能聽得，在半屋的前房，有合於節奏的沈重的腳步聲，在後面，有母親在房裏的叫聲：

「明天我就要離開這個所在了！」

我走入廚房，當窗口坐下，好像我入了夢境。

外祖父在呻吟而且叫吼着；外祖母在呢喃着；至後聽到房門砰聲一聲，從而一切都歸了靜默——很難堪的靜默。

我記起被遣來的差使，就取一個銅盆汲了些水，走進門廊裏去。鐘錶匠低俯着頭從前房走來；他用手撫弄着他的皮帽，

口中還發出鴨叫似的聲音。外祖母把兩手交疊在她的腹下，在他後背灣着身子，溫和地說：

「你自己該很明白——你難以強迫人家要好的啊。」

他先在門檻上站着，後來走進天井去；外祖母全身在顫動，在身上畫着十字形，似乎不知道哭呢還是笑。

「做什麼？」我問，奔向她去。

她遞奪了我手中的水盆，弄得水滴濺了我一腿，接着她叫：

「叫你打水你還在這個地方。關好門吧！」她便走到母親的房中去了；我仍回到廚房裏，聽得她們在太息，在呻吟，在呢喃低語，好像她們正向別處運搬一個很重的東西。

一個明暢的日子。冬日的陽光斜窺在冰凍的窗玻璃上；那備以就餐的桌上，置有錫鑄的白餐具；一隻有腳杯盛滿着麥酒，另一隻裝着外祖父用藿香和聖約翰的麥麴釀成的紫黑色的伏特加，悶窒地在閃耀着。由窗上冰已溶解了的地方，可以透望到積在屋頂上的雪，耀目地既晶亮而又絢爛，好若積堆在圍牆的柱子上的銀子。掛在窗格上的我那鳥籠裏的鳥兒在陽光中跳躍。馴從的山雀在快活地啁啾，知更鳥叫出它們的清脆而顫慄的呢喃，黃雀正在沐着浴。

雖然在這晶亮如銀的，所有聲音都嘹亮而宛轉的日子，卻也不見得快樂，因為這種種像不合時需——一切都像不合時需的。我偶然想要放走籠中的鳥兒由它們去自由，而正要在脫下鳥籠的時候，外祖母把雙手捫拍着自己的脅骨，急衝進來，速奔到火爐旁邊，叫着自己的名字漫罵。

「堪咀咒的你！惡運降臨着的老獸子，亞孔勒奶呀！」

她從爐灶裏拿出一個饅頭來，自把手指摸摸饅頭皮，怒容勃發地摔在地板上。

「你呀——全行焙僵了。燒得多焦，這是你自己的不是。D. H. 惡鬼！你真不中用！你爲什麼不把眼多睜開點，貓頭鷹呀？」

……你真是有如廢錢一樣的不中用！」

於是她就哭了，噓吹着饅頭，又把它翻個身，這邊那邊翻個道地，自用手指拍拍乾僵的外皮，她的大點眼淚絕望地滴落在饅頭上。

當外祖父和母親走進廚房來的時候，她拿饅頭在桌上敲，硬得異常，列着的盤皿都激跳起來。

「你看！這是你的所作……壓根兒沒有一片你們吃的饅頭皮了。」

母親見來是非常悅色而且和平的，吻着她，同時勸解毋用爲了這點事就生氣；而外祖父則見來很是萎靡而疲困的，坐在桌前，展開他的臺布，眼睛閃瞬，灼灼有光，而且喃喃說：

「算了吧。不妨事的。我們現已吃過多量的好饅頭。當上帝購買的時候，他立即就付錢的……而且允許不要利錢。坐下吧，坐下，凡麗亞……莫管這個事吧。」

他的行動正像着了瘋魔似的，在就餐的時候，他專門談着上帝和無神的阿哈，並且說做父親的命運是多麼困苦的，直至外祖母打斷了他的話語，憤然說：

「你消受你的午餐吧……這是你所能幹的最擅長的事！」

母親老是說着打趣，她的秀妙的眼睛閃爍着。

「剛才你諒來怕得很吧？」她問，推我一下。

「不，我剛才倒並不很怕，但現在我卻甚覺不快和迷惑了。」因爲就餐的時間延挨到這樣討人厭的長久（在星期日和節日，這樣長久的就餐時間是普通的。）我覺得，這些人好似不是剛才這些人了——他們在半小時以前，互相爭吵着，幾要打架起來，而且還在哭泣着抽噎的。我是真不能置信，在現在，他們竟會這般親善，看來他們永遠不會打不會哭的呢。但是那些眼淚和呼吼，以及他們互相間的壞脾氣，卻一觸即會發生，而又往往很快地會消滅，所以我也對之司空見慣，這些眼淚和呼吼和壞脾氣也逐漸地不足爲我刺激，不大煩惱我了。

很久以後，我看出了俄國人因爲他們生活的困苦和污穢，樂以悲哀來解懷他們自己——如兒童似的同悲哀打玩，絕

不以他們的不幸爲羞慚的。

在他們工作無窮的日子中，憂傷成了休息日，發怒成爲娛樂——一點創痕是一種在空虛的面龐的修飾。



第十一章

自這件事情以後，母親忽然得了威信，佔了一個較好固定的地位，不久便作了家中的女主婦，而外祖父卻變得多思而寡言的，同他的本來面目大相迥異，竟成了不足輕重的人。

他簡直門都不大出了，全日坐在氣樓上，暗暗地讀本名叫『我的父親的著作』的書。他把這本書寶藏在一隻加鎖衣箱裏，一天，我看見他先去把手洗淨，才去攜取這本書。這本書是紅包皮而且又短又厚的，在黑藍色的標題頁上，寫有各色的墨水的誇張題詞：『作感謝與至誠的紀念，贈給高德的克汁密爾人凡希力』；下面寫着怪異的姓氏，卷首的插畫是一隻高翔的鳥。

外祖父往往戴上他銀邊的眼鏡，小心地把這厚重的書翻開，直視於書上，把他的鼻子要移動得好久，以謀要和他的眼鏡成個準確的直角。

好幾次，我問他念的是一本什麼書，他就發出一種令人永記在心的音調，這樣回答：

『不用多管……等了一下，到我死後，它就會屬於你的。同時我的浣熊皮外套我也要留給你的。』

他和母親更比從前溫和地談着話，可談話的時候也更少；他的眼睛瞬閃着，如同庇德舅父一樣，且諦聽着她的話；有時將她推開一旁去，他就呢喃說：

『呀！得了如你所歡的做去吧……』

在他的衣箱中，放有很多奇異的穿戴一類的東西——綢料的內衣，夾棉繡花的緞短衫，無袖的綢套袍，鑲銀的衣衫，珍珠綴成的頭巾，顏色奪目的長塊布料和手巾，以及寶石的項鍊。他一頭走而喘着氣，拿了這種種走到母親的房中，放置於椅上和桌上——母親喜歡的是衣服——然後說：

『我們在少年時代，衣裝和服飾要比現在是漂亮而且寶貴得多。服飾更見寶貴，而人們都似乎安適地過着生活。這種時候是一去不回來的了……唔，你從這兒各物都拿了去吧，去把你自已裝飾起來。』

有一天，母親在她的房中就擱了一會，及她走出來的時候，她是穿着一件深藍色的繡着金花的無袖套袍，飾着一個珍珠的頭巾；她對外祖父打了一個深鞠躬說：

『唔，這樣的穿着諒是很中你的意，我的神父？』

外祖父呢喃了點什麼，現出不可名狀的愉快來，環着她走；而又舉起他的手，如在囁語般的含糊地說：

『Doh！凡爾凡勒！要是你有了錢，就會有善良之輩來追隨你的左右的……』

母親現住在半屋的兩間前房裏，不時有客來訪候她，常來的要算默客西摩夫兄弟倆比忒，一個舉止大方的漂亮官員，生有滿臉的有樣稀鬚鬚和藍蒼的眼睛——就是這一位，以我吐了口唾在這位老紳士的頭上，他是看好我受外祖父的捶打的；和歐慶也是個瘦長子，生有一個慘白的臉和纖銳鬚鬚。他眼睛大得像兩顆梅子；他穿的套袍是青色的，飾有金釦，在窄狹的衣肩上鑄着金字。他常常輕擺着頭，爲要把那覆在他高而光滑的前額上的曲而長的頭髮，掀回後面去，並且善良地微笑着；每及他嘶啞的講着故事的時候，他總是有幾句開場白，來開始他的話頭。

『要我告訴你們，我怎會有這件事情的嗎？』

母親老是目光炯炯的細聽他講，有時笑着中止他；『你是一個嬰孩，歐慶·凡虛羅夫奇——願諒我這樣說！』
這位官，把闊大的手拍打他的膝頭會叫，

『是一個奇異的嬰孩吧！』

聖誕節日在熱鬧的快樂中度過，差不多在每晚有穿了盛裝的客人來訪母親的；或者她也穿上了豔麗的服裝——比他們之中誰都穿得好看——偕着她的客人一同出去。

每及她同她的盛裝的客人去了，這個家就似乎沈到了地下，一種可怕的沈默爬進了屋內每個壁角，外祖母彷彿一隻

老鵝在屋內躑躅，收拾好着各物。外祖父背對着火爐的溫磚，站着自語着。

『唔……好極……好極……我們會看到怎樣一個家庭……』

聖誕節日之後，母親送密格爾舅父的兒子塞司巧和我上學校去。塞司巧的父親已續了弦，後母自始就不愛她的繼子，所以常給他毆打的；因由於外祖母的請求，外祖父把塞司巧帶來他的家裏住。我們上了一個月的學，而我現在想來唯一的所得不過是：當問我『你姓什麼？』時我不能簡單地回答『皮塞哥夫』而當說『我姓皮塞哥夫』並且也不能對教這樣說的：『不要向我呵叱，我的好人兒，我是不怕你的！』

起初我很厭惡學校，可我的表兄起初卻很高興，而且輕易地交到朋友；但有一次他在上課時入睡了，在夢中他忽叫起：『我——不要！』

他驚醒了，自作其主地跑出課堂去。爲此他受到其他人奚落的嘲笑；到次日，當我們上學經過虛弗方場的時候，他停下了說：

『你去吧……我不去了……我還是閒散去。』

他蹲下來，他隨意地把書包埋入雪堆中，獨自去了。這是正月裏皓潔的一日，銀色的陽光射照在我的四周。我很嫉恨我的表兄，可我仍還決着心上學去，我不願刺傷我母親的心。當然塞司巧埋在雪中的書本會不翼而飛了的，因此在次日，他不去上學校的充分理由了；可是到第三天，他的行動引起了外祖父的注意。我們都給喚去受詢問；外祖父，外祖母和母親都在廚房裏的桌旁坐着，盤問我們——塞司巧回答着外祖父時的滑稽，這件事是我生平不會忘記的。

『你爲什麼不上學校去？』

『我忘記學校的所在了。』

『忘記？』

『是的。我瞻望又瞻望——』

『但你是和利客希同去的；他總記得學校的所在。』

『我不見了他。』

『不見了利客希？』

『是的。』

『怎會有這樣的事？』

塞司巧想了一下，吸了一口氣方說：

『下了一陣大風雪，弄得我什麼都看不見了。』

她們都微笑了——空氣頓見和緩；就是塞司巧也小心地在發笑。可外祖父露出了牙齒凶狠地說：

『但是你可挽住了他的手臂或皮帶呀，你不會嗎？』

『我是挽住了的，但被風吹散了。』塞司巧聲明着。

他慢吞吞地喪氣地說着話，我是侷促地聽着這多廢的笨拙的謊話，他的堅毅真令我受驚。

我們都受了打。從此雇了一個以前做過救火夫的，一隻手臂拆了的老頭兒來帶我們去上學，而且監督着塞司巧是否不再逃學。可是這仍沒有效率。第二天當我的表兄走上了棧道，他陡地停步下俯，脫下一隻長靴擲在遠處；又脫下另一隻，擲在別一個地方，他就着地襪跑過方場。這老頭兒不勝着急，拾起了靴，很慌快地馬上帶我回家。

那天全日，外祖父外祖母和我的母親，都上鎮找尋這個逃亡者，一直到傍晚，她們才發現他在金爾哥夫飯店裏，在跳着給人取樂。她們帶他回家，而且，真的沒有抽打這顫抖的，堅殼的寡言的孩子；可是，及他同我在閣樓上睡覺的時候，他豎起兩腿把足趾抓那天天花板，柔和地對我說：

『我的後母不愛我，父親也不。祖父也不愛我的；我何必定要和他們同住呢？所以我要請求祖母告訴我強盜住在地方的，我要投奔他們去……那時你會知道，你們全會……我們何不一起跑了呢？』

我是不可以和他一起跑的，因為近天內我目前有件工作要作——我已決定要去做一個滿腮鬍鬚的官員，因此讀書是必需了的。當我把我的計劃告訴表兄的時候，他沉思地略表贊同。

「那也是一個好想頭。及你做了官的時候，我將做個盜魁；那末你會來捕捉我；我倆中間的不是你，就是我，終要殺死一個，或關一個做徒囚。可我不是不殺你的。」

「我也不殺你的。」

這一點我們都很表同趣。

那時進來了外祖母，她爬在火爐上注視着我們，說：

「噓！小老鼠！噓！可憐的孤兒……可憐的小蜘蛛！」

因為可憐我們，她就始自咒罵塞司巧的後母——胖胖的納帝次搭舅母，旅館店主的女兒，接着她又咒罵所有的後母們來，於是及時地她就告訴我們聰慧的隱士倚愛那的故事；據說在他還是孩子的時候，和他的後母是怎樣地受着上常的審判。他的父親是個白湖的漁夫：

他毀壞了給他年青的妻子，

她給他帶來的一種猛性的飲料，

這釀成是用使人昏迷的毒草。

她把昏迷了的他，裝上一隻橡木的小船，

這像一坯墳墓，非常窄小而又黑暗，

她就撥用楓樹的船槳。

她掘了個洞穴，在湖的中心，

因她預謀好，在這黑暗的深潭，
蘊藏她罪孽的女巫的事端。

身子深俯她左右搖盪，

於是傾覆了這隻脆弱的船，

——這魔毒的新娘！

她的丈夫就此深深地淹沒了。

這女巫從速泅到對岸，

深具痛苦的悲呼和女性的哀洶，而且就在地

善人們聽她的謊談信以為真，

大家痛哭了和這傷心的女人，

而且心痛地哀叫：

「啊！真太短促了你做妻室的生命！

孀婦的憂傷顛覆了你；

可是生命是上帝的執事呢。

要若「死神」得了上帝的歡心，

把他差來總是使人活不成。」

惟有織子倚愛那神色嚴厲，

絕不相信她的眼淚是出於真心。

他把小的手按住心頭，

迅速地對她滔滔發語，

「唉！注定了命的繼母啊！

唉！天生欺騙而狡猾的夜裏啊！

你的那些眼淚我是不能置信！

你實在感到快樂，並不是在痛苦。

但是要求事實的證實，我們要去懇問天主，

且要請求天上的聖者們給以援助。

讓一個人來拿着一柄刀兒。

把它拋入九霄待它下落；

要是你無罪，這刀會飛落我身，

假使我是對，你就死個無恨。」

.....

後母把她憂傷的目光轉移射着他，

她的眼睛閃着憤怒的光茫，

在她立起來的時候。

有力地回覆她繼子的攻擊，

她是不會沒有話講的。

「啊！沒有長進的賤物！

不成器的你呀！



——只够抛在垃圾堆裏！

你這樣的妄談能有什麼所得？

你是不能置答得出的呀！

旁觀的善人們都不說一句話；

他們都怕這不明的事件。

他們祇站在那裏悲傷而且沈思；

後來之中自相予辯駁，

於是來了一個鎮靜的老漁夫，

鞠個躬聲明地說：

「善人們，給我的右手一把鋼刀，

讓我來把它拋上九霄，

你們看它到底落在誰的身上。」

他們答允他給他手中一把刀。

他就把刀向上擲去，

高出了他灰白的頭直達天空。

酷似一隻鳥兒飛向蒼穹，

他們惘然地在守候着它下降，

探視着高大明亮的天空。

他們全把帽兒脫下，

台
灣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會
分
組



默然地更擠緊了站下的腳；
可是呀，夜似乎在孵着小雞，
惟那刀兒卻仍不見下落。
紅寶石的晨曦是昇自湖面，
繼母面紅紅地勇氣鼓足，
得意地表露着微笑。
適其時刀兒如燕飛般的下墜，
穿進了她的心房。

……
人們都跪入塵埃了，
頌揚着統治萬物的上帝：
『你是正直的，啊上帝！』
漁夫領去倚愛那，使他成了個隱士，
遠在明媚的加帝查河的小洞裏，
從冠尙佳鎮遼望不到的地方。（原註）

（原註） 在一八九十年，在旦卜夫的統治下的，卜林梭波塞克地方，帖留拍納夫克鄉間，這個故事我另聽得人家說是：刀兒刺殺了那毀謗他後母的繼子。

第二天，我醒來發現滿身有紅點，這是患天花的初期了。

他們放我在後面的氣樓上，我就在那裏躺了好幾日，雙目不見光，手足都給綑布緊綁着，生活在可怕的惡夢中——有一個惡夢幾乎累得我死去。沒有其他的人，祇有外祖母來到我的身旁，她用一只調羹當我嬰孩般的餵着我，並且講故事給我聽，每次來都是新鮮的故事，由她的無窮的寶庫中取出來。

一個傍晚我的天花漸告痊癒，不過手恐怕要抓傷臉而還網着，不知何故外祖母不同平時一樣前來看我，我很覺怪異；可我轉過來忽然又看到她。她躺在房門外的塵灰滿積的地板上，面孔下向，兩臂展伸着，並且他的項頸有一半鋸開，同底德舅父的一般；那時有一隻大貓，在塵土飛揚的暮色中，從壁角徐徐地爬向她去，綠色的眼睛貪吝地張開着。我跳下牀來，把我的腿和肩打落了窗架，衝入天井跳上一個雪堆，巧遇在傍晚母親又有客人在，所以絕無聽到繫破玻璃和打毀窗架聲音的人，我在雪堆中躺了好一會。我的骨頭並沒有折斷，可我的肩骨脫了節，身體給玻璃厲害地割傷了，而且我的足失了效能，因此接連三個月我躺着不能動。我是靜躺着聽着，心想這屋子裏在多麼地紛擾，樓下的門戶，受人推撞的次數又是多麼多，而且似乎有很多的人在來往着。

猛厲的風雪掠過屋頂，門外的風一陣陣地在大聲呼響，它像吹嘯葬歌自煙突而下，致得風闌門乒乒地響動；白天有烏鴉啞啞的叫聲，聊賴的深夜，則有狼的悲號遞近我的耳畔來——就在這種音樂的影響之下，我的心兒活躍了。後來羞慙的春，把三月的陽光亮如眼睛地窺入窗戶來，起初是柔怯的，平靜的，但一天強似一天，終至暖熱的了；雌貓在屋脊上和閣樓上唱歌同暴叫，春的鳴聲從壁牆穿過來——晶石的冰條折了，半溶的雪脫落了馬房的屋檐，鐘聲聽來也沒有冬天那樣清透了。當外祖母走近我的身來，她說話時往往有麥酒味聞到，而且一天強烈一天，一直到她索性帶了一個大白壺來，藏於我的牀下，至後做一個眼色，說：

「在我們的外祖父前不要說什麼，你肯嗎，可愛的人？」

「你爲什麼要喝起酒的？」

「莫多管！及你大起來自會知道的。」

她張着壺嘴抽了一口，以她的衣袖揩了一下嘴唇，和藹地微笑着問我：

「唔，我的小紳士，今天傍晚你要我講什麼？」

「講我的父親吧。」

「叫我從何講起呢？」

我指點了她，她底話就像溪水似的滔滔了好久。

她始自告訴我關於父親的事，全是出於她的本意，在一天，她悲哀地，憂鬱地，困怠地走近於我說：

「我夢見了你的父親。我記得，他從田野走過來，吹嘯着，一隻花着狗拖着舌跟在他背後。不知是何緣故，我還時常夢見

馬克司姆·塞威帝末基……這必是他的靈魂還在活動的緣故吧……」

接連好幾個黃昏她把父親事告訴我，那是有趣得和其他的故事一樣。

我的父親是個兵士的兒子，祖父從一個兵士奮鬪昇了官，然而因為虐待手下的兵士而流戍到了西伯利亞；在那裏——

西伯利亞的一處——產下我的父親來。他的一生真不幸，在他童年的時候，就常要離家出奔的。有一次，祖父呵隻狗追他，他就逃到森林裏，有如一頭被追的兔子似的；另有一次捉住了他，他就不顧死活地給他毆打，後來由鄰人們把他領去藏起來。

「是不是他們常要打孩子的？」我問，而外祖母鎮靜地答道

「常要打的。」

我的父親的母親早就沒了的，當他九歲的一年，年老的祖父也去世了；於是他由一個十字架匠收養着，把他薦入白磨鎮的商店裏，傳授他的技藝給父親；可是我的父親不久又逃了，他由攪瞎子的工作以謀生。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就上了尼尼來，乃在一個細木匠可爾其汽船的包工頭那兒得到工作。及他二十歲的時候，已是一個本領高強的木匠，家具師，裝飾家。他

工作的作場，就是同外祖父的房子相接的可威律客街。

「圍牆不很高，這是很合適於某一種人的。」外祖母說着，笑了起來。「一天，凡麗亞我和在園圃裏正在拾着覆盆子，就是你的父親從圍牆爬進來……我嚇得要命，真是蠢極不堪；他在蘋果樹叢裏蹣跚確屬是一標人才，穿着白內衣毛絨褲……裸着足，沒有帽子，把皮帶繫在長髮上。他就這個樣子前來討愛的。我第一次從窗口看見他就自己想：「一個美少年。」故在他走近我時我便問：

「你爲什麼這樣子進來年青人？」

「他跪下來。」亞孔勒奶，他說，「倚佛納夫奶……因爲我的心完全貫注在此地……和凡麗亞幫助我們，看上帝臉！我們想結婚。」

「我聽到這話真是不知所措，我的舌頭不會撥動了。我張望，看見你的母親，這賤貨，躲在一顆蘋果樹後面，面紅耳赤的——紅得像覆盆子一樣——向他做暗示；她的眼睛已裝滿了淚水。」

「啊，你們這些流氓！」我叫着。「你們怎會幹出這事來？你有見地嗎，凡爾凡勒而你，年青人。」我說，「你想想你的行爲吧！你是不是想用強力來達到你的願望？」

「那時外祖父是很富有的，因爲他還沒有把孩子分居，他有四幢房子，又有金錢，而且他是很重虛榮的；在那天前的不久，他們送一頂絲帽和一套制服給他，因爲他正直地在行裏連任了九年的領袖——那些日子他真驕傲得很。我對他們說了我分內的話，可我終究在恐怖地顫抖，而且也爲他們感着悲傷；實則他倆早已變得這般憂傷了的。後來你的父親又說：

「我知道凡希力·凡希力基是不允許把凡麗亞給我的，所以我要偷走她；懇望你必要幫助我們。」

「所以我是幫助他們的。我不自禁的要笑他，但他是不會打消他的願望的。」你用石子打死我或者幫助我，在我是一樣的——我不會退避的。」他說。

「於是凡麗亞走近於他，把她的手搭上他的肩，說：「我們討論結婚已經很久——我們必須在五月裏就結婚。」

「我多麼受驚呀！主呀！」

外祖母開始笑了，她的全身體在搖動着；撮一撮鼻煙，揩乾了她的眼睛，悅然地太息說：

「你還不懂得的……你還不能理解得結婚的意義……但有一點你該知道——一個姑娘在嫁前生下孩子，那是一種可慮的災害。記住這句話，及你將來成了人的時候，千萬不要這樣地去引誘一個姑娘啦；在你一方面這是一種大罪惡——這女子會被人唾棄，而生下的孩子又是不合法的。望你不要忘記這句話！對於婦人們你得存點善心，而且要顧到她們的苦衷而愛她們，不要徒求你自己的狂慾。這是我給你的忠告。」

她迷入了幻想，坐在椅子上搖動；於是，自擺了一下，又說：

「唔，我們如何是好呢？我曾打過馬克司姆的前額，而且扯過凡麗亞的髮辮；但他卻理直氣壯的說：「單是吵架事情是弄不好的。」而她說，「讓我們來設法怎樣妥當地去辦第一件事，以後要做的事是多着呢。」

「你們錢有嗎？」我問。

「我有一點的，」他回答，「可我已買了一個戒指給凡麗亞用盡了。」

「原來你有多少錢呢？」

「啊，」他說，「一百盧布左右。」

「呵，到那時候，錢是不多，而事情到很重大，故我瞧着這一對——你的父母親——自語說：「孩子們……多蠢的孩子啊。」

「我把戒指藏在地板下面，」你的母親說，「所以你沒有看到。我們可以把它賣掉的。」

「他們是這樣的孩子氣——他們兩人關於他們結婚的方法，我們商量了一星期，我答允他們和牧師去交涉處置這件事。但我很覺得不安，我心中震蕩着，因為我畏懼外祖父；凡麗亞也畏懼，而且還很苦惱。唔，我們把這事處置好了！」

「但你的父親有個讎人——一個工人，一個毒心腸的男子，他早就料猜到了這件事，他在留心着我們的行動。唔，我盡

我所能地把我的獨女打扮得美麗，帶她出門去，那裏有一部武洛卡在守候着。她踏上車中，馬克司姆吹噓着，他們就驅車前去了。我眼裏含着淚想回家去，無意中碰到這個人，他謙卑地說：

「我有一點善心，我決不干犯這「命運」的所爲；祇是，亞孔勒奶·倚佛納夫奶，你如給我五十個盧布，我就替你保守祕密。」

「可我没有錢；我很不愛錢，也不在意於貯錢，所以好像呆子似的，告訴他：

「我没有錢，所以我也無分文可以給你。」

「唔，」他說，「你可以預期允許我的。」

「我怎能這樣辦呢？我先允了你，以後從何去找得錢呢？」

「從個富有的丈夫那兒去偷點錢是一樁難事嗎？」他說。

「假使我不呆，我那時可含糊地答允他的；但我卻唾了他的鬼臉，轉身進屋去了。他就闖入天井，喊叫着。」

她把眼睛閉上，微笑地說：

「就到現在，對於我那敢作的行爲，我還有能清楚地記憶。外祖父形如野獸地咆哮起來，要知道他們有否在開他的玩笑。在這事，他已留心着凡麗亞，替她誇張：「我將把她嫁與一個貴人——一個紳士！」現在他已得着一個楚楚的貴人了！」

——現在已得着一個楚楚的紳士了！但誰同誰有姻緣之分，聖母知道得要比我們清透得多。

「外祖父在天井裏狂怒，有如着了火似的，他叫着約蓋夫，密格爾，甚至——受了那個惡徒的指使——克利瑪，那個車夫也給叫在內。我看見他拿着一根末端上製有鐵錘的皮條，密格爾負着他的鎗。那時候，我們備有一頭精壯力健的好馬，和堅巧的車子。「阿啣！」我想，「他們或要去追捕他們了。」這時，凡麗亞的護神提示我。我利用一柄小刀，割斷了連在車桿上的繩索。「好呀！這樣他們會跌在途中罷。」而他們果真未出我料。車桿在路上忽然脫了眼，幾乎害死了外祖父和密格爾——克利瑪也幾乎遭殃，而且還延誤了他們的時間；他們把車重修好，衝向教堂去，凡麗亞和馬克司姆的婚禮已畢，立在教堂

的牆門間裏——致謝上帝！

「於是我們的人和馬克司姆打起架來；但他的風頭很好，他真有爲的而健壯的。他從牆門裏拋出密格爾，跌傷他的手。克利瑪也被了傷；致得外祖父，約蓋夫和那個工人都嚇得不知所措了！

「就是在盛怒之際，你的父親仍還神志清楚的，對外祖父說：

「一丟下你這皮條來。不要在我面前揮揚，因爲我是個樂於和平的人；我僅消受上帝賜給我的一切，所以沒有誰能從我的手中奪得……這是我向你說的所有的話。」

「他們把皮條丟下，外祖父回上車子中，叫着：

「一現在再會了，凡爾凡勒！你自此不算我的女兒，我也永遠不再同你相見，不管你在此世上是死是活。」

「當他回到家裏就毆打我，責罵我；而我祇是自願呻吟，始終不開口。

「一切的事都過去了，而且所做的事道地周到。以後外祖父對我說：

「一啊，你看，亞孔勒奶，你是沒了女兒了。記着吧。」

「但我祇自語着：

「一對我多多造點謊吧，你這黃髮的狠男子，——說冰是熱的吧！」

我悉心貪嗇地聽着。她的故事很多的地方使我吃驚，因爲關於母親的婚姻，外祖父給我的報告與此完全不同；他說，他反對這個婚姻，在婚後不准母親回到他的家裏來，可那婚禮又不是暗地舉行的，他也在教堂的當場。我也不樂得叩問外祖母究竟他倆的所述誰是鑿實的，因爲她的故事比外祖父要說得悅耳得多，所以我愛聽它。

當她講述故事的時候，她的身體老是在搖擺着的，好像在船中似的。假使她講到一樁事是憂傷的，或恐怖的，她會搖擺得更加緊些，而且她的手要伸出來，有如要在空中推撥什麼東西一般；及她往往閉住她的睛眼的時候，則有一種不能目覩的仁慈的微笑，隱藏在她的顫顫裏面，不過她的濃黑的眉毛卻不大動的。有時，她這種對待各人絕無瑕疵的友誼感動我的

心，又有時，我願望她會說些更足威信自己的強橫的話。

「當初兩星期，我不知道凡麗亞和馬克司姆的蹤跡；後來一個裸足的小孩被遣來帶給我一個信。在一個星期六，我去看他們——別人當作我去做晚禱的，然而我卻看到了他們那兒。他們的住址很遠，在梭丁司基坡上的一家遙對着一個工場——一個塵埃飛揚，污穢又囂嘩的地方——的屋宇的廂房裏；但他們全不在意，好像兩隻貓兒在幸福地咪咪叫和嬉玩着。我盡量的帶給他們東西——茶葉，糖，各種穀物，菓子醬，麵粉，乾香菌，和我暗取自外祖父的一點錢。你知道，不爲你自己而偷竊是可以的。」

「然而你的父親卻完全拒絕收用。「什麼！我們是乞丐嗎？」他說。」

「凡爾凡勒也是同樣的調子。[Ach……媽媽，這做什麼用的？]」

「我就教誡他們一番。「你們這種年青的呆子！」我說。「我自己要知道，我是誰……我是上帝賜給你們的母親呀……而你，馱子，是我的親骨肉呀。你要想來悖逆我嗎？你知道不，當你悖逆你在下的母親的時候，天國的聖母在傷心地啜泣呢。」

「於是馬克司姆摟住我，在室內轉輾起來……他是在跳舞了——他是雄健的，這熊而凡爾凡勒，這賤婦，爲她的丈夫而驕傲得好像一隻孔雀，她當他如個新玩偶似的老瞧着他，而且神氣十足地談論起家務來——你會想到她是老練的當家婆了！聽她的吐談確乎是可笑的。她給我們的點心是硬得很齒也要折斷的酪餅和那塵灰滿載的牛乳皮。」

「事情這樣地繼續了好久，就來了你的誕生，然而外祖父仍是置之不問不聞——他這樣的執拗，我們的老傢伙！我暗中去探視他們，他也知道得；但他假裝阿家翁。在家內，什麼人都不許談起凡麗亞，所以也沒有人提起她。我也絕不把她引上話頭來，可我知道一個父親的心是不會麻痺得很久。後來終於來了一個緊要關頭。這是在深夜；風雪在舞吼着，響得像有熊在撞擊窗戶一般。風在煙突下號嘯；一切鬼魔們都解放了。外祖父和我睡在牀上，都睡不着。」

「像這樣的深夜，對於窮人們，真是太可憐了。」我說；「可是對於那些心地不寧的人更可憐。」

「外祖父突然問：

「他們怎樣過生的好嗎？」

「你指誰？」我問。「是指我們的女兒凡爾凡勒和女婿馬克司姆嗎？」

「你怎能猜得到我指的是誰呢？」

「好極，父親。」我說。「想你何必還發呆呢？這樣下去有何樂趣呢？」

他呼了一口氣。「Ach 魔鬼！」他說。「你這灰色的魔鬼！」

後來他又說：「人家說他是一個大獸子呢。」（他是你的父親。）「真的嗎，他是不是獸子？」

「一個獸子。」我說。「是一個不能自食其力的人，要靠別人生活的。譬如說，你看約蓋夫和密格爾，他們過的不是獸子的生活嗎？誰在這家裏能工作？誰在掙錢？除非你！而他們做個助手恐也及不來吧？」

於是他罵起我來——說我是一個獸子，低賤的東西，鴿母，此外我真記不清了。我只啞口無言。

「你爲什麼會上了這樣一個男人的騙，他有誰知道他的來歷和他的人格？」

我默待着，直到他倦了，我才說：

「你可去看看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的境遇不差呢。」

「那未免說得他們太堂皇了。」他說。「叫他們回家來吧。」

「聽得這話我歡呼了起來；他玩散了我的頭髮（他愛玩我的頭髮的）呢喃說：

「不要太高興了，獸子。你當我絕無心腸的嗎？」

你要知道，我們的外祖父，平時是很好的；但當他的腦中一旦存了要聰明於人的觀念，他就變成陰險而且愚拙的了。

「唔，你的父親和母親，所以在一個聖者的節日，他們終於到來了——他倆都高大的，光彩楚楚，而且純潔的；馬克司姆站在外祖父前，肩上搭着外祖父的手——他站在那裏說：

「凡希力·凡希力基，你不要以爲我來向你娶的；我是來奉候我妻的父親的。」

「外祖父聽了這話很高興，忽然顯出笑容來。」Ach——你這武弁，」他說。「你這強盜，」他說，「我們就容情一次。來和我同住吧。」

「馬克司姆繙起前額。」那必須要得到凡麗亞的同意，」他說。「在我是沒有關係的。」

「於是始行同住了。他們之中各自賣弄着手段，無論如何難於相合的。我常常向你的父親使眼色，在桌下踢着他，然而，都是不中用；他一定要保持他自己的見地。他天生有一雙非常秀美而明亮的眼睛，眉毛漆黑，當他繙起他的眉頭來，眼睛幾乎被掩罩着不見了，而且，他的臉會變成堅毅不撓的。除了我，什麼人的話他都不肯接受。在可能中我給他的愛，熱烈得確乎有過於我愛自己的孩兒們，而他也明白這個情形，故也愛我了。有時，他會把我摟住抱在懷裏，在房內拖圈子，說道：「你是我真的母親呀，如同大地一樣。我愛你比愛凡爾凡勒來得更熱烈。」由是你的母親（當她愉悅的時候，她是很放縱的）飛撞在他身上，叫道：「你這流氓，怎敢說出這樣話來？」於是我們三個人就在一塊嬉謔。唉！我愛的，我們那時候是幸福的。他常常跳着驚人的舞——而且也知道非常雅豔的歌曲。他由瞎子那兒學得來；世上沒有好過於瞎子的歌者了。」

「唔，他們的家佈置在花園圃中的小屋裏，而在正午鐘響的時候你就在那裏誕生了。你的父親回家來吃中餐，而你已在那裏恭候着他。他是快活得幾乎失了常態，累得你母親力竭疲困；這獸貨他似乎絕不以爲生產一個孩子是一種重大的苛責。他把我負在肩上，奔馳過天井，到外祖父前報告他這佳音——酷似另一個外孫在做演了。連得外祖父也不禁發笑：「馬克司姆，你屬實一個魔鬼！」他說。」

「但你的舅父都同他不要好。他不喝酒而是善於吐談的，且喜於作弄人——爲此，他受到過痛苦的懲罰。例如，在大齋期的一天，風在奔狂，突然屋內起了一陣恐怖的號吼聲。我們都怔住了。這是什麼東西呢？外祖父先自駭極，吩咐屋內完全掌燈，且在奔跑着叫喊：「我們全來一起禱告吧！」

「突然這聲音杳然了——這反而增加了我們的恐嚇。那約蓋夫舅父臆斷着：「我相信這是馬克司姆幹的！」他說。後來馬克司姆自招曾把各類的瓶與玻璃杯放在屋背窗上，經風吹着諸物的頸管，這就自己產生了這聲音，「要是你不當心，

這些玩意兒會流逐你到西伯利亞去的，馬克司姆。」外祖父恫嚇地說。

「有一個極冷的年頭，狼羣從田野開始走上鎮來；它們咬死狗，恐嚇馬，吃掉那酒醉的巡卒，引起了極大的驚惶。然而你的父親卻攜着他的鎗，穿上踏雪鞋，追逐到兩隻狼。他剝下它們的皮，拋淨了它們的頭殼，裝上玻璃眼睛——這件工作本來很好。唔，密格爾舅父有一朝上牆門間去取什麼東西，跟手他跑回來，他的毛髮直聳，眼睛瞪然，還喘着氣，說不出話來。後來他方細聲說：『有狼！』大家都就便地拿了一點東西做武器，掌着燈跑到牆門間去；他們看見是有一隻狼把頭聳出在一個高高的平臺後面。他們打它，鎗擊它——你想它是什麼呢？他們走近它去看，方才明白這不過是一張狼皮和一個骷髏頭，它的前足被釘住在平臺上。這次，外祖父當真生馬克司姆的氣了。」

「由是，約蓋夫也參加這許多胡鬧，馬克司姆把一張硬紙剪成一個人頭，在這個頭上配全了鼻子，眼睛和嘴，用碎麻膠在上面做頭髮，於是他就和約蓋夫上街去，把這個駭人的面孔塞置在別人的窗口；自然，嚇得人們都狂喊狂跑了。有一夜他們蒙着被單出去嚇牧師，他果真被嚇得奔入一個哨兵的木棚裏；哨兵也和他同樣受嚇而去，叫起警察來。他們玩了很多與這類似的惡作劇；絕無方法能停止他們，我請求他們別再胡鬧，凡麗亞也同樣向他們請求，然而都是徒然；他們不甘休。馬克司姆只是笑。他說，曾看到人家嚇得瘋奔狂跑，而且甚有頭也打破了的，僅由於他的胡鬧，已足笑得他兩邊腰骨疼。他會說，『報告他們去吧！』」

「那知果報終於臨到他的頭上，而且幾乎壞了他的命。你的密格爾舅父常和外祖父在一塊的，他頂輕易生氣，謀圖報復之計，他就想出一個毀滅你的父親的方法來。時在初冬，他們一起四人從朋友家裏出來——馬克司姆，你的二個舅父，一個教會庶務，後因殺死一個馬車夫而被革了職。他們從也姆司奇街走出，懇勸馬克司姆繞定克塘去走一遭，假說是去滑冰的。他們去了就同小孩似的就在冰上滑起來，而且引他到一個冰洞口，於是把他推將進去——這件事我已告訴過你。」

「我的舅父們怎會壞到這地步？」

「他們並非壞，」外祖母沉靜地說，攝了一撮鼻煙。「完全是愚蠢罷了。米希克是又狡又蠢，但約蓋夫倒是一個好人，在各

方面講。唔，他們把他推下水了，但在他跌下去的時候，他是搭住了冰洞的邊口的，於是他們就敲打着他的或把足踝蹺碎他的手指。幸而他是清醒的，而他們卻都大醉的了，由於上帝的幫助吧，他自己從冰底裏爬了起來，把頭透伸在冰洞口打呼吸；而他們卻也奈何不得，等了片刻，就丟下他去了，讓他的頭被冰所困而溺死在那裏吧。然而他有能耐地爬出冰面，跑到警察局去——你知道，警察局很近，在市場上。檢察官，在職務上，清楚了他和整個的家庭，就問他：「怎會有這樣的事的？」

外祖母在身上劃了個十字形，舉聲感謝似的說：

「上帝保佑馬克司姆·塞威帝味基的靈魂安靜吧！他配這樣的，因為你當知道他在警察面前隱了真情。」這是我自己的錯處，」他說。「我喝酒醉了，而又去池塘上漫遊，於是我跌入了一個冰窖裏。」

「那不是真情，」檢察官說：「你並不像喝得醉。」

「唔，多虧他們這樣安排他，把白蘭地遍擦他的身體，替他換上乾衣，裹在羊皮襪，送他回家——檢察官親身和兩個隨人送他回來的。約希克和米希克還沒有回來；他們上旅館慶祝這件事去了。你的母親和我守望着馬克司姆。他幾乎不像他自己；面孔是這樣的青白，手指是破碎了的，指上還凝有乾血，鬚髮瑩瑩地染着雪——這雪還沒有溶化掉，他是變得慘白了。」

「凡爾凡勒叫着：「他們怎樣磨弄你的？」

「檢察官意料這事有點奇巧，從事探問，我的心中感覺得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

「我破壞了凡麗亞和檢察官的談話，我悄悄地從馬克司姆口中探出實情來，「究竟怎麼一回事呢？」

「你第一件要幹的事，」他細聲說，「是去暗候着約蓋夫和密格爾，得要告訴他們那麼說，他們和我也姆司奇街分了手，就上下格羅夫司奇街去的，說我轉向不里亞丁尼湖而去。現在不要把這話弄錯了，否則警察會麻煩我們的。」

「我去對外祖父說：「你去和檢察官混談，我要去守候我們的兒子，告訴他們我家遭了橫禍。」

「他穿上衣服，全身顫抖着，嚙嚙地說：「我早知有今日的！這正如我所望的呢。」

「謊談！他全不知蘊情呢。唔，我把雙手翹舉在我面前去迎守我的兒子。恐怖速即驚醒了米希克；而約希克這個好孩子，拚守不住祕密而喋喋地說：「我是全無干係的。這是密格爾幹的事。他最年長。」

「我們終於和這位檢察官周旋妥貼。他原是個善良的紳士。」啊！他說，「總望你們最好小心點；假使再有什麼歹事發生在你們家裏，是不會再容恕他這個人了。」他這樣地說着，就去了。

「外祖父走向馬克司姆說：「多謝你！要是換了別一個人，他決不會如你那樣處理的——這是我知道女兒，也多謝你，因你帶了這樣一個好人到你父親的家裏來。」外祖父在他高興的時候，常能說出十分漂亮的話來。自從這事件之後，他始就變得庸愚，他的心竅是關閉着像個宮堡似的了。

「我們三人一齊留着。馬克司姆·塞威帝味基開始哭出來，幾若變得癡狂了的。『爲甚麼他們這般對待我呢？媽媽：爲甚麼他們這般對待我呢？』他從沒有叫過我媽媽沙，媽媽卻時常叫的，如同一個孩子……而且他的情性實像一個孩子呢。『爲甚麼……』他問。

「我也哭出來了——我有什麼別的可做呢？我十分痛心着我的孩子們。你的母親解開了她的抹胸的所有鈕口，坐在那裏，頭髮蓬鬆，似乎角力下來的人，叫道：「馬克司姆，我們去吧。我的兄弟們是我們的驕人，我害怕他們。我們走吧！」

「我從能寬慰她。『莫把廢物丟在火坑裏吧。』我說。『不如此這房子裏已經煙霧瀰漫的了。』

「剛巧在那時，那個蠢蟲外祖父去叫了這兩人來求恕；她向米希克衝過去，攔打他的臉。『這就是你的恕宥！』她說。而你的父親也訴詢着：「兄弟們，你們怎可以做出這樣的事來？你們會傷殘了我的手呢。倘若沒有了手，我將成爲怎樣一種的工人呢？」

「無論如何，他們是和好如常了。你的父親負痛好久；他顛綿了七個星期，不見一點佳境，於是他常說：「媽媽，讓我們移住到別個鎮上去吧；我是厭煩這個地方了。」

「後來他得着一個到阿司拖根去的機會；他們希望在夏天預備國王上那裏去，而你的父被派去建造一座凱旋門。他

們在第一隻駛行着的船上去了。和他們分別真使我感着心碎，他也在同樣地愛傷，他老對我說，我應該和他們一起上阿司拖根去；但凡爾凡勒很高興，而且絕不在想把自己的高興掩飾一點呢——這賤婦！於是他們走了……就這樣了！

她呷了一口伏特加，攝了一撮鼻煙，向着窗外凝視着蔚藍色的天空，又補充說：

『是的。你的父親和我固沒有相同的血統，但我們有連繫的靈魂。』

有時，正當她對我講着這事的時候，外祖父走了進來，他的臉兒聳揚着，尖鼻子嘯吸着空氣，同時狐疑地瞧着外祖母，傾聽了一刻她所說的話，於是嚕囁說：

『那是不對的！那是不對的！』

他又會不及冷防地問道：

『利客希，剛在這兒她有喝過白蘭地嗎？』

『沒有。』

『造謊，因我親眼看見她喝的！』他在一副狐惑的態度之下出去了。

外祖母在他背後瞟了一眼，妙趣橫生地說：

『去吧，亞夫帝，不要震駭馬兒吧。』

一天，當他站在房間的中心，釘視着地上的時候，他溫順地說：

『母親？』

『嗯？』

『你知道事情怎樣嗎？』

『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怎樣呢？』

「父親，要結婚快了。你有記得你怎樣常常談論到一個貴人嗎？」

「是的。」

「唔——那末他是的！」

「他什麼也沒有的。」

「那是她的事。」

外祖父離去了房內；我感到很不快活，問道：

「你們說的什麼事？」

「什麼事情你都要知道的，」她不快意地回答，摸摸我的腳。「要是你年青時候知道了一切的事，那末將來你年大時候，就沒有一個問題可問了。」她發起笑來，向我搖着她的頭兒。

.....

「唉，外祖父！外祖父！在上帝眼中，你不過是一粒塵土而已。利克希——現在你不要再把這事洩漏給人家聽，外祖父是絕對破產了。他把一筆大宗的款子借給一位紳士，而現在這位紳士已告破產了。」

微笑地，她迷入了幻想，默坐很久地一言不發，她的臉變成了抽縮的，抑鬱的，慘淡的。

「你想什麼呀？」

「我有一點事想告訴你，」她從容地回答。「我們來講伊夫司帝尼亞的故事吧？那個故事是好的嗎？唔，那就講下去吧。」

「一個教會的庶務名叫伊夫司帝尼亞，

自以為世上沒有比他聰明的人，

他是祭司或是個貴族

沒有一個獵人會知道得比他多。

他自喻像顆新嫩的穗形花，

驕傲地，教訓着他的鄰人或大或小；

他吹毛這件，又求疵那樣，

他卑視着教堂——「不見得巍峨！」

他凡走過的街道——必說「太窄了！」

他摘下一顆蘋果來——又說「這個不紅！」

伊夫司帝尼亞嫌得太陽太昇得快！

在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迎合於他的！

外祖母脹緊着她的頰，旋轉着她的眼睛；她和祥的臉顯着一種愚拙的，滑稽的表情，一面她用着平穩的，拉長的音調繼續說：

「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他說，「我想，做得比別人都好，

祇要我的時間稍須長一點！」

她微笑沉默了一刻，再又繼續說：

「有一晚幾個魔鬼來到庶務員這兒；他們說「你，庶務，覺得乏味於此吧！唔，那末跟我們去，老傢伙，到陰間去。」

那兒有火會給你不得覺得乏味。」

聰明的庶務員還未及戴帽，

魔鬼們已抓牢了他把手爪，

帶了癲笑又窺吼地，他們拖着他走了。

二個魔鬼各坐在他的肩頭上，

把他放上了地獄的火堆裏。

「這不錯了伊夫司帝尼亞有希克？」

庶務員在烤炙，烘亮地燃燒着，

硬忍受，雙手掛下在兩邊旁，

鼓起他的唇兒他藐慢地說：

「這兒有可怕的霧煙——在陰間！」

把一種洋洋的，低音的，緩和的聲音了結這故事，她又變換着表情，輕靜地笑着解釋道：

「他是不會服輸的——那位伊夫司帝尼亞，祇執拗地堅持着他自己的見地，如同我們的外祖父一樣……現在說得也够了；去睡吧；已到了時候了。」

母親不大上氣樓來瞧我的，就使來了停留的時間也極短，說話也是急促促的。她生就得更美麗了，而且穿場也日益增

加着漂亮，可我覺得，在她身上有些不同，在外祖母的身上也未嘗不然；我感到有什麼瞞着我的事正在進行着，我在想要猜它出來。

外祖母的故事逐漸地不大使我有興趣，就是我父親的事講來也聽不入耳了；它們是不能解決我的疑竇，反在擴大我的驚奇。

『我父親的靈魂爲什麼得不到寧息呢？』我問外祖母。

『我怎能說得出呢？』她回答，掩住了眼睛。『那是屬於上帝的事……這是神祕仙異的……我們是無法知道的。』夜裏，當我不能成眠，凝視着灰褐色的窗外，看見星星十分徐徐地閃過天空的時候，我的心裏虛構了一個傷感的故事——這個故事裏，主角是我的父親，他時常手攜一根手杖，後面跟一隻毛萋萋的狗，獨自地遨遊。

第十二章

一天，在傍晚之前我就入睡了，及醒來我覺得我的兩腿也醒了來。我便把腿伸到牀外，它們又覺得麻木不堪；在事實上使我相信我的腿兒已見醫治痊癒，我還能行動的。這個光榮的消息快樂得我歡呼起來，於是我就雙足着上地板去，載上我全身的體重。可我跌倒了，而我就向門旁爬，又爬下樓梯去，生氣煥發地我自作摩描着那些樓下人的驚異，當他們看見我的時候。

我已記不得我怎樣爬進了我母親的房裏，可那裏有着許多生客和她在一起，其中有一個穿着青衣服的萎頹老婦人在莊嚴地說話，淹滅了別的一切聲音：

『給他喝一點覆盆子的糖汁，覆上他的頭吧。』

她周身都是青色：她的衣服，帽子和她的臉（在她的眼下長着肉痣；甚至肉痣上的一撮撮的毫毛也不管若青草。她的下唇是拖垂的，她掀起上唇，眼前障着一隻套上黑色手套回手，獐露着青色的牙齒凝望我。

『這是誰？』我問，忽然變得膽怯起來。

外祖父舉聲不快地回答我：

『那是你的另一個祖母。』

母親在笑，把嘔金·默克司某夫領到我面前。

『這是你的父親！』

她急促地說了一些我不能理會的話，而默克司某夫則閃瞬着眼睛，俯向於我，說：

『我將送你幾個聖像畫片做禮物。』

室內是點着燭十分輝輝的，桌上放着銀燈架，每一個燈架上有五支蠟燭插着，在燈架的當中安置着外祖父的心愛的神像——『不要爲了我悲哀吧，母親。』同神像一起放着的珠子，因爲光線在煽搖地把它們作弄，故時隱時現地放射着光芒，金冠上的寶石燦爛地照耀着；沈重而又圓圓的，薄餅似的面孔在外面貼對着窗玻璃，在玻璃上擠平着他們的鼻子，凡我四周圍的所有東西似乎在飄蕩着。那青色的老嫗把她冰冷的手指撫摩着我的耳朵，說：

『保重！保重！』

『他是着了暈，』外祖母說，她把我攜到門口去。

可我並沒有着暈。我不過閉住眼睛而已，當她把我半拖半攜地上樓去的時候，我問：

『爲什麼不把這事告訴我呢？』

『得了……莫多講吧！』

『你們都是騙子——你們全是！』

把我安置在牀之後，她躺下來，把她的頭擱在枕上，忽然哭起來，自首至足顫慄着；又把她的肩頭高聳着，她抑梗地嚙嚙說：

『你爲什麼不哭呀？』

我不想哭。這氣樓上已是暮色朦朧的，而且寒冷的。我顫抖着，致得牀板就震動着軋軋地響起來；在我眼前，不滅地映現着那位站下的青色老嫗。我假裝入睡，外祖母也走開了。

幾天毫無生味的日子絕無變更地如同一條小溪般逝去。母親訂了婚上別處去了，於是屋宇內充溢着難忍的沉默。

一天清早，外祖父拿了一柄鑿子進來，開始鑿去那封在氣樓的窗架子上的防冬的水泥；後來外祖母拿着一個面盆和一塊布也來了，而外祖父溫和地問她：

『唔，老婦人，你感着怎樣？』

「你的話是何意義呢？」

「唔，你快慰呢，還是怎樣？」

她給他的回答，正如她在樓梯上給我的回答一樣：

「得了……莫多講吧！」

這句簡括的話，現在我對之別有一層更深的意義，我臆忖他們隱匿了一件可怕而重要的且又悲感的事情，其實這事情誰已知道的，可是誰也不會說出來。

外祖父小心地取下窗架子，而且帶着就走了，外祖母走到窗口在呼吸空氣。園圃裏有噪林鳥在啼；麻雀在啁噪，那正在溶化的雪土的醉人氣息溜進室裏來。火爐的深藍色的磚瓦似乎迷蟲地變成了蒼白，會令人望而生寒。我從牀上爬到地板上。

「不要赤着足隨地跑，」外祖母說。

「我要到園圃裏去。」

「園圃裏的泥土還不十分乾。莫要緊！」

但我不去聽她的話；事實上，現在看到成大了的人，就會引起我心中的不快來。在園圃中，嫩草已透出了淺綠色的蕊穗，蘋果樹上的蓓蕾已見鼓足，含勢欲放，庇德羅夫娜的草舍頂上的蘚苔又已發了青，很是愉悅人目，鳥兒和快樂的聲音隨處可聞，那新穎的香空氣會引人入於一種陶怡感覺。那庇德舅父的咽喉所被割傷的地坑旁邊，已經長滿了長草——紅的，而且披綴着殘碎片的雪。我不高興看這坑；那裏全無一點近春的煦氣。那黑煙突萎頹地矗立着，整個的地坑全成了個不必要的眼中疣物。我的心坎中滋生着一種慍意，要想撕爛了這長草，搗毀這煙突搗成爲塊塊的碎磚，而且要剷除那一切的疣物，然後在這地坑那裏爲我自己築起一座清潔的房子來消受，我就在那裏住過夏天，摒絕一切的成人來到我身邊。

這個想頭抓着我時我立即動起手來，同時立即遺忘了家內所在進行的事情，貫意地來進行工作；雖然仍有不少的事

來打擾我的心，但我逐天地不大去付意那些了。

『你爲什麼老含慍不樂呢？』母親和外祖母常常問我；當她們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實覺得難以置答，因爲我不再同她們生氣——原因是簡單地爲這房子裏的逐個人都成了我的生人了。用正餐，晚茶，和用夜餐時，這位青色的老嫗常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她顯得酷像一個舊圍牆上的朽木樁。眼睛似乎是用不能目見的綫條縫綴在她面部上的，看起來如要輕易地滾出她的骨燐燐的眼眶似的，當她迅速地轉動着她的眼睛，向各方面留意着各種東西——談到上帝的時候，她的眼睛就仰注於天花板，當她說到家中瑣事的時候，她就俯視着她的鼻子。她的眉毛看來又像特地把它切成細片，然後黏上去似的。她的突出的巨板牙，無聲地磨嚙着一切東西，這是滑稽地她曲着手臂送進嘴裏去的，她的小手指是單獨蹺豎着的，同時她的耳朵骨，圓環得同個小球無異，肉痣上的青毫毛飄蕩不定，有如停歇在她的橙黃的，搐縮的，可憎而清潔的皮膚上在爬動。

她常常這樣很清潔——如同她的兒子，走近她們去，這又是件不快的事。第一天，她把她那呆板的手放上我的嘴唇，有一種強烈的黃色客山肥皂和神香氣味可聞，因此我轉身跑避了。她往往對她的兒子說：

『那個孩子須得大加訓誡；你可知道，默克司某夫？』

他順從地垂下頭來，蹙額着而始終保持沈默。在這位青色婦人的面前，誰都不免要蹙額的。

我恨這個老嫗，也恨她的兒子，真是恨得入骨，但就因有了這個念頭，我就得着不少的拳腳算作酬報。一天，在用午餐的時候，她駭怕地轉輾着她的眼睛，說：

『唉——里克希，你爲什麼吃得這樣快，又吃着這樣的大塊呢？不要這樣地吃吧，我親愛的！』

我把這塊東西復從口中取出，再放上叉，遞獻給她。

『拿去吧——還是很熱的。』

母親自席間把我帶走，奚落地迫我上氣樓，在那裏我看見外祖母，她把手掩障在口頭，不讓她吃吃的笑聲被人聽見。

『Gor! 你是一個厚臉的小獼猴。祝福你!』

看見到她口上按着她的手兒使我真難堪，由此我又跑了，我攀上屋頂，坐在煙突旁邊好久了。是的，我想無禮，我想用刻毒的話來對待他們全體，可要克服這感情是很覺非易的，但終得要與以克服。

有一天，我把脂油抹滿在我未來的繼父的椅子上，又把櫻桃樹膠抹滿在我那新祖母的椅子上，致得他倆都黏住在他們的坐位上了；此誠有趣的不堪，可是外祖父猜到，我給了我鞭打，母親又上氣樓來把我摟住，把我拉近她的膝頭，說：

『聽着！你爲什麼壞良心到這樣？你須得知道，這對我是多難受。』她眼裏着光芒的淚珠，當她把我的頭貼近她額頭上的時候。

這是痛苦難忍的；我寧願她鞭打着我。我告訴她，我永不對默克司某夫失禮了——要是她不哭泣，我就永不了。

『得得，』她柔和地說。『你萬萬不可再無禮了。我們的婚期將近，在婚後我們要上莫斯科去；至後我還再回來的，於是你可和我們住在一塊。』嘔金·默克司某夫是很仁德英慧的，和他一塊對你非常有益。那時你可進小學去讀書，於是你就成了一個學生——像他那樣；將來你又得成個博士——隨便做什麼祇要你高興。你可研究着凡你所選擇的學問。現在跑去玩吧。』

這些節節相連的『將來』和『於是』，在我心中好像一部階梯，渡我到遠離她的一個陷缺的地方，走進那黑暗和孤獨中——一部渡我上沒有幸福的路的階梯。我有一個好主意很想去同母親說：

『請你不必結婚吧。我可去賺了錢來養老你。』

但這話，沒奈何總道不出口。母親常常在我心中惹起了許多關於她自己的摯愛的思想，但我從未有決着心把這話去告訴她。

我在園圃裏的工作逐一在進步；我挽着長草拔，或把小刀來割，對着那地已下陷的地坑邊沿，用一片片的磚頭砌起了一個寬綽的住所，實在大得儘可以，甚至躺也容得的。我拿了許多上顏色的玻璃和破碎的陶器，夾砌在磚與磚之間的隙縫

裏，當陽光射着地坑來的時候，那些碎片的玻璃和陶器曾反映出虹一般的光芒，如同人在教堂裏看到的一樣。

『法子真想得到！』外祖父一天審視着我的工作說。『你祇除去了草身，根兒還留在地裏的。你把鏟來給我，我來替你
把草根掘出吧；來，把鏟遞給我！』

我把黃的鐵鏟遞給他；他在手上唾了一口涎，搓出一種鴨叫似的聲音來，把他的足兒踏上鏟推它下入地去。

『把根去掉，』他說。『過些時候，我來替你在這地種些向日葵，和些覆盆子樹。這方算好——好極！』於是，他依在鐵鏟上，如落在死境裏的沈默着。

我瞧着他；玲瓏的淚珠從他那小小的，秀慧的，狗樣的眼睛裏滴到地上。

『爲什麼？』

他搖擺一下，舉手掌拭了一下他的面孔，黯然地對我說。

『我在流汗。看啦——多多的蟲！』

於是他再下掘，過了一忽他突然地說：

『你幹好這一切仍沒用的——仍沒用的呀，我的孩子。我不久要賣掉這幢屋子了。在秋天以前我必得要如期賣出去，我急需要這宗錢替你母親辦嫁奩。就爲了這來歷！我祝望她會幸福。上帝祝福她吧。』

他擲下那鏟，顯得一種不屑的樣子，走到洗滌室後面去，那裏他有一張行軍牀；我仍開始着掘；我幾乎馬即就被鐵鏟戳破了足趾。

這個，當母親結婚的時候，阻了我上教堂裏去；我祇能走到大門口那兒，我在那裏看好她挽着默克司某夫的手臂，俯着頭，腳踏在舖道上和青草上小心前行，跨過溝隙，似乎是臨步在尖銳的釘頭上一般。

這是一個冷落的結婚。當他們從教堂裏回來的時候，他們顯着神氣懊喪地喝着茶，母親立即換下她的婚服，回到自己的房中去整裝。我的繼父來在我身邊坐下說：

『我前所答應給你的幾張聖像，但在這個鎮上買不到好的，可我又不能把我自己的給了你；等我從莫斯科買幾幅來給你吧。』

『我要這些做什麼用呢？』

『你不喜歡畫像嗎？』

『我不知道怎樣去畫。』

『唔，那末我就買些別的東西來給你吧。』

母親來了。

『你知道，我們不久便就回來的。你的父親在那裏有一個試驗，及他結束了他的功課，我們便就回來的。』我歡喜他們這樣地來和我談，把我看作一個成人；但這確是一件鮮聞於耳的事，一個人有了鬍鬚還在讀書。

『你是學習什麼的？』我問。

『測量學。』他回答。

我沒有再麻煩地問他測量學是什麼。屋裏似乎充溢着一種慘然的沈默；有一種皮毛在繼續響着的索索聲，我在願望黑夜從速來臨。外祖父把他的背椅負着火爐立在那兒，繃起眉頭在凝視窗外。這位青色的老嫗幫助母親整理行裝，噤咕着，太息着；外祖母午後就酩酊大醉，羞見人，自關在氣樓上躲着。

母親在次晨就走了。她不捨地抱住我，及她與人道別的時候；輕輕地舉我離開地面，兩隻好像我未見過的眼睛凝視着我，她吻着我說：

『唔——再見罷。』

『囑咐他，他必須服從我，』外祖父勢利地說，仰望着那現在仍是玫瑰色的天空。

『服從外祖父的說話吧，』母親說。在我身上畫了一個十字形。

我願望她再說些其他的話，所以我恨極外祖父，因為他打岔了她的話。

他們坐上了四輪矮車，母親的裙夾住在什麼東西裏面，她生氣地把裙子脫下方弄出來，倒費了好多時候。

『幫她一下你能够嗎？你的眼睛瞎了嗎？』外祖父責問我。

可是我始終沒有去幫助她——我實困於憂傷的包圍了。

默克司某夫耐心地把他那套在深藍色的褲管裏的長腿髻擠在四輪矮車中，這時外祖母放幾個包裹在他的手上。他把這些包裹在他的膝頭疊堆好，把他的下頰頂住不給它搖動，他的臉上因不耐麻煩地起了皺褶，而喃喃着：『足夠——了。』

在其他一部四輪矮車裏，坐着的是這位青色的老嫗和她的大兒子，那官員，他把刀把擦着他的鬍鬚，打着呵欠。

『諒來你是上戰場去的嗎？』外祖父問。

『我是被逼着一定要去的。』

『這是一件好事情……我們必須得要把土耳其人打敗。』

他們驅車走了。母親幾朝旋過她的頭來，揮揚着她的手巾，浸在淚水裏的外祖母，由她靠在牆上的手支住着自己，也在揮揚她的手。外祖父把手揩去了他的淚水，碎聲地呢喃說：『這是——沒有益處——會降臨的。』

我坐在門柱上，看着那四輪矮車在顛盪——不久他們向另一個角轉過去，這，突然使我的心竅緊閉，有如上了門的門。時候還早，每家的百葉窗還沒有見打開來，街道上空空如也；這種隔絕了生命的景象，在我可說從未見過。在遠處，有牧童優閒的嘻謔可以聽得。

『進來吃早餐吧，』外祖父說，搭住我的肩頭。『這是明顯的，你的命運只配和我們在一塊住，所以你留下痕跡在我身上，如同一根火柴劃在磚上一樣。』

我們從早到晚在花圃裏忙着；他收拾花臺，束縛覆盆子樹，剝掉蘋果樹上的石苔，去殺毛蟲；我呢，專從事於我的住所的建築和修飾。外祖父截掉那燒焦的樹幹的端尾，做成許多木材，插在土中，我把我的鳥籠掛在木材上；於是我又用乾草織成

一張細密的網，做好住所上一個華蓋，備以蔽太陽和障露水。結果是十分滿意。

『這是很有實爲的，』外祖父說。『藉此，你能學得點怎樣來安排你自己的有益的事。』

我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有時，他在我已經覆好了草舍上躺着，訓話我，很爲徐緩的，似乎難於發言似的。

『現在你和你母親的關係全行截斷的了；她會產出其他的小孩來，她對他們的關切會有過於你的。至於外祖母——她是沈湎於酒鄉天了。』

他虔默了好久，像是有什麼在給他傾聽；於是他又勉強地說出感懷的話來：

『這是她再次沈湎於酒了；當密格爾前去投軍的時候，她也開始喝起酒來。可這老獸子迫勸我把他贖了出來……要是他那時去從了軍，至今或可有大的改變吧……嘿……爾……我是死期在即了——意思是指不久你是要成孤單的人……一切全仗你自己……去掙扎你自己的生活。你明白嗎……好……你必當學得怎樣爲你自己而工作……不要落人後塵！安適地和平地——而且正直地生活着。最聽人家的說話，而爲你自己做最有補益的工作。』

我在園圃裏住過了整個夏天，自然，那些天氣不好的日子是除外，在溫暖的夜中，我甚至露宿在一張外祖母贈給我的氈單上；她自己也常在花園裏眠的，她在我的榻旁舖下一束乾草，就在上面躺下，於是悠久的告訴我故事，有時在她滔滔的講述中，屢插下些不切要的話頭：

『看啦……一顆星落了下來！那是一個純潔的星宿在披災……一個母親想念着地上！那是說一個善男或信女剛被出生。』

或者她會指示給我：

『新現了一顆星星了；看啦！像一隻大眼睛……啊，你這天涯的光明的靈物……你這上帝的聖潔的裝飾呀……』

『你爽利中了寒，你這個蠢婦人！』外祖父會不耐煩起來罵。『而且驟犯中風病。竊賊們會來致死你。』

有時，在夕陽西墜時，光之河流蕩過了浩空，看來似乎在着火燃燒着一般，金紅色的塵灰落在青色的園圃裏；好像墮上

天鵝絨樣的輕柔；於是所有的東西顯然變了個更暗淡的陰影，又似乎在擴大着——澎漲着，如若溫暖的暮色佔領了宇宙。由於太陽的所因吧，樹葉都垂落，草卉低頭招搖；什麼都若變得愈溫柔而更豐富的，而且體會地輸出音樂一般怡人的氣味。同時田野的軍營中播揚起音樂來，他們抑揚急緩地在那兒彈奏着。

夜來了，灌輸幾種活潑而新穎的東西達人心竅，不啻一個母親所給與的熱情的愛撫；默然溫柔地在按撫人心，把那溫暖粗糙的手，而那一切所該遺忘的——一切的痛苦，白天的華麗的塵埃——全被洗滌追淨了。這是真够蕩懷呢，倘你面孔上向地躺在那兒，仰望星星在天涯莫測的幻境裏照耀着——這幻境漸趨漸高地伸展，展開一個新的星星的景象來；要是你輕輕地把自己從地上爬起，真的——這多奇怪！——不是在你眼前的地球在漸漸地收小攏來，就是你自己希巧地脹大，被你的環境吸引了。四周每經過一分鐘是愈趨於黑暗而寂寞，惟有一種細微得而至於不能見聞於耳目的，延長的聲音在連續着，甚至每一種聲息——不拘一隻鳥在夢中歌唱，或者一頭刺蝟的奔跑，或者輕輕地在什麼地方浮揚的人聲——和白天的聲音全不相同，且有一種特屬於它自己的異點，深情地潛伏在它富於感覺性的靜默裏。

在甚麼地方奏起了風琴聲，悠揚着婦人的笑聲，刀劍在鋪路的扁石上的磨擦聲，一隻狗的吠叫聲——不過這許多聲音，比不上那曾經放過光芒而又死去了的日子的落葉聲音的一部曲。

在夜裏，有時可以聽得一個醉徒的叫喊驟然地在田岸間飄起，或有人喧鬧地在街道上奔跑的聲音；可這是一件極尋常的事，輒在人家不注意中過去了。

外祖母睡得在時間上總不很長，當她把頭在她交疊着的手臂上枕下的時候，祇要略與以暗示，她就會講個故事給我聽，明顯地不在留心我是否在聽她。她所選擇的故事，常會使我感到夜的更可貴和更美麗的。

在她有節奏的話流的影響之下，我漸向夢中睡去了，直到同鳥兒們齊醒；太陽直照着我的眼睛，我們浴在陽光的溫暖裏，晨煦溫柔地流蕩在我們的四周，蘋菓樹的葉子搖落下露水，滋濕的芳草披着新得的水晶般的透明，顯得更比日常光明而新鮮，並且還有一縷薄弱的霧飄浮在它的上面。高遠地，高遠到看不見的天空，一隻靈鷲在漫唱；由露水而釀成的一切顏

色和聲音，會喚發起一種平靜的快慰，而且會使人振拔想到要去做點工作，去和陸地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生活。

這是我生平最安靜而最深慮的時期了，就在這個夏天，我本能的自覺在我體內生下了根而且發達起來。我變得羞怯而又怕交際的，當我聽到阿夫索尼蓋夫的孩子們的呼喊的時候，我全不想跑去和他們廝混；當我的表兄們來看我的時候，我便感到不耐煩，我唯一的感懷深怕他們會把我園圃中的建築毀壞——這是我爲自己所創造的第一件工作。

外祖父的吐談，逐天更見枯燥，更見易怒悲傷，所以我對他全部的興趣失去了。他常同外祖母爭吵，有時把她趕到屋外去，於是她不是上約蓋夫舅父的家就是去到密格爾舅父的家。有一次，她宿在外面幾天，外祖父就親自來烹飪，燒灼了他的手，痛苦得吼號着，咒罵着，把陶器摔碎，而且顯然地變得狼吞虎嚥。有時，他會到我的茅舍裏來，自己休憩在草泥斑剝的住所上，在默默地守留一會之後，他會悍暴地問：

「你爲什麼這般優靜呢？」

「因爲我喜歡這樣做什麼？」

於是他開始訓話了：

「我們不是書家子弟，沒有人會自尋煩惱來教我們的。我們須得自己去謀求一切。他們爲人在著書，建築學校；但永不會把時間化在我們身上的。我們必當努力爲我們自己開闢前途。」

他又陷入了深思的沈默——全不動彈地，忘懷地坐着，直到他的態度變得幾乎不可忍受的。

他在秋天賣去了這幢房子，在賣房子的不久以前，一個早晨，他用了早茶，猝然地叫道：

「唔，母親，以前是我供你的食，供你的衣——但現在你自己去賺麵包的時候是已經到了。」

外祖母非常安靜地接受這個照會，似乎她早已期待着這事樣的。她帶了一副若無其事的态度，拿過鼻煙壺，位在她的鼻上，說：

「唔，這是不錯的！如果事情不可避免，那末就不用去避免好了。」

外祖父租了兩間在一幢老屋的地下室裏的黑暗房間，在一座小山腳下。

當我們去到這個棲所的時候，外祖母拿了一隻舊草鞋，放在火爐邊旁，於是屈膝跪下，祈禱於「家神」之前。

「家神」啊，「家神」啊，這是你的雪撬，請你降臨我們的新家來，保佑我們幸運吧。」

外祖父從庭前的天井裏望着窗內，叫道：

「你這樣我要使你遭難，你這異教徒！你是在丟我的臉。」

「阿呀！父親，當心不要招徠苦難帶到你自身就算囉。」外祖母嚴重地說；但他就祇是生她的氣，禁止她祈求「家神。」

這些家具和用品，經過三天的互塵和彼此的唾罵以後，由他買給一個販賣舊貨的鞑靼商人了；外祖母望着窗外，乍吼乍笑地，小聲叫喊着：

「那是不錯的！拖去它們吧！打碎它們吧！」

我因為那園圃和我的小茅屋而心痛了，很想哭出來。

我們坐了兩部塌車遷往新家去，其中我在各種器具中坐着的一部，它是可怕地傾顛着，好像隨時要把我和一部份器具拋出車外去。約有兩年之久，將近我母親死的時候，我直支配在我已被拋出了的一個觀念裏。在遷居不久以後，母親出現了，她顯得如同在地下室內勞動的外祖父般的非常蒼白和消瘦，她的兩隻大眼睛是奇異地放着光芒。她熟視着，似乎她第一次看見她的父親和母親和我一般——她祇熟視着，不說一句話；同時，我的繼父儘在室內打轉，柔和地吹着口嘯，滌清着他的喉嚨，以兩手反置在背後，而他的手指是抽搖着。

「主呀！你是變得這樣地可怕呢！」母親對着我說，把她烘熱的兩手按在我的額頰上。她是很不像腔地身着一套褐色禮服，看來她的腹部隆起得澎漲着。

我的繼父把他的手伸向於我。

「我的孩子，你可好？你是怎樣過着日子的？」他吸了一口氣，又說：「你可知道這下面是很潮濕嗎？」

他們看去都很困乏，像是久勞於跋涉似的；他們的衣服很潦亂，而且污穢不堪；他們說，躺下休憩，是他們最所需要的了。當他們神情難支地在喝酒的時候，外祖父注視着雨濕的窗戶說：

『那末你們全部的東西都被火燒得淨盡了？』

『全部的東西！』我的繼父聲調堅決地回答。『還算有運氣，我們的身體逃出了火場。』

『真的……一場火不是玩的。』

母親依附在外祖母的肩上。在她的耳邊悄聲地講些什麼話，而外祖母是投睜着眼睛，似乎她的見解眼睛自知見地一般。勉強的空氣顯得愈形嚴重了。

外祖父突然舉聲冷惡地很清楚地說：

『我聽得人家說，我的好先生嘔金·凡希利夫告訴我的，說未有什麼火，全部東西你祇在紙牌上輸完了的。』
接着是如在死境的沈默，祇有茶壺的噼噼聲和那雨點打在窗玻璃上的濺拍聲，來向這沈默撩擾，後來，還是母親聲調

勸規地說：

『爸爸沙——』

『你說「爸爸沙」是什麼意思呀？』外祖父把一種震人耳膜的聲音叫起來。『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不是告訴你過的，一個三十歲的人和一個二十歲的人是合得上來的嗎……這是你……那是他——狡猾的壞心人！一個紳士……什麼……唔，小女兒！』

他們四人都儘量地叫起來，其中叫得最響的是我的繼父。我走到牆門間裏的一堆木頭上去坐；發現母親比諸往昔有迥異，大有改變，駭得我呆若木雞了。當我和她同在室內的時候，這個事刺激着我倒不見十分猛烈，不像現在在暮色裏，在我腦中明顯地躍現着關於她往日的回憶那般的刺激。

後來雖然已行忘卻和這事實關連的情形，但我還覺得是在沙莫滑吧，在一幢房子裏，這房子裏的一切都新鮮的；牆壁

閃閃有光，苧蔴長出在木梁的隙縫間，而且在苧蔴裏躲藏着許多的蟬螂，我的母親和繼父住在一間窗口面街的雙房裏，而我和外祖母是住在一間廚房裏，在廚房的屋頂上開有一個窗門。在屋頂的他側，有許多矗立半空的工廠的煙突，吐出濃黑的煙霧來，而那冬日的風把這煙霧吹遍了全個村落，因此我們寒冷的房間裏常是充塞着一種燃燒的氣味的。大清早狼就吼嘯着：

『Klyvov — or — or — u — !』

站在一張檯上，人可從頂上的窗門，穿過屋頂，看到那燈籠照耀得通明的工廠的門，它半開着，如同一個衰老的乞丐的烏黑的，落了牙齒的嘴巴，同時有一羣小小的人們爬向這裏面去。在中午，門的黑嘴唇又掀開來，而且嘔吐那被它底咀嚼過的人們——他們組成了一條黑河流，在街面上流動，直來了一陣粗暴的風雪，他們方被趕進自己的家裏去。我們難得看到那覆蓋在鄉村上面的天空的；日復一日地，在接連的屋頂上，在積雪上都洒滿着煙煤，致得懸垂着的屋頂特異地現出灰白和沉悶，它壓倒了想像力，而且把它的沉重的灰褐色迷瞎了人的心目。

在傍晚，一陣慘暗的紅光在工廠上面顫動，映照著煙突的頂筒，於是那個煙突，看起來不像從地上聳向於天空，而如從那煙雲裏落到地上來似的；並且，當它們落下來的時候，是在吐着火焰，好像在悲號般的。

望着這一切，這真難以忍受地很討厭，而且它的單調是殘酷地吞噬了我的心靈。外祖母做着一個普通傭婦的工作——烹飪，洗地板，斫木頭，取水，一直從早勞到晚，及到疲倦地上牀去睡了，她就不是發噤語，就是太息着。有時，當她烹飪的工作做完後，她即披上她短短的胸衣，提揚着她的女裙，她上市鎮去了。

『我要去探探這個老頭子，看他倒底怎麼過日的。』

『帶我一起去吧。』

『你會被凍死呢。看，雪是下得那麼大！』於是她要沿走着大路，或者穿越積雪的田岸，走七俄里的路去看外祖父。枯黃的，懷胎的，被凍得顫抖着的母親，披一件有流蘇的，灰色的圍巾，圍在她身上。

我恨極那圍巾，它遜色了這個魁梧的，修整的身體；我恨極那流蘇的尾巴，所以剪去了它們；我也恨極這房子，這工廠，和這村落。母親穿着一雙破了的氈靴，整天地咳着嗽，她的腹部不像樣的高漲着，她的灰色的眼中流露出一種明亮的，嚴厲的光芒，而她總是依附在光滑的牆壁上，似乎是黏上般的。有時，她會呆站着整個鐘頭，望着面街的窗子——它是像一張嘴巴，其中有半口牙齒，爲年久而污黑，所彎曲了，其他的一半，爲將近於朽爛，所以已用假牙齒修理好了。

『我們幹麼住在此地的？』我問。

『Ach！……不要多講，你想不到嗎？』她回答我。

她難得對我說話的，就是說，祇是命令我吧！

『上那兒去……到這兒來……拿來這東西！』

我要上街道去是不被允許的，爲了我以前每次上街回家，總是帶着被別的孩子們所打的標記；因爲打架成爲我的嗜好，真的，是我的獨有的享樂，所以我熱情地獻身於它。母親用一條皮鞭笞我，可這個懲罰不過急增我的激怒，於是，下一回，我帶着孩童的憤怒來打架了——而母親也給我一個更難受的懲罰。這樣繼續胡鬧着，直到有一天，我告訴她，假使還要笞打我的話，我將要咬嚼她的手，而且要跑到田岸裏去，凍死在那裏。她恐慌地推開我，在室內徘徊，疲困地喘着氣說：

『你變得像一隻野獸了！』

所謂愛情的感情，現在始在我的心頭開起花來，它是充滿了生命，而且抖動着如若一條虹似的，而我所對於每個人的憎厭，如若一條深藍色的煙霧的火焰，比從前更會輕易地爆發了，而且有一種被憤怒抑壓着的感情，在我心裏直冒煙霧！——一種意識在灰白的，無意識的生存中的完全孤獨着的自覺心。

我的繼父不但對我很殘酷，而且同我母親也不大說話，只在吹嘯或者咳嗽，常在中餐之後，他就去站在鏡前，耐心地用一根木片挑着他的參差不齊的牙齒。他比從前更勤於和母親吵架——憤怒地稱她爲『you』（而不叫她『thou』），這是一個使我敢怒而不敢言的惡習。當吵架發生時，他往往去緊關上房門，這明是拒絕我聽他所說的話，但他沉重的聲音，

卻仍是可以清楚地聽得的。有一天，他吼喊着，一邊頓一下地的腳：

「只是因你蠢得懷起胎來，弄得我不能去請任何一個朋友來看我——你這雌牛！」

我真這般地驚訝，狂怒，我憑空一蹶，頭直撞着天花板，我的舌頭咬得出了血。到了禮拜六，工人們十個一起地來訪晤我的繼父；把他們的食物券賣給他；這些食物券，他們照例好到屬於工廠的店鋪裏，可當現錢用的，而我的繼父往往用半價把它們買下來。他在廚房裏招待這些工人，傍桌坐下，顯着很是鄭重的樣子，而且當他把紙牌拿過來時，他會皺起眉毛說：

「一個半盧布！」

「啊，嘔金·凡希利夫，看了上帝的仁愛吧——」

「一個半盧布！」

這種昏庸的，慘憺的生活，繼續到母親分娩的時候纔結束，而我亦被送到外祖父那兒去了。那時他寄寓在可那文，他在那裏租了一間陋室，有一個俄國爐灶和兩扇對着庭院的窗門，在一條通到拿坡儒葬場的圍牆去的沙路上的一幢二層樓屋子裏。

「這是什麼？」他叫喊着，又呵呵地笑着，當他看見我的時候。「他們說，世界上祇有母親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的；但現在，好像並不是母親，倒反外祖父這老鬼，是你的一個最好朋友了。嘿——爾！」

在我還未及去周視我的住所之前，外祖母帶着母親和嬰兒來了。我的繼父因為偷竊工人們的東西，而被除了名，但他正在進行另找職業，將近可在火車站的登記事務間裏得到位置。

經過了一個悠久的，平淡的時期之後，我復同母親在一個棧房的地下室裏住。當她安置妥貼，便送我上學去——而我，自始就憎厭它的。

我上學去的時候穿着母親的鞋子，一件自外祖母的胸衣改成的套袍，一件黃內衣，和一條過長的褲子。我的服裝立即

變爲一個打趣的對象，而且爲了這件黃內衣，我得到『金鋼骰子點』的綽號。

我不久和同學們變成莫逆，但是教師和牧師很不喜愛我。

教師是一個面具黃疸，而勇敢的男子，他因爲有腦血症而感着苦痛；他往往鼻管裏塞着棉花來上課，而且，當他傍桌坐下，帶着鼻音的聲調問我們問題時，他會突然地在一句話的中央停下來，取出鼻管裏的棉花，瞧着它，又搖搖他的頭。他的臉生就平扁而是銅色的，蘊露出一副殘忍的表情，而且在他臉上的皺縫裏顯現着一種青蒼色。但他最可怕的標識，要推他那不容情的白鉛色眼睛，我常覺得它們是這樣不識相地黏貼在我的臉上，常想把我的手要從我的額頰上拂開它們。

有好幾天，我是坐在第一部裏，而且當衝着全班之首，幾乎與老師的桌子相貼的，所以我的地位實感痛苦的。他好像不看別人，只釘視住我似的，而且他始終噙着鼻說話：

『畢希——哥夫，你須得穿一件整潔的內衣呢。畢希——哥夫，不要把你的腳搓出聲音來呀。畢希——哥夫，你的釘鞋帶又散開了。』

但我對他蠻橫的傲慢終給與報復了。有一天，我拿了半個冰凍西瓜，剝去裏面的瓜肉，然後結上一根繩把它掛在外門上面的一個滑輪上。在打開門的時候，這西瓜是昇向上去的，可是當我的教師把門關上的時候，這剝空的西瓜就向下落在他的頭上，宛同一頂帽子一樣。一張字條來把門房和我喚到教務長的面前去，而我，皮膚上受了損失，作爲我那惡作劇的賠償。另一回，我在他桌上散滿鼻煙，弄得他很劇烈地打着噴嚏，噲得他離去這班學生，叫他的內弟來替代他的位置。這是一個官吏，他令全班同學唱：『上帝保佑沙皇！』以及『啊，自由！我的自由！』有一些的學生唱不入調，他用一根戒尺在他的頭上敲，發出一種有趣的，沈重的聲音，但它是致人創傷的。

神學教員是一位標緻的，年青的，頭髮華茂的牧師，爲了我沒有聖經，也爲了我模仿他說話的姿勢，他也不喜愛我。當他走入教室第一件所做的事，便是問我：

『畢希哥夫，這本書你可有帶來？是的。這本書！』

『沒有！』我回答，『我沒有帶來。是的。』

『你那——』是的』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

『唔，你祇可以回家去。是的——回家去，因為我不願意教你。是的！我不願意。』

這並不致我十分煩惱。我就出去了，在污濁的鄉村的街道上蹬蹬我的足踝，守望着我周圍的蠕蠕的生命，直到這一課退散的時候。

這位牧師生有一張秀雅的臉蛋，不管基督之相，他有兩隻嬌媚如婦人的眼睛，和纖小的手——溫柔的，如同他身上的。一切似的。他無論攜帶任何物件——一本書，一條戒尺，一座筆架，和其餘——他是小心翼翼地拿着的，如若這是有生命又易碎的東西，而且好像很對它們鍾愛地，恐怕一觸不要毀壞了它似的。對於兒童，他倒並不十分溫雅，但他們卻照樣愛戴他。雖然事實是這樣，而我對於功課仍還頗付注意的，但不久我得知，爲了我行爲的不可教，要把我除去校中的學籍。這使我變得懊喪了，因爲我有一個很不快活的時期行將到來——母親是一天天的變得更易生氣，而且毆打我也更凶於前了。但是救星來了，克留孫夫主教（註）出人意外地來校視察。他是一個身體細小的男子，酷像一個巫覡，而且，假使我的記憶沒有錯，他還是駝背的。

註：他是題爲『古代世界的宗教』的三大冊名著和關於『埃及的輪迴』的論文，以及那幾篇人所愛讀的論文『關於婚姻和婦人們』的作者。他那最後的一篇，在我青年時代讀得，給我是一種深刻的印象。我對於它的題目已經記不起來，但我記得它是發表在七十年代的神學雜誌裏面。

坐在桌旁，穿着黑衣服這樣寬大，所以看起來見得很細小，他頭戴一頂有趣的帽兒，好像覆着一隻小桶似的毫無束縛的伸出衣袖裏的手搖搖說：

『現在，孩子們，我們一起來談天吧。』

教室裏頓時變得溫暖而活躍的，充溢着一種不經常的愉快的空氣。

在許多別的孩子們被喚過去之後，輪到我就被叫到桌子旁邊去，他莊重地問我：

「你幾歲了？就只那樣嗎？啊，你是這樣高大的！一個孩子！我想，你是時常站在雨下的，是嗎？」

他一隻有尖長指甲的枯手放在桌上，而另一隻手兒握捏着他的稀疏的鬚鬚，他把生有兩隻慈眼的面孔貼近於我，他

說：

「唔，告訴我，聖經裏你最喜歡那一個故事？」

當我告訴他，我是沒有聖經的，也沒有學習過新舊約史的時候，他整了一下衣帽，說：

「那怎麼可以？你要知道學習聖經對你是必要的。但你或者聽得一些吧？聖詩你知道嗎？好！祈禱呢？……呀，你看！也學習

過聖徒們的傳記嗎？……是韻文的嗎？……那末，我想，你對於這題目是很適於學習的了。」

這時，我們的牧師出現了——他是臉紅紅的，喘着氣。主教向他祝福，可是，當他開始說及我的時候，他揚舉了他的手，說：

「恕宥我……略等片刻……現在，告訴我亞利克席的，這上帝的人的，故事吧。」

「許多詩，那些——噲，我的孩子！」他說，當我讀到一個終點，遺忘了下一首詩的時候。

「現在我們來談談別的吧——談談關於大衛得帝的事吧……說，我是十分注意地在傾聽着。」

我看到他真的在傾聽着，而且這些詩歌使他快活。他對我詢驗了好久，然後他突然站起來，輕快地問道：

「你會學習過聖詩嗎？誰教你的？是個良好的外祖父，是他嗎？噲？壞的？你不要這般地說呀……你可不是很頑強嗎？」

我志忑着，至後我說：

「是的。」

教師和牧師嚶嚶地證實着我的自招，而他是低垂着雙眼聽他們的談話；然後他嘆一口氣，說：

「你有聽到他們所說的關於你的話嗎？到這兒來！」

把他那有柏樹氣味的手按在我頭上，他問道：

『你爲什麼這樣頑強呢？』

『這是因爲無趣於學的緣故啊。』

『無趣嗎？我的孩子，那是不可信的。假使你覺得是無趣的，你必變成一個壞的學生，但實際上你的教師們卻證實你是一個很伶巧的小學生。那就是說，你的所以頑強必有其他的道理呢。』

從他的懷裏索出一本小書來，他一面說，一面在寫着：

『畢希哥夫·亞利克西呀……都是一樣的，我的孩子，你須得管束着自己，而且要致不至太頑強了……低度的頑強我們是可以原諒你們的；但人們，或因沒有頑強，很足是受到磨難的。不是這樣的嗎，孩子們？』

很多聲音快活地回答道：

『是的。』

『但我知道，你們對待自己是不很頑強的。我說得對嗎？』

孩子們大家齊聲帶笑地回答：

『不。我們也是很頑強的——很是！』

主教靠在一張椅背上，把我拖近於他，方又驚人地說，惹得我們——甚至教師和牧師——都笑起來：

『這是事實，我的孩子們——當我還在你們這點年齡的時候，我也很頑強的。你們覺得怎樣？』

孩子都笑將來了！於是他開始把問題問他們，巧妙地把方法致得他們有興頭，所以他們開始各自回答，而快樂的成分加倍地在增大。後來他終於站起來，說：

『唔，和你們在一起真是一件很快活的事，但現在我要走的時候到了。』

舉起他的手，撒一下他的衣袖，他表露着一副寬達的態度，在我們身上架了一個十字徽章，於是祝福着我們：

「憑天父，天子和聖靈的名義，我祝福你們和你們的工作。再會！他們全體叫喊着：

『再會，我的主。望你不久再來。』

他搖着他的牧師帽說：

『我再會來的。我再會來的，而且要帶給你們幾本小書。』

當他起身走出教室的時候，他對教師說：

『現在放他們回家去吧。』

他挈着我帶我到牆門間，在那裏，他俯身向我，低悄地說：

『諒來以後你會管束你自己的，你會嗎？……那一定嗎？……你爲什麼頑強的緣故我很知道的，你知道的……再會，我的孩子！』

我很受感動；我的心靈震蕩着特樣的情感，當教師叫全班的學生都出去，祇把我留在校裏，和我說，現在我當比水還要恬靜些，比草更要謙卑些的時候，我是伏貼地而且樂意地聽他的話。

牧師穿上他的皮外套，溫柔地聲音和諧地說：

『從今天起，你好來上我的課了。是的，你好來了。而且要安靜地坐着。是的——安靜地坐着。』

但是，當學校裏的事情轉好的時候，一場不幸的事便在我的家裏發生了。我從母親那裏偷了個一盧布。事前真沒有想到犯了這樣地罪過。一天晚上，母親出外去，留我照顧着家和嬰孩；爲了感到不耐煩，我便開始翻着我的繼父的一本書——

Dumas Pere 著的『一個醫生的筆錄』——的書頁，不意在書頁之中發現二張紙幣，一張是十盧布的，另一張是一盧布的。我不懂得這本書，所以就掩閉了它；但突然我心中想到，要是我有一個盧布，我不但聖經可以買到，而且同時可以買到一本魯濱孫的書了。是在離此不久之前，我方知道世界上有魯濱孫這樣的一本書的。是在奇寒的一天，當退了課的時候，我講一個

童話給同學們聽，這時，其中有一個同學帶了一種藐蔑的態度說：

『童話是妄談。我喜歡的祇有「魯濱孫」這可算是一個真正的故事呢。』

發現到不少的同學，都曾經讀過『魯濱孫』的一書，而且它的許多短句都背熟了的，他們都不樂得聽外祖母的故事，氣得我就下了決心，我必得要親自一讀『魯濱孫』從之我能去對他們說：這是『妄談』了！

次日，我買了聖經和兩本破腐了的安徒生童話集帶到學校裏去，同時還帶去了三磅白麵包和一磅香腸。旁在弗丁南司克教堂的那家黯而小的店鋪裏，有着一本『魯濱孫』——一本封面黃色的小書，而且在頂頁上有一幅：一個頭戴皮睡帽長有鬍子的男人，在他肩上披着一張野獸皮的圖畫；但我不喜歡這本書的樣子。如安徒生的童話集就是外表也令人悅目的，雖然這是破腐的了。

在長的玩耍時間中，我把麵包和香腸分給同學們吃，一面我們開始讀那個神奇的故事『夜鶯』來，它是驟風急雨般的鈎引了我們的心靈。

『在中國，全人民都是中國人，連國王也是一個中國人』——我記得這個短句是很愉快地鼓動着我的心，把它簡單的，快樂的，微笑的音樂。關於這故事，此外也還有許多點，是十分可愛的呢。

但在校裏我是不被允許讀那『夜鶯』的。我想回到家裏湊點時間讀，不過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立在擱在火上的炒鍋之前的母親，（她正在炒着雞蛋）以一種異常的，做作的聲音問我：

『你拿過那個盧布嗎？』

『是的，我拿的——變換了那本書。』

她拿炒鍋重重的打了我一頓，而且拿安徒生那書去藏在不知什麼地方，從此我再也找它不着，這對我，實是比打還要厲害的懲罰。

我好幾天沒有上學去，就在那一段時間裏，我的繼父一定會把我的事情告訴了他的一個朋友，那個朋友再告訴他的

孩子們，他們又把那個故事傳到校裏，所以當我再上學去的時候，我又新得到一個：『賊』的綽號！

這是一個空洞而且名義的口禪，但無事實的真相的，因為我並未想要掩藏這盧布是我拿的事實。我試去把實情解釋，但他們都不肯相信我；因此我回到家裏，就對母親說，以後我不再去上學校了。

又懷了胎的，面色顯得蒼白的和一雙迷迷的，疲倦的眼睛的母親站在窗口，喂着我的弟弟塞司巧，她的嘴張開着注視我，好像一條魚似的。

『你是錯了！』她安靜地說。『沒有人能夠肯定地知道是你拿了盧布的。』

『你親自去問問他們吧。』

『那一定是你自己曉了舌。現在承認吧——原是你自己說出來的嗎？小心，明天我要親自去打聽，是誰把這事傳散到學校裏去的。』

我把始出其口的學生姓名告訴她。她的面孔痛苦地皺攏來，眼淚開始下流了。

我走進廚房去，躺上我的牀——那僅是放在火爐後面的一隻箱子。我躺在那兒，聽得我的母親在抽咽：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因為那裏的乾着的油膩衣服的嘔人氣息我再不能忍受，於是就離了牀位，走到天井裏去；但母親在後面叫着：

『你到那兒去？你到那兒去？走到我這邊來吧！』

於是我們在地板上坐下，塞司巧躺在母親的膝上，握住她衣上的鈕釦，搖擺着他的頭。說着『Боговога』——這是他算說的『Боговога』（鈕釦）

我在那兒坐得緊貼着母親，她乃吻着我說：

『我們……是窮苦的，而且每一個戈貝克……每一個戈貝克……』

但她始終沒有說完她所說的話，祇把她暖熱的手摟住我。

『多不中用的賤物——不中用的賤物！』她突然地叫了出來，用一句在我從前已會聽過的話。
塞司巧學着反覆地說：

『賤物呀！』

他是一個奇特的小孩子；生就怪不像樣的，具有一個大頭殼，把他的美麗의 深藍色的眼睛張望着四周的一切，安靜地微笑着，酷似他在盼待着誰似的。他特早地就會學說話，而且生活在一種安全的幸福的不滅狀態中。那是一個纖弱的小孩，爬行還是不成的；他往往看到我就非常欣躍，而且愛要我抱在懷裏，同時也愛把他那有紫羅蘭香味可聞的溫軟小手指摸弄我的耳朵。但是他奇巧的沒有帶一點病就死去了；在早上，他還是安靜如常地幸福的，及黃昏，當晚禱鐘響的時候，他已被放在桌上準備就葬了。這事的發生在第二個孩子任可來生後的不久。母親總算如我所望地了，到學校裏把事情弄清了皂白，但不久我又陷在別一個疑難之中了。

有一天，在吃晚茶的時候，我從天井走到廚房裏去，我聽到母親的悲苦聲：

『嘔金，我求求你，我求——』

『胡——說！』我的繼父說。

『但是你要上她那兒去——我知道的！』

『唔——唔？』

他倆都靜默了一刹那；然後母親咳嗽着說：

『你是多下流的賤物！』

我聽到他在打她了，於是我衝入室內去，看見母親是着地跪着，她的背梁和手肘是倚靠在一張椅子上，她的胸部是前挺而她的頭是後仰的，在她的喉頭有一種唧噥的聲音發出，而且眼中射出可怕的光毫來；同時他漂亮地穿着他的麗服和新外套，把他的長足在她的胸部上踢撞。我從桌上撈來一把小刀——一把骨柄鑲銀的小刀，他們常用以切麵包的，是我父

親留給我母親的唯一遺物——我拿着這把刀，用盡我平生之力把它刺入我繼父的脅下去。

真運氣，我的母親適衝其時地把默克司某夫推開，於是刀兒的目的未着，變得在他的外套上戳了一個窟窿，祇不過略傷着他的皮膚。我的繼父喘着氣，捧着脅骨衝出室內，而母親捉住我，把我揚舉起來；於是一聲悲吼，把我擲下地來。我的繼父從天井裏復回入室，把我從她的身旁帶走。

那夜時及深晚，當我的繼父一事不管地出去之後，母親來到火爐後面看我，她溫柔地抱我入懷，親吻我，而且帶哭地說：『寬容我吧；這是我的差處啊，我親愛的；你怎可以這樣的……而且用一把小刀……』

我明白地記得，那時我對她是怎樣地說，我要把我的繼父殺死，然後我來自殺。而且我想，反正我是已經幹過這樣的事；無論如何我是確有這樣的企圖。就在現在吧，我尙能看到那隻穿在織襪中可鄙的長腿，跋扈在空中，而且踢撞着一個婦人的胸部。在多年之後，那個不幸的默克司某夫在我目中死在一個醫院裏了。那時我已變得非常愛他，而且看到他那美麗的，流動的眼睛裏的光芒在漸漸地灰暗下去，終及滅亡的時候，我是悲泣起來了；可是就在這傷感的霎那吧，雖然我的心中充塞着一種巨深的悲哀，而我始終不能忘記他是曾經踢撞過我母親的。

當我記起我們蠻橫的俄國生活的這些殘忍的恐怖的事情時，我常常問我自己，把它們敘述出來是否值得的。於是我再番堅信地對自己回答——『這是值得去敘述的，因為這是鑿實的，罪孽的事實，它甚至在現在也還沒有消滅——對這必須追蹤它的根由，方能從記憶裏，人類的靈魂裏，而且從我們的狹窄的，鄙陋的生活裏把它連根拔掉的。』

而且此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理由驅使我來描述這些恐怖的事實。雖然它們是這樣的討厭，雖然它們是強逼着我們並且把許多優美的靈魂磨難至死滅，可是俄國人的心靈仍是非常有爲而年青的，他有力量的，而且已經超脫在它們之上了。因為在我們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裏，不祇獸性這一方在日新月異，但與這獸欲相混而與之相反的方面，也勝利地滋長着，光明的，康健而且創造的——一種象徵鼓動我們遠視我們的新生，在未來我們可以大家和睦地而且博愛地生活着時代的人性的新型。

第十三章

我又住在外祖父的家裏了。

「唔，強盜，你要什麼？」這是他見面就說的話；接着他又在桌上敲着他的手指。「我不來再飼養你了；讓你的外祖母來擔任這個吧。」

「這我可以。」外祖母說。「Fifi！運道真不濟喲！祇要想一想就得了。」

「很好，要是你願意，就你養他吧。」外祖父叫起來；跟手又漸漸地沉靜下去，他向我解釋着：

「現在她和我不在一起生活了；我們已沒了一絲的關係哩。」

外祖母坐在窗下，動作迅速地織着花編；梭子在乾脆地響着，密密地在枕頭上穿縫的鋼針，耀着光，如同一頭金色的刺蝟，逐鹿在春日的陽光裏。而且外祖母自己——別人看她變成像銅塑的——是全不覺有改變。可是外祖父卻變得更枯槁，更褶皺了；他那黃髮已經變成斑白的，他的沉靜的，自詡的態度已經變成輕舉妄動的；他的藍眼睛已經變成昏暗的，且還流露着一種猶豫的表情。外祖母面帶笑容，告訴我關於同外祖父分居的事；他全把鍋壺，碗盆和陶缶都給與她，說：

「這是分給你的一點點，以後不要向我再要什麼東西了。」

於是他就帶去了她所有的舊衣服和其他；甚至一件狐皮袍子也沒掉給她，把此變賣得七百個盧布，把錢去放在他的猶太教子，那個菓子商人那裏生息。至後，貪婪的狂念連了他的心，於是他變了個廉恥全無的人；他開始奉媚於他的舊朋友，從前的同事們，富商們之間，向他們訴苦着他被兒女們破了家，所以要求他們施捨給他一點錢，補濟他的貧窮。虧得他們還看得起他，都慷慨地給他錢——大宗的票據，他拿這些票據顯耀於外祖母的面前，像一個孩子似的給她譏諷：

「看啦，獸子，他們不會把這些錢的百分之一給你的。」

他藉此方法所得來的錢，去放在他的一個新朋友那裏生息——一個高而禿頭的皮商，在鄉村裏叫他爲 *Mr. Hing*（一條馬鞭）的，或去放在他的姊妹那裏收利，她一個店東娘——是個肥胖的，紅頰頰的，有一對褐色的眼睛，漆而甜得有如處女蜜的婦人。

家內所有的費用都是平均地各自負擔的；譬如在今天，是外祖母自己拿出錢來辦伙食以備餐食；那末次日食品就要由外祖父預備了；而他所預備的餐食，從不及外祖母那樣的道地，猶如外祖母買的肉是上好的，而他卻買來得的等於廢物，祇屬於肝肺和碎肉之類。就是茶和糖也各自預備的，然而煮的茶卻灌在一個茶壺裏，於是外祖父又要發他的嘮叨：

「等等一等……你放進去有幾多？」

把茶葉倒在他的手掌上，留神地估量一下，他說：

「你的茶葉要比我的小，所以我須得少放一點，因爲我的茶葉是大片的。」
他是很囉嗦的，外祖母必當把他的茶倒得和自己的一樣濃，而且倒茶的次數也只能彼此相等。

「這最後的一回怎樣辦呢？」她問，在她剛把茶盡都倒出之前。
外祖父看一下壺中說：

「裏面還多着呢——這才是最後的一回呢。」

就是點神燈的油也是各自買的——合作五十年生活之後竟會這樣子！
外祖父的這些鬼混，使得我心中又覺生趣而又憎厭，惟在外祖母的心中，祇覺好笑吧了。

「你平心一點！」她寧靜地對我說，「這算得什麼呢？他是一個衰老的人了，而且他是變爲了呆拙的；已成了這個樣子。他既有八十歲了，否則也將近八十歲了吧。讓他鬧着呆去；這能損害了誰呢？我要爲自己和你略做一點小小工作——不要繫念吧！」

我也開始去賺點錢來；到假期日，一大清早我就帶個袋子，去到天井裏同街道上，拾那骨頭，爛布，紙屑和棄釘。賣給那破

貨商人，一 Food (四十磅) 爛布和紙，或者鐵片，可得兩個 Greavin (二十個戈貝克) 一 Food 骨頭可得十個或八個戈貝克的。在禮拜日，我有時上學校去做這工作，凡及星期六，每次我可賣去這些小東西可得三十個戈貝克或者半個盧布，如其我運氣順利一點的話，或者還可以多得一點錢。外祖母從我手裏把錢拿去，迅速地把它藏進衣袋裏，而就俯視着我贊譽起來：

『咳！謝謝你，我親愛的人。這個足夠做我們的伙食……你做得有用。』

一天，我看見她手把我的五個戈貝克拿在手裏，望着它們，於是默默地啜泣起來；一粒迷離的淚珠掛在她的軟棉般的，浮石似的鼻尖上。

從厄可河的岸上或者庇司克島上去，偷取材料場裏的木頭和木板，這是一件比拾爛布得利更厚的買賣了。因為在那裏，凡在市節，鐵是在那臨時搭起來的棚子裏做買賣的。及市場了結以後，這些棚子常要散拆下來，把那柱和木板去藏在船窩裏，直要藏到將近春日潮漲的時候。一個小房東會費十個戈貝克來買一塊上好的木板，而一天可偷兩塊木板是大有可能的事。但如要成功偷竊的事件，則壞天氣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看守的人經過一陣風雪或狂雨，會被吹散而到避雨所裏面去躲藏的。

我約了幾個略有友誼的同謀人——一個是，Morduan 乞丐的十歲的孩子，索格·唯亞根，是個沉靜地快樂的，斯文又和順的小孩子，一個是，舉目無親的開司德羅姆，他是枯悴而消瘦的，生着一對駭人的黑眼睛，當他十三歲時，曾因偷竊一對鴿子，而被送到一塊青年罪人們的放逐殖民地去了；一個小韃靼人克吧，一個十二歲的『強壯的人』，他是頭腦簡單秉性仁厚的；一個是嗅覺不靈敏的尤賜，是個守墓兼掘墳人的兒子，年僅八歲的小孩，他是掛口少言地像條魚，且犯着羊癲風的；最後一個是年齡最大的寡婦女衣匠的兒子，格力希珂·巧珂，一個敏速的正直的小孩，他的兩拳是有力地神妙的。我們全在一條街道裏同住。

在我們的村落裏，偷竊不算得是犯罪；這已成爲習慣了的，尤其是家無餘食的土著，就賴此以作謀生的良法。市場的繼

續只有一個半月，那是不足維持經年的生活的，於是就有很多有場面的家主們來到『河上幹些小工作』——撈取那潮水沖來的木頭和木板，而且局部運走它們，或是每次運去一些，但成功這事的上好祕訣，是偷自貨船，或者如常地在伏爾加河或厄可河上巡邏着，留心着藏物和期待下手的機會。星期日，大人們常常自耀功績，而小孩們就諦聽着，倣效着。

到了春天，在市集前的迷人的和煦中，那時的街道上充滿着酒醉的工人，車夫和各色的勞力者，而村俗的孩子們，乘此機會常常去竊摸他們的衣袋的。誰都認爲這種行爲不算背法，所以他們公然地在長者之前仍要做的。他們從木匠那兒偷來他的器具，從忽略的車夫那兒偷來鑰匙，從運貨馬上偷來馬具，從塌車軸上偷來了鐵槌。然而我們這小團體是不幹那勾當的。一天，巧珂聲音堅決地宣布道：

『我不再去偷竊了。媽媽不允許我去的。』

『我也怕去，』克吧說。

開司德羅姆極端憎惡於小偷的；他特別有力地說着『竊賊』這個字，當他看見奇怪的小孩們插手酒醉者的衣袋的時候，他會把他們驅散，若遇一旦捉住其中的一個，他會給他一頓拳腳。這位大眼睛的，看相不快的小孩，自認成了人，故他走路時帶有一種特殊的步調，走起來斜向邊，酷像一個夫役，而且他擬用一種含糊的粗暴的聲音來說着話，自顯得從容寡言，抑若一個老頭子。

唯亞根承認偷竊是犯罪的。

不過從庇司克去攜取木板和柱，這不能算在犯罪之例；我們中間全無怕懼地去幹，所以我們輕易地安排事情的成功。或在傍晚，當天色漸趨黑暗的時候，或在白天，倘若遇到壞極的天氣，唯亞根和尤賜到底司克去，步着濕冰渡過小灣。他們公然地走去，爲要引起那看守人來對他們注意，隨之我們四人分別地過渡，不讓一個人看見看守人。當猜疑尤賜和唯亞根而一心注意着他們的時候，我們就溜到我們預揀好的船室裏去，選擇幾件便於運走的東西，於是當我們這兩位步腳迅速的同伴頑誘看守人，弄他們追逐去的時候，我們就逃跑了。我們每人備有一條繩子，在繩端結上一個鈎曲的大釘頭，我們把它

鈎在木板或柱子上，這樣我們可以拖着渡過冰雪。看守人少有看見我們的，而且就使看着了，他們也從不能追着我們的。當我們把劫來品售去的時候，把所得的錢分爲六份，往往每份可有五個或七個戈貝克。拿這點錢可以適意地過一天了；但是唯亞根要不帶點東西給他母親換一杯白蘭地或一些伏特加吃，要挨他母親的毆打的。開司德羅姆把他的金錢貯藏起來，要想建造一鵠棚。巧珂的母親是病着的，所以他想極其所能地去工作。克吧也貯藏着他的錢，目的在充作回去故鄉的川資，他是由他的伯父從故鄉帶來此地，但他的伯父在他來了之後又到尼尼去，不久就淹溺斃命了。克吧不記得那個市鎮的稱名；他祇能記得，這個市鎮是在克馬，接崖伏爾加河的。爲了某種理由，我們常把這個市鎮來打着趣，我們時常爲嘻謔這位斜眼的鞑靼人而唱一首歌：

『有個市鎮在克馬，

可無人知道是在那裏！

我們的手永不能觸到它，

我們也不能把足去尋到它。』

在初克吧時常要生我們的氣，但是有一天，唯亞根懇情柔和地向他說，辯正他的綽號：

『這於你有什麼相干呢！當然你是不能生你同志們的氣的。』

這位鞑靼人心中覺得感愧，此後他也同我們一起來唱克馬市鎮的歌。

但是與其去偷木板，我們寧願去拾爛布和骨頭呢。在春日，當雪已溶解了，而且街道的舖路上受過雨滌的時候。去拾爛布是最覺有趣的事，在那設市集的地方，我們可以在溝壑中拾得許多釘頭和鐵片，而且有時還有銅板和銀幣可得的；但是巡卒必當要與以奉承，因之我們賄他幾許戈貝克，或者對他道地地鞠個躬，於是以免去把我們趕走，或掠去我們的袋兒。

我們深知賺錢實非易易的工作。因此我們愈見和好；雖然我們中間有時也不免發生一點咀唔，但我記不得曾有認真的爭論過。

我們的調解人是唯亞根，他常預備着幾句簡要而適合於事情的話，使我們感到奇異又是愧惶。他說話的聲調輒是駭異的。尤賜的鬼祟作弄從未致他惱怒或是阻礙；按他的意思，所有惡行都是不需要的，所以他要平和地使人信服而來否認它。

「唔，這有什麼用呢？」他問着，由之我們都了解這是沒有用的。

他叫母親爲「我的 Morduan」我們並不見笑他。

「昨天傍晚我的 Morduan 又喝醉了酒踉蹌地回家，」他會睜着金色的圓眼高興地告訴給我們聽，「她開了門不關，就坐在階石上，唱起歌來——有如一隻雌鷄。」

「她唱些什麼歌呢？」巧珂說，他是喜歡截樹起根的。

唯亞根在膝踝上拍起他的手來，發出細弱的聲音唱他母親的歌曲：

「牧羊人，敲着你的小窗門吧，

當我們在場上散步的時候；

敲吧，敲吧，活潑的夜鳥，

發出那悠揚的看不見的樂聲，

散下了你的符咒在鄉村。」

照這類似的熱情的歌曲，他知道得很多，而且唱得很好。

『是的，』他接着說，『於是她就睡在門階上了，而房子裏來得這樣冷，致我全身顫抖，而且凍得要死；然而她的身體又是來得重，我不够氣力拖她進來。今天早上我對她說：「你醉到這樣地步算得什麼呢？」「啊，」她說，「這是對的請你再容忍一下吧。我的死期快要到了。」』

『她的死期快要到了，』巧珂用一種執拗的聲調重複地說。『她已害着腫症了。』

『你憂愁嗎？』我問。

『自然我是憂愁的，』唯亞根驚異地叫。『你知道，她對我很不差的。』

我們全知道 Morduan 時常要打唯亞根的，恰也誰都相信她是『不差』的，而且，有時當我們遇到了一個壞日子時候，巧珂會提議：

『讓我們來湊集我們底戈貝克，去給唯亞根的母親買些白蘭地吧，不然她要打他的。』

我們的同黨中，最能寫讀的人要推巧珂和我。唯亞根是很對我們妒忌的，他會親自提着他的兩隻老鼠似的尖耳朵，嚙地說：

『以至我送了我 Morduan 的葬，我也要上學校去，我去跪在教師前面，哀求他收納我，及我學業成就的時候，我將到大僧正那裏去充個園丁，或到皇帝那兒去也不一定的。』

在春天，Morduan 帶了一瓶伏特加，同一個建築教堂的經費集款老人，在一起被倒下來的木柱壓傷了；他們把這婦人送到醫院裏，於是有才能的巧珂來和唯亞根說了：

『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的母親會教你讀書和寫字的。』

還沒有多久以後，唯亞根能够翹着頭，讀那招牌上的字：『雜貨鋪，』不過他讀成『Balakeinia』了，於是巧珂指正他：『Balakeinia 呀，我的好人。』

『我知道——不過字母跳成了那樣。因爲有人把它們讀，它們很高興，因此它們跳了起來。』

他的愛好草樹，使我們誰都覺得驚駭，而且使我們發笑。鄉村裏有的是沙土，所以很少植物——在院裏，祇立有一株可憐的楊樹，或者一些疏散的灌木，或者零落的幾片灰白乾枯的草葉，怕怯地躲藏在圍牆下面——要是我們之中有人到草上去坐，那唯亞根就要含怒地叫：

「爲什麼你定要在草地上坐呢？爲什麼你不在沙石上坐呢？在你反正是一樣的，不是嗎？」

他的意思，去折下楊柳的枝條，去摘下樹木上的花卉，或者斷下厄克河岸上的嫩垂楊，這全是沒意思的舉動；當我們這樣做着的時候，他常會撒起他的兩肩，展開他的兩手，顯出大驚小怪來：

「爲什麼你們喜歡傷害各樣東西呢？看看你們的所爲吧，你們這班魔鬼啊！」於是在他驚怪之前我們感得愧惶了。我們籌劃着一種星期六玩的很有趣的遊戲，我們曾化了整個星期去預備着，我們盡量地去找集穿破的草鞋，堆藏在安貼的角落裏。於是到了星期六的傍晚，候好在韃靼役從西伯利亞的碼頭回家的當兒，我們佔領在十字路口，拿那些破鞋向韃靼人擲去。

起初他們很惱怒我們這樣的玩意，故往往在我們後面追趕，而且給我們辱罵，但不久，他們也開始對此遊戲感到有意味，而且他們知道或有什麼可遇，所以他們臨陣時也帶了許多草鞋的武器，最足患的，是他們發現了我們的武庫，實行去偷盜。關於這，我們大鳴不平——「這不是做玩耍了！」於是也把草鞋來分還給我們一半，從之開始戰爭了。他們普通是廢立在十字路中間的一塊曠地上，而我們是環繞着他們奔跑呼喊，用鞋拋向他們去。他們也呼喊著，當我們中間的一個足下恰巧地被擲了一鞋，跌倒在地，把頭兒埋入泥土裏去的時候，他們會發出震聾人耳的大笑。

我們把這玩耍樂意地繼續了好久，有時甚至天色已黑還是不止；居民們往往會聚做一團，或從角落裏向我們張望，且還助着威，因爲他們真以爲我們在作戰呢。臭草鞋在潮空氣裏往還如同烏鴉似的；有時我們中間雖有人着了痛擊，但遊戲的快樂是遠過於創傷的痛苦。

那些韃靼人做這玩耍並不輸於我們。常在我們玩終的時候，他們常帶我們上食堂去，拿一些特別甜的蜜菓給我們吃，

並且用畢晚餐之後，還給我們濃黑的茶喝，和糖菓吃。我們喜歡這些人，他們有和他們的大小相配的氣力；同時他們身上十分孩子氣而且整潔。他們最使我信服的是他們的溫和，他們的固定的好天性，同他們的莊重而又赤心的，相互的尊敬。

他們笑起來總是這樣地深情，會笑出淚珠淌下他們的臉；他們中間有一個壞鼻子的 *Kassimov* 土人，他的氣力是名聞遐邇的。有一天，他從距河岸不算近的一隻貨船上搬來一口重約二十七 *Poods* 的鐘，當他叫着『*Yoo Yoo!*』的時候，他還是狂着的。

另有一天，他叫唯亞根在他的手掌上坐牢，他即舉得唯亞根高高地，說：

『看啦，你今停在什麼地方，差不多要上天了。』

來了壞天氣，我們常集會在尤賜的家裏，這是他父親的一所小屋，建造在墳地上的。這位父親是一個瘦骨嶙嶙，臂膊甚長，頭顱很小的人物；沙土色的頭髮滿長到他的臉部上。他的頭在他瘦長的頸上像一朵載在墓上的牛蒡。他顯得神氣得意地半閉着他的眼睛，急急地咕嚕說：

『上帝給我們寧息吧，*Ouch!*』

我們購得三 *Nolovniks* 茶，八份糖，一些麵包，自然囉還有一份給尤賜的父親的伏特加。巧珂卻聲色厲重地吩咐尤賜的父親：

『絕不中用的農夫呀，去預備茶壺去。』

這位農夫笑着，於是就預備錫茶壺去了；當我們守候他預備好茶，而在討論些瑣事的時候，他通知我們一個好消息：

『注意！後天是德羅梭夫的週月祭日了，那裏必有宴會的……這是一個拾骨頭的好去處。』

『廚子早已把德羅梭夫家裏骨頭收拾掉了，』巧珂說，他是無事不知的。

唯亞根望着窗外的墓地，如夢囈地說：

『我們即刻可到樹林裏去了。』

尤賜常很沉默的，把他的抑鬱的眼睛多情地望着我們。他在沈默把拿他的玩具給我們看——他從垃圾桶裏找得來的木做的兵士，沒有腿的馬，一些銅片和鈕釦。

他的父親在桌上排好各色的茶杯和茶碟，又把茶壺帶進來。開司德羅姆坐下倒茶，而他當他喝足了他的伏特加，乃爬在火爐上，伸出他的長頸脖，把酒意迷迷的眼睛審視着我們，喃喃地說：

『Ouch! 好像你們全不是小孩們，所以也要自取其樂了，噲? Ach! 竊賊呀……上帝給我們寧息吧!』

唯亞根對他說：

『我們真不能算得是竊賊。』

『唔——也可說是小賊吧。』

如其尤賜的父親變得太可討厭，巧珂會悍狠地叫道：

『靜點，你這不中用的農夫!』

唯亞根，巧珂和我都不樂得聽這男人在計算有病人的家庭有幾，或者猜測快死的鄉人有多少；他就是這樣硬心地計算着，以至當他看到我們厭煩他所說的話的時候，他還有意地嘲弄而且恐嚇我們：

『啊，你們畏怕了吧，年青的先生們! 唔唔! 不久要有一個筋壯力健的人死了——Och! 而他會好久地在他的墳墓腐爛着呢!』

我們想不讓他再多說，但他不肯止休。

『而且，你們也知道，你們也不免於死亡的，你們永活在這個積水潭裏是不可能的!』

『好，』唯亞根說，『那是不錯的，而且我們死了去，他們會推頌我們爲天使們的。』

『你——們?』尤賜的父親叫着，愕然地喘着氣。『你們天使們?』

他冷笑着，於是他又討厭地說着死人的故事來嘲弄我們了。

有時這個人會開始喃喃地說着話，奇異他低微着他的聲音：

「聽，孩子們……等一刻！昨天他們埋了一個女人……而且我知道她的一身，孩子們……你們試猜這個女人是怎樣？」他在話頭上常提到婦人們的，而且總是說得很是猥褻；不過尚有一種訴苦和悲愁的成分含在他的故事中的——似乎他在引誘我們去分掉他的思想——所以我們還都悉心地聽着他。他說起話來的神氣非常笨拙而又簡陋，且他的話頭常被疑問所中輟了的；但是他的故事常常造成搗雜的片段留在聽者的記憶裏。

「他們對她問：『誰放的火？』我——『歡婆，那夜你不在家內，是病着躺在醫院裏，你怎能放火呢？』她就是那樣地維持生命的……爲什麼？Ouch！上帝給我們寧息吧。」

在那落拓悽愴的墓地上，由他經手所葬的本地女人，幾乎每個人的生前事實他全都知道的；這似乎，他闖開很多家的門，讓我們走進去，看明白了那些裏邊的居人是怎麼地過生活的；使我們感到事實的嚴重而關要。他會整夜地講直到次晨方止，但剛至小屋的窗子變得模糊，晚光爬上窗上的時候，巧珂從桌旁立起身來說：

「我要回去了，不然媽媽要受嚇的。有誰和我同回去？」

於是我們全體散場了。尤賜送我們到圍牆邊，我們走出後他把門關上，把他多骨的黑頭貼在柵門上，聲音含糊地說着：「再會。」

我們也向他說着「再會。」讓他獨自留在墓地上，這事常覺難受的。有一天，開司德羅姆回頭來說：

「總有一天我們來代他請求——他將要死了。」

「尤賜的生涯比我們任何人都壞，」巧珂往往這樣說；可唯亞根常常這樣回答：

「我們未有一個壞的日子——我們中的任何一人！」

我把過去的生活回想起來，我承認我們真未有過一個壞日子。那個充滿着對照的獨立生活，對於我，實有很大的吸引力，而我的同志也這樣地對我的，他們使得我發生一種常想去和他們同甘苦的願望。

我在學校裏的生活又變得難堪的！學生們都把『破布販』和『流落者』的外號加之於我，有一天，在一場爭吵之後，他們報告先生說我身上有腐臭氣，他們不能和我相並以坐。我覺得這是多麼殘酷的罪狀，深刻地刺激着我的心，此後我去上學，心中確屬是很難受。這一個報告全屬於壞心的。於是我每在早上把全身洗過一番，並且我再不把拾破布時的衣服穿着去上學。

然而迫我完畢了第三年級的試驗，同時得到裝釘本的福音書，『克利羅夫的寓言』和另一本有個難懂的題名『*pa—Morgana*』的沒簿面的書的獎賞，而且他們也給我一些讚美書。當我把這些贈品拿回家裏，外祖父高興得了不得，他說願望我把書本去藏在他的箱子裏。可是外祖母已患了好幾天的病，身邊沒有分文，而外祖父還屢次唉聲嘆氣，銳聲地叫：『你把我的家吃光用光了。嘿爾！』所以我把這書籍到一家小店裏變賣了五十五個戈貝克，而把這錢全給了外祖母；以後那些讚美書，我塗抹着已成了廢物，再去給外祖父，而他也沒有把它們翻開來看，就藏了起來，沒有注意到我所做的惡作劇，可是後來我仍還爲此而受到責罰。

當學校停止的時候，我又重回街道上來過生活，而這生活據我發覺更比以前有味了。

時在仲春，是最易於賺錢的；每在星期日，我們這羣黨大清晨就一同走到田野去，或者到樹葉茂美的樹林裏去，而且，不到深偃的傍晚，感到滿意的疲困，是不肯回家的，我們聯合得比從前更友好了。

但這種模型的生活並不繼續得很久。我的繼父因爲負債而革了職，又不知去向了，母親於是帶着我的小兄弟任可來，來到外祖父跟前，於是我無形中添了看守小孩之職，因爲外祖母已經到鎮上一個富商的家裏住下，在那裏做着縫壽衣的工作。

母親很是虛弱又患貧血，幾乎也沒有走路的能力；當她環顧她四週的時候，她那眼睛裏的表情顯得這樣地可怕。我的兄弟是害着瘰癧而又滿身是苦痛的瘍瘡，在他飢餓時，他甚至缺乏高聲哭喊的氣力，僅能低聲嗚咽。他被喂飽了之後祇知昏睡，呼吸時發出一種奇特的聲息，有如一隻小貓在溫順地叫。

外祖父留心給他觀察，說：

「他應該多得點美好的食品；然而我連你們都不能養活呢。」

母親在壁角頭的牀上坐着，嘆着氣，用一種破啞的聲音說：

「他是不需很多的。」

「這個人，那個人，都給一些，立刻就是許多了。」

他轉向於我揮着手說：

「抱任可來去曬曬太陽來——在沙土上。」

我把一袋揀淨的泥沙拖出去，倒成一堆在陽光最充足的地方，然後置我的兄弟於沙土中，替他埋到齊頸，照外祖父所叮囑我的。這小孩坐在泥土堆裏很覺樂意，他可愛地呶啞着，他那明爽的眼睛向我閃爍着——他的眼睛真顯得特樣，眼白沒有，祇有藍蒼色的瞳仁，圍在烟燦的輪圈內。

我立即對我的小兄弟繫着留戀了。在窗下的泥沙上，我躺在他的身旁，好像他是完全了解我的思想，而外祖父繼續地在那兒聲音抖悚地說：

「要是他死了——他死也不是件苦事——那末你有機會下生了。」

母親把一陣悠久的，艱難的咳嗽來給外祖父回答。

這小孩子自由揮舞着他的兩隻手，向我伸出來，而且搖搖他白淨的小頭；他的頭髮是稀稀的而且近乎灰白的，他那小臉上的表情是衰老的而且聰明的。倘若一隻母雞或者一隻貓走來我們的身邊，可來一定要很久地向它凝視，然後再看着我；而且若乎有意識地顯出微笑來。我的心緒被他的微笑搗攪了。他或許感到我是乏味地和他在一起，急在想掉他在那裏，自己跑上街去玩的吧？

天井是狹窄的，窒塞的，污穢的；從門口通到洗滌室連續地沒有茅棚和地窖。所有的屋頂都是建以舊的船料——木頭，

木板，和潮濕的木片（那是鄰人們在厄克河上冰解，或潮漲的時候，撈得來的）——整個的天井很潦亂地滿堆着各色的木堆，以其浸透了水，故在陽光下水汽勃發，而且放出強烈的腐朽的氣味來。

次隣是一個小牛小羊的屠宰場，差不多每個早上有牛羊的悲鳴可以聽得；有時血腥氣又來得這般強烈，我覺得它是在半空中蕩漾，成了一口透明的紫色的綱網。

當牲畜們因刀斧的尖端刺入頭角而惶吼的時候，可來會瞅瞅他的眼睛，唧噥他的嘴唇，如若他要彷彿擬這種聲音一般；然而他所能做到的僅是呵吹着：

『哺……』

到了正午，外祖父把他的頭伸出窗戶來，叫道：

『吃中飯了！』

他常高興來親自喂這小孩，抱著他在膝上，向任可來的口中喂進蕃薯和麵包去，弄得他那薄唇和尖的下頰上都撒滿了蕃薯和麵包。外祖父給他吃了一點東西後，他就要掀起小孩子的內衣來，把手指按捫着他膨脹的下腹，於是自講自聽地辯證着：

『足夠了嗎？要不要再給他一點吃呢？』

於是可來聽到在黑暗壁角裏的母親發出聲音接着說：

『看呀！他還想麵包吃呢。』

『癡孩子！他那能知道他需要吃多少呢？』說着他又給任可來一點東西由他去咀嚼。

看到喂小孩的事，我往往覺得惶愧；如有一塊東西梗在我的喉頭，致我不快活。

『足夠的了，』外祖父最後說，『抱他到他的母親那兒去吧。』

我抱了任可來；而他又啼哭起來，手兒儘向桌子伸去。母親艱難地立起來，走來我身旁，伸出她那可怕的乾枯無肉的手

膀——這樣的長而且瘦，酷若從聖誕樹上折下的樹枝。

她已幾若麻痺的，難於用她那熱情的聲音道出一言一語了，只是終日不聲不響地躺在那個壁角裏——徐徐地在死去。我覺得她是在死去了，我知道——是的。外祖父也屢屢態度討厭地說着死，更加是在傍晚，當天井裏逐漸灰黑起來，一種腐朽的氣息，溫暖而毛叢叢的，如同羊毛，爬上窗口來的時候。

外祖父的牀位是在前面的壁角裏，幾乎近着神像，他常在牀上躺着，面向着神像和窗戶，很久地在黑暗裏喃喃着：『唔——我們是逼近死期了。我們將怎樣去站在上帝的面前呢？我們有什麼話對他說呢？我們一生都是勞碌的。我們做了點什麼？我們所以要做目的在那裏？』

我睡在火爐與窗戶中間的地板上；因為地方不足我睡，所以我把我的兩足放在灶爐裏，於是引得蟑螂有了主顧。這個壁角能給我以享樂當然談不到，因為外祖父當他做那烹飪工作的時候，不斷地把爐鉞火棒把窗門打破的，而且這真滑稽得很，我想同時又很奇怪的，像外祖父看來倒是個聰明乖巧的人，卻想不到把爐鉞割短點。

有一天，當茶水在爐火上的鍋子裏沸滾的時候，他慌急跑過去，一個不留神把爐鉞打碎了窗格子，兩塊玻璃，把醬油盆戳翻火爐旁邊，盆子也打破了。這老頭子於是生氣得了不得；他在地板上，叫喊着。

『啊主呀！啊主呀！』

那天，在他出去之後，我拿一柄切麵包的刀，把這個爐鉞截下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情形；可是當外祖父看到我這樣地做的時候，他就責罵着我：

『惡魔呀！這是應該用鋸子來鋸的。我們可把末端做成麵杖，出賣的，你這魔鬼的兒子呀！』

蠻橫地伸展着他的臂膀，他跑出門外去了，於是母親說：

『你不應該多管閒事的……』

在八月裏有一個星期日的正午，她逝世了。我的繼父剛從旅行回來，他已得到在某地方的郵局裏的位置。外祖父把任

可來帶給他——領到附近火車站的一幢新造好的寓所的一層樓。而母親是在近幾天內去的。

在她逝世那天的早上，她用一種低微，然而比我最近所聽到的要輕快些，而且要清楚些的聲音對我說：

「到嘔金·凡希力夫那兒去，叫他到我這裏來。」

以她的兩手支撐着牆壁坐起來，她增加說：

「快點——跑！」

我想，她是在微笑着，而且有一種新穎的光輝在她的眼睛裏發出呢。

我的繼父在做彌撒，而外祖母是令我去替她取鼻煙；但是現存的鼻煙沒有了，所以我等着店主去拿得來，然後拿着鼻煙回來給外祖母。

當我重回到外祖父家中的時候，母親在桌旁坐着，穿一件清潔的，淺紫色的外衣，她的頭髮修飾得很美麗，而她的精神和平日一樣地振作。

「你可覺得好點嗎？」我問，心裏有一種莫大恐懼的感覺。

她把目光凝視着我說：

「來這兒！你到那裏去來？」

我還未及回答，她把我的頭髮抓住，而在她另一隻手裏有一把長而軟的，由鋸子造成的小刀握着，她把刀兒揚了幾下，於是把刀面刺向我來。刀兒由她的手中落上地板了。

「把它拾起來，給我……」

我把小刀拾起，擲在桌上，母親於是推開我。我就在火爐架上坐下，滿心恐懼地守望她的動作。

她自椅上立起來，緩步地走到她自己的壁角裏去，躺在牀上，於是把一塊手帕向她的臉上亂拂。他的手兒迷離地搖動着；有兩次，她仍沒有拂上她的臉。就依附在枕頭上了。

『給我一點水……』

我把一隻茶杯在桶裏汲了一點水，而她的頭困難地擡起來，喝了一點。於是她把冰冷的手推開我的手，呷下一口重呼吸。然後向那神像的所在地望了一眼，又把她的眼光轉到我身上，似乎在欲笑樣地掀動着她的口唇，方才讓她的長長的眼毛掩蓋上她的眼。她的手肘緊緊地壓在她的脅下，而她的手（手指是在輕輕地抽搐着）爬動在她的胸膛，漸向她的喉嚨移動去。一陣陰晦抓上她的臉，擴大到臉孔的全部分，皮膚頓現萎黃，鼻子緩緩尖錐起來了。她的口嘴掀張着，好像受到什麼威嚇似的，但再聽不到她的呼吸了。我手中端着一茶杯，立在母親的牀側，可以說是好久好久，眼看着她的臉漸漸地漸漸地變成了凝結的而且灰白的。

當外祖父進來的時候，我對他說：

『母親死了。』

他急瞥於牀。

『你爲什麼說謊話呢？』

他向火爐旁邊走去，取出一個饅頭來，驟響着風闌門幾欲震聾人耳。

我呆瞧着他，知道母親是死去了，要等他自己去發現。

進來了我的繼父，他穿一件水手的寬而短的外褂，頭戴一頂白帽子。他沉默地拿起一張椅子，移向母親的牀旁去，這時，他陡地讓椅子砰的一聲跌在地板上，把一種近乎號角的高聲叫喊出來：

『是的——她死了呀！看吧！』

外祖父睜着眼睛，手裏還拿着風闌門，輕渺地離開火爐，踉蹌着，好像一個盲人似的。

……
在我的母親葬了之後幾天，外祖父向我說：

「現在，利客希——你不可以再倚托我了。這兒已沒有你容身之地。你涉足於世界去吧。」
就這樣地我涉足於世界去了。



我的童年

My Childhood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七九二九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二十三元
原	著者	M. Gorky
譯	述者	卞紀良
發	行者	應啓元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17

法務部調查局



043696

國家圖書館



004650965

具文·文·文·文

局書文人

號百二路三第市華高



23.00